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

(卷下)

仁慧草堂编制

说 明

根据弘化社 2014 年 4 月完成的三校版《印光法师文钞续编》
编订，校订了标点，并对每一篇文钞划分了段落，更方便阅读。

本电子书是免费结缘品。特此说明。

仁慧草堂

二〇二二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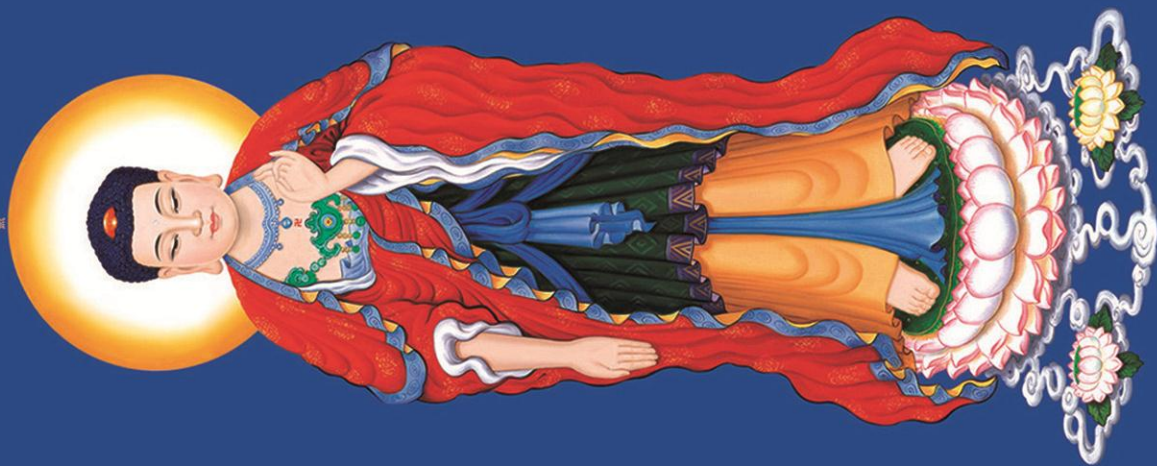
扫码关注仁慧草堂微信公众号

念佛方能消宿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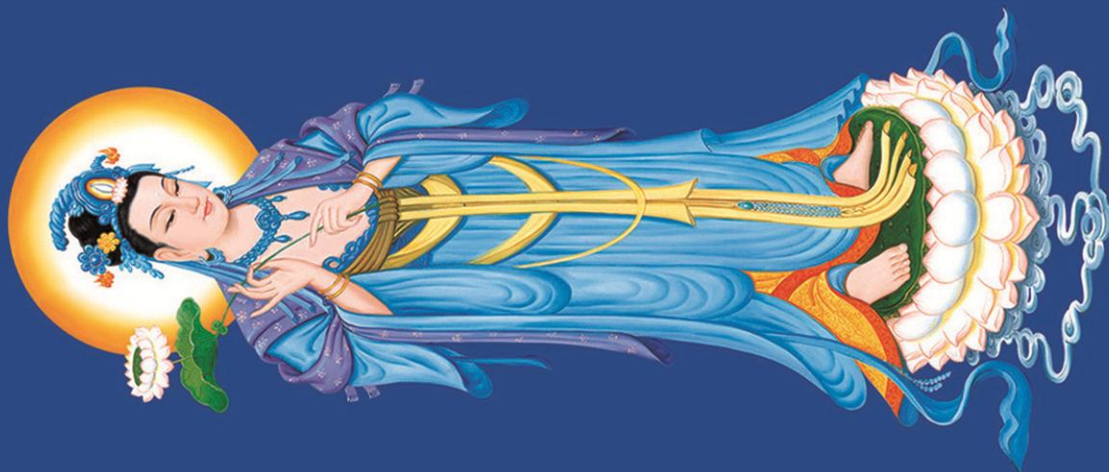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大势至菩薩



心凡轉可自誠竭

釋印光書 十八年

目 录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 - 1 -

序 - 1 -

 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序 - 1 -

 净土五经重刊序 - 5 -

 净土五经后附华严经净行品缘起序 - 7 -

 心经添足重刊流通序 - 9 -

 地藏经石印流通序 - 11 -

 梵网经菩萨戒集证序 - 12 -

 普门品讲义序 - 15 -

 大佛顶首楞严经楷书以供众读诵序 - 16 -

 净土十要序 - 19 -

 念佛三昧宝王论疏序 - 21 -

 弥陀圣典序 - 23 -

 净土辑要序 - 26 -

 历史感应统纪序 - 27 -

 感应篇直讲序 - 30 -

 饬终津梁序 - 32 -

 新编观音灵感录序 - 34 -

 地藏菩萨本迹灵感录序 - 35 -

 观音感应课序 - 37 -

 净土圣贤录序 - 37 -

 重订西方公据序 - 40 -

 普陀洛迦新志序 - 41 -

 重修清凉山志序 - 45 -

 重修峨眉山志序 - 47 -

 重修九华山志序 - 53 -

 日诵经咒选录序 - 58 -

 净土篇序 - 60 -

 净土问辨功过格合刊序 - 61 -

 觉后编序 - 62 -

 学佛浅说序 - 64 -

 佛祖心灯禅净双勘合编流通序 - 67 -

 正学启蒙三字颂齐注序 - 69 -

 正学启蒙三字颂游注序 - 71 -

 晋莲宗初祖庐山慧远法师文钞序 - 73 -

 卫生集序 - 76 -

 罗两峰居士正信录序 - 78 -

 劝世白话文发隐序 - 81 -

 重印达生福幼二编序 - 82 -

 江苏水灾义赈会驻扬办赈经历报告书序 - 85 -

 到光明之路序 - 88 -

杨椒山先生言行录序	- 89 -
重印寰球名人德育宝鉴序	- 92 -
佛学救劫编序	- 94 -
务本丛谭序	- 100 -
昆山佛教西方莲华会缘起序	- 102 -
杯度斋文集序	- 103 -
放生杀生现报录戒杀放生各文合编序	- 105 -
圆瑛法汇序	- 107 -
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序	- 108 -
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添建房屋落成发隐颂并序	- 109 -
道德丛书序	- 110 -
石印闺范缘起序	- 112 -
阜宁合兴镇净念莲社缘起序	- 114 -
念佛恳辞序	- 116 -
纪文达公笔记摘要序	- 119 -
历朝名画观音圣像珂罗版印流通序	- 121 -
法云寺放生征信录序	- 124 -
无量寿经颂序	- 126 -
地藏菩萨往劫救母记序	- 128 -
灵岩山寺专修净土道场念诵仪规序	- 129 -
灵岩山寺万年簿序	- 131 -
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	- 133 -
嘉言录题词并序	- 135 -
释门法戒录序	- 140 -
净土三要述义序	- 142 -
物犹如此序	- 143 -
歧路指归序	- 147 -
祭祖用素序	- 149 -
大方广佛华严经楷书序	- 151 -
法华经写本序	- 154 -
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序	- 155 -
敦伦莲社缘起序	- 157 -
赵运昌请影印宋版藏经序	- 159 -
劝修念佛法门序	- 160 -
蛰园札记序	- 161 -
记	- 163 -
普陀山三圣禅院八功德泉表异碑记	- 163 -
灵岩山笃修净土道场启建大殿记	- 164 -
灵岩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此次建筑功德碑记	- 167 -
中国济生会苏州分会捐放生池园永为灵岩山寺下院功德碑记	- 170 -
天台山国清寺创放生池碑记	- 173 -
天台山国清寺创建养老养病助念三堂碑记	- 174 -
吴县香山草庵香光莲社创修西方三圣殿碑记	- 178 -
无锡西方殿缘起碑记	- 180 -

南京三汊河创建法云寺缘起碑记	- 182 -
四川乐山县大佛凌云寺创建藏经楼功德碑记	- 185 -
大慈老人塔院重修记	- 190 -
五台山碧山寺由广济茅篷接法成就永为十方常住碑记	- 193 -
灵岩山寺下院放生池附设放生会缘起碑记	- 195 -
灵岩山寺启建四众普同塔碑记	- 198 -
周紫珊居士生西记	- 200 -
常熟莲华庵放生池碑记	- 201 -
灵岩山寺重修弥勒楼阁功德碑记	- 203 -
附录：化痰止咳丸方	- 205 -
颂 赞（附偈）	- 207 -
佛宝赞	- 207 -
法宝赞	- 207 -
僧宝赞	- 207 -
药师佛像赞	- 207 -
药师佛偈	- 208 -
阿弥陀佛像赞	- 208 -
阿弥陀经塔赞	- 208 -
西方三圣像赞	- 208 -
多宝塔赞	- 209 -
观世音菩萨像赞	- 209 -
观世音菩萨偈赞	- 209 -
观音七回向偈	- 209 -
庆祝观音偈	- 210 -
改正俗传观音偈赞	- 210 -
大势至菩萨像赞	- 210 -
大势至菩萨偈赞	- 211 -
地藏菩萨像赞	- 211 -
地藏菩萨偈赞	- 211 -
弥勒菩萨偈赞	- 212 -
文殊师利菩萨偈赞	- 212 -
普贤菩萨偈赞	- 213 -
智积菩萨像赞	- 213 -
智积菩萨赞	- 214 -
净土宗祖堂赞	- 214 -
远公大师像赞	- 214 -
莲宗十二祖赞颂	- 215 -
唐二祖长安光明善导大师	- 215 -
唐三祖南岳般舟承远大师	- 215 -
唐四祖五台竹林法照大师	- 216 -
唐五祖新定乌龙少康大师	- 216 -
宋六祖杭州永明延寿大师	- 217 -
宋七祖杭州昭庆省常大师	- 217 -
明八祖杭州云栖株宏大师	- 217 -

清九祖北天目灵峰智旭大师	- 218 -
清十祖虞山普仁行策大师	- 218 -
清十一祖杭州梵天实贤大师	- 218 -
清十二祖红螺资福际醒大师（即彻悟大师）	- 219 -
彻悟禅师像赞	- 219 -
达磨祖师像赞	- 220 -
济公禅师像赞	- 220 -
南屏宗乘颂	- 220 -
贵池刘公鲁猪齿白佛记赞	- 220 -
念诚大德像赞	- 221 -
上海慈幼院新屋落成颂	- 221 -
净土法门殊胜颂	- 222 -
徐蔚如居士西归颂	- 222 -
沙公雪舫懿德颂	- 223 -
屈子建居士西归颂	- 223 -
张冕堂居士懿行颂	- 224 -
周母徐老太太懿行颂	- 224 -
张珊贞烈女颂	- 225 -
婺源程志鹏居士懿行颂	- 225 -
齐庾南公暨金夫人百岁冥寿颂	- 226 -
普为现在印送及永远流布文钞者回向颂	- 226 -
附录：白矾救命神效方	- 227 -
杂 著	- 229 -
临终三大要	- 229 -
净土指要	- 235 -
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	- 237 -
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	- 239 -
婺源种田佛光分社发隐	- 241 -
婺源县内成立佛光分社发隐	- 243 -
人字发隐	- 247 -
学医发隐	- 248 -
示华权师病中法语	- 250 -
示殷德增母子法语二则	- 252 -
答曲天翔居士问二十七则	- 255 -
示周余志莲女居士法语	- 262 -
示冯右书居士临终法语	- 263 -
江苏吴县佛教会通告各寺院僧众巽言	- 264 -
题王宗懿女士书弥陀经弁言	- 267 -
法云寺佛教慈幼院规约书后诫勸诸生	- 268 -
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	- 269 -
三余德堂名说	- 271 -
宗道名说	- 272 -
普陀山普济寺浚莲华池募缘疏	- 273 -
赣州寿量寺重兴缘起疏	- 274 -

郅阳东乡赵家村观音寺募修葺殿宇圣像疏	276 -
扬州江都扬善坝莲修精舍募建大殿疏	278 -
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并各殿堂寮舍疏	279 -
募建永年祈祷普利会疏	281 -
礼念观世音菩萨求子疏	282 -
莲宗正传跋	286 -
印送净土五经跋	287 -
成复初忏悔文跋	289 -
涵江三江口仙庆寺净业社缘起	291 -
海门汲浜镇助念往生社缘起	293 -
企庐莲社缘起	296 -
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	298 -
募修苏州报恩寺报恩塔缘起	302 -
阜阳资福寺重建念佛堂开莲社缘起	305 -
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	307 -
楹联	309 -
释迦	309 -
弥陀	310 -
弥勒	312 -
佛	312 -
观音	312 -
势至	313 -
菩萨	314 -
韦驮	314 -
普陀韦驮	314 -
普陀天王	314 -
关帝	314 -
佛殿	315 -
普陀仙人井观音	315 -
灵岩山智积殿	315 -
灵岩智积	315 -
藏经阁	316 -
法堂	317 -
藏经阁佛殿	317 -
讲堂	317 -
念佛堂	317 -
三教堂	318 -
永明塔院	318 -
智者坊	319 -
孔圣殿	319 -
如意寮	319 -
地藏坛	319 -
法华坛	319 -
三门	320 -

菜园	- 320 -
戏台	- 320 -
法如庵三门	- 321 -
贺传戒	- 321 -
讲禅林宝训	- 321 -
贺五十寿	- 321 -
贺寿	- 321 -
挽法师	- 322 -
挽讲楞严	- 322 -
挽老修行	- 322 -
挽天童寄禅和尚	- 323 -
平交法嗣晚辈皆可用	- 323 -
寄禅和尚	- 323 -
挽留云观月和尚	- 324 -
平交挽住市廛小庙僧	- 324 -
僧挽大商家护法	- 324 -
定海县送瘟	- 324 -
送瘟	- 325 -
代吊孙传芳	- 325 -
自励	- 325 -
闲联	- 326 -
药师	- 327 -
法堂	- 327 -
观音地藏	- 328 -
地藏	- 328 -
诸法渊海	- 328 -
格物致知确解	- 329 -
贺功德林	- 329 -
吃素念佛	- 329 -
素食处	- 329 -
附 录	- 330 -
念佛摄心偈	- 330 -
许止净居士往生记并颂	- 332 -
得助念失助念之损益比较	- 335 -
复恩施法院院长黄晓浦居士书	- 342 -
跋傅邹仁显念佛感虎舍猪记后（附来记）	- 346 -
藉崔居士复游居士书顺答江易园居士启	- 349 -
答周群铮居士书	- 351 -
普陀山天华禅院承顶上海崇宁庵募捐启	- 352 -
答曾怡芝居士四问	- 354 -
傅春浦居士生西记	- 357 -
聂云生居士生西记（陈展西记）	- 360 -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

序

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序

（民国己卯冬作 时年七十九）

世出世间之理，不外心性二字。世出世间之事，不外因果二字。心性之理微，虽圣人犹有所不知。因果之事显，纵愚夫亦可以略晓。圣人欲天下永太平，人民常安乐，特作大学，以示其法。开章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然明德，乃人各自具。由无克念省察之功，则明德被幻妄私欲所蔽，不能显现而得受用。其明之之法，在于克念。克念之工夫次第，在于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物者何，即随境所生，不合天理，不顺人情之幻妄私欲，非外物也。由此私欲固结于心，则所有知见，皆随私欲而成偏邪。如贪名贪利者，只知有利，不知有害，竭力营为，或至身败名裂。爱妻爱子者，只知妻子之好，不知妻子之恶，养成祸胎，或至荡产灭门者，皆由贪与爱之私欲所致也。若将此不合情理之私欲，格除

净尽，则妻子之是是非非自知，名利之得之以道，不须夤缘妄求矣。此物字，先要识得是幻妄不合情理之私欲，则其格除，乃易易事。否则尽平生力，不奈彼何。纵读尽世间书，也只成得一个依草附木，随波逐浪汉。甚矣，私欲之物之祸大也。若知此物是吾人生死怨家，决不令彼暂存吾心，则即心本具之正知自显。正知显，而意诚，心正，身修，顺流而导，势如破竹，有不期然而然者。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以一切人民，各具明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其不能为尧舜，不能作佛者，皆由私欲锢蔽，不奋克念之功，遂致从劫至劫，随私欲转，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可不哀哉。然专以格致为训，不以因果相辅而导者，或难奋发大心，励志修持也。吾常曰，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约佛法论，从凡夫地，乃至佛果，所有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约世法论，何独不然。故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果矣。又既有余庆余殃，岂无本庆本殃。本庆本殃，乃积善积不善之人来生后世所得之果，当大于余庆余殃之得诸子孙者百千万倍。凡夫不得

而见，何可认之为无乎。喻如黑夜不见一切物，不得谓一切物悉皆消灭矣。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说，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五福，六极，乃示前生之因，为今生之果。向，顺也。用，以也，得也。（一）寿，（二）富，（三）康宁，（四）攸好德，乃前生修道修德之习性也，（五）考终命，乃前生修道修德所感之果。极，穷厄也。威，义当作违，悖逆也。谓前生所作所为，悖逆道德，致今生得（一）横死之凶，与夭寿之短折（凶与短折，合为第一），（二）及身不康之疾，（三）心不宁之忧，（四）用不足之贫，（五）貌丑之恶，（六）身无能力之弱也。儒者昧于前因后果，一一归于王政，不几灭天理而诬王政乎。小儿生于富贵家则享福，生于贫贱家则受苦，岂王政分别令生乎。故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洪范，乃大禹所著，箕子以陈于武王者。末后五福六极之说，发明三世因果之义，极其确切。宋儒谓，佛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为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据，实无其事。断以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神已散矣，令谁受生。在彼断其必无因果，而春秋传，史，汉中，每有冤

杀者作祟，蒙恩者报德，种种事实，悉是前贤为佛教预为骗人之据乎。既无因果，无有后世，则尧桀同归于尽，谁肯孜孜修持，以求身后之虚名乎。以实我已无，虚名何用。由兹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又加以特唱高调，令人为善，须无所为，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此种邪说，误陷国家社会不浅。无知之人，钦其高明，绝无一念欲为善矣。有智之人，痛裂心肝，以完全将圣人循循善诱之道废之，以圣人之资格期人。然圣人亦非无所为而为善者。孔子行年七十，尚欲天假或五或十之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一部易经，无非示人趋吉避凶，战兢惕厉，克念修持之道。若如彼说，则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皆成错误教人为恶之罪魁祸首也，有是理乎。人情如水，因果如堤。宋儒极力辟驳因果，以为是如来骗人奉教之据。而儒经中所说因果，何得又是实有乎。彼欲辟佛以卫儒，卒致废经废伦，实行兽化，此种恶剧，皆由彼所唱之高调演出，俾人道或几乎熄。费子智俨，昔曾深受程朱之毒。及其年老而阅历深，世乱而知祸本。于是皈依三宝，遍阅群书，于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迹，略录大概，冀阅者弃断灭之邪见，遵儒佛之洪规。果能人各

依行，则世返唐虞，人敦礼教，以互相残杀之毅力，作互相维持之大业，故名其书曰，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以医家治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其人咽喉肿胀，二便不通，不先用消肿通便之剂，则其人即死，虽有治本之法，绝无可用之地，故先治标。其余各标病，但将脏腑调理好，标病不治自无矣。格物，致知，慎独，克念，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从凡夫地，乃至成圣作佛，均不可离。孔子以德不修，学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忧。如来所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一一皆是因果。若无因果，则人与禽兽无异矣，可妄说乎。

净土五经重刊序

（民国二十二年）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九界众生，舍此则上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离此则下无以普度群萌。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若论大机所见，肇始实在华严。以善财遍参知识，末后于普贤座下，蒙其威神加被，所证者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为等觉菩萨。普贤乃以十大愿王，劝进

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而为华严一经归宗结顶之法。然则华严明一生成佛之法，而归宗于求生净土。是知净土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无上大法也。此殆大机所见，二乘尚不见闻，况具缚凡夫乎。迨至方等会上，特为专说净土三经，俾一切若凡若圣，同事修持，以期现生出此五浊，登彼九莲也。佛在摩竭提国，灵鹫山中，说阿弥陀佛，最初因地，弃国出家，发四十八愿。又复久经长劫，依愿修行。迨至福慧圆满，得成佛道。所感之世界庄严，妙莫能名。十方诸佛咸赞叹。十方菩萨，与回小向大之二乘，具足惑业之凡夫，咸得往生，等蒙摄受。是为无量寿经。于摩竭提国王宫中，说净业三福，十六妙观。俾一切众生，悉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众生烦恼业海，从心想生之义，便已彰明校著。果能深明此义，谁肯枉受轮回。末明九品生因，以期各修上品。是为观无量寿佛经。在舍卫国给孤园中，说净土依正妙果令生信，劝诸闻者，应求往生以发愿，复令行者，执持名号以立行。信愿行三，为

净土法门之纲宗。具此三法，或毕生执持，已得一心。或临终方闻，止称十念，均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是为阿弥陀经。此三，乃专谈净土之经。而阿弥陀经，摄机尤普。以故禅教律各宗，咸皆奉为日课焉。诸大乘经，带说净土者，多难胜数。而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实为念佛最妙开示。众生果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念，岂有不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近证圆通，远成佛道乎哉。故将此章，列于三经之后，而以普贤行愿品殿之，以成净土法门之一大缘起。令诸阅者，知此一法，大畅佛怀，较彼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者，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以故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金陵净土四经板，已经模糊。修净业者，苦无最清爽之读本。因为铸板，以势至念佛圆通章，附于三经之后，称为净土五经。若论法门缘起，宜以无量寿经为首。今为便于读诵，故以阿弥陀经为首。阅者谅之。

净土五经后附华严经净行品缘起序

（民二十三年）

华严妙典，理事圆融，理由事显，事因理成，

理事各臻其极，圆证毗卢法身。以故如来初成正觉，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如来自证法门诸因果法。因果，即事。如来自证之法，即一真法界，寂照圆融，不生不灭，非有非空之真如佛性也。此之佛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佛以究竟证故，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彻底迷故，恒受生死轮回之妄苦。譬如大圆宝镜，经劫蒙尘，虽有照天照地之光，莫由发现而得受用。故借诸菩萨，互相酬倡，为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各法门。又复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以期圆满佛果。此如来以自证之因果，普示一切众生，令其各各亲证之一大轨范也。其在信位，则以净行品，为以因地心，上契果觉之弘誓大愿。虽进而登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各深位，犹复以此一百四十一愿，而为进修之据。是知此一品经，关系甚大，不徒为入佛之初基，洵可谓成佛之大本。而末世众生，根机浅薄，果能心心念念，常诵此文，常发此愿，便可三业顿获清静，念念上契佛心，临终直登上品，与普贤行愿品功德，交光互映，无或差池。故宋初省常法师，慕庐山远公之风，提倡净土法门，刺血书此品，又

以净行名其社。而莲宗得以丕振者，以深致力于日用云为，悉使与如来无上觉道合之所以也。一弟子杨慧导，拟以净行品，与普贤行愿品，合印流通。光谓，欲令初机息心念佛，当以净土五经为先导，不宜于五经中只取行愿一品。使彼遍读五经，再以净行一品，作一切时一切处之警策，则自可欣欣就道矣。呜呼，今之时，是何时也。乃废弃纲常伦理，专尚机械变诈，互相残杀之时也。若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导，则后世为人，恐先圣所立纲常伦理之名，亦不可得而闻矣。以故凡具正知见，正信心者，咸皆以修持净业为志事。兹特述其缘起，以附于经文之后，庶后之读者，无所疑焉。

心经添足重刊流通序

（民十九年）

《心经》发挥三世诸佛所证之菩提涅槃、一切众生本具之真如佛性、十方如来度生之要道，凡百行人作佛之良谟。文简而义丰，词约而理著。普令上中下根，同得一超直入如来地。于诸经中，最为第一。虽只二百六十字，而六百卷大般若甚深义理，包括罄尽。良以如来智慧，自在无碍，

随彼当机，广略适宜。广之则罄海墨而莫尽，略之则觅一字而叵得。令彼闻者，各得实益。末世众生，根机陋劣，常持此经，依之修习，自可空五蕴而证诸法实相，离颠倒而得究竟涅槃。以故古之名人，每每诵至数百万遍者，以其为总持诸法之法门故也。

夏慧华居士，次子叔夔，姿性聪敏，热心公益，素抱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志。于北平协和医学校，为学生会会长。民十五年，年二十七，病亟将终，问其父曰：“心经不生不灭，作何解说？”居士谕之曰：“此示吾人心之本体，如太虚空，无相无形，非空非有，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居生死而不垢，证涅槃而不净。生相尚无，灭从何有？能悟此理，堪名佛子。虽然，谈何容易，汝且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迨至华开见佛，证无生忍时，始为分证此不生不灭之心体。从兹进修，直至三惑净尽，二死永亡，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时，方为究竟证此不生不灭之心体。切不可闻名为亲证，不求往生，以致长劫沉沦，莫由出离也。”未久即逝，彼平生于佛法绝未措怀，临终问此，殆有宿根欤。蒙居士开示，纵不往生，亦可以作来生入道之缘，较彼没世不闻者，奚啻

天渊悬殊也。居士因此欲流通心经最显豁详明之注，冀初机悉能领会。

范古农居士，令印明弘赞法师之《心经添足》，又为校其字句。因付排令印若干卷，施诸净侣，以结法缘而资超荐。留板两付，以备永永续印。所愿见闻受持者，同以甚深观智，照见蕴空，亲证此不生不灭之心体，而度一切苦厄也。

地藏经石印流通序

（民十七年）

众生之心，与佛无二。其不能作佛，常作众生者，以其自无慧力，不能觉悟，又无善知识为之开导。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作起惑造业之根本。致令长劫轮回，了无出期，可不哀哉。故我世尊，初成正觉，升忉利天，为母说法。欲令一切众生，悉皆图报父母之恩，特为表彰地藏菩萨往劫因救母故，广发菩提之誓愿，以作未来众生得出苦海之舟航。全部经文，理事详明，文词显豁。圆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及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心不能转业，业即能缚心等义。而地藏往劫救母二事，于此义意，更为真切著明。诚可谓险道之导师，昏

衢之慧炬。贫乏之宝藏，凶岁之稻粮。俾一切迷昧众生，速得觉悟。一切孝顺儿女，有所师承。经之利益，莫能宣说。西天东土，读此经而兴起者，何可胜数。真达和尚，欲报罔极之恩，拟请善书者恭写此经，石印施送。适智准居士鲁指南，以自所书金刚经请正。师以居士为报亲恩，自己恭写，以常持诵。则书写此经，必所乐为。因以恳请，即蒙允许。命光作序，以抒经益，而发起世间人子之孝心。冀其随时随事，以尽孝道。念劬劳之深恩，必致吾亲于究竟安隐之宝所而后已。由是以至诚心，念佛圣号。兼以恪敦伦常，尽己天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功德，资益吾亲。必期生则业障消除，善根增长，福寿增崇，智慧开发。没则神超净域，业谢尘劳，忍证无生，位登不退。庶可稍尽乌私，无忝所生矣。又须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以大菩提心，随顺机宜而为宣说，及与救济。于以契佛心而符己愿，扇慈风以息杀业。将见礼让兴而干戈永息，风俗美而天下和平矣。

梵网经菩萨戒集证序

（民国十七年）

梵网经者，如来陶炼一切若圣若凡，俾其究竟断除三惑，亲证三德，复本具之佛性，成无上之佛果之大法也。良由真如妙性，生佛体同，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但以从无始来，迷而未悟，如金在矿，不得受用。如来愍彼一切众生，迷衣里之明珠，徒向外以驰求。由是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以致轮回六道，了无出期。纵或有断界内惑，出离生死，然去佛地，尚大远在。以故于初成正觉时，即为一切凡圣，说此大法。先令了悟自心，原是佛心，故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能如是信，决不至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上孤佛化，下负己灵。故曰，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然后令于日用云为中，起慈悲心，孝顺心，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必使方寸之中，无少愧怍，三业之内，永绝瑕疵。则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大体大用，两皆具足。其居心，则冲虚清洁，犹长空之普含万象，而了无障碍。其行事，则正大光明，若杲日之普照万方，而绝无拣择。由是四摄齐施，四宏普度，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虚空设有尽，我愿亦无穷。能如是，则尚何有人我是非，自私自利之心，况有破斋犯戒，及损人

利己，相倾相戕之事乎哉。是知此经，虽属出世大法，实为治世良谟，以故一切国王大臣，及出家四众，在家四民，并诸鬼神，皆当受持也。若能受持，则如水洗器，即复本净。如香熏衣，顿增芳馨。当此劫浊，欲为挽回，舍此一法，其何能淑。妙朗行者，宿具灵根，笃修净业，每读此经，不胜景仰，发愿流通，普利一切。又每于读诵大小乘经，及诸传记，所示持戒要义，必节录之，以为自他修持之法戒，亦附于后。俾阅者知持戒利益，近则三业清净，三学圆明，远则三惑净尽，三德圆彰。犯戒祸患，近则三业污浊，三途永堕，远则三障常现，三界莫出。佛自我作，狱由己造，如临宝镜，妍媸洞现。谁肯自贻伊戚，舍利益而取祸患乎。方井妯娌，奉先姑遗命，愿出净资，助印一万本，成就其志，以期奉施于出家在家诸佛子。以此功德，用祝家门清吉，人眷安康，现生获箕畴之五福，裔世纳伊训之百祥。又祈时和年丰，民康物阜，礼让兴而干戈永息，法运通而天下太平。爰为颂曰。

维我世尊，为诸法王，普令九界，同证真常。
所说诸法，各随其机，唯此戒法，凡圣同依。
等觉菩萨，六道群萌，无有一人，不堪持行。

由众生心，与佛无二，因惑业故，致成殊异。
其相虽异，其性原同，故说此经，令证大雄。
既知众生，皆有佛性，佛是已成，我实当证。
譬如穷子，获昔宝藏，得本无得，欢喜无量。
既悟佛性，当行佛行，严净毗尼，衾影致慎。
发慈悲心，及孝顺心，自利利他，同出苦轮。
能如是者，名真佛子，凡佛所得，己亦当尔。
须知此经，铸佛嘉模，依之力修，即证无余。
愿见闻者，同事受持，消除惑业，圆满菩提。

普门品讲义序

（民十八年）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早成正觉，号正法明。但以誓愿宏深，慈悲广大，不离寂光，垂形九界，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愿使一切世界，一切众生，咸得离幻妄之现苦，受真常之法乐。而又于娑婆世界，更为悯恻也。由是释迦世尊，于法华会上，欲令娑婆众生，恒蒙覆庇，特因无尽意菩萨之问，以表彰观音之慈悲誓愿，功德威神，俾九法界一切众生，同得恃怙。及法流此土，至晋，而罗什法师，特译法华，方知观音本地迹门，均难思议。

而楞严观音自陈圆通，华严观音教示善财，咸与法华意旨吻合。是知大士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故得随感即应，了无差殊也。当晋末时，北凉沮渠蒙逊有疾，昙无讖令其诵普门品，得以即愈，由是此品得以别行。陈隋智者大师，释法华经，独于此品，特为详悉发挥。足见佛，菩萨，祖师之心，唯期一切众生，离一切苦，得一切乐也。谛闲法师，力宏台宗，兼修净土。今夏宏戒哈尔滨，归过大连，潘对鳧，施省之等居士，请其讲演此经。又恐南北语言不通，因先出讲义，即印五百本，遍给听者，遂得目击而喻。但以为时仓卒，不无错讹。对鳧居士，欲令广传于世，因寄一本，兼令作序。窃念法华经藏，深固幽远，无人能到，唯佛与佛，乃能究尽。光粥饭庸僧，何由发挥其致。姑就观音之本迹，及此经流通注释之来历处，撮略叙之，以塞其责。普愿同人，常念观音圣号，若至念极情亡，心境两寂，则恒沙功德，无量妙义，自可圆现于一念中，固不须为繁述也。

大佛顶首楞严经楷书以供众读诵序

如来藏妙真如性，生佛同具，了无增减。佛

以究竟证故，安住寂光，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彻底迷故，起惑造业，受生死轮回之妄苦。虽则染净不同，苦乐各别，而其本具之妙真如性，仍自无增无减。然众生但有性德，绝无修德，不能得其受用。反承此妙性功德之力，作生死因，受轮回果。以是因缘，感佛慈悲，示生世间，随机说法。俾彼各各就路还家，识取衣珠，庶不致孤露无依，了无恃怙也。大佛顶首楞严经者，乃三世诸佛圆满菩提之密因，一切菩萨趣向觉道之妙行，故名之为首楞严也。梵语首楞严，华言一切事究竟坚固。何谓一切事，即心境二法。开而言之，即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也。此一切事，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之全体大用，本自坚固，了无生灭，垢净，增减之相。而众生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若心若境，皆成幻妄，皆是生灭，皆不坚固矣。故因阿难请问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如来于是征心显见，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以显示一一皆如来藏，随众生心，循业发现，令其开悟。后又以二十五圣，于二十五法，各证圆通，以实其说。此经为对阿难多闻，及娑婆闻性最利之机，故文殊选择，唯取观音。而净土念

佛法门，普逗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之机，故列于弥勒之后，观音之前，以密示其普逗群机之意。否则当列于虚空藏之后，弥勒之前矣。刻论普通法门，必须断尽烦恼，方可了生脱死，唯上上最利根人，可于现生即了。若非此等根性，则或二三四五生，或二三四五劫，或至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轮回六道中者多多矣。以仗自己戒定慧力，断尽贪瞋痴烦恼惑业，故难。况时丁末法，人根陋劣，寿命短促，知识稀少，魔外纵横，正见稍亏，即堕魔罟乎。唯净土特别法门，仗弥陀慈悲誓愿，与自己信愿忆念之力，于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俾上上根人，速证无生，即下下根人，亦预圣流。其为利益，何可名言。此义乃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切不可因光之人微，而谓为谬妄也。吾人果能具真信切愿，如子忆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而念。即是以势至反念念自性，观音反闻闻自性，两重工夫，融于一心，念如来万德洪名。久而久之，则即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所谓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也。有缘遇者，幸勿忽诸。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况我末法人，何敢不遵循。此后严示四重戒律，以培其基。备说神咒功

德，以期恃卫。详谈十法界因果，一一皆是循业发现。显示五阴魔境，令知功行深者，尚有著魔造罪堕狱之事，况初心者乎。观经初七处征心，十番显见，历阴，入，处，界，大，重重开示，方令最利根之阿难，圆悟藏性（即宗门所谓，亲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则大彻大悟，诚非易易。经后禅定力深，已破色受二阴，尚被魔惑，失其正见，造诸恶业，生陷王难，死堕地狱。是知欲了生死，唯仗自力，其难与险，莫可比喻。愿诸同伦，依势至忆佛念佛，及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之教，与尽华藏世界海诸菩萨，一致进行，求生西方，实为万全之计。智茂居士许文菁，楷书楞严经，以供觉社莲友读诵。瞿智鸿，叶圣方二居士，为之购纸。书毕，祈光作序。光以觉社乃念佛道场，理宜显示净土法门胜妙之义，庶不致好高务胜者，专主自力，弃舍佛力，卒成求升反坠，弄巧成拙之结果，故其言似乎泛滥迂腐。纵有以此见责者，亦只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耳。

净土十要序

（民十九年）

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虽则大小顿渐不同，

权实偏圆各异，无非令一切众生，就路还家，复本心性而已。然此诸法，皆须自力修持，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绝无他力摄持，令其决于现生入圣超凡，成就所愿也。唯净土法门，仗佛誓愿摄受之力，自己信愿念佛之诚，无论证悟与否，乃至烦惑丝毫未断者，均可仗佛慈力，即于现生，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已证悟者，直登上品。未断惑者，亦预圣流。是知净土法门，广大无外，如天普盖，似地均擎，统摄群机，了无遗物。诚可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逆恶凡夫，亦可预入其中。畅如来出世之本怀，开众生归元之正路。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而况时值末法，人根陋劣，舍此别修，不但具缚凡夫，莫由出离生死，即十地圣人，亦难圆满菩提。以故文殊，普贤，马鸣，龙树，远公，智者，清凉，永明，悉皆发金刚心，为之宏赞。以期六道三乘，同得横超三界，复本心性也。竺震著述，多难胜数。藕益大师，选其最契时机者九种，并自所著之弥陀要解，名为净土十要。欲学者由此具识如来度生之要，与一法普摄

一切诸法之所以然。大师逝后，其门人成时，欲遍界流通，恐文言繁长，卷帙博大，费钜而难广布。遂节略字句，于各要叙述意致，加以评点，实煞费苦心。惜其自恃智能圆照，随阅随节，不加复勘，即行付刊，致文多隐晦，兼有口气错乱，词不达意之处。民国七年，徐蔚如居士见访，以彼经理刻藏经事，因祈彼搜刻原本。后彼即刻弥陀要解，西方合论二种。今具得原本，李圆净居士，拟照前十要章程重刊，凡时师所作叙述评点，一一照录。唯补时师之歉缺，不灭时师之苦心。仍作四册，以所节有多少不同，故卷须重调。西斋诗，念佛直指，昔则前后倒置，今调令适宜。各册末附各要文，及彻悟语录。又另以往生论注，莲华世界诗，合一册，作附本，共成五册。均与十要文义宗旨符合，了无差殊。如帝网珠，互相掩映。令诸阅者，深知净土法门，为一切诸法之归宿。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也。

念佛三昧宝王论疏序

（民十九年）

肇法师云，天地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

秘在形山。此语且约未悟未证者言。实则此宝包括太虚，竖穷横遍，亘古亘今，时常显露。正所谓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可不哀哉。唯我释迦世尊一人，亲得受用。余诸众生，经劫至劫，仗此宝威神之力，起惑造业，轮回六道，了无出期。犹如盲人，亲登宝山，不但不得受用，反更受彼所伤。由是世尊，随顺机宜，为之开示。俾彼各各就路还家，于彼六根，六尘，六识，七大中，随于何境，谛审观察，以期亲见此宝。然具般若之智照，直下蕴空厄尽者，虽则大有其人，而非末世钝根众生所能希冀。于是遂开一特别法门，以期上中下根，同于现生，得其实益。令以深信切愿，专念阿弥陀佛圣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即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则由三昧宝，证实相宝，方知此宝，遍满法界，复以此宝，普施一切。以故自佛开此法门以来，一切菩萨祖师善知识，悉皆遵行此法。以其具足自他二力，较彼专仗自力者，其难易奚啻天渊之别。唐飞锡法师，驻锡终南紫阁山草堂寺，大宏净化。特撰念佛三昧宝王论，令一切四众，圆念三世佛，专注于西方阿弥陀佛。以若不念未来佛，则不能发大菩提心，折伏慢幢，于一切境，犹有

凡圣情见，何由圆离四相，彻证一真。若见一切众生皆是佛，其心自无凡圣情见可得，方得究竟断除烦恼，究竟圆证自心也。若不圆念过现诸佛，则其念阿弥陀佛之心，或有拘局，不能圆满普遍。故令念佛人，即一佛而圆念三世诸佛。虽圆念三世诸佛，而必专致力于阿弥陀佛，庶可念佛之心，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即此念佛之心，与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心，无时不相契合也。此论义意深广，若不注释，或有覩面错过，及不悉理事之虞。幸台宗谛闲老法师，不惜精力，特为著疏，俾若文若义，悉得明了，其为利益，何可名焉。志净居士，久修净业，利人心切，发心印五干部，以施修净诸缁素。祈余标示论之大致，俾阅者从先得其指归。因不揣固陋，略摭所蕴。使知净土法门，乃即浅即深，即权即实之法门。一切法门，河沙妙义，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倘以此语为失当者，请质之劝发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之普贤菩萨焉。

弥陀圣典序

（民二十年）

念佛一法，乃佛教之总持法门。但有专念自佛，专念他佛，兼念自他佛之不同。专念自佛者，如诸经中，深穷实相，以期悟证，乃于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等诸法中，以般若智照，了达此一切法，当体全空，亲见本具妙真如性。及禅宗看念佛的是谁，并各种话头，以期亲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者是。此于四种念佛中，名为实相念佛焉。专念他佛，有三种念法。一观想，谓依十六观经作观，或专观白毫，或但观丈六八尺之佛身，或观广大法身，及具观十六种观。二观像，谓对佛形像，想佛相好光明等。三持名，谓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圣号。此三种念佛，法虽不同，皆需具有真信切愿，方可与佛感应道交，方可决定现生出此娑婆，生彼极乐。此四种念佛，唯实相念佛，谛理最深，然颇不易修。以唯仗自己戒定慧，及参究照察之力，别无他力补助。若非宿根成熟，则悟尚不易，何况实证。唯持名念佛，下手最易，成功最速。倘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必于现生亲证念佛三昧，临终决定往生上品。纵根机陋劣，未证三昧，但以信愿持佛名号，如子忆母，常时无间，迨至临终，感应道交，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末世众生，唯此是赖。否则

但种来因，难得实益。果能志心持念，念到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心佛两彰，而复双泯时，则实相妙理，觐体显露，西方依正，彻底圆彰。即持名而深达实相，不作观而亲见西方。摄机最普，得益最深，最利末法钝根之士，大畅如来出世之怀。以故从上知识，多皆注重于持名一门，此念他佛之大致也。至于自他俱念，即所谓禅净双修者。有以专看念佛的是谁，以期明心见性，不以信愿求生为事者，虽似禅净双修，实为有禅无净。既无信愿，莫由仗佛力以带业往生。倘未到业尽情空地位，又不能仗自力以了生脱死。是知禅净双修，唯具深信愿者方能得益，否则固不如专致力于持佛名号一门也。净土法门，实为如来一代时教契理契机之特别法门。以故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东瀛某某，节录诸经论，阐扬念佛诸义，为弥陀说林。章分十门，理畅一行，可为修净业者之一助。范古农居士，特为校勘，改为阿弥陀佛圣典，用示尊崇之义。然其所录，绝未叙明源委，待有暇时，居士必当依经详别。令一切人，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为一切上圣下凡共修之道。庶不致生自诩上根，不肯

修习，并自委下根，不堪修习等过。排工将竣，令光作序，遂约所知，以为表白。须知念佛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如不见信，请质之普贤菩萨。

净土辑要序

（民十七年）

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浅深，合机者妙。时当末法，人根陋劣，匪仗如来宏誓愿力，其谁能断烦恼以出生死，见本性而证无生乎。譬如病入膏肓，虽和缓亦无从措手。然肯服此阿伽陀万病总持之药，则所谓断烦恼以出生死，见本性而证无生者，固人人皆可亲得，而了无所难焉。何也，以其以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决于临终蒙佛接引，即获往生也。既往生已，长时亲炙弥陀，参随海众，尚当圆满菩提，彻证究竟涅槃，况所谓断烦恼以出生死，见本性而证无生乎。是知当此时节，唯此一法，最为合机。若舍此仗佛力之法门，而修仗自力之法门，勿道中下根人，莫由冀望，纵令上根，亦断难以一生成办，多皆但种来因，难得实益。以故古今知识，极力宏扬此法，以期上报佛恩，下度同伦也。浏阳潘

子慧纯，邵子慧圆，笃信佛法，鉴时机宜，因辑古今提倡净土法门诸要义，以为一书，分为三篇。上篇辑录增订广长舌，稍加芟正，以为初机入门之阶。中篇则辑录龙舒居士，觉明妙行菩萨，以及善导，永明，优昙，天如，莲池，憨山，藕益，截流，省庵，彻悟诸大师，及最近彭二林诸居士，最切要，最圆顿诸开示，以期由浅入深，领略净土法门之旨趣。下篇辑录念佛仪式，净土日课经咒，及回向诸文，以为朝暮课诵之仪轨。末后附录觉明妙行菩萨，及哆哆婆娑诃菩萨，应化因缘，以明净土法门之深契时机。拟排印流通，以供遍界诸同志之阅览。爰为题之为净土辑要，并略述净土法门之所以。以期见者闻者，同生正信，同修净业，庶可同生净土，同证无生，以迄同成正觉也。

历史感应统纪序

（民十八年）

历史者，古今治乱贤愚之陈迹也。感应者，古今得失吉凶之征验也。历史多矣，孰能一一遍读。故特撮取感应事迹之显著者，统而纪之，以贡同伦，用作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鉴。庶

可心与道合，心与佛合，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须知感应云者，即因果之谓也。修如是因，得如是果。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若欲免恶果，必须修善因。倘或造恶因，断难得善果。余常谓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若无因果，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遑论明明德以止至善，断烦恼以证菩提乎。由其知有因果也，则必趋吉避凶，改过迁善，闲邪存诚，克己复礼，冀入圣贤之域，期登极乐之邦。上焉者安而行之，中焉者利而行之，下焉者勉强而行之，同得格物欲以显良知，出迷途以登觉岸。于以知圣贤佛菩萨，参赞化育之道，其原始要终，不外因果二字。而为天下古今治乱持危，淑身觉世，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一大根据。若欲挽回世道人心，舍提倡因果报应，纵令其学识道德，神通智慧，与圣贤佛菩萨相齐，亦无如之何矣，况其下焉者乎。然世人每每于因果之泯而无迹者，多忽略而不深体察。于显而易见者，或有别种因果夹杂，致难见报应。肉眼凡夫，不知所以，遂谓善恶皆空，无有因果。由是以一己之偏见，谓为的确无谬。而圣贤佛菩萨之所说，皆以为荒唐无稽，不可依从。从兹逞己邪见，妄充通家，发

为议论，自误误人。以一传诸，变本加厉，以驯至于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城争地，互相残杀之恶剧，一一皆为演出。以致天灾人祸，日见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究其根源，总由不知因果报应之所致也。民十三年，江浙交战，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余劝其遍阅二十四史，择其因果报应之显著者，录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梅荪颇欢喜，曾屡商办法。以年老精神不给，又无力请人代劳，怅然中止。幸十六年九月，聂云台居士，请许止净居士编辑，奉太夫人命，供其薪水。至今年八月脱稿，适云台养病庐山，余遂越樽代庖，为之料理排印等事。因喜云台之克遂我愿，故乐为校定，并集资广为刊印。前次印二万部，今又排四号小字报纸本一部，以期青年学子，同得购阅也。此二种各打三付纸型，尽量可印数十万部，使世人咸知因果报应，丝毫不差。由是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庶可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见诸实事，非徒希望而已也。

感应篇直讲序

(民十七年)

人性本善，由对境涉缘，不加检察，遂致起诸执著，好恶，种种情见，以埋没本性者，比比皆是。由是古之圣人，各垂言教，冀人依行，以复其初。其语言虽多，总不出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而已。所言格物者，格，如格斗，如一人与万人敌。物，即烦恼妄想，亦即俗所谓人欲也。与烦恼妄想之人欲战，必具一番刚决不怯之志，方有实效。否则心随物转，何能格物。致者，推极而扩充之谓。知，即吾人本具爱亲敬兄之良知，非由教由学而始有也。然常人于日用之中，不加省察检点，从兹随物所转，或致并此爱亲敬兄之良知亦失之。尚望其推极此良知，以遍应万事，涵养自心乎。是以圣人欲人明明德，止至善，最初下手，令先从格物致知而起。其所说工夫，妙无以加。然欲常人依此修持，须有成范，方易得益。五经四书，皆成范也。但以文言浩瀚，兼以散见各书，不以类聚，颇难取法。而未多读书者，更无因奉为典型也。太上感应篇，撮取惠吉逆凶，福善祸淫之至理，发为掀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

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作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火。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然也。今知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勉为良善，以期祸灭福集乎。由是言之，此书之益人也深矣。故古之大儒，多皆依此而潜修焉。清长洲彭凝祉，少奉此书，以迄荣膺殿撰，位登尚书后，尚日读此书，兼写以送人，题名为元宰必读书。又释之曰，非谓读此书，即可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其发挥可谓透彻之极。然见仁见智，各随其人之性质。此书究极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断三惑以证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此书注解甚多，唯清元和惠栋之笺注，最为精深宏畅，惜非博学之士不能阅。次则汇编，实为雅俗同观之最上善本，而不甚通文之妇孺，犹难领会。唯直讲一书，为能普益。然文虽浅显，词甚优美。浅而不俗，最易感人。香涛居士，出资千圆，排印广布。亦有同志，各相辅助，愿令此书，周遍寰宇。庶几人修十善，家敦孝弟。知祸福之唯人自召，善恶之各有报应，则谁肯为恶

而召祸乎。此风一行，善以善报，则礼让兴行，干戈永息，人民安乐，天下太平矣。愿有财力智力者，或广印以流布，或说法以讲演。俾未失本性者，愈加纯真，已失本性者，速复厥初。其为功德，何能名焉。

饬终津梁序

（民十九年）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生佛不二，凡圣一如。佛由究竟悟此心故，彻证涅槃。众生由究竟迷此心故，长轮生死。缅想从无始来，我等众生，与释迦世尊，同为凡夫，同受生死之剧苦。世尊以能自振拔，具大雄猛力，精修戒定慧。遂致三惑全断，二死永亡，安住三德秘藏，普度九界群萌。论其时劫，则尽刹尘而莫算。论其法门，则罄海墨而难书。于此时劫，布此法化，我等众生，岂无闻法修行，欲证此心之一世。但以烦惑深厚，无力断除，再一受生，又复迷失。兼以未遇仗佛慈力，即生往生之法。或修此法，由自力薄弱，无人辅助。或自力充足，临终被眷属多方破坏。因兹久经长劫，轮回生死。纵蒙佛化，依旧徒具与佛无二之心，而不能得与佛同证真常之果。上

孤佛化，下负己灵。每一思及，五内如焚。今者幸闻如来悲愍末劫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俾一切若圣若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则已断惑者，高登补处。尚具缚者，亦预圣流。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而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而逆恶凡夫，亦可预入其中。故得十方共赞，九界同遵。况我等凡夫，舍此将何所恃乎。近来世乱已极，天灾人祸，频叠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具正知见者，皆知此世界非安隐处，西方极乐世界，乃我本有家乡，于是作归家计，同修净业。又虑临终自力薄弱，无人辅助，及眷属无知，破坏正念，以致仍留此界，不克往生，由是大家提倡饬终助念之事。若绍兴，余姚，云南，上海各佛学会，或订立章程，或阐发利弊，必期于令命终者决定得生西方而后已。此心此事，诚堪钦佩。李圆净居士，犹恐过为简略，或致人不介意。因会萃各处章程，及诸言论，又复采取古今发明临终利害等文，并近来因助念故，遂得往生之事证，厘为四篇。第一饬终章程，第二饬终言论，第三预知利害，第四饬终实效。乃名之曰饬终津梁。祈光作序。光年届古稀，学无所成，

窃恐一气不来，又复轮回六道，则其苦何堪设想。因兹灭踪长隐，专修净业，庶不致平常为他人说者，自己反无其分，令无知者因兹谤法，以堕恶道也。兹于将入关前，接得伊书，不禁有感于衷。爰为撮举净土法门之大意，及助念之利益，以期世之学佛者，咸各注意。庶可大畅如来普度众生之本怀，亦堪成熟自己多劫培植之胜因矣。

新编观音灵感录序

（民十八年）

观世音菩萨，誓愿宏深，慈悲广大，以故分身尘刹，随类逐形，寻声救苦，度脱众生。而于娑婆世界，更为愍念周挚，拯救无遗也。而况近年以来，人民日日在患难中，虽欲逃避，直无可逃之地，亦无可逃之法。以近来世道人心，坏至其极。虽父母生育之大恩，尚公然提倡废孝与杀父杀母，为大义灭亲者。民生斯世，可不哀哉。由是凡有正知见者，莫不研究佛学，修持净业，以求出离此五浊恶世，速得上预于莲池海会，庶可永离众苦，但受诸乐矣。而观世音菩萨，于斯时世，特为兴无缘大慈，运同体大悲，于种种苦难中，垂念护佑。称其洪名，而得逢凶化吉，遇

难成祥者，何可胜数。其纪载菩萨感应事迹者，散见各书。专纪之书，则有弘赞之观音慈林集，周克复之观音持验记，尤惜阴之观音灵感录，许止净之观音本迹颂，聂云台之观音灵验纪。悉皆随见随闻，而为纪录。李圆净居士，又复总诸书而辑之，名新编观音灵感录。可谓集观音灵感之成，而为一切实奉行持念者之依据也。虽然，须知观音何以能灵感如是，以其能返闻闻自性，及照见五蕴皆空故。阅此编者，而能志诚恳切，念观音大士洪名。念至念极情亡时，则凡一切烦恼恶业，当体皆空。回视一切苦乐境缘，皆不可得。于此不可得中，不妨兴慈运悲，随机接引。以观音之心为心，以观音之事为事。普令一切受苦众生，同沐观世音之恩泽。以及于未来世中，同行观世音之道，以展转救度也。

地藏菩萨本迹灵感录序

（民十八年）

地藏菩萨，誓愿宏深。虽则久已证穷法性，而复不住寂光，不证佛果。以大慈悲，遍周尘刹，随类现身，度脱有情。而复常居幽冥，救拔地狱极苦众生。以菩萨往昔曾发大愿，众生度尽，方

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良以众生心性，与佛无二。由迷昧故，于真常中，妄生迷惑，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以致轮回六道，了无出期。生人天时少，堕三途时多。菩萨特垂慈愍，多方救济。冀彼返妄归真，祛迷得悟，以复其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后已。譬如无价摩尼宝珠，堕于圜厕，愚人视同粪秽，不加爱惜。智者知是无价宝珠，从厕取出，拭除粪秽，香汤洗涤，悬之高幢，则光照天地，普雨众宝。众生心性，亦复如是。虽复迷昧造业，堕落恶道。而本具之真如佛性，仍复湛寂常恒，不生不灭，了无迁变损失之相。是故菩萨任何业重罪深之人，终无一念弃舍之心。而于最苦众生，偏垂怜愍，急欲度脱也。李圆净居士，感菩萨之慈悲，惜众生之迷昧，因将菩萨本迹事实，以白话体，编纂叙述。又从日本续藏，录其感应事迹十八章，排印流布。冀一切有情，同知菩萨从无量劫来，兴慈运悲，以期一切众生，得度生死，证本佛性。从兹咸皆归命，恭敬供养，称念洪名，以作怙恃。得出此五浊，生彼九莲。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菩萨之心为心，以菩萨之事为事。庶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也已。爰书缘起，以告来哲。

观音感应课序

观世音菩萨，愍念众生之心，不可以言语形容。虽天地父母，未足喻其少分。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喻如日丽尧天，万象咸蒙照烛。春回禹甸，百卉悉荷生成。有感即通，无谋不应。良以菩萨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故得遍法界感，遍法界应，悉副彼念，了无差殊也。观音感应课者，俯顺世情，令卜休咎，以期同种善根之妙方便也。凡占者，皆须称菩萨名。如小儿有病，不肯服药，涂药于乳，则不服而服矣。菩萨名号，如返魂香，若得见闻，宿业自消，宿善自生，以渐至于上追观音之志事，究竟自利利他于无既也。兹因徐积余居士，与其夫人，得前明古本，石印千卷，以结净缘，略叙菩萨行慈之意云。

净土圣贤录序

（民二十二年）

净土法门，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

法界。天姿聪明者，每以事简易而理庸常，遂致不加详审。不但自不修习，且复发为议论，阻止破斥他人之修持，以显己之高明。此正所谓遍观六合而不见眇毛，尽知诸法而不识自己之世智辩聪，自视为宗教皆通，佛称为可怜悯者。不思华严归宗，在于求生净土。文殊普贤，通皆发愿往生。此其人为何如人，此其事为何如事。吾侪纵稍明教义，而烦惑未断，生死未了，一经再生之变，能不迷失乎哉。坯器未烧，经雨则化，此如来特开净土法门，俾上圣下凡，同于现生直出生死之所以也。况彼二大士，久已成佛，示居等觉，以身率物，发愿求生。我何人斯，敢与彼抗。如是详审，定必幡然改图，遵如来普度圣凡之教，随文殊，普贤，马鸣，龙树，远公，智者，善导，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之班，一致进行，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作究竟大丈夫。谁肯以此大利益，甘让他人，而自己安住三界火宅，常受焦灼也哉。自大法东来，亲证三昧，现生得道而往生者，与具足烦惑，仗佛慈力，得以带业往生者，何可胜数。清乾隆间，彭际清居士，饬其侄希涑，辑录往生净土诸传。首弥陀，以示立此法门之教主。次观音，势至，

文殊，普贤等，以示阐此法门之圣众。次往生比丘僧，尼，王臣，士庶，女人，物类，以示往生净土之四众。共五百余人，名曰净土圣贤录，是为初编。其间若圣若凡，若智若愚，同入如来大誓愿海，以渐证夫常寂光乐。观此，知净土法门，犹如大海，普纳众流，亦如太虚，遍含万象。尽法界众生，无一人不摄其中，尽法界诸法，皆由此得其实际。以其为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三世诸佛之总持要道故也。至道光末，莲归居士胡珽，辑乾隆后之往生者，得百数十人，名为净土圣贤录续编。咸同之际，兵劫弥漫，提倡者少，稍形寂寥。近來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凡具通方眼，存救世心者，莫不提倡因果报应，信愿念佛之法。具正知见者，无不靡然风从。故数十年来，又辑二百余人，名为净土圣贤录三编。此稿乃德森师所辑，今已排竣，故为叙其缘起。在昔无轮船，火车，邮局，报馆，虽地邻疆址，每各不相知。故古之法道大兴，而所记往生者，千数百年，只数百人耳。一以记录缺乏，一以古书散佚。若如今之各事便利，虽数十万，亦不为多。阅者切不可古论今，谓为未必皆实。亦不得以今论古，谓为法未大兴。试思善导在长安，少康在新定，

念佛之声，盈于道路，其往生者，当不止百千万亿。今则千里之遥，朝发夕至，加以邮电报纸，故虽数千里外，悉可即知。然犹多有未记者，使一一记之，真不胜其多也。愿举世之人，各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基址。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修持。则生为圣贤徒侣，没入如来封疆。其为利益，非佛莫知。普愿见闻，各各勉旃。

重订西方公据序

（民十九年）

西方公据一书，流传已久。其所采录之言论，繁简不一。有列弥陀经，往生咒于首者，亦有不列者。而其中列三圣像，九品莲台，莲中备圈，令人点以记数，则同。多有九品各莲台，均画一佛像者。此后则择古今切要开示，及显明事迹，以期阅者生决定信愿，得以决定资此以往生耳。其用意抑何深厚而周到也。然以念满，或没后则烧，殊觉有毁坏经像之过。而一本利人好书，终必付之一烧，不徒暴殄天物，又复不能普利。若留以传世，则点得乌黎巴皂，难起人之阅兴。进退思之，殊难合适。吾友逸人，特为另订章程。

首列经，咒，念佛仪。次列古今显豁浅近各开示，而复注重于临终助念一法，以期不至功将成而被无知眷属破坏也。次列三皈，五戒，十善，四谛，四料简各略释，及佛号百颂，以期初发心者，略知意义。订作一本，以为永远传阅之书。其九品图记数之法，则另作一本，随附正书，以备行者记数，及将来焚化耳，其法甚善。遂为排印以广施送，以期一切同伦，同得往生。须知净土利益，非佛莫知。是以华严于已证等觉之后，尚复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观经于将堕阿鼻之时，念未十声，即预九品。诚所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资始乎此，而归极乎此耳。普愿同伦，各生正信。

普陀洛迦新志序

（民二十年）

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皆由时节因缘而为发起。故古德云，时节若至，其理自彰。诚然诚然。光以庸劣，百无一能，寄食普陀山法雨寺三十二年。昔阅普陀志，见其所载，皆属道场废兴，以及种种寻常等事。至于观音大士往劫本迹事理，以及此方感应因缘，悉皆阙略，不禁令人长叹。民国

六年，王采臣，周孝怀，陈锡周三居士，来山见访。王，周谓，普陀为观音大士圣道场地，中外景仰，何可久撤讲筵，忍令法道寂寞乎。祈师发心讲经，我等当为筹备道粮。光以固陋力辞。锡周则曰，山志久未修，板已模糊，师若肯修，我当刊刻。光曰，此事颇不容易。若照旧例，则文人皆能为之。若将大士往劫本迹修证，及此方感应事迹，一一略叙大端。令阅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济无疆。从兹发起正信，身心归依，近获人天之福，远证菩提之果者，非遍阅大藏，备考群籍不可。若不发挥大士本迹感应诸事理，则成遗主志宾，舍本逐末，与寻常山经水志何异。何以显普陀为大士应化道场，又何以显大士为法界众生之大慈悲父母，而与娑婆众生因缘最深也。然光以宿业，致令心无知识，目等盲瞽。尚须忏悔一二年，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目明时，当不惜身命，勉令成就。如其业重，不能感格，当往江西，求黎端甫居士，代为了此公案。此公学贯儒释，笔超侪伍，必能发挥大士之慈悲心迹也。次年，徐蔚如居士，以文钞印行，致不加详察者，谬谓之为知识，从兹信札来往，日不暇给。八年春间，端甫归西，先所发心，竟成空谈。十一年

春，定海知事陶在东公来山，谓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恶迁善，返妄归真，实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急宜重修。光以陶公护法心切，救世情殷，即令普济，法雨两寺主人，恳请陶公亲任其事。陶公以公事无暇，乃托邑绅王雅三君任之。一切事宜，外有陶公，山有开如退居，商酌料理。光以无暇，绝不过问。次年，陶公升于杭县，犹复鱼雁往还，商酌其事。若非宿受大士付嘱，其能如是也耶。初于修志议成之后，未及一月，江西彭泽许止净居士来访，一见即成莫逆。光叙昔衷曲，遂以大士颂见托，彼即允许。若非大士冥垂加被，何有如此之际遇乎。许君乃备搜藏典，及诸群籍，时经二载，稿方告竣。述成颂文，近二万言，而复逐联注其义意，俾阅者悉知所以，又节录各经以为明证。颂文三卷，经证一卷，共三百七十余页，于初夏寄来。颂中义意，许序已陈，兹不复赘。光昔本欲冠于山志之首。今以卷帙繁多，特为别行，兼欲遍布天下后世，倘与志合行，则不易广播矣（后以陶公见颂文超妙，谓须冠于志首。乃删其注语，及经证等。仅录正文，统作一卷，名本迹门，为卷一）。然大士从无量劫来，分身尘刹，其本迹感应，非佛莫

知。此数卷颂，不过大地一尘，大海一滴，令不知大士之深慈大悲者，略知梗概。从兹赧然愧怍，勃然奋发曰，吾人之心，与大士之心，无二无别。而大士圆成佛道，久经长劫。又以悲心无尽，不离寂光，垂形九界，普现色身，度脱众生。我辈从无量劫来，轮回六道，其亲蒙拔苦与乐之恩者，不知凡几，直至今日，尚为凡夫。上负大士拯拔深恩，下负自己本具佛性，静言思之，能不愧死。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自轻而退屈。由是翻转凡情，追随圣迹，克己复礼，闲邪存诚，敦行世善，兼修净业，久而久之，与之俱化。上焉者，即于现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下焉者，迨至临终，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能如是，则人人敦礼义，各各识因果，自然干戈息而人祸永灭，雨暘时而天眷常临矣。陶公所谓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者，其在斯乎。所愿见者闻者，同发景仰大士之心，而勉力修习，则幸甚幸甚。赞曰。

观音誓愿妙难思，赴感应机不失时。

救苦寻声磁吸铁，现身说法月印池。

尘刹国中咸事济，娑婆界内更垂慈。

深恩穷劫莫能赞，冀愍群萌普护持。

重修清凉山志序

（民二十二年）

文殊菩萨，道证一真，德超十地。入三德之秘藏，居常住之寂光。但以救苦情殷，度生念切，故复不违寂光，现身尘刹，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其为七佛师，作菩萨母，犹属迹门之事。若论本地，则非佛莫知。虽尽尘刹界，无非所住，而障重之凡夫，何由识其妙用，瞻其法范乎哉。以故不得不为初机，设一应化之地，俾有所趣向，而种出世之善根。故从昔已来，与万菩萨，常住清凉宝山，演说一实之道，兼示不思议种种神化。令善根成熟者，即证真常，未成熟者，因兹增长。须知菩萨不动念，而随机示现说法，了无差殊者，如月到中天，影印众水，不但大江大河，各现一月，即一勺一滴，亦现一月。江河中月，一人视之，只见一月。百千万人，于百千万处视之，亦各只见一月。人若东行，月则随之而东。人若西行，月则随之而西。人若安住，月则不动。世间色法之妙，尚能如是，何况菩萨，彻悟唯心，圆证自性，悲运同体，慈起无缘者乎。恐拘墟者，见志中所有神妙之迹，心怀疑惑，故为表示其致。

了此，则遍阅大乘经典，不至惊疑怖畏，不徒为阅此志者作前导也。旧志，系明万历间，镇澄法师所修，大体甚好，间有未加详考之失。其时憨山，紫柏，妙峰，皆属挚友，不但于此山有大关系，实于佛法世道有大关系，均未立传。清康熙间，复有修者，绝未遍访，且于大有关系之文字，任意删削，因兹遂不流通。今依明志，稍为考订增修耳。去春，一弟子李圆净言，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实为一切众生之恃怙。师在普陀，曾请许止净居士，作观音本迹颂，发挥观音之深恩重德，至为周到。师又另修王雅三所修之普陀志。何不将清凉，峨眉，九华志，亦按此例而修之乎。况清凉志，亦无请处，而体裁尚好。峨眉志，则只是志山，不复以发挥普贤之道为事。九华志，则更可痛叹。当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极之时，固宜亟亟修而流通，以作挽回之据。遂忘其固陋，勉力从事。乃请许止净标示大致，其修治则光任之，其校对则德森师任之。今已排竣，虽无大发明，然亦不无小补。至于近世之事，以身既不在其地，而以朝不保夕之年，亦不敢托人辨访。恐事未集而人已逝，致成空谈。故将近事，留与后来之哲人耳。忆昔光绪十三年，在红

螺山，告假朝五台（即清凉之别名），欲请清凉山志，至京琉璃厂，遍问各旧书店，只得一部，因而购之。今为排印流通，俾后来易得，而释己遗憾，何幸如之。五台虽为文殊菩萨道场，未见念菩萨时发起之赞。今夏华严岭僧净栖师，祈作一赞，以备念诵之仪，乃凑成八句寄彼。赞曰。

文殊菩萨德难量，久成龙种上法王（龙种上佛，系文殊过去劫中成佛之名，出首楞严三昧经。龙种上尊王，另是一佛，不可误引）。

因怜众生迷自性，特辅释迦振玄纲。

为七佛师体莫测，作菩萨母用无方。

常住寂光应众感，万川一月影咸彰。

重修峨眉山志序

（民二十三年）

普贤菩萨，道证一真，德圆两足。住寂光而兴慈运悲，辅善逝而带果行因。具遮那之全体，示居补处。结华严之大义，指归西方。虽尽十方法界，无非所住真境。而此大光明山，实为应化道场。溯其立名之意，盖以佛光昼现，圣灯夜来，亘古今而无或隐灭，尽来际以启牖群生。由是之故，致此峨眉宝山，亦称大光明焉。一以形势立

名，一以圣迹取号，固无别种因缘也。而一班不知菩萨德相者，欲借经言以见重，谬引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夫如来在天竺之中，摩竭提国，成等正觉，说华严经，凡历七处，而有九会。初会，即在菩提场说，二会，七会，八会，皆在普光明殿说，此殿亦在菩提场中。菩萨住处品，乃第七会所说之一品。先说东，南，西，北之四方，次说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之四维，方位次第，井然不乱。彼见有光明山三字，遂谓此西南方，指震旦国之峨眉，在中国之西南。于现有菩萨，名曰贤胜，妄加注曰，即普贤也。普贤亦名遍吉，未见又名贤胜也。援经而深悖于经，是欲令人生信，而反致人起疑也。不知普贤之德相，以如来智慧，穷劫莫宣。华严经八十一卷，其发挥普贤菩萨神通智慧，道德功业者，有十余卷经。若稍加研究，则何肯谬引。譬如轮王驻处，即是王都，光明到处，了无黑暗。由是今志，特立菩萨圣迹一门，于中分为六章。一释名，略释普贤名义。二修证，节录悲华，楞严二经，以明菩萨因地修证工夫。

然据如来不思議境界经，则菩萨久已成佛，其本地非佛莫知也。三德相，略引华严经，称赞菩萨不可思議神通道力。四法要，略明菩萨所说法要。而普贤行愿品，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普劝善财，及华藏海众，一致进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为华严一经之归宿。是知此一卷经，大开净土法门，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三根普被，圣凡齐摄，末世行人，皆当依止。故录其全文，以期同登莲邦焉。五利行，节录法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略明菩萨卫护行人之事。六应化，明菩萨证穷法界，故于十方法界，随类现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故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萨道场。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于峨眉山，示应化焉。须知菩萨应化，有普有专。普则大众咸得亲见，专则唯己自心明了。例如云端现相，众目同观。圆光摄身，纵齐肩并立，有许多人，而人人各见己身，不见他身。于此二者，可知菩萨神应无方，非凡夫二乘所能测度。具此不思議义，又何必谬引经文以自诬，而貽人笑柄耶。旧志所载，殊多讹谬。如千岁宝掌，于卷二诸经发明云，汉永平癸亥之前，已住

此山，蒲公见鹿迹如莲华，径投宝掌问之。掌令往洛阳，问摩腾，法兰二师。蒲公于甲子，往洛阳，谒二师。不知甲子，即明帝七年，始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寻佛法。至十年丁卯，二师随诸人始来洛阳。按传灯录宝掌传，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来中国，魏晋间，入蜀礼普贤，留大慈。旧志本传，只略东汉献帝等一句。何不以此证前之讹，而竟两存之，亦不说其孰是孰非耶。于一生不至西蜀之智者大师，亦为立传。且曰与茂真尊者，孙真人，弈棋於呼应峰下之棋盘石上。又建呼应庵以居，均以相呼相应以弈棋，为峰名庵名。作此说者，不但不知智者，且绝不知佛法。智者一生，以身为法，作后学模范。何得曰与闲僧旷道，常行犯佛禁戒，玩物丧志之事乎。玄奘生于隋文帝仁寿四年甲子，其兄长捷法师，令其出家，居洛阳净土寺。十五岁，因隋室丧乱，至长安。时唐室初立，尚事翦削，无暇弘法，遂与其兄往成都求学，未几，声闻远著。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思欲入京，以期闻所未闻。为兄所留，遂私遁，由三峡，达汉阳，至相州，沿途求学弘法。后至长安，欲追法显，智严之迹，结侣上表，往游西域，求所无经。斯时世始太平，

中外尚未交通，故诏不允许。众咸退心，师独不屈，乃于贞观三年八月私去，历一十七年，始回中国。及至于阆，即遣使上表太宗，太宗优诏答之，且令沿途有司，各为护卫迎送。师闻帝欲问罪辽滨，恐稽迟不遇，遂兼程而进。由流沙，至沙州，是由甘肃而来者。帝敕有司，备仪仗相迎，忽至京城之西漕，有司莫知所措（以按程备仪，师兼程而进，故致有失）。此后，日事翻译，未及卒业而寂。何得有履西域，至峨眉九老洞，值圣真说偈授经之事乎。但以世远人亡，屡经沧桑，志乘轶失，无所依据。遂致以讹传讹，无由考正，故致然也。当明季时，胡世安公，好游山而信佛，未息心以研究，故其博采艺文，辑译峨眉，实为清蒋虎臣山志之权舆。虎臣自谓于译峨眉，一字不遗。然其所录，总以叙述山峰之耸峻，岩壑之幽秀，风云之变态，寺宇之兴废而已。至于普贤兴慈运悲，四众竭诚尽敬之所以然，尚不能稍为形容。况菩萨之本地风光，四众之心契觉海者，又何能一为形容耶。又此山昔有道教，自大法昌明后，渐次归真。明果灭妖，乾明作中峰之寺。羽流感德，黄冠作缁衣之僧。自后一致进行，归依三宝，道教绝响，已千余年。旧志于普贤，及

古高僧，有经传可考证者，尚多错讹。况于绝响已久之道教事实，能无讹谬乎。黄帝往空同山，问道于广成子，载于庄子在宥篇。何得又往峨眉，复问道于天皇真人乎。天皇真人，即广成子，黄帝系有天下之责任者，非闲僧旷道，随意云游者比。空同已去两次，而有所悟，即广成子移居峨眉，黄帝何得又往峨眉。况蜀道之难，今尚兴叹，当黄帝时，不比今更难百千倍乎。故知此诸记载，悉属虚设。即的确之极，亦无关紧要，以此所说之法，乃佛法中人乘天乘两间之法。峨眉道教，久已绝响，又何犹立此法，以致后世惑于两歧，莫知去向乎。故将此种记载，多为删去，揭佛日以普被三根，亦天皇真人之所赞许者。印光一介庸僧，何敢妄称通家，修辑四大名山之山志。但以挂搭普陀三十余年，民十一年，定海知事陶在东公，倡修普陀山志，请邑儒王雅三先生主其事。王君于儒可称博洽，于佛未涉门径。志成，而山中耆宿，命光重修。光以近来刻排各书，了无有暇。至十九年，掩关苏垣，始得出书。一弟子李圆净，热心公益，谓普陀，清凉，峨眉，九华，为中国四大名山。师既将普陀志修妥印行，清凉，峨眉，九华三山志，亦不得置之不理。于是特祈

前著观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及历史感应统纪，佛学救劫编之江西彭泽皈依弟子许止净居士，标示纲要。光但任其割贴安顿与印行。校对则归于现遥领赣州寿量寺住持德森法师，与陈无我居士。清凉志，去年已出书，峨眉志，不久亦可付印，九华志，或于明年春夏间可出。四山旧志，唯清凉最嘉，普陀次之，峨眉又次之，九华最居其下。良以三山志，皆属不通佛学之儒士所修，故致买椟还珠，敬卒隶而慢主人。只在山之形势变幻处致力，不在菩萨兴慈运悲，拔苦与乐处形容。志山而不志佛，颠倒行事，虽有其志，不能令见者闻者增长善根，种菩提因。此今志之所深致意者，故为略示其意。然以未曾亲历其境之人，不能详加询访，故只按旧志，及诸经传，而为证订。至于近来名德，及新建筑，概不加入，以免逸轶名德之咎，挂一漏万之讥。具眼知识，当能谅之。

重修九华山志序

（民二十六年）

真如佛性，生佛体同，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但以性德虽同，修德各别，故致生佛迥异，苦乐悬殊。诸佛以顺性而修，因兹返妄归真，背尘合

觉，断尽烦惑，彻证此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故得安住寂光，永享涅槃常住之法乐。众生以逆性而修，由是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起惑造业，全迷此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故致常住娑婆，恒受六道轮回之幻苦。诸佛以众生心体同而心相异故，不胜怜愍，不惜劳苦，发宏誓愿，度脱众生，以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故。故梵网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又云，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以若信自己是未成之佛，决定不肯随顺凡情，造生死业。决定直下信受佛教，修菩提道。其有迷之浅而宿根深者，一闻佛教，即得了悟，信受奉行。若迷之深而宿根浅者，一闻佛教，反生诽谤，或至毁灭，令尽无余。以视佛为众生故，以己之众生贪瞋痴心，测度佛心，谓其所说，皆为诤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妄语，绝无真实，不可依从。若一依从，则永入迷途，莫由而出。诸佛于此种众生，了无一念弃舍之心，倍生怜愍爱惜之念。如人病狂，挞骂父母，父母不以罪治，更增怜愍之心，知其失本心故，狂病若愈，自无此过。若迷之极深者，从劫至劫，亦难省悟，故诸佛以尽未来际，度脱众生为誓愿。而已证法身之诸菩萨，莫不皆然。彼以自私自利

辟佛者，若知此义，能不愧死。迷之浅而宿根深者，古今固不乏人。今举其尤者，如宋之丞相张商英，明之居士钟大朗。商英初不知佛法，因游一寺，见佛经庄严殊胜。忿然曰，胡人之书，乃如此庄严，吾圣人之书，尚不能及。夜间执笔呻吟，莫措一词。夫人向氏，颇信佛。因问所呻吟者何事。曰，吾欲作无佛论耳。夫人曰，既然无佛，又何可论，且汝曾读佛经否。曰，吾何肯读彼之经。曰，既未读彼之经，将据何义为论。遂止。后于同僚处，见案头有维摩诘经，偶一翻阅，觉其词理超妙，因请归卒读。未及半，而大生悔悟，发愿尽此报身，弘扬法化。于教于宗，皆有心得。所著护法论，极力赞扬，附入大藏。徽宗朝入相，时旱久，夜即大沛甘霖，徽宗书商霖二字以赐。盖取商书说命，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之义以褒之。钟大朗，苏州木渎人，其父母祷观音而生。幼时随父母礼诵，及入塾，闻圣学，即以圣学为己任，因不礼诵，而辄作辟佛文字。后见莲池大师自知录序，始知愧悔，不复辟佛。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发心学佛为居士。遂研究天台，禅宗各书，各有所得，乃礼憨山大师门人出家，法名智旭，字蕺益。其戒行净若冰雪，其见

地明若日月。而且注重净土一法，以末世众生，不仗佛力，决难现生了脱生死。一生弘法，不作住持。多居北天目灵峰寺，故后人每以灵峰称之，实未为灵峰主人也。至如韩欧辟佛，但据儒教伦常近迹，及礼乐刑政为论。绝无引及佛经之文，固知所辟，皆是未见颜色之瞽论。韩由晤大颠禅师，欧由晤明教大师，方稍知佛，特不能如张钟之宏扬耳。而宋之周，程，张，朱，为接孔孟心传之人，其原皆由学佛而得。周茂叔，极为淳笃，绝无一字辟佛。二程，张，朱，则阴奉阳违，取佛经之奥义，以释儒经。恐人谓己之所说系出佛经，遂极力辟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实理，谓为虚构，以作骗愚夫愚妇奉教之据，实无其事。由此以后，凡儒者，皆不敢说因果，恐人攻击以为异端。凡理学，皆偷看佛经以自雄，皆力辟佛法以自固。以致愈趋愈下，遂至演出灾祸频仍，民不聊生之惨剧。设使大家皆提倡因果，断不至如此之极。夫因果者，圣人治天下，诸佛度众生之大权也，舍此，则无法可设矣。今则乱极思治，若犹不以因果为本，则以后之祸，当更惨剧矣。九华山者，地藏菩萨应化之道场也。地藏菩萨，于无量劫前，久证法身，已成佛道，而

不居佛位。以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为愿。其悲愍众生受生死苦之心，莫名深切。故佛于忉利天，为母说法时，凡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皆来集会，虽以佛眼，莫能数知。此诸佛菩萨，皆由地藏教化，方得道果，而地藏尚示声闻仪式。其于十方世界，现种种身以说法外，又常在幽冥极苦处，以行救度。十方诸佛菩萨，莫不赞叹其兴慈运悲之深心。而蕅益大师，一读菩萨本愿经，即发大菩提心。以地藏乃诸佛之师，菩萨之母，尚汲汲以度吾人众生为事。倘不以自他同出生死为志事，其孤负慈恩也大矣。菩萨示生，在唐新罗国（唐高宗之前，原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分。高宗灭高句丽，百济之地，悉归新罗，并为一国。五代时，王建继之，国号高丽。自明初至今，乃名朝鲜。人多以新罗为暹罗，实误）王族，姓金，名乔觉。至高宗永徽四年来九华，其苦行道迹，世莫能逾，识者以为地藏示现，详见本志，此不多叙。而拘墟者，不知菩萨分身尘刹世界应化之迹，每谓此之地藏，非本愿经之地藏。然则布袋和尚，亦可云非当来下生之弥勒菩萨乎。此山由菩萨建立道场后，历年久远，屡经鼎革，故致志书失传。至

明嘉靖间，方辑志书，历万历，崇祯，以及清康熙，乾隆，光绪，凡经六次，皆官厅主持，儒士编辑。于菩萨弘慈大悲，法门精妙旨趣，未能发挥。盖与寻常山经水志无异，殊失名山道场，为国祝釐，为民祈福之所之意，然亦无毁谤佛法之文字。光绪志，周山门修时，作许多毁谤之文附之，以彰己之知见高明。令僧出资，而板存县署，且不许翻刻，吾不知其意为何故也。兹由李圆净请重修，祈许止净居士为之鉴订，德森法师为之编辑。书既成（一切成就因缘，由卷末德师跋中详述，此不赘），因将菩萨度生深慈大悲，略为发挥，期见闻者，各生正信。庶可仗菩萨慈力，离幻妄苦，得究竟乐。爰为赞曰。

大士誓愿不可测，运悲周遍尘刹国。
 众生尽后誓方休，地狱空时愿始息。
 受化多成无上道，自身犹示声闻迹。
 只缘生佛性唯一，欲令同获究竟即。

日诵经咒选录序

（民十八年）

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尚不能穷源彻底，况具足惑业

之博地凡夫乎哉。然撮其要义，则唯期洞明自心，彻证佛性。欲明自心而证佛性，必须以戒束身，以定息妄，以慧断惑。自可出幻妄之生死，证真常之涅槃矣。其修持次序，当以开本知见为先导，信愿念佛为正行，万善庄严为助修。以故首列金刚经，心经，观世音普门品，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阿弥陀经，往生咒，念佛起止仪，发愿文，以及大悲，准提各咒。或兼持各种，或专持一种，悉以作修持净业之助。以冀彻悟五蕴原空，诸法非相，遍行万行，而不见能行之相。专志念佛，而了知心作心是。能如是修，则顿出迷途，直登觉岸矣。良以末世众生，障深慧浅，匪仗佛力，实难解脱。以念佛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无上法门。较彼一切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者，奚啻天渊悬殊焉。又欲初机行人，深知各种法门之所以。在家二众，于日用伦常中，即能真俗并融，儒佛两尽。因附录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及净土修持各开示，以为改过迁善，趋吉避凶，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规矩准绳。庶可现生即出三界六道之外，直入七宝九莲之中。愿诸修士，同加注意。

净土篇序

(民二十年)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于在家人，更为要紧。以在家人，各有职业，不易参研宗教等法。唯此念佛一法，最为契理契机。老实头颞蒙念佛，念到业尽情空时，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如来藏妙真如性，悉皆觐体全彰。待至临终，定登上品。其或根机陋劣，未能业尽情空。然以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之诚，必能与佛感应道交，亲蒙接引，即得带业往生。净土之妙，妙在于此。不识此义，纵令参禅得髓，看教明心。倘有丝毫惑业未尽，仍然生死轮回不得出离。且莫自恃，致令愚夫愚妇念佛求生西方，遂得带业往生者所怜悯。呜呼，真利益多被极庸愚人得。大聪明人，每每不能望其肩背者，多缘自恃聪明，纵有佛力不肯倚仗，卒致长劫轮转，了无出期，可不哀哉。从上古德，本佛悲心，提倡净土，所有著述，多难胜数。但多系文言，不利平人。李圆净居士，本净土四经，及古德著述之意，述为语体，用阐净宗。虽科列十门，文近万言。而一字一义皆本佛经祖语，绝无自立意见，以自炫耀，致有误人

坏法之咎。佛学书局，以其有益初机，故特列于小丛书中，以期广传。今又另排三号大字，以期老年目力衰弱者，均不难看。又祈为序引，以启正信。其余要义，书中自具，何须多赘。须知净土法门，为一切诸法汇归之法海。若能如是信者，其人现生即可高登九品，将来决定圆满三觉。有谓此语有过者，余谓此过非我所敢承任，自有本师释迦牟尼佛，及阿弥陀佛承任也。

净土问辨功过格合刊序

（民十八年）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不悲哉。知死生之可悲，当求所以了生死之法，则可悲者，转为可乐也。若不求了生死之法，徒生悲感，有何所益。大丈夫生于世间，事事无不预为之计。唯于生死一事，反多置之不问。直待报终命尽，则随业受报，不知此一念心识，又向何道中受生去也。人天是客居，三途是家乡。三途一报百千劫，复生人天了无期。由是言之，则了生死之法，固不可不汲汲讲求也。须知法门无量，皆须自力断惑证真，方有了生死分，则末世众生，颇难现生即得实益。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最为第一，以其仗

佛慈力，即未断惑业之人，亦可出此娑婆，登彼极乐，实为我辈无力断惑者之一大恃怙。以故朱燮臣居士，唯恐世人狃于常见，不肯修习，以致自误。故以己先所存之种种疑情，一一剖析明了，而为一同人之向导。又复附以劝孝戒淫等篇，俾于首善首恶，严事法戒，则根基巩固，进修无滞矣。又以日用伦常，或恐疏略，故复以功过格，附于其后。窃以此格，实为格致诚正之要务，尽心力而行之，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凡有志于希圣希贤者，祈勿以此为琐屑而忽略之，则善矣。又功过格属散文，不便记诵。感应篇，阴鹭文，实为功过格之源本，以故恭录于首，以期朝夕讽诵，互相鉴照。俾得三业清净，一心淳笃。庶可无忝所生，行为世法。由是而世法佛法，一道齐修。成己成人，了无二致。前继往圣，后开来学，参赞化育，辅翼郅治，皆于此庸言庸行中得之。若舍此不行，别求玄妙。纵令大得，亦只能利一类之机，而况专资空谈者乎。

觉后编序

（民十八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即觉之

本体也。习，即觉之功用也。性，则凡圣生佛，了无二致，故云相近。亦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习，则有顺性，悖性之不同。能顺其性，则居心动念行事，自能惩忿窒欲，闲邪存诚。以至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圆复其本体之觉性，以至为贤为圣，初非有待于外也。如是之人，名为觉者。先觉者，必以己之所觉，转而觉彼不觉，悉令皆觉。则彼后之未觉者，一一悉同先觉矣。此继往开来，参赞化育，以维持天下后世之大法，亦即人与天地并称三才之所以然也。故伊尹云，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彼既以圣贤视一切人民，而人民之闻其说者，谁肯以庸愚自限，不复兢业修持，以直趋于圣贤之域乎。惜后世未受先觉之教导者，每每迷真逐妄，背觉合尘，奔驰于声色货利之中，遂至举道德仁义而置之度外。虽同赋此觉性，由其悖戾之故，不唯不为圣贤，而反堕为庸愚，为暴乱，岂不大可哀哉。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则觉后之道，不可不汲汲讲求也。正定王克庵居士，前清之隐士也。以为时当末造，圣贤既难亲炙，莫由取法。六经论孟之言，又非普通人所能领会。于是采取感应篇，阴骘文，功

过格等，及古今贤哲所著孝亲敬长，持身涉世，改过迁善诸嘉言，辑为一编。共分十四门，首曰明宗，录感应等三种，以为总纲。自后各门，皆发挥此三种中所当取法，所当切戒之意。后人能读是编，则纲举目张，本立道生。举凡一言一动，无不纳于范围。如镕金入嘉模，势必成为正器。如嘉禾得甘雨，决定大有收成。世间之善果既得，谁肯画地自限，不复以修持净土法门为事，以期圆证此觉性，而为世出世间无上大觉也哉。其弟雷夏，拟为流通，持以见示。因相与募资排印，以广其传。有缘遇者，宜详阅而深思之，切勿错过，则幸甚幸甚。

学佛浅说序

（民十三年）

佛法深广，有如大海，唯佛与佛，方能彻其源底。其余九法界，虽则圣凡利钝不同，各各随己分量而为修习，以迄证入。譬如修罗香象，及与蚊虫，饮于大海，各得饱腹而去。若欲一口吸尽，除非具足大海之量者方可。否则只可亲尝其味，未易穷源彻底也。然佛法乃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法。于众生心外，了无一法之所增益。以一

切众生之心，当体与佛无二无别。但由迷而未悟，起惑造业，随业受苦。以致即心本具之智慧德相，被烦恼恶业之所盖覆，如云笼月，不见光相。虽则不见光相，而月之光相常自如如，了无所减。如来由是起无缘慈，运同体悲，随顺机宜，与之说法。虽大小，权实，偏圆，顿渐，随机施設，种种不同。在佛本意，无非令一切众生，背尘合觉，返迷归悟，出幻妄之生死，成本具之佛道而已。以众生业障深重，未易消除。故特开信愿念佛之净土法门，俾一切若圣若凡，或愚或智，同仗弥陀宏誓愿力，往生西方。则复本具之心性，成无上之菩提，盖易易矣。自佛法入震旦，千八百余年以来，凡圣君贤臣，伟人名士，莫不仰遵佛嘱，护持流通。以佛法虽属出世之法，所有世间经世之道，悉皆包括无遗。举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咸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世间圣人，唯令人尽义尽分。佛则具明能尽义尽分，与不能尽义尽分之善恶报应。尽义尽分，只能教其上智。若稟性顽劣，则不是伪为，便是故悖。倘知善恶报应，则欲为善而必能勉力，欲为不善而有所不敢矣。如来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法，深则见深，浅则见浅。以之修心，

即可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以之治世，即可胜残去杀，返浇还淳。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至极点。竞倡新法，废弃旧章。虽父子夫妇之伦，尚欲推翻，况其小焉者乎。以故天灾人祸，相继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有心世道人心之人，欲为挽救，普劝悉皆研究佛学。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由一传十，由十传百，至千至万，靡然风从。庶可望其天下太平，人民安乐。此实治乱持危，改革世道人心之根本法轮也。当今之世，若不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为训，虽圣贤齐出于世，亦末如之何矣。若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是修，纵天姿高上，亦难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王博谦居士，宿根深厚，救世心切。兼主笔报馆，操言论之机关。欲令同人，同皆学佛。以佛教经论著述，文深义奥。纵慧业文人，久经研究，尚难悉其指归，入其阃奥，况愚夫愚妇乎哉。由是以己所见之理，作学佛浅说二十篇。概用通俗文字，其语悉本佛祖经论，不过借显浅之文发挥之。以期雅俗同观，智愚咸了耳。以光形迹虽异，志道原同。虚心下问，以稿见寄，谬令鉴订，以便流通。因详阅之，不胜欢喜。聊抒愚怀，以示同意。普愿阅者，同生信心，所有利

益，当自证知。

佛祖心灯禅净双勸合编流通序

（民二十年）

佛祖心灯，亘古常明。禅净理致，充塞法界。人各具足，何用赞扬。为不了者，重下注脚。梵网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又云，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法华常不轻菩萨，见诸四众，皆悉礼拜曰，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华严如来成正觉，叹曰，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则得现前。是知众生当体是佛，但以迷而未悟，及悟而未证，故不免仍作众生耳。其令悟之法，莫过于参禅。即所谓看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者，乃令人向未动念以前，亲见其主人翁耳。果能彻见，是名为悟。然烦恼未断，依旧莫出轮回。若能断尽世间烦惑，方可高超三界。是知证之一事，大非易易，以故不得不依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期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也。谛思此义，知如来特开净土一门，不独为接引普通行人，实为保护于宗于教有所悟证，而未至凡情圣见俱不可得，烦惑净尽，倏然解脱

者。夫已悟已证，未至其极。若无净土法门为之保护摄持，则此诸行人，再经受生，沉没者居多，而进修者甚少矣。感佛恩德，不禁令人哽咽涕零。了然大师，宿根深厚。从初出家，即志宗乘。苦参力究，得其旨归。以七佛，及西竺东震三十三祖偈，文深义奥，殊难领会。因为贯注，稍增字句，义便彰明，遂名之为佛祖心灯。嗣后云游诸方，研究经论，始知净土法门，实为诸佛诸祖究竟自利利人之甚深法海。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流出，无不还归此法。遂生真信，而力修持，以期即生往生，克副初衷也。间有发挥禅净理致，语语确切，发人深省，乃名之为禅净双勸。虽仍提倡禅宗，实则注重净土。以期已悟证，未悟证者，同得即生了脱也。其友德森大师，欲为排印流通，祈余审定，及叙其意致，乃撮举其要而述之。所惜语意较深，普通初机人，未能一阅直下明了耳。然接引初机之书甚多，固未可为歉憾也。而亦可令参禅未得悟证者，得其即生了办之道，其有益于禅者大矣。愿见闻者，同生信焉。

正学启蒙三字颂齐注序

(民二十年)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生佛不二，凡圣一如。儒释圣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愍众生迷而未悟，莫得受用。由是各垂言教以启迪之，期其各得亲证此理，又复以先觉觉后觉也。然儒主经世，故其说注重伦常。于心性极致，不过略示端倪而已。若能研究佛学，有所悟会，则即伦常日用，无不一真毕露，左右逢源。故古今来建大功，立大业，精忠贯日月，浩气塞天地者，多从学佛得力而来。所谓不知佛法，莫由知儒。不知出世之妙，莫由经世也。释主出世，故举世间伦常，与心性极致，一一彻底发挥。随机施教，对病发药，俾一切众生，各随其机而得实益。以故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一一示其前因现果，现因后果。使人欲为恶而有所不敢，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倘人各知此义，有不彝伦攸叙，天下太平乎哉。此殆佛教人乘天乘法耳，其效尚能如是。若声闻，缘觉，菩萨，佛乘之利益，又何可得而测量者哉。所惜宋儒量小，由学佛法，得知圣人之心法。欲推尊儒教，反从而辟

驳佛法。其所辟驳者，实为令人诚意正心，尽谊尽分之根本。如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此天下古今之实理实事。人若知此，何敢违心悖理，以取罪戾，致未来堕不如意处，则不期然而正心诚意，尽谊尽分矣。宋儒谓佛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诱惑愚俗，不知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已死，则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刑罚，将何所施。误谓一死永灭，成大邪见，以一传诸，贻害后世。大悖圣人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之义。由是奸邪之辈，敢于为恶，以一死永灭，尧桀同归于尽。又何必绳趋尺步，受此拘束，以致徒劳一生。又何不肆志纵情，随意所为，以享自由自在之幸福乎。因兹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彼此效尤，以致成此废经废伦之现象。在彼本意，恐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人必多归于佛。故特辟驳以关闭之，令人无由趣入，庶可儒教兴盛，永久无替。而不知反将圣人之道，由此灭没，可不哀哉。婺源江易园居士，宿植德本，品粹学优。初则专宗程朱，不知佛为何如人。后以阅历既深，拘见渐消，试阅佛经，则如登泰山，遍观四虚，心神畅悦，非言可喻。始知先儒以门庭知见，俾后世不沾法利，

不胜痛惜。于是隐居家乡，依之修持，一乡之人，悉从其化。又思启迪后来，俾得实益，因作三字颂，略述儒佛立教觉世之大旨，并历史诸子之纲要，庶学者不被前人门庭语言所误。而同得以尽伦学儒，尽性学佛，经世出世，合而为一。明明德以止至善，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著一法，具修众善，永离四相，圆彰万德。证吾心本具之法，续如来所得之道。远令先圣畅怀，近为宋儒补过。其为功德，实非浅鲜。门下士齐用修，又为之注，俾阅者一目了然。李圆净居士，特为排印，祈余作序，以冀广传。因不揣固陋，述其大略。愿为父兄，及膺教育之职者，令诸子弟，同读诵之。则知在儒在释，了无二道，经世出世，原是一法。因果明而心性自悟，彝伦叙而天下太平，此理势所必然者。明眼人当不以余言为河汉也。

正学启蒙三字颂游注序

（民二十七年○作此二序时，尚仍未知江居士等，已深埋没于沙盘木笔中。）

甚矣，人心之陷溺，正道之难闻也。人性本善，本具明德，由无人指示，昧而弗知。其有指者，或更增其昧，以致毕生不闻正道。故孔子谓，

朝闻道，夕死可矣。足见世之虚生浪死者多多也。良由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讲学者欲明圣人之道，反晦圣人之心，以不在根本上著手，而在枝末上致力。且将根本认为枝末，枝末认为根本。虽欲诚意正心，不以格去心中私欲之物为事，此心既被私欲之物锢蔽，其知见皆随心之私欲而为定准。如爱妻爱子者，其妻子再不好，总觉得好，绝不觉其不好。以心溺于爱，便无正知正见。若将爱之私欲去尽，则妻子之好与不好，如镜现相，妍媸立见矣。私欲既无，真知自现，则意不期诚而自诚，心不期正而自正，身不期修而自修矣。知，即明德。格，致，诚，正，修，乃明明德之工夫。五者备，而明德明。后之齐，治，平，乃亲民，而止于至善之事也。夫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诗，书，易，以及史，汉，已有其事，不过未能详言其所以耳。有此，则中下之人，知作善则降祥，作不善则降殃，有所冀慕，有所恐惧，则欲不正心诚意，冀善报而有所不能，惧恶报而有所不敢。今以此因果轮回之事理，为佛骗愚夫妇奉教之虚设，实无其事。又谓人死神灭，令谁受刑，及与托生。一死永灭，尧桀同归于尽。由是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驯致

于废经废伦，实行兽化。可不哀哉。易园居士，初不知佛，亦未免人云亦云。及看佛经，方知从前之谬。遂家居潜修，一乡之人，均受其化。欲为天下后世，作一明导，因著三字颂，以明佛之所以为佛，及孔老与佛同而不同，佛与孔老异而不异之所以然。以人未看佛经，不但不知佛，亦不知儒。既看佛经，方真知儒。即出世而经世，即消极而积极，佛儒心法，一以贯之。并略叙学史之要，以期大启藩篱，归于大同。门人齐用修，特为笺注，以期阅者悉知，于民二十年，排印行世，光曾为序。今门人游有维，以齐注太略，未阅佛经，及儒教群籍者，或难彻了。因援引经论，以畅通之，其为利益，可胜言哉。果肯研究，必期深入。从兹遵孔孟之教以维持世道，修如来之法以彻证自心。必须师三省而战兢自持，凛四勿以隐微无愧。空五蕴而一尘不立，净六根而诸相圆离。直达归无所得之地，方得圆满菩提。为调御之丈夫，作人天之导师，皆由此而基之也。

晋莲宗初祖庐山慧远法师文钞序

（民二十四年）

如来大法，弥纶法界，包括空有。示本具之

真心，显随缘之妙用。其心体则生佛一如，圣凡不二，真常不变，寂照圆融。佛以究竟证故，故得五蕴皆空，诸苦悉度，一尘不立，万德圆彰。众生以彻底迷故，故致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轮回生死，了无出期。于是如来，随众生机，说种种法，令彼各各就路还家，亲见本生之父母。探衣出珠，即获无尽之家珍。上根固得解脱，中下仍在轮回。特开净土法门，令其横超三界。普使中下，追踪上根。其为利益，莫能名焉。此义虽出方等，其道实肇华严。但以凡小不能预会，莫由禀承。当华严未来之前，率目为方便小道。迨行愿既译之后，方知为成佛真诠。庐山远公，宿承佛嘱，乘愿再来。未睹涅槃，即著法性常住之论。未见华严，便阐导归极乐之宗。立法暗与经合，其道普被三根。契理契机，彻上彻下。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了含识生死之大事。若非大权示现，其孰能预于此。故罗什法师曰，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勸哉仁者，善弘其事。西域僧众，咸称汉地有大乘开士，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其神理之迹，未可测也。按远公，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始至庐山，住同门慧永法师之西林寺。后以来学者多，西林隘不能容，

故复开东林寺。经始之时，山神效灵，材木自至。刺史桓伊，乃为建造，名其殿为神运，表灵异焉。由是缁素高贤，来者益众。至太元十五年庚寅，七月二十八日，与缁素一百二十三人，结社念佛，求生西方。此诸人等，于临终时，皆有瑞应，皆得往生。良由诸人，均具出类拔萃之智，又蒙远公开导，及诸友切磋琢磨之力，故获此益。此系最初结社之人。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蒙法化而修净业，得三昧而登莲邦者，何可胜数。溯远公于太元九年甲申至庐山，于义熙十二年丙辰，八月初六日西逝，凡三十二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其弘扬法化，护持佛教之著述，备载庐山集。以屡经沧桑，佚失殆尽。幸弘明集，广弘明集，各有所录，犹令古德芳徽，永传于世。如皋沙健庵太史，晚年笃信佛法，专修净业。博览群书，凡远公著述，及后人所作传赞记颂等，悉备录之，题曰慧远法师文钞。分正附二编。其门人项智源，又为补录，委光校订而排印焉。窃以远公为莲宗初祖，其书广布，阅者必能兴起。但以资斧不给，先印万册以为之倡，则后之源源相继而印者，又何可计其数耶。后之学者，由此书故，悉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必至当仁不让，

追踪先觉，同出五浊，同登九莲也。故于付排之前，略叙来历。至于远公之道德，功业，文章，感通，备载文钞正附二编，兹不繁述。

世传远公，与十八高贤，一百二十三人结社。十八人中，远公居首，余十五人，多系最初结社之人。若佛驮跋陀罗，系安帝义熙二年始入社，乃结社后第十七年。佛驮耶舍，系义熙十年入社，乃结社后第二十五年。飞锡法师宝王论，谓远公从佛驮跋陀罗受念佛三昧，与缁素高贤结社念佛。盖尊西僧，而未详考其入社之年时耳。

卫生集序

（民二十年）

天地间完全一团太和元气。故风雨顺时，谷麦丰熟，动植诸物，悉得生育。人若体此以行，固不愧与天地并立为三，而称三才。以兹自卫卫他，俾一切含识，悉得其所，共乐天真。非所谓继往开来，以先觉觉后觉，补天地之缺陷，赞天地之化育者哉。而世人因贪口腹，取彼水陆空行诸物，杀而食之，以期悦我口腹，卫我生命，则欲求卫生，适得其反。由杀生故，大干天和。戾气所感，致有水旱瘟疫等天灾。杀业所结，发生

彼此战斗之人祸。究此灾祸之由，总因宿世现生杀生食肉之所致。食肉之祸，极酷极烈。不但害及现生，而复累及多劫。凡欲自卫其生者，可不以普卫一切水陆空行诸生乎哉。食肉卫生，大是异事。由习惯故，视以为常。如非洲人，杀人供膳，彼地之人，恬不为怪。缅昔圣人在位，则曰，鸟兽鱼鳖咸若。若者，顺也。咸若者，咸令顺其天性，不罹杀害之苦，与惊窜之怖也。此诚所谓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怀抱也。若此，可不名之为大卫生家乎。惜今之卫生者，戕彼生而卫我生，卒致现生后世，苦报无穷。人羊转毂，强弱递换，尽未来际，亦难了结。于是古今缙素各大卫生家，咸皆提倡爱物行慈，戒杀放生，持斋茹素，信愿念佛。实为究竟卫生，至极圆满之义举也。华悟栖居士，笃信佛法，修持净业。欲挽世道人心，特辑古今名人言论，及杀生放生种种果报，名之曰卫生集。冀世人欲自卫其生，先当卫彼水陆空行诸生。则其自卫，不但止及现身，将使生生世世，凡所生处，悉各吉祥，无诸灾祸。若又念佛，以此卫生功德，回向往生。当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断尽烦惑，得大无畏，普为一切孤露无依之六道众生，以作护

卫，此命名卫生之微义也。郭涵斋居士，以近来杀劫弥漫，了无底止。欲流通此集，冀阅者咸发卫生之心，以息杀劫而正风化。祈余为校，因稍更正其次序，名称，卷数。又附前人所批数段，于各文之下。附唐人劝孝歌，及八反歌于后。俾各重卫生，各敦孝思，以广仁德，以报亲恩。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尤当推广孝敬之心，以期究竟自卫卫生云尔。

罗两峰居士正信录序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以故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愍其背觉合尘，轮回六道，经尘点劫，莫由出离。于是随机施教，对症发药，种种方便，为之化导。以冀彼背尘合觉，返妄归真，消除本无之惑业，圆证本有之佛性而后已。众生视佛皆是众生，以故闻佛之言，见佛之行，不即信受。谓为幻妄不实，蛊惑愚俗者有之。谓为弃伦理，害正道者有之。谓为愈近理，大乱真者有之。然佛固不以此而弃舍也，只可待时节因缘成熟，以行度脱耳。多有始以不知而妄辟，继以深知而力修，后以真修而悟证。由是了生脱死，

超凡入圣，广垂言教，启牖后人。以其了知佛之立法，圆该世出世间一切善法。不独不悖世法，而复大有益于世法。论修持，则毫善弗遗，而一心无住。谈谛理，则一尘不立，而万德圆彰。以故具超格之知见，有特别之志向者，无不归心而崇奉之，以期其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焉。亦有剽窃佛经要义，以宏儒宗。反加以极酷烈之辟驳，以关闭天下后世之人不入佛法。其本意不过以门墙见重，恐其不加关闭，则群趋于佛，儒门因之冷落。不知真上根人，决不受关。而中下之士，由彼破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谓为佛以此为诱惑愚俗之据。凡佛令人改过迁善，以及了生脱死等法，彼则斥为自私自利。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必期于无所为而为善。大悖圣贤克己寡过，下学上达之旨。及易书趋吉避凶，惠吉逆凶之道。徒以尽谊尽分，诚意正心，为淑世善俗之术。于所令人不得不尽谊尽分，诚意正心之根本，完全废弃。以圣人分上之事，责凡夫以实行。故致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及至欧风东渐，则废经废伦之种种恶剧，通皆演出。其祸根正在破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与自利利他，了生脱死，斥之为自私自利之偷心之所致

也。于是有心世道之人，群思挽救之法。适有以罗两峰所著之正信录见赠，阅之，心怀为畅。居士乘愿再来，以大通无碍之眼光，凡世俗所疑之事，如天堂地狱，人畜轮回，前身后身等，一一据经引史，证明其事。而道学渊源，名人至论，以及各种修持，与夫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之法。悉皆详示所以，使人知其门径，有所依凭。俾拘墟者得见天日，令孤露者归本家乡。其为利益，莫能名焉。乃为校正字句，拟排板先印一万本，以为提倡。以后任诸慈善家屡屡续印，庶可遍布全国。吾友体范大师，愿任印资。潮州郭辅庭居士，欲精刻木板，祈余校其底本，并为作序，以期广传。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好善之心，谁不如我。于一时中，排刻并行，可为今日一大幸事。愿见闻者，由两峰所说，深信佛言。以五戒，十善，六度，万行，随分随力，于日用伦常中修之。则生入圣贤之域，没登极乐之邦。庶不负本具之真如佛性，与如来大慈普度，两峰曲为倡导之一番婆心也。

劝世白话文发隐序

(民十九年)

甚矣，今日之世道人心，陷溺已至其极。具忧世之心者，种种设法以维持之。否则人道将几乎熄，诚可畏也。虽然，欲挽回世道人心，当从根本上解决，则用力少而得效巨。有真知确见者，当必群相景从，如风偃草矣。医家治病，有标有本，视其缓急，而为疗治，未可以执一论也。今世道人心之病深矣，若只逐事而劝谕之，虽亦可以收移风易俗之效，固不如从根本上致力为得也。所言从根本上致力者，即提倡家庭教育，提倡因果报应。俾一切人，各知为人之道，各尽己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果能人各如是，则家门兴盛，子孙贤善矣。又须常凜福善祸淫，善恶殃庆之说。以之自修，复以之教家人，则其家人优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故孔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语非特为有爵位者言，匹夫匹妇，同一责任。古人所谓，天下不治，匹夫有责者，以天下人材，必从家庭中出。家庭有善教，自然子女皆贤善。家庭无善教，子女之有天姿者，习为狂妄，

无天姿者，狎于顽恶，二者皆为国家社会之蠹。是知家庭教育，乃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而因果报应，为辅助教育之要道。自孩提以至白首，自一己以至社会，自为人以至为圣贤，自修身以至平天下，均须依之而得成就。实为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成始成终之大权。标本同治，凡圣共遵之大法也。后儒不知其义，妄行辟拨，致成今日漫无拘忌之恶态。愿有志于觉世牖民，挽回劫运者，于此致力，则庶几矣。黄涵之居士，为人心切，作白话文二十余种，无不披肝露胆，体贴入微。有天良者视之，当必洗心涤虑，改过迁善，以复其本有之真心，实为莫大之幸福也已。

重印达生福幼二编序

（民十八年）

善治病者，治之于未病之先，则受益深而无所费。故云，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如是则无所谓病，何用治为。虽然，能如是者，其有几人。人生世间，唯生与死，最为重要。若不得其道，则其生之时，或致母子俱死。即令不死，亦或枉受种种痛苦，于万死中，幸得复生，诚可怜

可悯也。亟斋居士，特手辑达生编，以发明世间产难，多由误认试痛为正生，以致生出种种横生倒产等险难，此临产之一大关系也。又云，保胎以绝欲为第一义。故保产心法，首戒交媾。文云，妇一有孕之后，切戒交媾。所以昔人有孕，即居另室，不与共寝，恐动欲念也。大抵三月以前犯之，则欲念起而子宫复开，多有漏下胎动诸患。三月以后犯之，则胞衣厚而难产。要知欲火伤胎，必致污浊凝积。且儿身白浊，痘毒，疮疾，医治难痊，俱因父母不慎也。此初受胎一大关系也。果能识得受胎与临产之关系，则凡有所生，自无堕胎及难产等患。而所生儿女，咸皆姿质庞厚，性情温良。既少痘疹等毒，又复长寿康健。人果预知此义，则必致身心安乐，子孙贤善，丕振家声，有益社会。所谓治病于未病之先，即含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种种胜益。由是言之，此书之关系也大矣。维扬张善征，以母夫人刘氏逝世，己年尚幼，未能奉甘旨于生前。欲冀由母氏故，令一切为人母，为人子者，咸得享受安乐长寿之利益。因发心排印此书四万册，以送一切有缘者。令彼咸知未病之治法，与当病之治法。庶不至或有临产痛苦之事，与子女不育之忧也。又自古以

来，慢惊风一症，十有九死，最为危险。而庄一夔先生所著之福幼编，依之以治，十有十生，诚幼科中最要之书。亦附于后，以期广传。因打四付纸型，以备后之欲作福利人者印刷焉。又产难之近因，前已言之。若论远因，多由宿世现生杀业所致。倘女子于幼时，常念南无阿弥陀佛，与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自可消除宿现杀业。杀业消，则临产自无作障令不生者，此亦治之于未病之先之一法也。其或未闻佛法，若至临产，若不即生。当令产妇，并在旁料理之亲属，均以至诚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所有宿世怨家，障令不生者，一闻菩萨名号，以菩萨威德神力，当即远避，不敢作祟矣。有谓临产裸露不净，念菩萨名，或致褻渎得罪，此系以凡夫情见，妄测菩萨心行者。不知此系性命相关之时，不得以平常了无病苦时论。譬如儿女堕于水火，呼父母以求救援，父母闻之，当即往救。断不至因衣冠不整齐，身体不洁净，而不肯救援也。吾一弟子，数年前在四川，至一友人家，闻妇人叫得伤心，因问何故。曰，妇生子已两日生不下，恐命不能保。彼谓，急令产妇念观世音圣号，汝于天井，焚香跪念，管保即生。其人即与妇说，又复自念，未久儿生，

妇犹不知。及闻儿哭，方知已生。妇言，初欲生时，见一人以布兜其下体，故生不出。及念观世音圣号，见其布已脱，故生出尚不知，闻哭方知已生耳。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不悲哉。净土法门，特为死时，及死后神超净土所设。此书，乃为将生，及生已种种保护而设。普愿仁人君子，展转流通，俾家备一编，同致力于培德节欲。则此书所说，悉无所用。而前人流通，与善征印施，及不慧提叙两种关系之意，方可了无遗憾矣。

江苏水灾义赈会驻扬办赈经历报告书序

（民二十年）

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故禹稷以天下之溺饥，为己之溺饥。伊尹以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佛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说种种法而度脱之。后之人虽无禹，稷，伊尹之权，与佛之道，不妨随己力所能而行之，以自尽其心焉尔。故曹崧乔，多年来专办周济地方贫民之义举，又筹陕赈十余万圆。昔其父曾任豫藩，遗爱在民，今崧乔又广其遗爱于陕。更不辞劳瘁，为江北百万生灵，筹安全之策。可谓能世其德，有加无已者矣。袁孝谷，丹徒人，

其尊翁亦名太史。本人宦苏多年，奉公守法，于地方人民，感情甚深。而且侨寓苏垣，赋闲净修。秋间江北水灾，振古未有。江苏水灾义赈会，于八月二十八日，急电曹袁前往办赈，刻不容缓。随即起行至扬，先会官绅，次设赈局，然后分头调查各处灾状。随即函电向苏州，及各方慈善家呼吁，为灾民请命，陆续得洋十伍万左右。其单夹棉衣鞋袜等，或新或旧，共有十余万件。棉被千余条。锅巴药品，为数甚多。别处之款，得十程之四。大数之款，及诸衣物，均系苏州所捐。一以曹袁二人，向为地方人士所敬信。一以苏州为维卫，迦叶二佛所住之地，而唐宋之陆元方，范文正之流风善政犹存。故其人民，多皆慈善仁爱，视人犹己，得有此大批之赈款也。其办法各节，均一一开明情形，共十七条，一览可以悉知。其款之支出者，在第四救济各地灾民为大宗。第七办理急振。第八保护耕牛。第九举办工振，兴修圩堤桥梁。第十贷给麦种。十一保养灾婴。十二筹设粥厂。十三分赈隐贫。十四维持因利局。十五维持扶元柴米局等。其缘由办法，备详此册。而第十七之冬赈，为日甚长，须款甚多。尚望各界大慈善家，愍念灾民之苦，又复特捐钜款以救

灾民，以舒国运，以祈天眷而免杀劫。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富寿康宁，现生获箕畴之五福。贤良爵禄，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因，则不作恶因，何有恶果。畏果，则恶因已熟，恶果难免，纵生怖畏，了无所益。何若改过迁善，以消往业而种来福，为免恶果之究竟根本办法乎。又施有三种。一财施，即以钱财，及衣食住，给济贫穷困苦者。二法施，其人不知善恶邪正，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并了生脱死切要法门，方便善巧而为宣说。或以佛菩萨祖师善知识，所说契理契机之书，印送流通。俾见闻者生正信心，渐次深入，以至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者，皆名法施。三无畏施，一切众生，好生恶死，普劝同人，戒杀护生。并人有怖畏，或弭其祸，或启其衷，是小无畏施。一切众生，终难免死，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永劫长怀此之怖畏。令彼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渐次进修，至成佛道，是名大无畏施。此三种施，财施只在现生，后二直尽未来。凡欲利人以期圆成自己福慧者，宜随己力而实行之。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到光明之路序

(民十七年)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现今世道之乱，实为振古所未闻。推原其故，皆由自私自利之心所酿成。由其存一自私自利之心，则损人利己，伤天害理之事，任意竞为。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邈然不顾。是以世道人心，日趋于黑暗，无由得到正大光明之域。倘能知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利人即是利己，害人甚于害己。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善事其亲者，其子必孝。善事其兄者，其子必弟。如屋檐水，后必继前。由是观之，孝亲敬兄，爱人利物，皆为自己后来福基。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皆为自己后来祸本。人虽至愚，断无幸灾乐祸，趋凶避吉者。而究其所行，适得其反。何也，以其未遇明理之人，为彼详细发挥因果报应之事理故也。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匹夫何能令天下治乎。使天下之人，同皆知因识果，则贪瞋痴心，不至炽盛，杀盗淫业，不敢妄作。爱人利物，乐天知命。心地既已正大光明，则前程所

至，无往不是光明之域。李圆净居士，悯世陷溺，特述到光明之路。其要在于提倡因果报应。周安士云，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是知因果报应，实为持身接物，淑世善民，希圣希贤，成佛作祖，自始至终之要道。唯冀阅者，彻底洗涤自私自利之心，以自明其明德，则天下幸甚。

杨椒山先生言行录序

（民二十年）

人禀天地之正气以生，当效法天地高厚覆载之德，以参赞化育，继往开来，庶可不愧与天地并立为三，以称三才之名耳。忠孝节义，乃人道之大纲，人若无此，则与禽兽何异。纵时属民主，亦不可不以忠义为训。良以忠之意义，不专指事君而言。故曾子以忠恕明夫子之道，以为人谋而不忠日常自省。固知忠之一字，义贯万行，事君乃其一端耳。窃谓忠者，尽己之心，真诚无欺之谓。人若存心以忠，必能孝亲敬兄，睦族信友，矜孤恤寡，仁民爱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矣。何也，以忠则不欺，不欺则尽分，尽分则属己分中事，自必务乎实行，决无虚应故事，不尽己心

己力之虞。近世虽则推倒帝制，然须事事讲忠，庶不至我诈尔虞，漫无准的。得势则群相辅弼，失事则群相弃舍，或反从而攻击之，互相倾轧，了无底止，皆由不讲忠义之所致也。忠义不讲，则父子夫妇之伦，均可弁髦视之。弁视既久，则作桎梏。负此桎梏，不得自由，不得不演出杀父杀母，逆天悖理之恶剧，以期其任意随心，无所拘束也。呜呼，不讲忠义，其祸至于此极，可不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乎。沈弥生居士，欲挽狂澜，拟排印杨椒山先生，尽忠于国，及躬行孝弟，贻训子孙之事实，普遍流布。冀人各孝亲敬兄，睦族信友，矜孤恤寡，仁民爱物，赤诚为国，热心济世，一一效法椒山而实行之。务必尽己职分，毋稍存因循怠忽虚假之想。则人心既转，人祸自无。人祸既无，天心自顺。固当雨暘时若，物阜民康，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读请罢马市，诛贼臣二疏，可谓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当时贼臣专权，正人君子稍有违迕，立即得祸。竟敢上疏，请罢请诛，非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能之乎。虽则因此殒命，而千百年后之人，咸皆景仰。较彼位极一时，无所建立者，为何如也。况于将临刑时，所述之年谱，与谕妻训子之文，直是心如

明镜，纤悉毕照，非涵养淳粹，置生死于度外者能之乎。今为便于普通人，故先列训子，次谕妻，次年谱，次二疏，次本传，庶可开卷即得实益。不至以文长，且不切于己分而厌观也。椒山之忠，不止事君一事。详察年谱，其于事亲敬兄，待人接物，无一事不本之于忠。须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法，皆须以忠为纲维。以忠则尽心实行，必期于圆满分量而后已。由是言之，忠之道贯通万行，忠之益成就万事。无论己事他事，非忠决难大成。古今来建大功，立大业，穷理尽性，希圣希贤者，孰不本之于忠乎。以若不致力于忠，则懈惰因循乘之，为己尚不能，况为社会国家乎。今人不但讲忠之实际，即孝与节义，均不注意，每欲劝导，莫由发起。适彭孟庵居士，以湖南孝女传见示。孝女唯知有母，节女唯知有谊，而己身之死生不暇计也。虽其以身殉母殉谊之迹，不能为训于普通人，然其尽孝尽谊之诚，即天地鬼神，尚能感动，况同具此心之人类乎。不念鞠育之恩，随意自由爱恋者，见闻于此，能不惭愧欲死，因之痛改前愆，聿修后德乎。其有关于世道人心也大矣。又秦昭之操，比之坐怀不乱者，更深百倍。

以一时不乱易，多日不乱难。况有邓某如不能自持，此女即归于君之语乎。竟能以少年男女，数十日，日同食，夜同眠，了无男女情欲之事，非浑合天理，绝无人欲者能之乎。余于安士全书，寿康宝鉴中，均附之。此二书已印二十余万部。今又附于此录，合为忠孝节义传，以为废伦理者，顶门一针。庶可顿愈膏肓痼疾，重新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矣。陆放翁家训，注重俭约忠恕。而所言丧制，尤为医浇俗之妙剂。故亦附之于后，同得普遍流通。当必有具正知见，关心世道人心之仁人，大为提倡，令其还淳返朴，复成至治之盛世也。

重印寰球名人德育宝鉴序

（民十八年）

天下无二道，圣凡无两心。举古今中外，莫不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为立身行道，治国安民之本。良以此种事理，皆吾人性分中所固有之常彝，无论智愚贤否，悉皆具备。其所作所为，或有符合悖戾之不同者，乃由闲邪存诚，克己复礼，及迷心逐物，肆意纵情之所致也。故书有惟圣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圣之训。佛示迷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之道。是知圣狂，生佛，只在一念迷悟之间。初由立心稍殊，终致天渊悬隔，人可不自勉，以期希圣希贤乎哉。世间百工技艺，各有规矩准绳，按前人之成规而习之，及至熟极，则无不随心应手而成耳。希圣希贤，亦复如是。举其大纲，则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者而已。然欲明其明德，必须先从格除烦恼之物欲，推致固有之良知下手。即所谓闲邪存诚，克己复礼。直至格致至极，则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于明明德之大纲已得，其他则举而措之，无不随心应手而克办耳。然须多识前言往行，以为存养省察之助。无锡杨章甫居士，辑古今中外名人之嘉言懿行，凡八卷。首伦理，次服官，绅商，闺阃，修省，慈善，以及中西嘉言，于家庭社会国家所应取据。当时印万余册，邮寄全国各县，其利益实非浅鲜。兹者，上海大慈善家王一亭居士，谓此书颇合时机，拟印数千册，以为提倡。冀后之有心挽救世道人心者，相续印行，以期遍布寰球。庶几人人悉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而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彝伦。则家行孝友，人敦礼让，虽居暗室，如对佛天。庶良知不蔽于物欲，明德终

底于克明。其有不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者乎。爰书大略，以发其隐云。后又得寰球名人德育嘉话，遂并印之，以期一切欲自利利人者，有所本云。因补记数语以志之。

佛学救劫编序

（民二十一年）

世乱极矣，人亟望治。治之之道，本至近而至易。而世之聪明者，每欲立异，以冀陵架古人而上之。故于近者易者，忽而不取，而欲以远者难者为事，以显我之本领。卒致徒成骚扰，适得其反，国乱民困，无可救药，可不哀哉，可不畏哉。不知圣人本天理民彝以立法，令人各敦本重伦，躬行孝弟，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果能各存忠恕之心，同深胞与之情，则礼让兴行，胜残去杀，民俗淳善，天下太平矣。圣人又虑人或有鉴虑不及，故复以因果报应之事理为训。故书曰，惠迪吉，从逆凶，唯影响。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曰，

向用（以也）五福，威用六极。后儒不知三世因果，以五福，六极，一归于王政。不但诬王政为虐，且于福极之名字，固难训释得一无龃齬也。今且以因果之显明者言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凡施之于外者，固莫不如是也。至其自修之因果，则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狂只在罔念克念而得。所谓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能志于仁，则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不志于仁，则人欲日肆，天理日泯，便与禽兽几希矣。孟子所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极美，若满面涂屎，则人将恶其臭秽，不但不肯目睹，且将掩鼻而过之也）。虽有恶人（恶，谓貌丑。恶人，即貌丑之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此皆因果报应之理事也。夫圣人教人，先与其直陈所当行之法，复示以或遵或违之利害得失，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者也。圣人欲人各修其德，各尽其分，唯恐或有所忽，故以因果报应之理事敦督之，期其恪遵而无或有违也。然所言因果，只说其本身，与及子孙而已。以不言生之以前，死之以后之事，故

于本人过去未来之若因若果，皆不提及。箕子以五福，六极之义，遂开阐过去之因，而为现在之果。故知圣人以非平常人所易知，故不说，非不知有三世因果也。自佛教东来，大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人民之冥受其益者，何可胜数。试举一二，当可悉知。当周之初，文王泽及枯骨，不三四百年，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天子，诸侯，大夫，士，均可随其力杀人以殉，而其强有力者，悉各以多为荣。穆公，为秦之贤君，尚杀一百七十七人。而子车氏三子，皆秦之贤臣，尚不以为国为民而免。而各国尚有以数百数千为殉者。自佛教阐明三世因果之事理，而此风方得永息。否则人之得寿终而死者，盖亦鲜矣。此之利益，若不深思，谁其知之。宋儒窃取佛经心性奥义，以宏阐儒道。深恐后人学佛，以致儒教门庭冷落，遂以得于人者，反谓人不我若。乃曲为辟驳，谓佛以因果轮回，为骗愚夫愚妇奉教之据。且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地狱苦具，将何所施。若如彼说，则人之生也，无所从来。人之死也，无所从去。尧桀同归于尽，善恶一死皆空。由是而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徒以尽义尽分，诚意正心为教。而复

破斥其敦督人不得不尽义尽分，诚意正心之权。其计之谬，可胜言哉。由是儒者皆不敢言因果，亦不敢教人努力为善，以彼常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即是自私自利为训故也。夫无所为而为善，实为为善之极则，乃圣人分上事，何可以此教普通人。若教普通人，则是阻人为善，导人为不善矣。然圣人虽能无所为而为善，圣人亦尝有所为，非完全无所为也。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至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是平生有所为也。曾子平日以三事自省，及至临终，方曰，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是始终有所为也。颜渊问仁，夫子告以克己复礼。及问其目，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两答皆有所为，非无所为也。孔子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年已七十，尚欲天假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皆深有所为也。宋儒唱高调，欲以自鸣其高，而不知适与圣人循循善诱之道相反。其自误误人，以及天下后世也，大矣。自宋儒破斥因果轮回后，凡读书者，皆不以五经中所说为定论，而以宋儒所说为圭臬。纵有知者，亦恐遭违悖先儒之议。并或有所竖立，

可入文庙，由其涉于佛学，遂成绝望，故不敢一启于齿也。而深明佛理，取以为法之阳明，尚带辟驳之言论，盖欲留后来入文庙之地步耳。以故数百年来，劝善惩恶之大权既废，纵有劝惩，皆属枝末，不得根本，为益殊少。近因欧风东渐，一班好新好异者，凡彼所行者，无不仿而效之，而变本加厉，更甚数倍。至彼之为国为公，则置若罔闻。故致提倡废经废伦，废孝免耻等，不忍见闻之章程，举国成狂，莫可名状。使一切人，皆知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纵胁以必死之威，使其行如上各事，则宁可就死，不敢作此大恶也。是知今日之灭儒教，灭伦理，以期实行兽化者，其祸根皆从宋儒破斥因果之学说所伏也。甚矣，学说之误人也，虽洪水猛兽，其祸亦无此之酷烈也。昔有问于予曰，世乱已极，将何以治。予曰，汝若能知乱之因由，则知治之法则矣。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由儒者忌言因果，致世道人心，日渐浇漓，驯至于今，竟敢以废经废伦等为提倡。使真知因果，不但此种话不敢出之于口，亦不肯入之于耳，以其为梟獍之恶音，非具人心者所宜闻，闻则令人痛心疾首，莫之能已也。今欲返乱

为治，若不极力提倡家庭教育，则无从下手。而家庭教育，最初当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本。又须常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则家庭所出之人才，皆为贤善矣。既家家有贤善之人才出，即有少数不贤善者，亦当受其熏陶，与之俱化。故曰，天下不治，匹夫有责。此因地而倒，因地而起，由治而乱，由乱而治之定论也。不依此而欲治，何可得乎。此有心世道人心者，所共忧也。潘对鳧居士，有见于此，于上年请许止净居士，辑佛学救劫编。以三皈，五戒，十善，为改过迁善，返迷归悟，净身口意三业，修戒定慧三学，以期去原无之妄业，复本有之真心。又复令其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永离五浊恶世，常享四德法乐。而复以普贤菩萨广大愿王为依归，庶可承弥陀之慈力，与自己之愿轮，于十方界，随类现身，种种方便，度脱众生，普令含识，同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此救劫之极功也。语云，救人必须救得彻。如是之救，可谓彻之极矣。然而于未知佛法真理人前，最初不得不以浅近之因果事迹，启其信心。切勿以其浅近，即不欲观而置之，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妙道，当

自得之矣。普愿同人，各共勉旃。

务本丛谭序

（民二十年）

世乱已极，无可救药，究其祸本，只因理学先贤，破斥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事理，谓为佛凭空设此，以作诱惑愚夫愚妇之据。而不知惠吉逆凶，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与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为是因果耶，非因果耶。是轮回耶，非轮回耶。而况史鉴所载因果轮回之事，多难胜数，彼岂绝无经目耶。特以门墙见重，欲与佛异趣，以阻止后人之悉皆学佛，恐致儒门冷落耳。彼唯以尽谊尽分，诚意正心，为化民善俗之道。而于令民不得不尽谊尽分，诚意正心，改过迁善之权，不唯废置不讲，且深斥以为非，唯恐人或信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者。由是而上智者懈于修持，下愚者敢于作恶。以尧桀一死，同归于尽，又何必兢兢业业，无绳自缚，以自苦一生乎。又何不任意纵情，但期现生得乐，顾甚死后空名乎。以致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及至欧风东渐，又复变本加厉，竟致废经废伦等，蛊惑于内。争城争地等，戕贼于外。农时地利两失，人祸天

灾并至。哀哉黎民，罹此鞠凶。究其祸乱之源，不得不归之于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学说也。彼昔倡此说时，不过欲抑佛教以扬儒教，而不知由此而肆无忌惮，遂发生废经废伦，废孝免耻等现象。夫人情如水，因果如堤，坚筑尚恐泛溢，决除岂不横流。学说误人，祸如此极，可不哀哉。际此世道，有心者何忍恣然置之乎。以故郭介梅居士，有务本丛谭之书，普遍流通，以期挽救也。其书逐条发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事理。与夫发菩提心，自利利他，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等法则。果能依是而行，则必生入圣贤之域，没登极乐之邦。庶可不负可以为尧舜，可以作佛之真心，及与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之嘉名也。其有欲张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大维，欲办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事，欲证烦惑净尽，福慧圆满之大果者，请以此书为引人入胜之前导。及其入之既深，则其所造诣，固非此书所能详尽也。愿见闻者，切勿忽诸，则幸甚幸甚。

昆山佛教西方莲华会缘起序

(民二十二年)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具摄初中后法，普被上中下根。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于现生中，定出生死。不历僧祇，亲证法身。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实众生一切修持中之出苦要道。以其仗佛慈力，故与专仗自力者，其利益奚啻天渊悬殊也。以故将堕阿鼻者，由十念而即得往生。已证等觉者，发十愿而回向净土。是知此之法门，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故自华严导归，祇园演说以来，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况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极，正法衰残，邪说横兴。若不以此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世善。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出世善以维持，则人道或几乎息矣。由是爰集缁素同人，成立此求生西方莲华胜会。以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心，行敦笃伦常，精修净业之道。以为推翻伦理，邪说诬民者之标准，迷昧心性，险道莫出者之向导。在会之人，果能躬行实践，必致同人相观而善。

不但素有信心者，得以深沐佛恩，即一向反对者，亦当大发善念。良以佛性本具，因遇增上因缘，得以直下发现耳。余详净土经论，愿入会及见闻者，咸皆勉旃。

杯度斋文集序

（民二十二年）

世乱极矣，凡有心者，莫不怀忧。郭介梅居士，欲为挽救，前曾著务本丛谭。继又以多年文稿，荟萃成书。凡所述者，皆经史子集，及佛祖经论中之善恶事迹，嘉言懿行，及与时人往复之种种言论。分为四门，一孝友，二政治，三宏法，四德行，总名为杯度斋文集。斋，何以杯度名。盖欲渡人于烦恼恶业大海之中，必须以古圣先贤之嘉言懿行，及如来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理事，以为根据。而随事随境，以己之文字发挥之。有不喻者，又引古今事迹以为证。令强项者回头，任性者革心。但以己之道德微薄，不能大有感化，如以杯度人，所度有限，乃自歉之名词耳。须知此杯，乃如来大愿船之流类。肯上此杯，即可直登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广大无边之大愿船。九法界若凡若圣，均由此船而登菩提觉岸。

愿在烦恼苦海中者，遇此一杯，切勿以其小而弃之。否则纵遇大愿船，必以不识而错过之，其为自误也大矣。吾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舍因果而言治，不过稍愈皮肤之病。若夫心病，则反令增长，决无能愈之理。彼唱高调者，谓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乃佛骗人之妄谈。其人不但不知因果，亦全昧世间正理。圣人穷理尽性，如来断惑证真，皆不出因果之外。人果深信因果，自然意诚，心正，而身修矣。彼以诚意，正心，修身，为淑世善民，希圣希贤之据，而极力破斥因果轮回。不知能令人诚意，正心，修身之权，唯因果轮回之事理。既无因果轮回，有几肯从事于诚意，正心，修身乎。欲人皆诚意，正心，修身，先破斥令人不得不诚意，正心，修身，不敢不诚意，正心，修身之权，其诬往圣，误来学之罪，罄竹难书矣。彼犹自矜能崇正除邪，淑世善民。以致现出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互相残杀，民不聊生等象，皆此破斥因果轮回之所酿成。彼若梦见此祸，纵以粉身碎骨之刑，逼彼提倡破斥，亦有所不敢。况只求无关紧要之虚名，而又何敢为之乎。甚矣，众生之恶业深重，而感此学说，以重增其业，岂不

大可怜哉。愿一切同伦，同怀自利利人之心，勿存彼此门庭之见。由敦伦尽分，闲邪存诚，以驯至于明心见性，断惑证真，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由此一杯，直登如来之大愿船，以诞登觉岸。又复传传相渡于尽未来际，庶可不虚此生此遇也已。

放生杀生现报录戒杀放生各文合编序

（民十八年）

凡有血气者，必有知觉。既有知觉，则必贪生怕死，趋吉避凶。鸟兽昆虫蚤虱，莫不皆然。若忽尔捕而杀之，则其力虽不能敌，无可如何，其心之仇恨，殆不能以语言文字形容。若将欲杀，或有赎之放之令生者，则其心之感激，亦复难以形容。纵彼现时虽无报恩报怨之力，然善恶之缘既结，或于现生，或于未来，必有不期然而然之报应。即彼等不能即报，而常行放生，常行杀生，天地鬼神，常为鉴临，必当降以祸福，且勿忽其弱而欺之。世人不知因果，以杀生食肉为正理，为应该。而不知刀兵匪寇，水旱疾疫之惨灾，多多皆由杀生食肉而得。若果慈念真纯，虽同在此时劫，而其受报，自能各别。昔一小儿，其父携

来皈依。余问，汝欢喜吃肉否。曰，欢喜。余以彼指置彼口中，曰，此肉甚好，试吃吃看。彼极力拒之曰，吃不来，吃不来。余曰，汝自己之肉则吃不来，别种生灵之肉何得又吃得来乎。汝现在吃得来他，他将来亦吃得来汝，较比自吃其肉，则更加苦毒万倍也。是以圣人以忠恕教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无如世人弱肉强食，习以为常。殆不知杀生食肉为罪恶，为非礼。见不食肉者，则诮之为迂腐，为迷信。设使其人忽尔变为鸟兽鱼虾，被人捕而欲杀，彼心中谓为正理，为应该，而欢喜充彼口腹耶。抑谓为罪恶，为非礼，而怀恨莫释耶。设或其时，有戒杀护生不食肉之人，劝其勿杀，将欲买而放之，其心中为诮其为迂腐，为迷信耶。抑感其救命之德，而毕世莫忘耶。使其人，设身处地，反复思之，余恐宁食己肉，不肯食众生之肉矣。呜呼，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何背觉合尘，一至此极。江慎修先生，乃前清之隐君子。学问渊博，品行纯正。虽未研穷佛理，然能深信因果。故于杀生放生报应之见闻者，录之成集。其族裔孙易园，于民十一年为排印，光为作序，此不多述。现今杀劫弥漫，加以水旱种种灾祸，民不聊生，莫可

救药。同人欲从根本上解决，拟广印现报录，以为挽回劫运之据。又以现报录于理致尚欠发挥，因将光前附万善先资后之戒杀放生各文，与之合编。于以见儒佛之心法不二，所汲汲于救物者，实汲汲于救人也。此之挽救，系从根本上致力，切勿以缓急轻重失当为诮。莲池，慈云，曾端甫诸文，皆精金百炼，美玉无瑕。阅之，令人残忍之心，砉然消灭。慈悲之念，油然而生。唯光南溟一疏，难免金鋤非类之诮。然竭我愚诚，勉尽天职，毁誉所不计也。

圆瑛法汇序

（民二十二年）

如来知见，众生同具，佛若不说，谁能自知。故我世尊，示生世间，成等正觉，普为九界众生，随机宣说妙法。必使机理双契，解行俱圆，以致断惑证真，复本心性而已。又以钝根众生，断证难期，一经再生，进一退万。一乘上士，亲证法身，不历僧祇，速成佛道等因缘，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九法界上圣下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上士则圆满菩提，下根亦亲登不退，其保护抚育之恩，穷劫说不能尽矣。是知净土一

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当此末法，人根陋劣，寿命短促，知识稀少，魔外纵横，若无此法，其何能淑。以故法流震旦，二千年来，所有知识，或专或兼，或显或潜，各修此法，以期究竟自利利他也。圆瑛法师，宿具慧根，久研教观。迹虽住持宗门，心实注重净土。然圆人受法，无法不圆，随人意乐，为讲诸经。佛学书局，汇集诸著，排印流通，名为圆瑛法汇。首以阿弥陀经注，以示法师注重净土之意。窃以浙江，昔有云栖法汇，近有谛闲讲录，圆瑛法汇，同为险道之导师，苦海之慈航，有缘遇者，何幸如之。光粥饭庸僧，除念佛外，一无所知。承师不弃，命为序引，只得略陈所知，以塞其责。而文不贴题，一任大通家之指斥讥诮耳。

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序

人之幼时，教养为急，良以知识初开，熏习易入。习于善，则为善士。习于恶，即成恶人。况无父无母，无衣无食之孤儿乎。此种人不得教养，不是即为饿殍，便是流为乞丐，及与匪类。以天赋之才德，由贫困而不得发显，可不惜哉。

若得其教养，如晋之释道安，明之释妙峰，道传佛心，上宏下化。宋之吕文穆，范文正，道济时艰，继往开来者，古今固不乏人。纵令无此天资，亦当养成良善，得以自主，而为一乡一邑之淳谨士。以敦行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而得以改变世道人心于不知不觉中。而因兹巩国基而辅治道，其利益固不独在乎孤儿也。愿仁人君子，本幼吾幼之心，而一致进行，赞襄其事，以慰孔子少怀，释迦一子之心，其为幼幼之心，方可圆满，无所欠缺也。不禁馨香日夕祷之。

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添建房屋落成发隐颂并序

子舆氏有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自真学失传，儒者皆以破斥因果轮回为志事。纵有知者，亦不敢出诸口。以是之故，老吾老，幼吾幼，均不得究竟之道，况人老人幼乎哉。所谓老老，在于以道自淑，养亲之志，谕亲于道。否则纵能奉养唯谨，不能令亲身心究竟安乐，皆不得名为真老吾老。此语且置，姑论幼幼。幼幼在于以身作则，蒙以养正，一言一行，毋许越规。必期于为贤为善，有益于国家，无害于社会而后已。否则

纵令不惜资财，供给学费，学业大成，而不以道义是务，皆不得名为真幼吾幼。吾幼尚不能真实是幼，况旁人世人之幼，又何能容心于其间哉。近来世道荒乱，民不聊生，几多无父无母之孤儿，无衣无食，将成饿殍。纵不饿死，由无教育，必难成就正器。不为顽民，必为败类。关絅之等诸大善士，热心公益，念孤儿之困苦，特于前年，借闸北宝莲寺，立一佛教慈幼院。现以人多屋少，添建若干间，已经落成，将印纪念特刊，命光略叙大致。爰为颂曰。济济孤儿，头角峥嵘，若不救济，将无由生。既得教育，正器必成，或为工商，或读或耕。为贤为善，嘉会其亨，恪守道义，虽贱亦荣。何况不少，出格俊英，是知慈幼，利益深宏。子舆之言，实具深思，唯愿仁人，同怀慈悲。院屋虽成，常需不资，各为输将，以助成之。幼人之幼，己幼必奇，贤善相继，为世型仪。利人自利，因果如斯，勿或不信，佛语不欺。

道德丛书序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箕子

之陈洪范也，末后方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五福，六极，乃前生现世因果之义，世儒不知因果，通归于王政。然则性情之凶暴，寿命之短促，与身之疾病，心之忧患，境遇之贫穷，面貌之丑恶，身体之孱弱，皆王政所为乎。其诬王政，而悖圣人心法也，大矣。圣人修己治人之道，以明明德为本。明明德之初步工夫，即是格物。物，即贪瞋痴慢之人欲也，格而去之，则本有良知，自然显现。良知显现，则不能不意诚心正而身修矣。学者由此源头而学，方为实学。中下之人，不能去人欲以诚意，正心，修身，则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实理实事，与之讲说。必致勉力为善，加意去恶。以颜子之四勿，与曾子之三省，为居心动念行事之宝鉴。自可渐至人欲净尽，克明明德之地位矣。后儒忌说因果轮回，已失督迫人不得不诚意，正心，修身之权。又特唱高调，以自鸣其造诣之高，谓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佛骗愚夫愚妇信奉其教之诳语。由此说故，善无以劝，恶无以惩。纵有治世之法，皆属皮毛，了无根本。故致欧风东渐，举中国圣人所立之法而悉弃之，以学泰西

之新文化。而变本加厉，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城争地，互相残杀之恶剧，悉皆演出，则人道或几乎息矣。于是有心世道人心之人，群起而挽救之，或提倡佛学，或著述善书。无非欲人咸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改恶迁善，闲邪存诚。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练习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以自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之地。自觉其觉心，而复乎本有之天。俾人祸息而礼让兴行，天心顺而雨暘时若。世返唐虞，人归贤善。此各处有心人之救世深心也。海门陈镜伊先生，博学多闻，注重躬行实践。明因识果，亟思觉世牖民。所著道德丛书，凡十五种，词意圆通，事理确凿。允为痼疾之良药，迷途之导师。若能刊印广布，其利益何可称量。愿有心力口力财力者，咸注意焉。

石印闺范缘起序

（民十七年）

天地以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圣人以男女正位（正位者，素位而行，敦伦尽分之谓也），建立伦纪。天地之大，人莫能名。而人生其间，蕞尔七尺，其与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者，以其

能敦伦尽分，继往开来，参赞化育，不致天地徒有生物之功，此所以人为万物之灵，而独得至极尊贵之名称也。倘不本道义，唯以饮食男女之欲是骋，则与禽兽何择焉。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一班无知之民，被外界邪说之所蛊惑，竟倡废经废伦，直欲使举世之人，与禽兽了无有异而后已。其祸之烈，可谓极矣。推原其故，皆由家庭失教，并不知因果报应之所致也。使其人自受生以来，日受贤父母之善教，并知祸福吉凶，自为影响，不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以势胁之，令从彼邪说，否则必死，亦当以得尽伦而死为幸，决不致畏死而苟从也。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天下治乱之本，在于匹夫匹妇之能尽伦尽分与否。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固一切匹夫匹妇之天职，非独指有爵位者而言也。而家庭之教，母教最要，以人之性情，资于母者独多。居胎则禀其气，幼时则习其仪。其母果贤，所生子女，断不至于不肖。譬如镕金铸器，视其模，即可知其器之良否，岂待出模方始知之哉。国家人才，皆在家庭，倘人各注重家庭教育，则不数十年，贤人蔚起。人心既转，天心自顺，时和年丰，民康物阜，唐虞大同之风，庶可见于

今日。是以忧世之士，莫不以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据。然欲提倡，须有所资。闺范四卷，乃明吕叔简先生，辑于万历十八年庚寅岁，由是风行海内，各处刻行。近已失传，人无知者。周业勤得之故书肆中，持之以示魏梅荪。梅荪见其卷一，节录四书五经，及诸传记训女之嘉言。二三四卷，备载贤女，贤妇，贤母之善行。而传前有图，传后有评。俾人触目兴感，群起景行。洵足以镇坤维而资治道，翼家教而辅母仪，不胜欣赏。李耆卿闻之，以其夫人在日，拟流通淑闺善书而未果，遂自任五百部，以成其志，祈余为序。余惟此书一出，必有具英烈天姿之淑媛，蔚然兴起，以期尽己分而完天职。上追二妃三太，于日用伦常中，调理赞襄，钧陶化育。俾丈夫儿女，皆成贤善，以臻至治。其为功德，何能名焉。因推原其致，而为之序。

阜宁合兴镇净念莲社缘起序

（民二十四年）

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将成佛之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临堕狱之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为

众生离苦之捷径，畅如来出世之本怀。故得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溯自大教东来，远公首开莲社，其高僧钜儒之预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入社而修净业，报尽而获往生者，何可胜数也。自兹厥后，代有高人，宏扬传布，遍达中外。律教禅密，诸宗知识，或务密修，或兼显赞，皆以净土为归宿者。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近來世道人心，陷溺已极。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地争城，互相残杀之恶剧，一一搬演出来。以致天灾人祸，相继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有心世道者，群起而提倡佛学。明三世之因果，显六道之轮回。示本具之佛性，修念佛之净业。以期挽既倒之狂澜，复淳朴之风化。所在各立居士林，净业社等，以作挽救之法。否则人道将几乎熄矣。海门施元亮居士，寄居阜宁，耕垦荒地。愍世人欲修净业，苦无知法之人，率归于炼丹运气，以求长生，及成大罗神仙之各种外道。剽窃佛经语句，以证己道为得佛法之真传。如愚人以鱼目为真珠，诚可怜愍。然佛法宏旷，不与人争。果能力修正法，彼等自有闻风兴起，改邪归正，

惠然肯来之一日。凡入社者，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真信愿，持佛名号，决志求生极乐世界。以此自行，复以化他。俾内而父母兄弟妻子，外而乡党亲戚朋友。同沐佛化，同修净业。同于现生，蒙佛慈力，往生西方。庶可不负此日入社念佛之一番诚心也。须知念佛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念佛之要，在于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无论行住坐卧，常念佛号，或声或默，皆须听己念佛之声。倘能如是，则业消智朗，障尽福崇，凡所作为，皆悉顺遂。士农工商之职业，不但了无妨碍，且能启发心灵，精于本业。以心不散乱，作事有主，如理乱丝，神凝则易，心躁则难。所以古之建大功，立大业，功勋遍四海，言行垂千秋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也。

念佛恳辞序

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普被三根，等摄凡圣。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有教无类，生正信者，咸得实益。即生了办，具烦惑者，亦预圣流。犹大海之普纳百川，若太虚

之遍含万象。设如来不开此法，则末世众生，谁能断烦惑以了生死，出五浊以超三界乎。良以一切法门，皆须依戒定慧之道力，断贪瞋痴之烦惑。若到定慧力深，烦惑净尽，方有了生死分。倘烦惑断而未尽，任汝有大智慧，有大辩才，有大神通，能知过去未来，要去就去，要来就来，亦不能了，况其下焉者乎。仗自力了生死之难，真难如登天矣。若依念佛法门，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无论出家在家，士农工商，老幼男女，贵贱贤愚。但肯依教修持，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则定慧不期得而自得，烦惑不期断而自断。亲炙乎弥陀圣众，游泳乎金地宝池。仗此胜缘，资成道业。俾带业往生者，直登不退。断惑往生者，速证无生。此全仗阿弥陀佛大悲愿力，与当人信愿念佛之力，感应道交，得此巨益。较比专仗自力者，其难易天地悬殊也。然每有愚人，卑劣自居，不敢承当。亦有学者，大乘自命，不屑修习。须知五逆十恶之人，临终地狱相现，善友教以念佛，未满十声，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以卑劣自居者，可以兴起矣。华严一经，王于三藏，末后归宗，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普劝善财及华藏海众，一致进行，求生西

方，以期圆满佛果。此之法门，何敢视作小乘。况善财已证等觉，海会悉证法身，彼尚求生，我何人斯，不屑修习。岂但高竖慢幢，直是毁谤华严。欲张大乘之虚名，亲造谤法之极祸。若斯人者，一气不来，平常所希冀华藏世界之不思議境界，均变作阿鼻地狱之苦境，饱受经历，以偿彼违经说法，自误误人之过。待其业报将满，当可省悟，随即发心念佛，随即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苦哉幸哉。愿学大乘者，同附华藏海会之班，则其自利利人也大矣。凡修念佛法门者，务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普劝同人，求生极乐。果能如是，则万修万去，决不漏一矣。云南保山郑伯纯者，博学潜修之士也。初则研究易经，以期明儒教之道本。继则切究丹经原委，以期得卫生之真诀。后乃舍丹道以参禅，知自力不若佛力。末后专修念佛法门，汲汲然以自他同生西方为志事。乃函祈归依，遂为起法名为德纯。盖念佛法门，虽遍摄禅教律密诸法，而在凡夫地修持，固当以纯一不杂为本也。彼乃奋发大心，欲利同人，因述念佛恳辞，以期智愚悉知。辞虽浅近，理实深远。如行路者之标竿，如航海者之南针。依之而

行，当可以归故乡而达彼岸。因为说其自力佛力之所以然，俾见闻者咸修持焉。

纪文达公笔记摘要序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以若不提倡因果，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唯大贤方能守分遵道，其他则孰不愿任心肆意，以取快于一生乎。以既无前因后果，则一死永灭，尧桀同归于尽，又何必无绳自缚，拘拘然循礼守分，以致诸凡皆不自在乎。儒教经史中，因果事理，不胜其多。惜后儒不深体察，徒见佛经详说因果，遂欲与佛宗旨各别，反指佛说为妄。而不知其悖圣道而灭天理，丧治本而起乱机。疑误后人，埋没道体，皆由此言以基之也，可不哀哉。有清以来，博学多闻者，江慎修先生为第一，次则纪文达公，又其次则袁氏子才。江乃穷理尽性之隐君子，虽未研究佛学，其于佛法亦不辟驳。而且深信因果报应，故于护生杀生各报，悉记录之，以期启善念而息杀机，可以知其居心矣。袁子才，初则辟佛，及中年以后，阅历日深，遂于佛法生真信心。但以狂妄自大，懒惰懈怠，不肯亲近高人，息心研究。虽于佛法感应

事迹，悉皆记录，其所论说，难悉恰当。纪文达公，自幼至老，笃信因果。凡所见闻因果事迹，悉为记录，叙述详明，文笔顺畅。由其绝未研究佛法，每欲畅谈深理，或致有乖实义。佛言，世智辩聪，难以入道。以江，纪，袁三公之博达，尚不知佛法即自己心法，专精研究而亲证之，岂不大可惜哉。使彼稍分余暇，略为研究，能不大发菩提心，专精致力，宏扬大法，以期自他同出苦轮，同成觉道。又何至唯以记录因果事迹，仅为世人开一向善之路而已。然只此记录，殊有大益。以故陈荻洲居士，于阅微草堂笔记，摘录百篇，拟排印以普遍流通，以为世之不知因果者作一般鉴。夫因果者，犹形声与影响耳。未有有形而无影，有声而无响者。故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彼高谈阔论，谓因果为虚幻者，何异执母决不能生子，子决非母所生乎。世有此人，人必目为痴癡。独怪儒者读圣贤书，不以圣贤言论为准，不以古今事实为准，而以己之偏执谬见为准。一人倡之，众人和之，盲引盲众，相牵入火。故致世道人心，日趋日下，以致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城争地，互相残杀。而犹嚣嚣自得，谓为吾务归还大道，不效彼从前迂腐辈，处处拘

执束缚，令人一生不能随意所行，各得自在也。今而后吾辈同享自由之幸福，意之所至，皆可为之。世何幸而得吾辈之改革，人何幸而为吾辈之侪侣乎。若此邪说，皆彼排斥因果者所酿成。使因果之理，家喻户晓，父母以是教子女，师长以是训生徒，谁肯灭理乱伦，现丑态于明镜之前乎。唯其世之大儒，尝驳斥之，小儒即深知其非，亦只可人云亦云，以避众口讥刺。学宫既如是，家庭更莫由谈及。竟至一班新学派，完全弃人伦，灭天理，欲与禽兽了无所异。此其祸不归之破斥因果者，则将谁归乎。善哉，周安士先生之言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吾尝悯世之乱，无力挽救，因陈居士之请，遂略叙其利害之原本云尔。

历朝名画观音圣像珂罗版印流通序

（民二十七年）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久成佛道，号正法明，安住寂光净土，恒享真常法乐。但以悲心无尽，慈誓莫穷，救苦情殷，度生念切，故复不离寂光，垂形九界。于十方微尘佛刹，普现色身，寻声救苦，而于娑婆世界，愍念更深。其有善根

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现之身，所说之法，各随机宜，了无一定。其现前得离众苦，将来常享真乐，则一也。近多年来，世道人心，愈趋愈下，争地争城，互相残杀。人祸既烈，天灾又临，水旱虫疫，同时降作。此种灾祸，皆由大家宿世现生种种恶业之所感召。然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当此天灾人祸并临之时，若能发至诚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誓愿从今以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决定即蒙慈佑，逢凶化吉，于诸难中，不受危险。乃以现前念菩萨圣号之别业，转宿世现生所作之共业，故得常获吉祥也。诸佛菩萨，视一切六道众生，犹如亲生儿女，常欲令其离苦得乐。无奈众生迷昧，不生信向，以致徒费慈心，不能获益。譬如杲日当空，普照万方，戴盆者纵立其下，亦不蒙照。过在戴盆，非日咎也。近来杀劫弥漫，人民死亡流离，苦不堪言。南通费慧茂居士，久欲设法挽救，故特搜求唐，宋，元，明，清五朝，名笔所画观世音圣像，一百四十二尊。以最上宣纸，用珂罗版，印一千部。期见闻者，同生正信，同念圣号，同消宿现之恶业，同种菩提之善根。须

知菩萨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菩萨无境，以众生之境为境。故得有感即通，不谋而应。良由众生心之本体，与菩萨之心，息息相通。由众生背觉合尘，遂成通而不通之象。若众生一念生信，虔持圣号，背尘合觉，返迷归悟，又成不通而通之象。以故凡遇极大险难，举念即获感应。又菩萨现身，不专现有情身。即山河树木，桥梁船筏，楼台房舍，墙壁村落，亦随机现。必使到绝地者，复登通衢。无躲避处，得大遮蔽。种种救护，难尽宣说。当看观音本迹颂，观音灵感录，观音慈林集，可以知其大略。当此天灾人祸，相继降作之时，若不以改恶修善，常念观音圣号，以为恃怙，则欲得安乐，难之难矣。即绝无灾难，亦当常念，庶可生膺五福，优入圣贤之域，没登九品，彻证大觉之心。能如是者，方可慰菩萨救苦之心，以菩萨普施无畏，故以圆满菩提，方息施无畏之大慈悲心也。法华经云，若有众生，多于淫欲，瞋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离瞋，离痴。愿见闻者，同常念焉。

法云寺放生征信录序

（民二十一年）

旷观古今，治时少而乱时多，纵令大治，亦不过百数十年而已，其故何哉。良由宿世杀生食肉之业所结，现生自私自利之心所致也。杀业之结，唯食肉最为酷烈。人之一生，不知杀几百千万生命。只图悦我口腹，何计彼之苦痛。虽则弱肉强食，任我所为，然彼怨恨之毒，蕴之于八识田中，生生世世，互相杀戮，此根不拔，杀劫难转。而况有智识者，不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实理实事，遂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迂谬。唯欲夺彼所有以归我，由是而争城争地，虽杀人盈城盈野而不顾也。其意盖欲增我疆土，大我势力，俾我子孙，永受其福。不知天地以好生为德，既在此好生恶杀之天地间，何能令子孙享此逆天悖理，杀人无量所得之福乎。自己一气不来，永堕三途恶道，何等可怜。子孙若非所夺之人来者，将灭绝殆尽，了无噍类矣。清凉山志载，隋，代州，赵良相，家资巨万，有二子，长曰孟，次曰盈。盈强，孟弱。良相将终，分家资为二，孟得其上。及良相死，盈尽霸取，止与孟园屋一区。

孟佣力以活。后盈死，为孟作子，名环。孟死，为盈作孙，名先。环长，为仆于先，心恨盈霸其业。适先欲朝五台，命环随往。行至山中，旷无人处，拔刀谓曰，汝祖夺我家业，我将杀汝。先疾走，环追之。先入一茅庵，一老僧止之，各与以药物茶汤。食已，如梦初醒，遂悉前事，感愧悲伤。老僧曰，盈乃环之前身，霸他之业，是自弃其业也。先乃孟之再来，受其先产，父命犹在耳。二人遂出家修道于五台焉。此二人者，宿有善根，故蒙菩萨点化，得有如此结果。今之以杀人为乐者，其后报何堪设想乎。民十一年，冯梦华，魏梅荪，王幼农等诸善士，以杀劫弥漫，思为挽救。遂于三汊河置地，开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至十二年，掘好九池，以备分类而放。十三年即行开办。或自己买放，或有善士买而送放。八年以来，凡自会中买放者，共计三百六七十担，共用洋四千六百数十圆，皆诸善士陆续所施。今将八年所放之生，所用之款，用为报告，以祈各各悉知。此九年来，常住其中，忍劳忍苦，不惮艰辛者，心净和尚也。其他虽亦极力维持，然未如心净师之专致力于此也。缅维放生之举，原为发起同人戒杀吃素之心。倘能戒杀吃素，则杀业

不作，杀报自止。从前已造之业，则以竭力修善，至诚念佛，以消灭之。须知法云寺之放生，实一切同人戒杀吃素之前导。而有心人闻而兴起，同生慈惠惻怛之心，共行仁民爱物之道。将见人心转而天眷常临，雨暘时而五谷丰登。礼让兴行，战争息灭。中外协和，天下太平矣。此冯公等创建法云，提倡放生之本志也。

无量寿经颂序

（民二十五年）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全事即理，全修即性。行极平常，益极殊胜。良由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统摄律教禅密之宗，贯通权实顿渐之教。于一代时教中，独为特别法门，其修证因果，不得以通途教义相绳。古今多有深入经藏，彻悟自心，于此法门，不生信向者，以死执仗自力通途之教义，论仗佛力特别之因果之所致也。使知此义，则其信向修持之心，佛也不能阻止矣。以此法门，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

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并阐，万论均宣也。溯此法之发起，实在于华严末会。善财遍参知识，至普贤菩萨所，蒙普贤威神加被，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为等觉菩萨。普贤乃为称赞如来胜妙功德，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同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以华藏海众，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已遍游尘刹佛国。其弥陀誓愿，极乐境缘，往生因果，一一悉知，故不须说。然华严会上，绝无凡夫二乘，及权位菩萨。故虽大弘此法，而凡小莫由禀承。乃于方等会上，普为一切人天凡圣，说无量寿经，发明弥陀往昔因行果德，极乐境缘种种胜妙，行人修证品位因果。此经乃说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说时虽在方等，教义实属华严。华严唯局法身大士，此经遍摄九界圣凡。即以华严论，尚属特别，况余时乎。使如来不开此法，则末法众生，无一能了生死者。佛以大慈，深恐众生不便受持，故又说阿弥陀经，庶可日常读诵。又说观无量寿佛经，令诸行人，西方依正庄严，常在心目之间。此三经，文有详略，理无二致。末法学人，如其智力充足，不妨

圆修万行，回向往生。否则固当专修净业，以期仗佛慈力，横超三界，直登九莲也。无量寿经，古疏甚多，近悉遗轶，所存无几。道传大师，读诵此经，深感佛恩，作颂赞扬。虽于佛心经义，未能彻底显示，和盘托出。然亦可以助发我辈无力断惑证真者之信愿，以壮其坚决往生之雄心，故令排印流通焉。

地藏菩萨往劫救母记序

（民十七年）

众生之心，与佛无二。其不能作佛，常作众生者，以其自无慧力，不能觉悟，又无善知识为之开导，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作起惑造业之根本。致令经无量劫，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可不哀哉。故我世尊，初成正觉，升忉利天，为母说法，欲令一切众生，悉皆图报父母之恩。特为表彰地藏菩萨，往劫因救母故，广发菩提之誓愿，以作未来众生，得出苦海之舟航。全部经文，理事详明，文词显豁。其中地藏救母二事，更足显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及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心不能转业，业即能缚心等义。诚可谓险道之导师，昏衢之慧炬，贫乏

之宝藏，凶岁之稻粱。俾一切迷昧众生，速得觉悟，一切孝顺儿女，得所师承。经之利益，莫能宣说。自佛说后，凡西天东土中，读此经而兴起者，何可胜数。奉持居士，悲己之未能孝养其母，追念恩德，抱恨终天。普愿世之为人子者，随时随事，以尽孝道，念劬劳之深恩，必致吾亲于究竟安隐之宝所而后已。由是以至诚心，念佛圣号，兼以恪敦伦常，尽己天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功德，资益吾亲，必期生则业障消除，善根增长，福寿增崇，智慧开发。歿则神超净域，业谢尘劳，忍证无生，位登不退。又须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以大菩提心，随顺机宜，而为宣说，及与救济。庶可上契佛心，下符己愿，慈风一倡，杀业即消。将见礼让兴，而干戈永息，风俗美，而天下和平矣。

灵岩山寺专修净土道场念诵仪规序

（民二十七年）

闻夫弥陀誓愿，示众生心作心是之方，普被九界。净土法门，为如来成始成终之道，大畅佛怀。佛祖出世，悉皆法随机立。末世钝根，当择其契理而又契机者，专精致力，庶可仗佛慈力，

横超三界，于此一生，即了百千万劫不易了之生死大事。灵岩为东晋开创古刹，历宋，齐，梁，陈，隋，唐，屡蒙敕修。从前住持，多不可考。至宋之为住持者，皆宗门大老，故致道风冠于江浙。此后直至清初，仍然如是，载诸志乘，此不备书。洪杨之乱，遂为焦土，僧念诚住宝塔中，适彭刚直公游山，与语相契，遂为清查其田地。因兹盖十余间殿堂，尚未安僧行道。至宣统间，住僧以失衣误打来人，山下人相率而至，僧遂逃去。寺中所有什物，尽被来者搬空。乡绅严公良灿，以名山无主，命宝藏僧明煦，请其师真达和尚来接。真公发愿，后有合宜之人，当交彼专修净土法门。其立法不与诸方相同，专一念佛，概不应酬一切佛事。自民十五年起，十余年来，居然成一大道场，并不持簿化缘。其每日修持，与打七无异，打七但加佛前上供，灵前回向而已。无论请多少人，均是全堂同念，但以施主所请人数之赀，全堂均分。故不开牌，无开彼不开我之嫌。诸方应酬佛事，本寺正课，必致间断。灵岩打佛七，功课有加无减。以故功课虽严，每逢期头，来讨单者，每三四十，而去者止数人而已。饮食一致，无分主宾仆使。其寺乃真十方。一，

住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升座，及招外方来听耳。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其朝暮课诵，大致与普通功课同，而间有不同者，初来者若无经书看，或致错误。由是监院妙真大师，拟排板印刷之，祈余作序，故略叙其缘起云。

灵岩山寺万年簿序

（民二十一年）

灵岩寺，乃梁宝志禅师开山，智积菩萨重兴，历代禅教律高僧住持之胜道场地。净土法门，乃即小即大，即浅即深，至极平常，至极奇特之殊胜法门。即此一生，便出生死。其修法最为容易，其利益最为宏深。于此最胜之地，修此最妙之法，非多劫栽培，何可得值遇乎。然欲修胜行，必赖种种资具。故上自经像，与诸什物，各须备具，方可令其正行直达无碍。而道场则永垂千古，人

则数十年便须更替。此诸所有，若不登簿记载，久或遗失。又屡经更替，亦莫考其源委。是以一一记之，以期凡住此寺者，及为住持，为监院者，见此诸物，心自思曰，此物乃助吾人修持净土法门，以期自利利他，同生极乐世界之资具也。当爱之如身肉，护之如眼珠。非悭惜诸物也，乃重施主之助道诚心，以期少求减用，而道业易于成就也。夫一切法门，非断尽烦恼，不能出离生死。唯兹净土，但具真信切愿，即可入佛封疆。得此最胜之道场，又修此最胜之法门，而于此诸物之资具，岂可不加爱惜保重乎哉。若不加保重，则是暴殄天物，负施主恩，纵有修持，亦难与佛相应。何也，以其是只取自己安适，不计人工制造，前人置办，种种不易。而其所以备此者，为吾修道以了生死也。既轻视此物，不知爱惜，其心行完全不与道相应，何能感佛哀悯摄受，而令其即出生死苦海也。凡真实修行人，必须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劳，成人之美。能如是，与道相应，与佛相应矣。愿住此寺者，其各勉之。

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

(民二十五年)

大藏经者，如来之慧命，人天之眼目。无明长夜之智炬，生死苦海之慈航。觉先觉后之法源，世出世间之道本也。若非宿植善根，历劫莫闻名字，况亲承供养，受持读诵，依之修习，以迄圆证乎哉。此一大藏所说之法，乃十法界，生佛凡圣，即心所具之法。在佛不增，在生不减。佛以究竟证故，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从未悟故，反承此妙心之力，背觉合尘，迷真逐妄，起贪瞋痴，造杀盗淫，永沦三途六道之中，了无出期。三乘圣人，虽有悟证，未至究竟，故亦未能全得受用也。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机施教，对症发药，俾其就路还家，并不另起炉灶。大根则直说一乘大法，令其顿证无生。小根则先依权渐修持，以培入大之基，终令领受家业，绍隆佛种。一代所说，分为五时。一，华严时，唯说界外圆顿大法。人天二乘，均非其器。二，阿含时，说谛，缘，权，渐之法，令入化城。三，方等时，四教并谈，三根普被。四，般若时，以般若妙智，荡除圣凡情见。五，

法华，涅槃时。法华则开权显实，开迹显本，普授三根之记，共领本有家珍。涅槃则扶律谈常，作最后训。俾身口意三业，与佛同净，戒定慧三学，与佛同圆。综其所说，厥有五宗，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五者名目虽异，理体是一。可专主于一门，不可偏废于余法。如由四门而入一城，如以四时而成一岁。其互相维持，互相辅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就中律，为入道之初基，虽至圆满菩提，仍复依止。净，为普度之法门，纵令已证等觉，犹当归心。末世众生，非此莫度，各宗智士，急宜服膺。否则所有修持，但作未来成佛之善因，欲即生一超直入如来地，恐不易易也。此诸经外，所有大小乘律，仍归五时所摄，故不另叙。经律之外，尚有诸菩萨，尊者，所造之释经宗经诸论，显理破惑，降魔制外，俾佛化得以普被中外者，赖有此耳。是为佛国译来之经律论三藏也。及大教东来，法匠蔚起，各宗之著述，美不胜收，其入藏者，乃百千之十一耳。当唐以前，经书均由抄写而得。五代冯道，创兴刻板，至宋，则儒书佛经，俱用板印矣。宋大藏板，有十余付，而磧砂延圣院尼弘道，断臂提倡，刻此藏板，可谓女中丈夫，令人

钦佩。自宋至今，七百余年，所印之经，以屡遭世乱，多分湮没。陕西卧龙，开元两寺，幸有存者。朱子桥居士，往陕办赈见之，与沪各大居士商订影印，其间勤劳，殆难说尽。今将出初期，命光作序。光乃无所知识之粥饭僧，何能发挥大藏之要，姑以平日所习闻者，拉杂书之，以塞其责。全藏妙义，阅者自知。即未能遍阅，但于现前根尘识大诸法中，回光返照，便可亲证圆通，又何必多凑散字，以刺雅目也。

嘉言录题词并序

（题词系民十六年二月排报纸本所作 ○序系民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排书册本所作）

净土大法门，其大无有外，如天以普覆，似地以普载。等觉欲成佛，尚复作依赖，逆恶将堕狱，十念登莲界。普被九界机，咸皆勤顶戴，畅佛度生心，唯一了无再。我以宿业力，曾作一阐提，效法韩欧等，其愚莫能医。幸得病数年，时复深长思，古今众圣贤，岂皆无所知。彼既悉遵奉，我何敢毁訾，虽圣有不知，韩欧焉足师。因兹皈依佛，剃发而披缁，自量宿业深，宗教非所宜。唯有仗佛力，或可副所期，专心修净业，庶

得预莲池。近十余年来，人或谬见问，所答亦以此，不敢稍越分。海盐徐蔚如，以其切而近，再三于京沪，为之付排印。语言虽朴质，人皆不见愠，遗迹而究益，多有生正信。圆净李居士，宿根深复深，注释诸经论，阐明如来心。继以费精神，衰病每相侵，舍博而守约，立志追东林。又欲利初机，作修持规箴，节录文钞语，分类以编纆。并自出净资，印施诸有缘，冀使一切人，勉力希圣贤。敦伦而尽分，各完己性天，众善悉奉行，诸恶尽销蠲。信愿勤念佛，求登九品莲，临终佛来接，有若月印川。直下往西方，永出生死渊，见佛悟无生，渐致福慧圆。因请为著语，以期广流传，俚言入雅目，徒招诮且怜。赧颜贡愚诚，祈各自审焉，若未超等觉，且预回向员。

净土法门，理极高深，事甚简易。由兹天姿聪敏，知见超特者，每每视作愚夫愚妇之事，而不肯修持。岂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乎。彼以愚夫愚妇能修，遂并法门而藐视之。何不观华严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者，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乎。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其于华严将复视作何等。又于

华严末后归宗一著，为复尊重之也，为复藐视之耶。此无他，盖未详审通途，特别法门之所以，及自力，佛力大小难易而致然也。使详审之，能不附于华藏海众之班，一致进行，同求往生乎。光自束发读书，即受韩欧程朱辟佛之毒。幸无韩欧程朱之才，使稍能相埒，则必致自误误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自十四五后，病困数年。从兹遍思古今，详绎经书，始知韩欧程朱之作此说者，全属门庭知见，绝不计及堂奥中事之所致也。乃于弱冠之次年，出家为僧，专修净业，誓尽此生，作自了汉。决不建立门庭，广收徒众，以致后世子孙，败坏佛法，并拉光于阿鼻地狱中，同彼受苦也。至光绪十九年，普陀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经，命查印刷。事毕，邀同来山。知其不喜作事，故令住一闲寮，随意修持，于今已三十有五年矣。在山日久，有以笔墨事见托者，绝不用印光名字。即自己有必须署名之文字，亦只随便写二字即已。以故二十年来，绝无人客过访，及信札往来诸纷扰。民国启元，高鹤年居士，给去数篇文稿，登佛学丛报，不敢用印光名，以印光常称常惭愧僧，故署名常惭。徐蔚如居士，及周孟由，谬为见赏，打听三四年，了无知者。后

孟由来山拜谒，遂祈归依，持去数篇废稿，寄于蔚如，乃于京师排印，名印光法师文钞。以致遍刺雅目，愈增惭愧耳，时为民国七年。八年，又搜罗若干篇作续编，并初编同排之。九年，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作两册，留板，十年春出书。光又于扬州，将九年所排者，刻一书册板，作四册。十一年，又于商务印书馆，排作四册。当时诸居士任者有二万部，而商务印书馆印以出售者，不在此数。十四年冬，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亦作四册，比先增百余页，今年夏出书。以工潮等，其价甚昂，只印二千。原订打四付纸板，二归本局，二归于光。乃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以后续印，一任因缘。圆净居士李荣祥，近数年来，专心佛学，于起信，楞严，圆觉，各为疏解。光谓青年人宜先著实用念佛功夫，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时，再行发挥，自可阐明佛意，宣传宇宙。当时彼尚不以为然，后以用心过度，形神日衰，始知光言不谬。乃复详阅文钞，不胜欢喜，遂摘录要义，分门别类，编作一册，祈光为作题词。拟用报纸印一千册，以应急欲即阅者（以先曾逐次登居士林林刊，故屡有催促令印之者）。及光五月至申，乃与其妻，同受归依。

八月书出，不久送完。函索者纷至沓来，遂令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本。陈荻洲居士，愿任排工，并打四付纸板费，又任印二千册。一时任者，将近二万。其纸板拟留本狱署一付，以作上海流通之备。一归圆净居士保存，以备己及诸善士之用。一送哈尔滨宣讲堂，俾关外信心者，易于购阅。一送南洋新加坡商会，俾各岛华侨，同得读诵。其所录之出处某卷某页，一一备载，庶可以文钞全文相对阅。由其于诸文中截取要义，汇归一类，故每有文义稍同，而不即删削者，冀阅者受反复劝勸之益，冀其直下断疑生信也。其出处卷及页数，皆依增广文钞。以增广文钞，作永久流通之本，余则久后必无再印之举也。又以文钞繁广，初机或难于简别其易晓了而合机宜者，欲令先得其门径，从兹著实进修，自至其极，免致望洋兴叹，或至退屈之虞。因录文钞选读目录，附于嘉言录序后。庶未曾研究佛学之人，得以坐进斯道，其利人之心，可谓亲切周挚，无以复加矣。因为叙其所以然，以期阅者共知。所愿见者闻者，勿以所说皆平实庸常而弃之，以求其高深玄妙者。夫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如来之道，戒定慧而已。能于平实庸常之事而实行之，行之及极，其高深

玄妙之理，岂待别求。否则高深玄妙，但属口头活计，生死到来，一毫也用不著，愿阅者悉注意焉。

释门法戒录序

（民二十六年）

如来不出兴，大千等长夜。佛日既普照，诸法悉昌明。不但三乘圣人，得以速登觉岸。亦令六道含识，咸皆渐出苦轮。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譬如一雨普润，草木各自向荣。一月普映，河海随人异见。示本具之佛性，生佛原同。显逆顺之修持，圣凡迥异。五乘分说，冀就路以还家。一法不立，俾明本而识末。五性三乘，同归一道。四谛六度，不外一心。偏圆顿渐一切法，法法融摄。大小权实一切行，行行圆通。此如来千机并育之弘规，一代时教之大义也。溯自佛兴周昭，道播西乾。时至汉明，法传东震。初则唯弘北地，至吴始及南方。自晋以来，遍及中外，高丽，日本，暹罗，缅甸，咸于此时，沐佛法化。关中罗什，庐山远公，弘法功勋，莫之与京，故得法传各国，等蒙佛恩。自兹厥后，迄至大唐，经论法门，悉皆圆备。综其大宗，其名

有五，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各宗知识，固皆法法咸通，至于弘扬，或兼或专，唯期契机，故不一定。多有已证圣果，乘愿示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生则王臣钦敬，士女尊崇。没则人天悲泣，鸟兽哀鸣。为现世之师范，作后代之津梁。其道德利益，说莫能尽。然昆冈出玉，亦有顽石。檀林多香，或生臭草。或乘愿示现病行，或迷心故犯清规。迹其所失之利益，与其所感之苦报，皆足以启迪后人之善心，惩创末法之逸志，永为法门背道违法之龟鉴，固未必非逆赞佛化，促人依教奉行也。湖南郭涵斋居士，博览群书，随便钞录可法可戒者，各若干条，名曰释门法戒录，志期利人。然以衰老之年，精神不给，未能按朝代前后而列，殊歉妥贴。至于令阅者效法防戒，固无所碍。后附摘录云栖法汇中切要训诲若干条。前之可法者乃其懿行，此为嘉言。常以古德之懿行嘉言，口诵心惟，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其人纵顽劣，亦当进而为知行合一之士。况素有希贤希圣，学佛学祖之大志者，其为利益，何可量哉。愿学佛之四众，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则法门幸甚，世界幸甚。

净土三要述义序

(民十六年)

绍兴骆季和居士，宿具灵根，笃信佛法，自行化他，唯以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为事。而复注重于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爱惜物命。又以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为挽回世道人心唯一无二之妙法，诚可谓知本而急先务者。居士少年时，颇慕古人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志，遂留心医理，以期利人。久之医道大行，颇著时誉。继思心病为本，身病为末，若不治心病，俾一切人亲见本来面目，出离轮回生死者，其利甚微。究非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道。世以佛为大医王，吾将求彼医术，以期自他同得究竟安乐也。由是与诸善知识游，研究佛经，始知佛之医术，世无有二。如出暗室，得见天日，庆快之忱，非可言喻。然佛所说法门，无量无边，求其至直捷，至圆顿，下手易而成功高，俾无力断惑之业力凡夫，现生即得出三界以登九品，舍凡躯而预圣流，唯净土一法为然也。于是潜心研究，得其纲要。值华智法师结社念佛，遂祈代为宣讲，随讲随录，以成一册。曾登大云

报中，以饷同志，凡见闻者，咸皆欢喜赞叹，谓为合机。余姚佛学会诸居士，劝令刊布，祈余作序。余惟净土一法，理事圆融，性修不二，凡圣等摄，利钝全收。一切法门，河沙妙义，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若大海之普纳百川，犹太虚之遍含万象。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无上法门。故得九界同遵，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余作此说，有不信者，请质之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庶可同随华藏海会之班，一致进行，咸期同于现生往生西方，了生脱死，渐次进修，以迄圆证无上菩提而后已也，猗欤懿哉。

物犹如此序

（民二十五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故梵网经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以能信自己是未成之佛，必定要改恶修善，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以期断尽烦惑，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能信一切六道众生是未成之佛，必定要极力劝导，互相维持于同类，决无相争相杀之恶作。必定要

戒杀护生，大设方便于异类，决无食彼益我之惨心。人由不知自己，与一切众生，皆是未成之佛，故不惜杀人盈城盈野以相争，与杀彼之身，以期悦我之口腹也。世人杀生，习以为常，大小事体，皆须行杀。祭神祀祖，养亲待客，无肉则不能为礼。以极苦极惨之事加诸物，用表我之诚恳孝敬。在迷情边论，则尚有可取。在实际上论，则大为可怜也。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轮回六道，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互生。互为怨家对头，循环报复，互杀。佛于诸大乘经中，屡为劝诫，而见闻者少。即得见闻，而信受奉行者更少。于是佛以大悲，现诸异类，供人杀食。既杀之后，现诸异相，俾一切人，知是佛现，冀弭杀劫，以安众生。如蛤蜊，蚌壳，牛腰，羊蹄，猪齿，鳖腹，皆有佛栖。惊人耳目，息世杀机，载籍所记，何能备述。未杀之前，均谓是畜，既杀之后，方知是佛。是知杀生，不异杀佛，即非佛现，亦未来佛。杀而食之，罪逾海岳，急宜痛戒，庶可解脱。须知人物虽异，灵蠢互形，蠢人识暗，灵物智明。五伦八德，固不让人，其诚挚处，比人更深。敢以我强，杀食其肉，致令未来，常受人食。历观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孙必定

贤善发达。凡害人害物者，子孙必定庸劣灭绝。故孔子之赞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余殃者，正庆正殃之盈余也。正庆正殃，乃积善积不善之本人，受于来生后世，比余庆余殃，当超过百千万亿倍焉。人若知此，断不肯以一时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祸害于无穷也。清嘉道间，江西广丰，徐太史谦，字白舫，隐居著书，以期觉世牖民。志切戒杀，博览群书，凡物类之懿德懿行，辑为一书。分孝友，忠义，贞烈，慈爱，恤孤，眷旧，践信，守廉，翼善，救难，酬德，雪冤，知几，通慧，十四鉴，而名其书为物犹如此。盖欲见者闻者，咸皆发起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体天地好生之德，不戕异类。推吾儒胞与之怀，普庇群生。念彼物类，尚有如此种种懿行，而吾人以六尺之身，与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又复受圣贤之经书教诲。若不继往开来，赞天地之化育，仁民爱物，慰天地之慈心。则不但有负于天地圣贤教育之深恩，且大有愧于飞走潜泳之异类也。兴言及此，宜如何孝亲，敬兄，忠主，尽义，以敦五伦而行八德也。宜如何博爱普济，以实行一视同仁之大道也。宜如何克己修持，以期

无忝所生，不为天地鬼神所怜悯，不为天地鬼神所鄙弃，不为一切物类所轻藐也。徐公人品极淳，学问极博。惜宿世善根种得不清，现生亦未亲近明眼善知识，致于佛法外道，邪正真伪，不能分别。故所著海南一勺中，以外道伪造之心经中卷下卷，下卷有二种，此三种伪造之经，与真正佛说之心经，并收同列，一体同尊，无所轩轻。此种处，有令不知佛法之人，以邪为正，以伪为真。令诸外道，以正为邪，以真为伪之弊。此书前三鉴，唯论伦常，故无不当。第十四通慧鉴中之批，难免有邪正不分之失，阅者幸详察焉。福建永春李俊承，法名慧觉，多年经商南洋星洲。以次子宜宗之病，汇洋一千六百圆，祈光印送挽回劫运，纠正世道人心，戒杀护生等经书。光以世道人心，愈趋愈下者，由于宋儒破斥因果轮回，谓为佛以此骗愚夫妇奉彼教耳，实无其事。由是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驯至于废经废伦，争城争地，互相残杀，莫之能止。欲挽杀劫，宜从戒杀生起。戒杀之书甚多，其感人心而息杀机者，此书可推第一。以物类尚能有此各种懿行，有人心者，何敢恣意杀食乎。序中又为发明吾与物类，皆是未成之佛。佛欲弭世杀劫，不惜现身异类，

亦受人杀，既杀而知为佛现。知好歹者，当不敢仍旧恣意杀食，以自贻伊戚也。此书虽不言戒杀，实为戒杀之冠。以其振聋发聩，令人观感兴起。各自思曰，物犹如此，人何让彼，极力敦行，期无愧耻。自兹勉尽天职，生不为行肉走尸。力修净行，死则直往极乐世界。将见礼让兴而兵戈息，天下太平。正智开而邪执消，佛化广布。因令重排，尽彼之款以印送之，俾见闻者，悉得作人作佛之轨范焉。

歧路指归序

（民二十五年）

三界无非旅邸，六道均是穷人。虽所受之苦乐，暂有不同，而乐尽苦临，终非究竟安身立命之地。于是我释迦世尊，特垂哀愍，示生世间，示成正觉，随众生机，说种种法，普令众生，就路还家，领取家珍，永享安乐。然此诸法，各利一类之机，又且不易修习，即修亦难即生了脱。以全仗自己戒定慧力，断尽烦恼，方出生死，末法众生，颇难冀望。如来以大慈悲，又设一特别法门，所谓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俾彼已断惑者，仗佛慈力，速证菩提。未断惑者，仗佛慈力，即

出生死。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圣与下凡同归，初心与久修并进。此之法门，不但具缚凡夫，所当专修。即将成佛之等觉菩萨，亦须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始可圆满佛果。法门之大，如空普含，法门之益，如春普育，尽劫赞扬，亦难穷尽。光业障深厚，智慧浅薄，数十年来，专修此法。近有山东莒城战德克，李德明者，谬闻人言，函祈归依。因示以博地凡夫，欲于现生了生脱死，若不念佛求生西方，绝无一法能满愿者。又为寄文钞等，以为修持之据。德克因取其义，述歧路指归，借为问答，以释疑虑而明宗旨。又祈德明为之参订，志期利人，不惜心力。已经排印流通，寄书求为印证。光阅之，不胜欣慰。以间有词意欠圆，恐阅者或难领会，稍为修正，令其一目了然，绝无疑议。另行排板，期广流通。庶可于佛一代教典中，唯依契理契机，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而修。其他高深玄妙，广大精微，契理而不契机之各法，皆作往生以后，自行化他之根据。至于一切外道，私相授受，秘密不传之种种邪知谬见，自命为真得佛祖心传之胡说巴道，又何足挂齿也哉。修订已竟，将付手民，适成复初之发露忏悔文至，此又一最普通之大歧路指归也。因

附于后，以广流通，普作世人殷鉴焉。

祭祖用素序

（民二十五年）

食肉一事，大是怪事，但以习行既久，不知其非，反以为礼。故祭天地，祭祖宗，奉父母，待宾客，皆以肉为表示诚孝恭敬之物。世间圣人，不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亦随顺俗情而行，又复谆谆于仁民爱物之道。推圣人爱物之仁，可知以肉表诚孝恭敬之非义也。夫表我诚孝恭敬，当以极慈祥清净之物方可。何可以猪羊鸡鸭鱼虾等极秽污之物，又复活活杀死。此等诸物死时，其惨痛怨恨，难以言宣。有仁心者，何忍以杀彼诸物，表我诚敬乎。试思此之诚敬，为顺理之诚敬乎，抑悖德之诚敬乎。仁人祭祖，尚求仁者之粟，今求屠刽之肉，是焉得为诚敬乎。由是言之，杀生以祭天地，是逆天地好生之德，天神地祇，岂以此诸秽物为香洁，而歆飨之乎。盖祭者，欲藉此以食其祭品耳。至于祭祖宗，奉父母，待宾客，当思有益于祖宗，父母，宾客，方为合理。今以极惨酷之杀业，为我致诚敬之表示，令祖宗，父母，宾客同膺杀祸，此之诚敬，是祸害，非诚

敬也。而况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加救济，反为表我之诚而加杀害乎。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楞严经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入楞伽经，断食肉品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侍使，易生而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杀之而食。世人只知现世，不知过去未来，故杀彼之身，充我之腹，以为理所应当。若知其生生世世，互相酬偿，及我与此诸物类，互为父母，兄弟，眷属，互生。互为怨家对头，互杀。勿道不敢自食，即祭天地，祖宗，奉父母，待宾客，亦不敢用肉。以肉乃精血所成之物，谓天地神祇飨此，何异诬人食污。祭祖，奉亲，待客，何异杀过去祖宗，父母，宾客，奉现在祖宗，父母，宾客，又令祖宗，父母，宾客，永劫常受杀报乎。且勿谓人畜轮回，渺茫难稽，史鉴所载，多难胜数。即就近见闻，亦复不少。

固当深信，勿造杀业，以既造杀业，必受杀报。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因，则不造杀因，自无杀报。畏果，则徒劳畏惧，了无所益。余姚周善昌，自归依后，不食荤腥。以明年值办二十九世祖柳庵公祭，向之祭品，均有定例，不许改革。彼预与其族叔祖楚瑞公，议其办法。瑞公，乃明理通人，极为赞成。遂于冬至日，聚合族通过，从明年起，以后祭祖，概用素品，不用荤腥，大家通皆允许，永为定例。祈余为序，使后世子孙，及见闻之人，各行真孝，因略说其所以云。

大方广佛华严经楷书序

（民二十四年）

实际理地，不立一尘，凡圣生佛，均难称谓。修持门中，须备众德，一法若缺，莫证法身。我释迦牟尼世尊，尘点劫前，早成正觉，为度众生，示生世间。隐其圣德，示同未悟，为物作则，出家修道。迨其一睹明星，豁然大悟。叹曰，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无师智，自然智，则得现前。于是华藏世界，海会云集，悉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于菩提场，及余六处，说一真法界，寂照圆融，生佛不二，空有莫名之理性。及由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以至妙觉佛果，修因证果各阶级。是知理由事显，事由理成，理事圆融，方合佛道。世有狂人，专重理性，不务事修，上违佛教，下负自心，自误误人，诚可怜悯。此经凡八十一卷，三十九品。清凉国师分为信，解，行，证四分。又以信分六品经，名为所信因果周。解分三十一品经，分为二周，以前二十九品为差别因果周，以后二品为平等因果周。三，行分一品经，为成行因果周。四，证分一品经，为证入因果周。周者，事理周备，无所欠缺之谓也。全经大纲，揭示殆尽，依此修持，直达堂奥。前之八会，绝无凡夫二乘，虽有天龙八部，皆是大权示现，实非业系凡夫。后之一会，虽有声闻舍利弗等，已证圣果。纵然在会，不见如来胜妙法身，不闻一乘圆顿妙理，但见如来应化之身，及闻生灭四谛之法而已。所谓一身示相，胜劣殊观。一音说法，偏圆异闻。及文殊往福城大塔庙前，善财亲近文殊，已证十信满心。承文殊教，南参五十三位诸善知识。首参德云，即证初住，以后随闻随证。末后至普贤所，普贤以威神加被，

俾善财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为等觉菩萨。普贤为彼称赞如来胜妙功德，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同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此经备明一生成佛之因果，而以求生西方为结归。可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世有行人，藐视因果，及与净土者，皆由不知因果净土，为成佛之根本，而只以愚夫愚妇当之，以致自失善利也。曹崧乔居士，笃信佛乘，秉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心，行周急济贫，赈灾救苦之事。十余年兢兢业业，力办善举，所费不貲。最初所拟十事，尚有二事，未能举行。以募款维艰，故发心书华严全部，以期大慈善家，请而受持读诵，不惜钜资，以成就二善举，则书者受者，均为财法两施。彼贫苦得受帡幪，并生感激，称念佛号，或于现生，或于将来，往生西方，皆由书经诵经而为发起。其为功德，曷能名焉。行愿品云，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

菩提心，成等正觉。是知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一视同仁，分所应尔。光愧无财力，又无道德，感彼为贫民之诚，略摭此经大意，以期见者闻者，于济贫，念佛二事，各为兴起。庶不致以本具可以作佛之佛性，长沦于三途六道之中，枉罹苦荼，而不得受用也。

法华经写本序

（民二十二年）

法华一经，义理宏深，功德广大。开权显实，授声闻成佛之记。而散心念佛，及举手低头之善，亦作未来成佛之因。开迹显本，示如来寿量无边，而本地眷属，及大士利生妙用，亦得迹本彻底全彰。普令一切众生，同知永劫轮回之幻苦，本具佛性之真心。从兹上慕诸圣，下重己灵，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期永离五浊，速证无生，如药王本事品所明。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作九界众生之善导，其为利益，非佛莫知。以故凡读诵受持书写流通者，其功德亦非世间凡夫二乘所能测度也。余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凡读诵受持书

写之人，必须净身口意，竭诚尽敬，如忠臣奉明主之圣旨，孝子读慈亲之遗嘱，敬恭寅畏，不敢怠忽，则无边利益，自可亲得矣。若或漫无敬意，任性褻渎，亦如近世儒者之读儒书，绝无对越圣贤，不敢自安之想念，虽亦可以种未来得度之善根，其褻慢之罪，殊非浅鲜，固不可不为注意也。因契诚居士曹崧乔，敬写此经，欲后之读诵受持者，咸得真实利益，祈余略序其意，故书此以赠之。若不以吾言为谬，其所得之益，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也。

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序

（民二十五年）

如来圣教，法门无量，随依一法，以菩提心修持，皆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然于修而未证之前，大有难易疾迟之别。求其至圆至顿，最简最易，契理契机，即修即性，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为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作人天凡圣证真之捷径者，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也。良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念佛法门，兼仗佛力。仗自力，非烦恼断尽，不能超出三界。仗佛力，若信愿真切，即可高登九莲。当今之人，欲于现生了生死

大事者，舍此一法，则绝无希望矣。须知净土法门，法法圆通。如皓月丽天，川川俱现。水银堕地，颗颗皆圆。不独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觉世牖民，治国安邦者，有大裨益。即士农工商，欲发展其事业，老幼男女，欲消灭其疾苦者，无不随感而应，遂心满愿。今则人心陷溺，世乱已极。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地争城，互相残杀。种种邪说暴行，极力提倡。若不挽救，则人道或几乎熄。于是各处有心之士，群起而提倡佛法。明三世之因果，显六道之轮回。示娑婆之浊恶，表极乐之严净。以期斯世之人，克己复礼，生入圣贤之域。了生脱死，没归极乐之邦。无锡杨筱荔，秦效鲁，袁丽庭，曹培灵等诸居士，立一净业社于崇安寺，每月朔望，集众念佛。兼为演说居尘学道，在野报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道。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法。俾一切人，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所以然。则于一切时，一切处，皆为希圣学佛之事。此实不居位而护国救民，不现形而移风易俗之大方便法门。今已一年告圆，所有施设善举之成绩，与所出纳之经费，一一列册布告。祈余为序，遂略标其大意云。

敦伦莲社缘起序

(民二十年)

佛法者，心法也。此之心法，乃生佛凡圣各所同具。生则全体迷背，虽有若无。佛则彻悟彻证，亲得受用。又复兴大慈悲，以己所悟所证者，指示一切众生，以期悉皆彻悟彻证而后已。但以众生迷背已久，虽闻种种对治法门，由惑业深厚，福慧浅薄故，颇难即生得其成效。既即生难得成效，则再一受生，多半迷失，以致久经长劫，轮回生死，莫由出离也。如来愍之，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彼一切若凡若圣，上中下根，同仗弥陀大悲愿力，同于现生，出此娑婆，生彼极乐。令已断惑者，速证无生。未断惑者，亦登不退。此之一法，即浅即深，即权即实。上上根不能逾其阃，故已证等觉者，尚须十愿导归。下下根亦可臻其域，故将堕阿鼻者，犹能九品立预。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作众生出苦之达道。由是文殊，普贤，马鸣，龙树等诸菩萨，远公，智者，清凉，永明等诸祖师，悉皆出广长舌以赞扬，发金刚心而流布。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

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末世众生，根机陋劣，舍此法门，其何能淑。秦川乃昔善导，法照，飞锡，慧日等大师，宏扬净土之地。一切四众，在昔当亦深种善根。但以宏扬此法，自唐以后，颇乏其人，故致宿根不能发生滋长，为可叹也。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天灾人祸，频频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有心世道之人，咸皆提倡佛学。以现今若不极力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事理，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欲不人各相食，其可得乎。若不提倡戒杀护生，持斋茹素，则弥天杀劫，将何以息。若不提倡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地争城，互相残杀等邪说暴行，将以举世人民，同遭死亡之苦。若不提倡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六道轮回，其谁能出。此近来明理君子，提倡佛学之所以也。佛法普摄世间纲常伦理，又复明其能否尽谊尽分之善恶果报，实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彼忌者不究其义，妄加辟驳，谓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皆属佛骗人之妄语。于是大家均以因果轮回为渺茫，而欧风一吹，悉争趣之。使深信因果轮回，彼邪说纵酷，何由惑乱乎哉。此各处提倡佛学之所以也。德晋居士宁

志武，闻风兴起，特于本乡立一念佛区处，名之曰敦伦莲社。以佛法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各令尽分，先为世间贤人善人。又复生信发愿，恳切念佛，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庶可断尽烦惑，复本心性，圆满菩提，成无上道。而复以己所悟所证者，导引一切含识也。愿吾乡同人，咸皆兴起，则幸甚幸甚。

赵运昌请影印宋版藏经序

（民二十二年）

南通包场镇，运昌赵君，世德相承，耕读传家。但修天爵，不慕世荣。深信因果，笃修净业。欲令世世子孙，永守勿替，特请宋版大藏经一部，供于家中佛堂。以期子子孙孙，并诸族人，同得受持读诵，不至虚生浪死。祈光作序，以示后世。兹因影印宋藏会，命光作序，遂为抄其原文，并略叙赵君深爱子孙族人之意。愿见闻者，当即随分随力而实行之，勿只作已到宝山，仍复空手而归之痴人。则不但不孤佛化，不负己灵，亦可大慰赵君请经之一番至意也已。

劝修念佛法门序

（民二十七年）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实如来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妙道。弥陀誓愿，九界齐资，乃众生速出苦海，顿预莲池，心作心是之良谟。此之一法，为一代时教中仗佛力之特别法门，不可与一切大小权实，仗自力之诸法门同论者。世多不察，稍聪明者，多矜己之智力，不肯修持。且藐视修持之人，鄙之为愚夫愚妇，若将浼焉。是让此即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大利益于愚夫愚妇，而自己不愿得之，可不哀哉。不知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为一切法门之发源归宿法门。是故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也。果已三惑净尽，四德圆证，不修亦可。若尚未至此地位，且请随华藏海众，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菩萨之班，一致进行，以十大愿王之不思议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速圆佛果。能如是者，可谓大智慧，大丈夫，世出世间之能事毕矣。尚须随类现身，弘扬此法，作证佛果后之观音，普贤，以期众生咸成佛道而后已。光宿业深重，虽则五十余年虚预僧伦，一

切诸法，皆无所知。虽常念佛，以业重故，其心与佛，未尝相应。然信佛无虚愿，当不弃我，故其志愿，任谁莫转。近圆瑛法师，讲演群经之暇，著劝修念佛法门之论，将欲流通，函命作序。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久已谢绝笔墨差事。今幸念佛一法，得人提倡，遂撮举大意，以塞其责云。

蜚园札记序

世乱已极，无可救药，有志之士，何忍坐视，虽居畎亩，于家庭朋友间所谈叙者，未始非挽救世道人心之嘉言懿论也。楚蕲陈敦复，法名慧复，以彼平日酬酢于家庭亲友之言论，择要辑为一册。友人劝其付梓，因以其稿寄光，祈为鉴定。光阅之，其立言本儒经，其义意不悖佛法，果能依之以自修，则希贤希圣之事业，何难见于人人焉。然人心已死，不易挽回。孔子不云乎，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悦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当今之世，法语巽言，均难得益。以无三畏之念，徒逞一己之能，法语则按剑而起，巽言则如风过树，任凭智德如周孔，亦只可曰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然于无可设法中，不妨特为设法。以世道之乱，人心之死，在于不讲因果，不讲家庭教育。果能注重此二事，则人人知因果，家家有教育，一切法语巽言，均成家常茶饭，无一人肯一日离者。光常曰，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教子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而教女尤为重要也。以有贤女，方有贤妇贤母。贤母所生之儿女，皆为贤人，此三太之所以兴周，而后世称女人为太太之来源也。故又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盖以母教为本也。愿诸阅者，咸注意焉。

记

普陀山三圣禅院八功德泉表异碑记

观世音菩萨，于十方世界，随类现身，寻声救苦，而复以普陀为应化之地者，欲令一切四众，投诚有处也。菩萨之慈悲灵感，固已人各悉知，即一石一水，无不显示菩萨不思议迹。普陀石之奇者固多，唯磐陀石为第一。明理之人见此石，则菩萨之不思议神通威德，悉可不待详说，而即皆悟解矣。近海之地，水皆咸苦，不可饮用。普陀一山，水皆甘美，纵海边之地，绝无咸水，而八功德泉，实为第一。按山志，明万历间，僧大方，结茅于此。三十年，内监张随，党礼，奉敕督造藏殿。闲游于此，饮水而甘，并闻旱涝不加增减，祈雨必取此水，遂捐资建三圣堂，而名其泉为八功德，盖以极乐世界七宝池中之水拟之也。八功德泉，由三圣堂而得名。三圣堂，由八功德水而发起。所谓时节因缘，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按佛经八功德水，一澄清，异此方混浊。二清冷，异寒热。三甘美，异咸淡劣味。四轻软，异沉重。五润泽，异涸腐褪色。六安和，异急暴。七除饥

渴，异生冷。八长养诸根，异损坏诸根，及沴戾增病没溺等。浊世众生，业力深重，致此水无此功德力用，究与普通各水，功德多多，故特表彰，以显菩萨不思议迹。以期在山住者，并来山巡礼者，于一石一水，均可由是深悟圆通常理。庶可以菩萨之心为心，以菩萨之事为事矣。

灵岩山笃修净土道场启建大殿记

（民二十四年）

华严妙典，理事圆融。理由事显，事由理成。理事各臻其极，圆证毗卢法身。以故如来初成正觉，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如来自证法门诸因果法。因果，即事。如来自证之法，即一真法界，寂照圆融，不生不灭，非有非空之真如佛性也。此之佛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佛以究竟证故，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彻底迷故，恒受生死轮回之妄苦。譬如大圆宝镜，经劫蒙尘，虽有照天照地之光，莫由发现而得受用。故借诸菩萨互相酬倡，为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各法门。又复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以期圆满佛果。此如来以自证之因果，普示一切众生，令其

各各亲证之一大轨范也。华严独被大机，二乘凡夫，莫由禀受。故于方等会上，特说净土三经，俾彼若凡若圣，同事修持，以期现生出此五浊，登彼九莲也。佛在摩竭提国，灵鹫山中，说阿弥陀佛最初因地，弃国出家，发四十八愿。又复久经长劫，依愿修行。迨至福慧圆满，得成佛道。所感之世界庄严，妙莫能名。十方诸佛咸赞叹。十方菩萨，与回小向大之二乘，具足惑业之凡夫，咸得往生，等蒙摄受。是为无量寿经。于摩竭提国王宫中，说净业三福，十六妙观。俾一切众生，悉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众生烦恼业海，从心想生之义，已著于言外。果能深明此义，谁肯枉受轮回。末明九品生因，以期各修上品。是为观无量寿佛经。于舍卫国给孤独园，说净土依正妙果令生信。劝闻者应求往生以发愿。令行者执持名号以立行。信愿行三，为净土法门之纲宗。具此三法，或毕生执持，已得一心。或临终方闻，止称十念。均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是为阿弥陀经。此三，乃专说净土之经。而阿弥陀经，言简义丰，摄机尤普。以故禅教律诸宗，皆奉为日课焉。诸大乘经，带说净土者，多难胜数。

而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实为念佛最妙开示。果能如子忆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而念，岂有不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近证圆通，远成佛道乎哉。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虽具足惑业之博地凡夫，但能信愿念佛，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纵已证等觉之高位菩萨，犹须回向往生，方可圆满佛果。是知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九界众生，舍此则上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离此则下无以普度群萌。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然此法门，两土世尊之所建立。释迦在娑婆，详示净土，遣其归去。弥陀在极乐，待彼临终，接其归来。盖欲众生，即于现生出生死苦，证真常乐。其哀怜保护之心，穷劫难宣。有谓既为释迦弟子，当念释迦牟尼佛，求生此土之华藏世界。不知释迦之教念阿弥陀佛者，为令博地凡夫，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超凡入圣也。此土之华藏世界，唯破无明证法身之大士能见。凡夫则只见秽土，不见实报庄严，何可滥拟。况西方亦在华

藏世界之内。而华严会上，尽华藏世界海诸菩萨，皆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以期圆满佛果。汝何人斯，敢与彼抗。溯自大教东来，远公首开莲社，一倡百和，无不率从。畅佛之本怀，唯此法为最。自兹厥后，代有高人，续焰传灯，光腾中外，迄至于今，宗风不坠。而天台宗之智者大师，贤首宗之清凉国师，慈恩宗之窥基法师，禅宗之百丈禅师，律宗之大智律师，莫不释经著论，普劝修持。其事迹具载于净土圣贤录。是知禅教律诸知识，悉随华藏海会之班，一致进行，求生极乐。况末法根机浅薄者乎。灵岩创建净土道场，其因缘具载前建念佛堂碑。今修大殿，特将净土法门所以然表彰之，俾后之来哲，有所依归。其建筑所费，并捐款芳名，另碑记载，此不备述。

灵岩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此次建筑功德碑记

（民二十一年）

得最胜之地，方可宏最胜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虽否极泰来，属于天运。而革故鼎新，实赖人为。灵岩山，乃天造地设之圣道场地。吴王夫差，于此作馆娃之宫，唯以淫乐为事，其污辱此山也，甚矣。故致筑宫未久，随即

亡国殒命，实为相当之因果。使其立德施仁，以追乃祖太王，泰伯，仲雍之流风善政，当与文王之灵台相埒。生膺景福，没遗令名，又何至跪请活命而不得，竟以冁面自刎，而辱及祖先乎哉。是知无胜德而有胜地，反为祸本。愿后之君子，咸以夫差为鉴，其为利益，何能名焉。晋司空陆玩居此山，因闻佛法，舍宅为寺，此灵岩道场之肇始也。至梁又增拓之，至唐又重兴之，其间屡由智积菩萨画像现形，启人信仰，致灵岩道场，为吴地冠。而昔之淫乐宫阙，今成圣道场地，足见诸法随缘，人杰则地灵也。晋唐间，住持无所考。自宋迄清，其住持均教海老龙，禅窟巨狮，德为人天师表，道续佛祖慧命。清初，弘储师住此，大启法筵，殿堂寮舍，焕然一新。圣祖，高宗南巡，驻蹕于此，法门之盛，耀古腾今。咸丰十年，遭兵燹，焚毁殆尽。同治中，僧念诚，蒙彭宫保玉麟公护持，以期逐渐兴复。光绪十八年，僧遍玉铸大钟，尚未造楼。宣统三年，僧道明，因失衣，妄打可疑人，犯众怒，逃去。寺既无主，所有什物，一无存者，田地亦复遗失不少。木渎乡绅严公良灿，启请真达和尚住持。真师即令其徒明煦代理，先建钟楼。至民十五年，鄂乱，戒

尘法师，与学者南来，真师即以灵岩相委，永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概不讲经，传戒，传法，收徒，应酬经忏。常年念佛，其章程与普通佛七同。田租只收八九百圆。限住二十人，用度不足，真师津贴，亦不募缘。十七年，戒师特往普陀，求真师添建房屋，以五六千圆为准，真师许之。彼回山，即起单往云南去，盖避建筑之烦也。因以院事，托慈舟法师。慈师色力单薄，不耐其苦，遂屡往汉口讲经。去夏，又应鼓山之聘，不辞而去。近二三年，檀越多知灵岩道风，有欲荐先亡，祝亲寿者，求为打七。人已住四十余，堂不能容，兼矮小，夏天甚热。今盖五间高楼，下为念佛堂，宽广敞亮。此外又添三十余间，约用五万余圆。真师出二万二千余圆，余系常住用度所余，及檀越喜助。现已圆工，妙真当家师，以两次建筑，真师出近三万，此次亦为发起，此功德与改十方，均当立碑。请余为叙其事，以纪功德而示后来，固不得以不文辞也。其最初所立规约五条。一，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

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招外方来听耳。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明紫柏大师，一生兴十余处大丛林，不作方丈，不收徒弟，工成即去，置诸度外。妙峰大师，凡寺，塔，桥梁，道路之工程，他人不能办者，请彼办，经手即成，成即告退。当修造时，或令其徒代理，工成，绝不安己一人。其心之正大光明，数百年后闻之，令人钦佩不已。宜其王臣恭敬，龙天拥护，生有令名，没证圣果也。今人多多谋夺他人道场，谁肯以己所有者让人。真师慨然行之，虽其道远逊于紫柏，妙峰，而心迹光明无私，殆相近之，殊为可钦。愿作住持及执事，与随众修持者，同秉大公无私专精办道之心，庶不负佛说净土横超法门之恩，与历代老祖宏法，及真师建立，妙师经理之一番厚爱辛勤也。

中国济生会苏州分会捐放生池园永为灵岩山寺 下院功德碑记

（民二十五年）

大觉世尊，为三界大师，四生慈父，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

作佛，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故。于诸大乘经，严戒杀生食肉，以期一切众生，同得长寿安乐之近报，同证解脱涅槃之远果也。智者大师，宗佛慈意，于陈大建间，买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余所，亘三百余里，为放生池。请敕立碑，禁止渔捕，有偷捕者，动辄得祸。至唐贞观中，犹然如是，此佛祖普度众生之悲心也。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友也）也，此儒者民物一视之素志也。严禁伤胎破卵，必使鸟兽鱼鳖咸若（若，顺也。咸若者，皆顺遂其生也），此圣王胜残去杀之德政也。良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民物之大苦曰杀。胜残去杀，须由小而至大。仁民爱物，必自易而至难。倘不推本于涵养仁恕，必至舍小取大，舍易取难，日行残杀，而妄冀仁民爱物，则徒成空谈，决难实行其事矣。何以言之，小儿平民，皆能实行爱物之事，行之既久，满腔仁慈，日后得位行政，便可大庇群黎。即隐居一乡，亦可以身率物，移风易俗。如是，则仁民之道，自爱物培植而来者，方可周遍圆满而无弊。不由爱物来者，于现生犹无所憾，于将来大有可虞。以既种残害物类之因，难免循环报复之果。愿仁民者，当慎思焉。放生一事，原为启发现未人之善

心，以期戒杀吃素，普令含识，各得其所，各尽天年。近之则息杀因，远之则灭杀果。小之则全吾心之纯仁，大之则弭世界之杀劫。且勿以为不急之务，而漠然置之也。中国佛教济生会苏州分会，虎啸桥放生池园，系民十三年甲子七月，上海济生会会员陆君维镛，来苏叙谈，始知苏济生分会同人，议设放生池园，极表赞成。谓适有苏人沈君，以地一方，约六亩许，捐上海济生会，今可移捐分会，以为放生池园地址。中有一塘，掘池尤为省力。嗣将地契寄来，至十四年九月，分会会员杨君达淦，介绍汪君吉庭，加入分会，首愿捐资建筑。复经同人等集资一万余圆，继续经营，掘池盖亭，布置一切。虽不华美，而雅致不俗，可称世外桃源。至十五年十二月，功始告竣。十七年五月，袁君孝谷，加购南面地基七分，藉以扩大，并画图呈县备案。此数年中管理经费，悉由吴君颖芝等，先后维持。去夏，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师，以苏垣无有下院，以后来苏，颇感不便。注意于虎啸桥放生池园，祈光向曹君崧乔，询问情况，并祈与该会诸同人商量。若肯施送，则放生事业，益可进行。又无须特派人员管理，彼此有益。所谓一点水墨，两处成龙也。曹君去

问，同人咸皆赞成，谓灵岩山不上十年，道风遍闻遐迩，居然为吴县第一清修道场。若以放生池园为下院，则后来之发达，安知不与灵岩相埒耶。遂议订五种条件，以期永不废坠。一，中国佛教济生会苏州分会放生池园字样。二，济公祖师殿。三，悟根师牌位。四，池上吉亭一座。五，园墙外地主沈姓坟址。此五种，当永远保存，不得取消。余诸建筑开拓，则随灵岩寺僧料理。其缘起当勒碑存案，以垂永久。于是以从前所有契约图画，存案字据，统皆交出。可谓成就灵岩净土道场，发展放生事业，最大功德。所愿该会同人，与灵岩监院，大家同心戮力，提倡卫生吃素，以成不放之大放。至诚念佛，以期往生而了生死。其弭杀劫而邀天眷，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岂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也哉。

天台山国清寺创放生池碑记

（民二十三年）

大觉世尊，至而漠然置之也（与前碑文全同，故略）。国清寺，为天台首刹，可兴和尚，极力恢复，又请静权法师，为之辅助。欲广佛祖之慈悲，以启世人之善念，因以三门西之蔬圃，开放

生池。西山溪水，流注于中，活水源源而来去，养鱼最得其所宜。夏秋则清晨月夜，春冬则午后晡前，大众来此，朗念佛号，绕池三匝，回向净土。俾彼水族，同种出世善根，亦令大众，同效佛祖悲愿。欲发挥放生之义致利益，命光作记，以告来哲。窃谓放生，原为提倡戒杀吃素，人若毕生吃素，便成不放之大放矣。今将宋黄山谷居士，戒食肉诗录之，以期大家于食肉时，再三思之，必有不忍食，与不敢食之心，勃然而兴。诗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本是一种性，只为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需。莫教阎君断，自揣应何如。有味哉，斯诗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仁民爱物，成始成终之大经大法，不须更为详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深义也。愿见闻者，咸深思之。

天台山国清寺创建养老养病助念三堂碑记

（民二十三年）

娑婆为极苦之邦，固属客途旅舍。安养为极乐之域，原是本有家乡。但由众生迷而未悟，遂以齷齪旅舍为家乡，而不知有祖父所建至极清净安隐之住处也。由兹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轮回

于六道之中，沉溺于三途之内，从劫至劫，莫由得出。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间，随机说法。俾诸众生，返迷归悟，就路还家。由众生根机不一，致如来所说各殊。然此诸法，皆仗自力，唯最上上根，即生可以了办。若下焉者，或二生三生始了。其久经长劫不能了办者，居其多数。如来普度众生之心，郁而未畅。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俾上圣下凡，同于现生，出此娑婆，登彼安养。圣则速成佛道，凡则渐证菩提。普度孤露无依之众生，大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上之文殊普贤，马鸣龙树，下之五逆十恶，极重罪人，皆为此法所摄之机。吾人上不能如文殊等，下未至于逆恶等，可不奋发大志，以期横超三界乎。溯自大教东来，虽有禅教律密净之门庭不同，而无一不以往生净土为归宿者。天台山，为智者大师道场，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如来一代时教，又复注重于净土一门。虽未见华严末后归宗之文，其立法固暗与之合，足见佛祖原是一个鼻孔。国清寺为大师将入灭定基之寺，至今一千三百数十年，虽屡经沧桑，代有兴替，而赖有高人为之住持，故致至今道风不坠。清乾隆初，宝琳珍公为之重兴，殿堂寮舍，焕然一新。尚有

三堂，力未暇及。一曰养老，以诸方名德，本寺耆旧，年老息心，专办己事，不有专堂，何资净业。二曰养病，十方僧侣，孤子一身，既来依止，即是同胞，一有疾病，不能随众，移此将息，以期速愈。如或世寿将尽，则移之助念堂中。三曰助念，凡病重临终之人，移归此堂，常住即派人轮班助念。住持，班首，当为开导，令其通身放下，一心念佛。面前当供接引佛像，令其心念口念，耳听目睹，除佛之外，一无所念。庶可正念昭彰，随佛往生。此出家修行，丛林宏法，至极紧要之一件大事。为住持执事者，当视人之老病死，为己之老病死，必使各得其所，决不肯含糊了事。则现在之道德日尊，往生之莲品更胜矣。况古人建立丛林，原为老病而设。亦令济济僧伦，有所依止，莘莘学子，有所参承。人谁无老，人谁无病，人谁无死。若不特开一堂，则老者病者，身心难安。身心不安，则于念佛求生，适成障碍。此特立养老，养病二堂之所以也。然老病犹可将就，临终断难疏缓。若工夫未深，佛念未纯，又加病苦沉重，不有知识开导，净侣助念，便归轮回之中，绝了脱之望矣。即工夫已深，佛念已纯之人，又得大众助念之力，岂不更为速得见佛

闻法，悟无生忍乎。是知助念一事，关系甚大。当此命光迁谢，升沉立判之时，既有开导助念之人，譬如怯夫避寇，拟乘邮船远遁，得诸人之扶持，便可一跃而上，遂得安坐以达彼岸。若无开导助念之人，必受破坏正念之祸，勿道工夫未深者，不能了脱，即佛念已纯者，亦难往生。譬如勇士破围而出，拟乘舟逝，被众人之攀挽，即时坠入深渊。或超凡入圣，或依旧轮回，在此呼吸之间，其得失之权，操之于住持者居多半，操之于执事者居少半。若住持执事，视他人之死，如己之父母师友死，必极力如法助念，成就往生。既得往生，久必圆成佛道。是成就一人往生，即成就一众生作佛也，其为功德，何能名焉。至民十七八年，以住持不得其人，遂致一败涂地。十九年，本山耆老，及诸乡绅，恭请前退居可兴和尚，复为住持，以期恢复。兴公又邀挚友静权法师，为之辅助。于是特开学社，宏阐台宗，兴利除弊，百废备举。今又拟建此三堂，堂各五间，其地附近大厨，以期老病所需饮食茶水方便耳。每堂各安照应之人，各立规约。住持执事，时常巡视，不致照应之人，偷懒疏忽，其用心慎密，令人钦佩。命光作记，因嘉其为法为人之诚，遂

忘其固陋，而书其大意。愿国清以后之住持执事，及诸方现未之住持执事，各各深注意焉。

吴县香山草庵香光莲社创修西方三圣殿碑记

（民二十三年）

大觉世尊，善治众生身心等病，善使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心病者何，贪瞋痴是。既有此病，则心不得其正，而逐情违理之念，炽然而起。此念既起，必欲遂己所欲，则杀盗淫之劣心，直下现诸事实矣。所谓由惑造业，由业招苦，经尘点劫，无有了期。如来愍之，随彼众生之病，为之下药。为彼说言，贪瞋痴心，非汝本心。汝之本心，圆明净妙，如净明镜，了无一物。有物当前，无不彻照。物来不拒，物去不留。守我天真，不随物转。迷心逐境，是名愚夫。背尘合觉，便入圣流。人若知此，心病便愈。心病既愈，身病无根，纵有寒热感触，亦无危险。心既得其正，身随之而正。以既无贪瞋痴之情念，何由而有杀盗淫之劣行乎。人各如是，则民胞物与，一视同仁，又何有争地争城，互相残杀之事乎。以故古之聪明睿智之王臣，无不崇奉而护持者，以其能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不识不知，致太平于无形

迹中也。惜后之儒者，心量狭小，取佛经之妙义，助彼空谈，斥佛说之实理，谓为虚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乃使贤者速登圣域，愚者勉为良民之大经大法。彼谓因果报应，实无其事。人死神灭，令谁受罪，及与托生。从兹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驯致于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者，皆此种学说之所酿成也。然世乱已极，人各忧惧，欲为挽救，不得不从事于如来大法。由是各处悉立净业社，居士林，提倡因果，专修净业。吴县香山，草庵住持清禅大师，及地方诸居士，久已兴起香光莲社，今特创建西方三圣殿五楹，于草庵之东。庵住僧人，常年修习。社结缁素，定期举行。备具净典，随人读诵。每于月之十五，大家齐集，念佛一日。随便讲演净土法门之宗旨，俾修持者，彻了于心，不至口说求生西方，心仍忆想此界。致使垂成之功，亏于误会，冀出生死，仍堕轮回也。又复详示因果，备陈罪福。凡入社者，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必使儒宗由佛法而得以复兴，佛化因儒士而得以广布。补前人阴奉阳违，自误误人之偏见，示后

世居尘学道，已立立人之弘规。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自轻而退屈。庶可不孤负即心本具之佛性，及即生了脱之大法也。普愿来者，纪念勿忘，则幸甚。

无锡西方殿缘起碑记

（民二十二年）

净土法门者，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也。为诸法之本源，举凡圣而悉度。上中下三根普被，禅教律一道同归。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允为九界众生归真之捷径，大畅本师释迦出世之本怀。溯自法流东震，远公首开莲社。从兹志慕西方高人，各承宗风，化被全国，兼及外域。虽千余年来，不无隆替之迹，而众生心中，常存归向之诚。无锡县，乃泰伯，仲雍潜隐之胜地。西方殿，为佛法，世法并修之道场。当逊清光绪二十九年，有高超则，秦学西，赵净证，滕心净，顾净明五优婆夷者，行宗三太，志期九莲。各出净资五百，拟建念佛精舍于西门外，二十七图。超则令嗣震叔，助地六分五厘，益以社友协力筹募所得，遂建大殿，三门，客堂，净室，

共十余间，历三年始获落成。凡佛像经典，庄严法器，悉略圆备。并详订规约，藉以传持。若皈依三宝，笃修净业之坤伦，均可随喜修持，此无锡女莲社之嚆矢也。初超则心厌生死，冀速了脱，蒙其叔凝风，道南两先生，指示净土法门，遂发心结社，同修净业。始则立会于石狮庵内，继乃兴建此殿而自主其事。至宣统二年，将欲归西，遍邀护法绅耆善信，令学西继任其事。继学西而主持迄今者，为显中。显中宿植慧根，好学精修，尝依超则于此修持。近来领袖净友，卓著令誉。殿中向来朝暮课诵，三时念佛，规矩严肃，修持精进，俾见闻者，咸生正信。由兹返迷归悟，转邪为正，于不知不觉中者，何可胜数。近来莲社林立，佛声载道，未始非此殿而为发起也。又于门前置地二分五厘，预为日后扩充地步。显中以主持日久，老死见逼，意欲退隐，专修净业，因以此殿缘起，托史聿光叙述，祈予为记。爰为略示净土法门之广大高深，此殿诸人之修持精进。故致善信钦仰护持，以成就此即俗修真，自利利他之胜妙道场。俾一切人，咸知此犹如火宅之世界外，原有最极清净安乐之故乡在。同办信愿行之归家资粮，以期亲见大慈悲父母之阿弥陀佛，

即得与佛同证无量光寿也。愿各勉旃，愿各勉旃。

（三门者，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也。乃一门，而具此三解脱之义耳。）

南京三汊河创建法云寺缘起碑记

（民二十二年）

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者，欲令一切众生，悉皆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各得成佛而已。以众生根性，大小不一，致如来法门，权实不同。由兹如来普度众生之心，不能大畅。故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俾若凡若圣，同于现生，出此苦域，生彼乐邦。上根则顿证法身，中下亦同登不退。令众生同出生死，畅如来出世本怀。其为利益，莫能名焉。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法云寺者，效法云栖，所立之念佛放生道场也。其原由民国十年八月，光往扬州刻书，王幼农办赈南京，赴约往访。次日访刘圆照，魏梅荪亦来见，谓己颇信佛法，曾阅师文钞，近亦念佛。但恨业习浓厚，不能吃素耳。光曰，此病易治，祈将光南浔放生池疏熟读，

保汝即能吃素矣。彼于十月，即吃长素。痛念杀劫弥漫，皆由杀生食肉所感。因汲汲提倡念佛放生，冀民物各遂其生，同得往生西方也。次年，与幼农，庞性存，妙莲，心净等，商买方峻生三汊河地若干亩，以实行其事。峻生，乃世德之裔，不胜欢喜，特作廉价，而祈其将彼祖先父母牌位，永供念佛堂，以期仗佛慈力，接引往生，用报亲恩也。遂于腊月开工，掘池垫基，次年盖莲舍，及用屋十余间。掘池九面，得以分类而放，免致鱼贼害鱼。其年又发起慈幼院，教养孤儿，俾读书学艺，能自成立，不至流为饿殍与匪类也。因先办慈幼，建寺遂作缓图。由连年时局不靖，稽迟至今。邓璞君，与梅荪，同师冯梦华，而又同归依光。祈冯与光，题四十八愿册，以募建筑法云之款。凡他人募者，亦归此册中，每愿千圆，有四五万圆，即可建造。题至五十余愿，已交二万二千七百七十圆，以未开工，故不催出。十九年，璞君西逝，其册二本，其子翰芬交出初本。次本遗失，其捐款人名，不得而知，兼有去世移徙者，故虽册中有名，亦难尽收。数年来，慈幼院经费不给时，辄用此款之息，故致了无增益。去年，梅荪西逝，幼农以光与彼，皆非世之久客，

若不急图，后来或致湮没。遂规定办法，令筑地工，备材料，今春当来督造。适政府命彼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陕西民政厅长，督造之任，通归住持心净矣。又以此事，由光发起，令撰碑记，以告来哲。当民十一年，买地之时，议定章程，为专修净业道场。长年念佛，其每日功课，与普通打佛七同。概不讲经，传戒，传法，收徒，应酬经忏。其住持无论台，贤，济，洞，若戒行精严，教理明白，深信净土，志期利人者，皆可请任。若余均优胜，唯于净土，不甚注意，则决不可请。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传贤，非师资相承之例。念佛堂中，每日或住持，或班首，说净土，及戒律，开示一次，俾诸师发起增上胜心。有信士慕此间道风，祈打念佛七，以期延椿萱之寿算，超祖宗之灵魂，消己躬之罪愆，培子孙之福祉者，仍照常念佛，加三次回向而已。焰口亦决不放，以杜住应赴僧，伏破坏道场之机也。凡祈打七者，只可来一二人，以行礼敬，即日便回。若广集亲友，及少年女眷，住此待圆满方归者，决不应许。此道场，乃特别法门，故不循成例而行。其章程，即于地买妥时订之。而苏州灵岩，于民十五年，真达和尚，即以己寺改作十方，已

按此规先行矣。现以款项有限，加以时局艰难，不易募化，只好缩小范围，以免棘手。大殿，盖五间高楼，上供新印之宋藏，并作阅经之所。下作大殿，念佛亦在此中。两边各盖十余间，以作客堂，库房，厨房，关房。三门，即弥勒韦驮殿。范围虽小，体裁略备。拟先安真心办道僧十余位，认真修持，以期国运昌隆，灾祸消灭，雨暘时若，天下太平耳。所有打七，或荐亡，或延生，牌位供于佛龕之后，则长年之经声佛号，资益于神识也大矣。此次建筑，功德芳名，另碑刻之。倘有大功德主，所住人数，再为扩充。所愿住此寺者，同发自利利他，同生西方之心，庶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四恩总报，三有齐资矣。

四川乐山县大佛凌云寺创建藏经楼功德碑记

（民二十四年）

佛法僧三宝，乃无明长夜之灯烛，生死苦海之舟航。不但志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所当依怙。即明德亲民，治国安邦者，亦必以显示心性妙理，发明因果实事，以为转人心而辅郅治之一大助缘也。故古之建大功，立大业，精忠贯日月，浩气塞天地者，多由学佛得力而来。莫不致

力于庄严佛像，流通佛经，护持行僧，冀一切人民，同由住持三宝，悟入一体三宝，以至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也。在昔陵云寺处，水势湍急，行舟每致撞破，为害甚大。唐初，海通禅师，见而愍之，欲为救护。遂于山上，鑿一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坐像，高三十六丈，所坐莲华，不在数内。由师愿力，感佛慈加，水改其道，靠山之处，涌一沙洲，而居人焉。师意以弥勒为当来世尊，慈无能胜。造此大像，不徒仗佛慈力，救护行舟。深冀见闻之人，纳于八识田中，为现生发心修行，往生西方，将来回入娑婆，辅弼龙华之一大因缘。终师之世，尚未圆功，至德宗贞元间始成。适南康王韦皋，为西川节度使，作碑记。有曰，身高三百六十尺，头围若干尺，目广二丈，其余相好，一一称是，此吾国第一大佛也。然佛真法身，充满法界，至于应化所现，则渺无一定。民国九年，常州庄思缄，朝普陀，以所携米佛三尊见示。其像微妙庄严，世无伦匹。系天然生成之立像，其米下之糠蒂尚存。凡见闻者，悉感佛恩。至于佛经所说谛理，固不易于显示，取其要者为论，则四圣，六凡，十法界因果，本于一心。心之本体，凡圣不二，生佛一如。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亘

古亘今，不迁不变。体虽不变，用常随缘。随净缘，以功德有浅深，则有证声闻果，证缘觉果，证菩萨果，证佛果之不同。虽最小之声闻，而已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常享法乐，不受后有矣。随染缘，以惑业有轻重，则有生天道，生人道，生阿修罗道，生畜生道，生饿鬼道，生地狱道之各别。虽最上之天人，仍是具足惑业，生死轮回，常处三界，六道之中，了无出期焉。此十法界，由当人一心所造。其升沉苦乐，天渊悬殊，而其心之体性，常自如如，在凡不染，在圣不净。故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以故佛视一切众生，皆是未成之佛。随顺彼之机宜，先为说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次为说四谛之声闻乘，次为说十二因缘之缘觉乘，次为说六度万行之菩萨乘，次为说福慧两足，寂照双融，三惑净尽，二死永亡，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佛乘。又念众生劣弱，非仗弥陀宏誓愿力，决难现生了脱生死。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彼具足惑业凡夫，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既往生已，则惑业已无，圣位已证，较彼唯仗自力者，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然此法门，正被上根，兼摄中下。以故善财已证等觉，普贤

菩萨，令其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并以普劝华藏海众诸菩萨，一致进行。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世有天姿稍聪明者，每鄙视净土法门，不肯修持，不但自误误人，直是谤佛谤法。夫华藏海众，乃已证法身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大士，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以期速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佛果。此其人为何如人，此其事为何如事，我何人斯，敢与彼抗。至于一大藏教之文，分为经律论三，故名三藏。藏者，深固幽远，取用不竭之谓。若于一字一句，得一入处，便可通一切法，达一切义。以故禅宗六祖，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嗣祖位。莲宗行人，常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即可现生生极乐国，预莲池会。此经律论三，自天竺来者，唐开元释教录，已有五千四十八卷。自后续译亦不少，亦有遗亡。现清藏自天地玄黄，至漆书壁经漆字，凡四百八十五函，乃四千八百五十卷。此方著述，凡释经，宗经，各疏论，及传记，语录等，自书壁经，至两疏见机止，凡二百三十九函，乃二千三百九十卷。统计共七千二百四十卷。此为清雍

正十三年二月开工，至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圆工所刻者。上根利智，于此各经一字一句，神而明之，便可自利利他，己立立人。次则至诚恳切，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明因果，识罪福，以身率物，俾一切人相观而善。则于法门，于社会，均有利益。若了无敬意，只求多闻，或妄以臆见，论经深义。则虽是善因，定招恶果。愿诸阅者，各力勉焉。陵云住持果静和尚，久欲恭请大藏，俾缁素之有大志者，咸得研阅。然经楼未建，请来无安置处。幸民十八年，荣岩法师，偕王旭东居士，来寺观光。因言请经修楼之事，二公即各慨助五百圆。于是竭力经营，陶瓦庀材，于二十三年正月开工，至今年四月告竣。其楼七间，高五丈六尺，楼之两旁，盖平房各五间，以备阅经之人安宿。已往北平请经，于经未回之先，命光作创建经楼碑记。因将建寺之原由，与大藏之要义，并其函卷，撮略书之，俾后之来哲，咸委悉焉。伏愿国基巩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檀信蒙福，僧众安和，兵革永息，雨旸时若。

大慈老人塔院重修记

(民十九年)

旷观古今出格英贤，轶群硕彦，在家则立大功，建大业，致君泽民，仪型后世，出家则彻悟自心，深入经藏，导利人天，续佛慧命者，皆其祖妣父母之懿德所感。否则何由生此超群拔萃，翼被一切之贤子孙哉。人徒见玉林国师，道德高迈，悟证渊深。上感九重，下化四众。佛心祖印，大法昭布人寰。生荣死哀，懿范遗留后世。而不知皆由其祖，与其父母，敦伦尽分，利济人物，笃信佛法，自行化他中来。按师俗姓杨，为延陵望族，代有显人。父讳芳，年逾三十，尚无子。族人杨兴，为土豪诬陷，将致之死。其祖命其父往庭昭雪，官遂释杨兴而笞土豪，土豪衔之。未几，邑中摘奸，上直指。土豪夤缘，窜其祖名于籍，直指颇严酷，急速。其叔与其父争代，其父不许，乃自去。直指深恶代者，辄以非刑毙之。是日连毙数人，次及其父，乃大呼曰，吾代吾父者也。直指闻之，大感动，详讯，知其诬而释之。是年四月，即生师，乃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岁也。生时，其母缪氏，梦观音抱一童授之而生。又其

父母，常以自所受用，减刻之以买放物命。其父母之孝友仁慈，为何如也。次年，其父皈依莲池大师，法名广馥。为师亦求皈依，法名大潜。至师十二岁，其父将谢世，于莲池像前，求高僧代为剃发说戒，过半月即逝。十九岁，礼磬山出家。未二年，即得大彻，磬山颇器重之。预谕为其母剃发说戒，取法名为通光。师二十二岁，磬山示寂报恩，师心丧侍龕，兼摄院事。次年，缁素请继席，百废具举，宗风大振。师二十九岁，遵磬山遗命，代磬山为其母剃发说戒，乃迎归报恩，建草堂以终养，称为大慈老人。专修净业，兼事参究，遂得大悟。越十一年，师年四十岁，即清顺治十年，大慈老人示寂，寿七十一。师于龕前，席地跏趺七日夜，不沾粒米。一侍者立师侧七日夜，至足膝黄水长流，不暂去。报恩大众，见师哀毁过礼，欲激令饮食，遂封锅闭厨。师闻，即啜粥，令开锅。师已出家，尚如此哀毁，世间孝子，亦不过是。而令亲悟道，了脱生死，世间孝子，其孰能之。师念父师母师之恩，思得一适宜地所，为之安葬，以报生育启迪之深恩。于敌山得一地，迁其父棺葬之。至顺治十五年，道风上闻，十二月，天使赉诏至，祈即晋京，师以将欲

建塔葬母辞。诏书云，待见师问道已，即送师还山葬母，决不久留。次年三月，至京见上，上待以师礼，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至四月辞阙南还，得虞山藏海寺后地，为大慈老人建塔，因开法藏海，命弟子德岩绍，为住持。是藏海法源，由大慈老人而启，为法嗣者，宜所关心。当时建筑，丰简适宜。后以年久，复加兵荒，遂空存一塔，俱成荒丘。今退居戒公，远体国师孝思，特为修葺，树其坊表，围以垣墙，墓碣亦加饰新，石路砌十余丈，栽植树木，以为荫护。俾后之来者，知为得道高尼，玉林国师母师大慈老人之塔院。由此而起景仰心，各各敦伦尽分，利济人物，笃信佛法，自行化他，以期生福德智慧之子。穷则独善，而表率乎一乡一邑。达则兼善，以利济乎四海九州也，是为记。又光初出家，见南北朝山禅和，聚谈玉林国师事者，辄心鄙其人。谓此等僧人，不唯不知佛菩萨之心相，并不知世间圣贤之心相。徒以市井无赖之知见，妄造谣言，以诬蔑古德，罪当何极。后阅国师年谱，则彼等所说者，一句也无。而年谱所载者，彼等一句亦未闻见。以是知流俗所说，不足取信。所愿明理之君子，勿以彼等所说为实事，而因之藐视古德，轻

蔑佛法，则自可深植善根，大沐法泽矣。

五台山碧山寺由广济茅篷接法成就永为十方常住碑记

(民十八年)

窃以具缚凡夫，以迷染为受生之本。法身大士，以悲智为应化之源。故我文殊师利菩萨，道证两足，德超十地，久成正觉，安住寂光。由悲愿宏深，故不动真际，现身尘刹，于此世界，示作菩萨，以大智力，辅弼释迦。其应化之迹，在清凉山，华严经中，预为宣说，以故大法东来，随即开山。自兹厥后，代有高人，宏扬法化，利益群萌，由汉迄今，相续不绝。至明成化间，有孤月净澄禅师者，禅净各臻其极，道声因之大振。代王成炼，事以师礼，建寺于华严谷，以供奉焉。请敕赐额曰碧山普济禅寺，法道大兴，宗风丕振。清初，蕴证如壁禅师，住持此寺，久为王臣所尊敬，于康熙初，改寺额为护国焉。降及清季，哲人云亡，颇形凋敝。于光绪三十二年，乘参，恒修二师，来山朝台，见各台顶，只有石室，绝无僧居。凡朝台者，渴不得饮，饥不得食，倦无歇处。遂发大心，于北台顶，修一茅篷，名为广济，专为朝台者，作一歇息饮食之所，随力结缘，以

利一切中外缁素。民国纪元之后，碧山寺僧，无可支持，田产典质殆尽。乘参，恒修，果定，入碧山寺籍，称为东房。乘参更名昌乘，恒修更名昌恒，果定更名隆果，所谓接法成就也。由是尽力募化，维持道场，建设茅篷，接待十方僧众，竭力供养。从是以来，春则打念佛七，夏则讲经，秋冬则坐香打静七，以尽己分，而祝国民。添修禅堂寮舍，拟恢复旧制，永续祖灯。七年，募资赎回东西两院屋地。九年，赎回光明寺村莜麦租四十石，以供僧众道粮。九，十两年，乘参，恒修二师，相继圆寂。嗣法门人果定，遵遗命，勉力维持。蒙诸大护法，诸山长老，赞襄之力，添修寮舍三十余间。印补藏经，栽种树木。修筑水渠，由光明寺村，直灌碧山寺内。修河道石坝，以防冲湮而坏禾稼。南北诸山，诸大居士，以碧山寺既为十方常住，理应大家赞成，呈文政府，出示立案，以期永久无替。公推马冀平，汪大燮为代表。谛闲法师，并上海佛教维持会程雪楼等，函祈山西阎督办维持。于是总参议长赵君戴文，委山西佛教会会长力宏和尚，同会员等，于十六年五月来山。邀本山僧正副会长，区长，商会会长，十大诸山，僧俗名流。公议碧山寺负债甚钜，

后起无人，由东房广济茅篷，代还债洋一万七千七百零五圆。碧山所有殿房田地，永远成立十方常住。不许再收徒弟，以免丧祖德而辱佛门。于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当同大众，还清隆福所欠外债洋一万七千七百零五圆。隆福前所押出红契约据，一并收回守存。山西省佛教会，代为呈请省政府，县政府，备案出示，俾众周知碧山寺永为十方常住，从兹专心办道，修持净业。将见狮子窟中，了无异兽，梅檀林里，永绝伊兰。勉继孤月禅师之道，用慰文殊大士之心。则一切缁素赞襄成全之一番苦心，不为虚设矣。凡住此者，各宜勉旃。

灵岩山寺下院放生池附设放生会缘起碑记

（民二十五年）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民之大本曰善。生则植物动物并育，善则仁民爱物齐行。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若不令民物得所，将何以仰副天心。欲常祈天眷垂怜，当急以仁爱是务。能如是，则雨暘时若，谷麦丰登，人民安乐，天下太平矣。即以个人论，亦得业消智朗，障尽福崇，生入圣贤之域，没登极乐之邦。苏州虎啸桥放生池园，原由苏州济生分会所创办。于

民国二十四年，送与灵岩山寺作下院。监院妙真师，以承此厚赐，尤须进行放生之事，以期当地仁人，及见闻者，咸体放生之意，因之戒杀护生，俾鸟兽鱼鳖咸若。庶民胞物与之说，不成空谈，而仁民爱物之风，日益发展矣。于是与前在济生会诸居士，杨君达淦，袁君孝谷，曹君崧乔等，及此次发起人真达和尚，慧常居士，诸缁素，组织一放生会。凡入会者，各宜戒杀茹素，以身作则。而人之好善，孰不如我，相观而善，其效甚大。如不能顿断，亦当渐减，减至于极，则杀业永息。若一人一生不杀，则所活生命无算，况由一人以至十百千万人，则成不放之普放常放乎。近来杀劫弥漫，匪兵一至，人民悉遭涂炭。彼此素不相识，或一见即杀，或拷打炮烙，逼索钱财。约现生论，实为横罹其祸。然果必有因，因必招果。试思世人为口腹故，杀害生命，种种惨酷，谁能忍受。由习惯故，不但不生怜悯，而且反发欢乐，以致循环报复，成此劫运。诸佛菩萨，为救杀劫，现身异类，亦受人杀。既杀之后，见诸异相，方知佛现，因各戒杀。光于民二十年，为贵池刘公鲁，跋猪齿曰佛记赞。文曰，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由迷背故，遂失其正。起贪瞋痴，造

杀盗淫，食他之肉，资己之身。杀业既结，历劫互戕，如来愍之，为作慈航。大启慈训，人犹不信，特示形仪，以期随顺。蛤蜊蚌壳，牛腰羊蹄，猪齿鳖腹，均有佛栖。有宋职氏，杀猪弃首，犬守四日，不敢下口。逐犬析骨，齿臼现佛，绀目螺发，俨然大觉。未杀之前，均谓是畜，已杀之后，方知是佛。是知杀生，不殊杀佛，即非佛现，亦未来佛。杀而食之，罪逾海岳，急宜痛戒，庶可解脱。晁氏兄弟，为文为赞，义理渊深，文词璀璨。天池书写，诸公题跋，永用警策，启牖后觉。既明此义，孰敢行杀。争地争城，遂息倾轧。贵池刘公，笃信佛法，保存徐书，题跋充洽。令嗣公鲁，持以相示，敬书数语，藉表我志。愿见闻者，吃素戒杀，定可现生，归极乐刹。此跋文虽粗浅，颇可观感，敬录原文，以期息灭嗜杀食肉之痴心，发起戒杀茹素之善念。佛菩萨现身异类，弭世杀劫，散见群书，阅观音本迹颂，物类现相，可知梗概。以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故不忍互相残杀，永沉恶道，乃为此种种惊人视听之示现，可不深长思乎。

灵岩山寺启建四众普同塔碑记

(民二十七年)

人生世间，直同幻化，纵寿百年，亦弹指顷。其生也随夙因而来，其死也随现因而去。虽具常住不变，寂照圆融之佛性，由迷而未悟，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起惑造业，轮回六道，岂不大可哀哉。如来愍之，于其生时，令修净行，期其返迷归悟，返妄归真，以复本具之佛性。于其死后，焚化尸体，为示六尘无体，五蕴皆空，亲证常住之妙心耳。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投诸江河，以喂鱼鳖也。二，火焚，火焚其尸，冀破我执也。三，土埋，穴土掩藏，俾无暴露也。吾国皆主土埋，然沧桑互变，地路屡更，掘墓暴骨，极为惨伤。四，施林，置之林间，俾鸟兽食也。今外蒙古，置之旷野，以饲鸟兽。自佛法东来，僧皆火化。而唐宋崇信佛法之高人达士，每用此法。以佛法重神识，唯恐耽著身躯，不得解脱。焚之，则知此不是我，而不复耽著。又为诵经念佛，期证法身。儒教重形迹，其神识之升降，绝不致意，而厚其棺槨，以冀常不变坏。现今全国开通火汽车路，掘出之无主骨骸，不胜其多，惨不忍视。

智识高者，皆欲改革葬法。常州天宁寺，有四众普同塔，系开一大穴，中作四隔，于上塔四面，各开洞户。凡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各骨袋投诸穴中。去春，灵岩寺造此塔，仿其法而变通之，作普通，特别两种。普通者，其塔下开四穴，上竖四塔，是何众骨，由何众塔背洞口，将骨袋投入。特别者，上建西方三圣佛龕，后作小龕，供入塔者牌位。下用水泥作地室，分东西两序。每序四弄，每弄对面两向，每向六格，每格若干号，共计一千三百九十九号。龕室分为四部，一比丘，二比丘尼，三优婆塞，四优婆夷。化者之骨，装瓷坛中，由佛龕下入室安置。若预先纳费报名，订安某格某号者，无论何时入塔，皆依所订而安。否则先入者在前，次入者在后。上盖五间大屋，正中三间佛龕，下即特别制塔。龕后东西四塔，即普通制塔。两边二间，为香灯，司水，及年老不能随众者所住。长年专一念佛，俾亡者常闻佛号，莲品高升。存者痛念无常，急求往生。冥阳两利，同沐契理契机之深恩。见闻发心，共修心作心是之妙道。庶博地凡夫，仗佛力而超凡入圣。既预海会，即此生而断惑证真。实了生死之最胜因缘，亦寿终后之极善归宿也。

颂曰。净土大法门，十方佛共赞。存亡勤修持，速得登觉岸。

周紫珊居士生西记

居士，讳毓英，号紫珊，江西吉安钜商周扶九先生之长孙。幼失怙恃，由祖母谭太夫人抚育成人。赋性聪慧，好学敏求。仁慈和蔼，虚怀若谷。生长富贵之家，毫无骄奢习气。居官为政，全以忠实从事，慈爱为怀。即同寅亲友，以至婢仆，或有违逆，从未现一怒相，出一粗言。总是和颜悦色，逆来顺受。迨致仕归隐，杜门养晦，偶阅内典，即知佛法为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之根本。福利社会，普度众生，胥赖乎是。故即皈依观宗谛闲老法师，承命法名曰智藏。从此长斋念佛，戒杀护生。宽厚待人，淡泊自奉。亲友告贷，不厌频繁。一切善举，慷慨助成。济人饥寒，率为常事。所行世善，悉以大菩提心为之回向，同作往生西方之增上胜缘。复观人心险恶，时事日非，为善益力，欣厌愈深。遂于民国二十一年，岁次壬申，正值知命之年，四月初八，适逢释迦文佛圣诞良辰，早七时，稍示微疾，觉腰背疼痛，令人微微轻拍，以求庆快。自己盘膝跏趺，向西端

坐，专心称念阿弥陀佛，声音清亮，遂溘然长逝。拍背之人，以良久寂尔无声，乃探其鼻息，方知已经舍此报身，往生西方矣。其时异香满室，五日始散。如斯瑞相，可谓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其为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毫无疑义。噫，当此劫浊，苦不堪言，居士临终，方示微疾，于指顾间，即便坐脱，大可以为受苦不堪者作一标榜。吴南浦居士，以事实见示，因取其要者记之。

常熟莲华庵放生池碑记

（民二十三年）

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此儒者民物一视之素志也。严禁伤胎破卵，必使鸟兽鱼鳖咸若，此圣王胜残去杀之德政也。良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民物之大苦曰杀。胜残去杀，须由小而至大。仁民爱物，必自易而至难。倘不推本于涵养仁恕，必至舍小取大，舍易取难。日行残杀，而妄冀仁民爱物，则徒成空谈，决难实行其事矣。何以言之。小儿平民，皆能实行爱物之事。行之既久，满腔仁慈。日后得位行政，便可大庇群黎。即隐居一乡，亦可以身率物，移风

易俗。如是则仁民之道，自爱物培植而来者，方可周遍圆满而无弊。不由爱物来者，于现生似无所憾，于将来大有可虞。以既种残杀物类之因，难免循环报复之果。愿仁民者，当慎思焉。放生一事，原为启发现未人之善心，以期戒杀茹素，普令含识各得其所，各尽天年。近之则息杀因，远之则灭杀果。小之则全吾心之纯仁，大之则弭世界之杀劫。且勿以为不急之务，而漠然置之也。莲华庵者，四周皆水，中涌一洲，筑庵其上，供奉西方三圣。敦请戒德僧人为之住持。境地清幽，红尘不到。修持严密，戒德远闻。庵前河中，以栅隔断，作放生池。自明以来，为时久远。现有邑绅瞿良士，庞德超者，极欲整顿，兼欲发挥放生之义致与利益，祈余为文以告来哲。窃谓放生原为提倡戒杀吃素，人若毕生吃素，则成不放之大放矣。今将黄山谷居士戒食肉诗录之，以期大家于食肉时，一再思之，必有不忍食与不敢食之心，勃然而兴。诗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本是一种性，只为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需，莫教阎君断，自揣应何如。有味哉，斯诗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仁民爱物成始成终之大经大法，固不须更为详

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深义也。愿见闻者，咸深思之。

灵岩山寺重修弥勒楼阁功德碑记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季夏）

弥勒者，当来下生娑婆世界之教主也。楼阁者，善财南参时，弥勒所住之屋宇也。重屋名楼，岑楼名阁。此之楼阁，胜妙无比，凡夫，二乘，权位菩萨，皆不能见。乃弥勒无量劫来，上求下化，胜妙功德所感之报境也。善财既参德生，有德二善知识已。又令往南方海岸国，大庄严园，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请教弥勒菩萨。彼菩萨必能为汝说究竟契理契机妙法，令汝得大利益。于是善财极力对治烦恼习气，极力修持戒定慧道。至海岸毗卢遮那大楼阁前，五体投地，愿见弥勒，说偈赞叹。乃见弥勒从别处来。善财顶礼，弥勒为同来大众，赞叹善财，为真佛子，真法器。又为善财说菩提心种种功德，以培成佛之基。令入大楼阁中，周遍观察，则能了知学菩萨行。学已，成就无量功德。善财白言，唯愿大圣，开楼阁门，令我得入。弥勒弹指出声，其门即开，令善财入，入已还闭。见其楼阁，广博无量，同于虚空。地

及宫殿，一切供具，皆以无量众宝而共合成。又见其中，有无量百千诸妙楼阁，一一广博严丽，皆同虚空，不相障碍，亦无杂乱。于一处中，见一切处。一切处中，悉如是见。尔时善财普申礼敬，才始稽首，自见其身，遍在一切诸楼阁中，普礼一切诸佛法僧，具见种种不可思议自在境界。所谓或见弥勒初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亲何知识，所证何三昧。以至亲证法身，于十方法界，经佛刹微尘数劫，现三乘六道等身，以行教化，一一圆见。并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以至成佛度生，及与涅槃，法住久近，亦各圆见。善财在楼阁中，上求下化，经佛刹微尘数劫，精勤修持种种妙行，而不疲倦，一心直趣无上菩提。时弥勒菩萨，即摄神力，入楼阁中，弹指作声，告善财言，善男子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萨知诸法智，因缘聚集所现之相。如是自性，如幻如梦。是知此大楼阁，即法界藏。凡法界中所有诸微妙事，此楼阁中，无不圆见。所谓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土，自他不隔于毫端。非弥勒神通道力，善财竭诚尽敬，何克臻此。近世诸方，无不以弥勒像，供于前殿。不称弥勒殿，乃名天王殿，直是以弥勒为天王之寄客，甚失尊敬

之义。灵岩修前殿，因与监院妙真大师，说其所以。又节录华严经善财参弥勒章，以示弥勒德超十地，道证等觉，慈济众生，非佛莫知，因名其殿为弥勒楼阁。以期后之入者，皆同善财，或于现生，或于来世，各得亲证楼阁中道，以慰弥勒时时示时人之大慈悲心。又诸方所供之弥勒像，乃唐季弥勒示现之布袋和尚像。今既知是弥勒示现，固宜供微妙庄严之本像。以现处兜率天，故戴五佛冠为标识。略叙缘起，以告来哲，知我罪我，所不计也。修殿始终，檀信功德，另碑详录，此不备述。

附录：化痰止咳丸方

【制法】用荆芥 桔梗 紫菀 百部 白前 陈皮 桑白皮 甘草 各一两 均生研极细末 另加生萝卜子二两研 再用枇杷叶一两煎汤 挤滤萝卜子得汁 再加生萝卜汁二两 和萝卜子汁为丸 加上百炼蜜二三两更好 每丸重二钱五分

【服法】用开水化服 每次一丸 小儿减半 每日早起空肚 及晚间临睡 各一次

此方原出医学心悟，验方新编载之，漏去陈

皮，甘草。且各经炒制，服之嫌燥。今加桑白皮，又用枇杷叶，萝卜子，萝卜汁，合为丸。各药生研。从此用无不效，风寒痰热皆宜。聂云台识。

余偶伤风咳嗽，在云台居士处，取得十余丸，服数丸而愈。所余，及向三乐社再取，转送与人，均称灵效。特附方于此，愿阅者按方配制，方便利人，功德无量。德森再识。

颂 赞（附偈）

佛宝赞

佛宝赞无穷，尘劫前证大雄。常住寂光悲心隆，垂迹度群蒙。为说机理双契法，震发九界瞶聋。灵山一会愿常逢，受记振宗风。

法宝赞

法宝实难量，空有体用圆彰。一尘不立万德昌，无住心生光。真俗互存互泯处，若何始能赞扬。证到得无所得方，堪称法中王。

僧宝赞

僧宝不可思，本迹凡圣难知。文殊曾为七佛师，示作寒山痴。凡僧力修戒定慧，担荷如来菩提。由此凡圣二洪仪，法道永传持。

药师佛像赞

十二大愿德难量，称名即得脱苦缠。
待到业尽情空后，东西原是一觉场。

药师佛偈

药师如来琉璃光，誓愿宏深世莫量。
显令生善集福庆，密使灭恶消祸殃。
拔苦必期二死尽，与乐直教万德彰。
法界圣凡同归命，蒙恩速得证真常。

阿弥陀佛像赞

四十八愿度众生，逆恶归心也来迎。
非是混滥无简择，怜彼是佛尚未成。

阿弥陀经塔赞

宝塔巍巍耸太空，无边法藏悉包融。
极乐庄严全显现，弥陀光寿总形容。
六方诸佛常赞叹，九界众生尽朝宗。
归根结顶高深处，只在洪名一句中。

西方三圣像赞

三圣各已证无心，无心遍应有心人。
普引众生归极乐，身心了无起止痕。

多宝塔赞

多宝如来，为满宿愿。显实已竟塔涌现，显本为洪范。普令闻见，悉得登彼岸。

观世音菩萨像赞

遍尘刹国悉现身，尤怜娑婆世界人。
不到众生皆成佛，莫息寻声救苦心。

观世音菩萨偈赞

观音誓愿妙难思，赴感应机不失时。
救苦寻声磁吸铁，现身说法月印池。
尘刹国中咸事济，娑婆界内更垂慈。
深恩穷劫莫能赞，冀愍群萌普护持。

观世音誓愿深，度生悉出苦轮。兴慈运悲遍刹尘，一一摄入普门。三十二应示现今，毕竟令证佛心。常念恭敬观世音，灾消吉庆临。

观音七回向偈

愿此持诵胜功德，即蒙大士垂加被。
消除自他宿现业，增长我人胜善根。
永劫恒存大士心，遍界常行大士事。

尽未来际作饶益，普令有情无祸害。
愿以此功德，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及与饥馑等，
咸皆尽灭除，世界永升平。
风雨常调顺，人民悉安宁，
法界诸含识，同证无上道。

庆祝观音偈

端坐普陀常入禅，众生有叩遍垂怜。
欲知感应玄妙义，请看一月印万川。

改正俗传观音偈赞

观音菩萨德最优，正法明佛久证修。
浩浩宏恩被沙界，巍巍金佛立冠头。
瓶中甘露涤沉垢，掌上祥光灭隐忧。
遍尘刹感尘刹应，一月万川印现周。

大势至菩萨像赞

如子忆母勤念佛，都摄六根耳听著。
若依大士此开示，因心各得契果觉。

大势至菩萨偈赞

势至菩萨德无疆，辅弼弥陀作慈航。
救苦直同观自在，导西不异普贤王。
修因遍用根尘识，证果俱获圆通常。
摄念佛人归净土，此恩永劫莫能忘。

大势至利生深，专主念佛法门。如子忆母忆
世尊，直下即蒙恩。因心果觉两相契，立刻返本
还源。都摄六根妙难论，愿遍界流存。

地藏菩萨像赞

猗欤大士，誓愿宏深。愍念众生，长劫沉沦。
悲运同体，慈起无缘。常处地狱，冀解倒悬。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成佛无期。
由此因缘，诸佛赞叹。况彼六道，能不悲恋。
虚空有尽，誓愿无穷。欲报深恩，特印尊经。
愿见闻者，同生净信。展转流通，利益无尽。

地藏菩萨偈赞

大士誓愿不可测，运悲周遍尘刹国。
众生尽后誓方休，地狱空时愿始息。
受化多成无上道，自身犹示声闻迹。

只缘生佛性唯一，欲令同获究竟即（天台智者以六即释佛。一理即佛，二名字即佛，三观行即佛，四相似即佛，五分证即佛，六究竟即佛）。

地藏大慈悲，誓愿永无了期。所化成佛数难思，犹秉声闻仪。直待狱空生度尽，方肯示证菩提。恳祈冥显施恩资，海会预莲池。

弥勒菩萨偈赞

慈无能胜补处尊，常居兜率演圆音。
现身尘刹有谁识，融心法界许彼亲。
袋中宝藏全倾出，笑颜等付者个人。
愿偕弥陀垂接引，好令三会证一真。

文殊师利菩萨偈赞

文殊菩萨德难量，久成龙种上法王。
因怜众生迷自性，特辅释迦振玄纲。
为七佛师体莫测，作菩萨母用无方。
常住寂光应众感，万川一月影咸彰（龙种上佛，乃文殊过去劫中成佛之名，出首楞严三昧经。龙种上尊王，另是一佛，须知）。

文殊辅法王，智慧非佛莫量。圆顿教中振玄纲，妙义彻底彰。闻者直下亡情见，达本菩提道

场。愿如善财沐恩光，究竟证真常。

普贤菩萨偈赞

菩萨慈悲不可陈，圣凡悉使证圆因。

一心不住超诸位，十愿导归继能仁。

三乘咸令契果觉，群萌速得脱烦尘。

恪遵大士清明诲，决定即生达本真。

普贤行愿深，劝发菩提大心。三贤十地诸圣伦，令见弥陀尊。十大愿王若遵循，利益非佛莫陈。果觉因心相符泯，证清净法身。

智积菩萨像赞

久侍多宝佛，来礼释迦尊。遍游尘刹佛国土，偏怜娑婆世界人。画像显通，助阐梁朝之佛化。现僧医病，大启唐相之信心。殿踞塔阴，登者即入如来之秘藏。井开山顶，饮者咸通般若之玄津。趺坐欲起，示行向上一路。拄杖卓竖，直指不二法门。虽非灵岩传心之嫡祖，实为苦海度生之嘉宾。

智积菩萨赞

（民二十三年）

缅维菩萨，悲智洪深。下方常侍多宝尊，示迹遍刹尘。画像现身，灵岩道长存。

净土宗祖堂赞

（民二十七年）

净土一宗，肇自普贤。震旦远公续法源，中外广流传。遍令圣凡，现生证涅槃。

远公大师像赞

（民二十四年）

缅维远公，乘愿再来。创立莲宗，畅佛本怀。俾诸凡夫，忆念佛名。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已断惑者，即证无生。证无生者，速圆佛乘。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感应道交，利益甚深。未见涅槃，即宣常住。未见行愿，普导西去。其所立法，暗与经合。护法菩萨，表自大觉。罗什举经，深加赞叹。西僧景仰，心香辄献。千余年来，不闻圆音。幸有遗教，尚可遵循。伏愿我公，又复示生。普引群伦，同登五清。

印公遗文，模公道貌。庶几来哲，是则是效。

莲宗十二祖赞颂

晋初祖庐山东林慧远大师

以特别法，永为世范。意旨暗合于行愿，中外流通遍。普令庸彦，大事即生办。

肇启莲宗福震旦，畅佛本怀垂方便。

圆音一阐士归庐，大法将弘神运殿。

一切法门从此流，一切行门从此办。

致令各宗尽朝宗，万川赴海依行愿。

唐二祖长安光明善导大师

师当唐初，各宗盛行。提倡净土愜群情，佛力谁与京。若肯投诚，西方定往生。

世传师是弥陀现，提倡念佛义周贍。

切诫学者须撝谦，兼使极力生欣厌。

解宜遍通一切法，行择机理双契幹。

念佛出光励会众，所说当作佛说看。

唐三祖南岳般舟承远大师

羸形垢面，侍弥陀傍。法照神游得观光，佛示其名坊。往嗣门墙，心法永传扬。

般舟苦行世难堪，绝粮泥土作所餐。
常将经要佛名号，遍书涂巷岩石间。
念佛佛教特别法，来学以此令心安。
天子闻名南向礼，故得道风四海传。

唐四祖五台竹林法照大师

缅维四祖，懿德堪钦。乐邦得师佛指陈，文殊示宿因。普令群伦，即生达本真。

衡州钵中见圣境，台山一一悉亲造。
净土得睹承远师，竹林恭承文殊教。
并州佛声达宫闱，代宗遣使优旨诏。
念佛之妙究如何，能令速成菩提道。

唐五祖新定乌龙少康大师

忌谈世谛，七岁不言。出言即便惊人天，广结净土缘。小儿为钱，各种九品莲。

七岁绝未发一言，发言即称世尊号。
一见善导西方文，方知净土堪倚靠。
钱诱小儿念弥陀，未久道路佛声噪。
念佛佛像从口出，有谁闻见不依教。

宋六祖杭州永明延寿大师

法华一部，佛事百八。四重料拣利愚黠，万善作警察。普期超拔，往生极乐刹。

视诸众生皆是佛，只顾救生忘国宪。

赴市心乐颜不变，蒙赦得遂出家愿。

日课佛事百八件，法华一部佛十万。

若非大权示世间，法幢谁能如是建。

宋七祖杭州昭庆省常大师

道慕庐山，追踪莲社。刺血特将净行写，首辅归座下。百廿大雅，愿生效龙马（龙树，马鸣）。

慕庐山风立净社，爰因后世实行寡。

百四一愿随事发，人各寝馈菩提者。

首辅王旦既归依，公卿百廿受陶冶。

阎浮虽则赞皇猷，何若乐邦得佛嘏（音假，福也）。

明八祖杭州云栖株宏大师

初住云栖，即灭虎患。旱请念佛雨慰盼，村民咸感叹。庀材开办，道场重兴建。

幼闻念佛意颇快，末诫门徒莫捏怪。

行为世则言世法，注重净土及规戒。
砥柱狂澜契理机，阐明佛心祛蜂蛰。
普令具缚诸凡夫，仗佛慈力登莲界。

清九祖北天目灵峰智旭大师

幼即信佛，随母礼诵。入塾宗宋遂放纵，读
竹窗自讼。力弘大乘，冀同出陷阱。
宗乘教义两融通，所悟与佛无异同。
惑业未断犹坯器，经雨则化弃前功。
由此力修念佛行，决欲现生出樊笼。
苦口切劝学道者，生西方可继大雄。

清十祖虞山普仁行策大师

阐扬净土，恳切少俦。以深信愿竭诚修，心
佛两相投。万念俱休，决定出苦邱。
憨山宿愿尚未酬，故复示生作截流。
呵斥修人天福者，直是阐提旃陀俦。
佛我心性原不异，佛是已成我未修。
欲得心佛两无差，当向忆佛念佛求。

清十一祖杭州梵天实贤大师

四十八愿，仰效弥陀。百八首诗胜楚歌，闻

者厌娑婆。振起蹉跎，证波罗蜜多。

深入经藏难亲证，彻悟心源力弘净。

欲使世人知所以，作文作诗示佛令。

发菩提心为前导，真信愿行为后劲。

若能具此殊胜法，即生超凡而入圣。

清十二祖红螺资福际醒大师（即彻悟大师）

遍通经史，冀为世导。一病方知不可靠，研穷各宗奥。均难证到，专主净土教。

示众法语利益多，念佛伽陀悉包罗。

全真成妄只此心，全妄成真亦非他。

不变随缘宜随净，随缘不变莫随讹。

人若依此义修持，光寿当同阿弥陀。

彻悟禅师像赞

（民二十三年）

儒门之俊杰，佛家之魁雄，禅窟之巨狮，教海之神龙。研习慈贤而宏台教，住持禅刹而扇莲风。只期契机契理，不计门庭异同。发明作佛是佛之义，揭破执理废事之蒙。当此邪说横流之恶世，微公则何所适从。

达磨祖师像赞

特地西来传佛心，东土原多大乘根。
自从只履西归后，儿孙遍界振玄音。

济公禅师像赞

为启众生真正信，故显种种大神通。
不藉疯颠掩众目，何能常住振瞶聋。

南屏宗乘颂

醉菩提，菩提醉，无智之人莫逐队。
若是错认定盘星，万劫泥犁常沉坠。
愿学者，善简择，顺心逆迹最上策。
尚无真正择法眼，决定有损而无益。

贵池刘公鲁猪齿白佛记赞

（民二十年）

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由迷背故，遂失其正。
起贪瞋痴，造杀盗淫。食他之肉，资己之身。
杀业既结，历劫互戕。如来愍之，为作慈航。
大启慈训，人犹不信。特示形仪，以期随顺。
蛤蜊蚌壳，牛腰羊蹄。猪齿鳖腹，均有佛栖。

有宋职氏，杀猪弃首。犬守四日，不敢下口。
逐犬析骨，齿臼现佛。紺目螺发，俨然大觉。
未杀之前，均谓是畜。既杀之后，方知是佛。
是知杀生，不殊杀佛。即非佛现，亦未来佛。
杀而食之，罪逾海岳。急宜痛戒，庶可解脱。
晁氏兄弟，为文为赞。义理渊深，文词璀璨。
天池书写，诸公题跋。永用警策，启牖后觉。
既明此义，孰敢行杀。争地争城，遂息倾轧。
贵池刘公，笃信佛法。保存徐书，题跋充洽。
令嗣公鲁，持以相示。敬书数语，藉表我志。
愿见闻者，吃素戒杀。定可现生，归极乐刹。

念诚大德像赞

念公大德，冀复灵岩。劫后只身栖塔间，值
彭公游山。许查寺田，渐致成名蓝。

上海慈幼院新屋落成颂

济济孤儿，头角峥嵘。若不救济，将无由生。
既得教育，正器必成。或为工商，或读或耕。
为贤为善，嘉会其亨。恪守道义，虽贱亦荣。
何况不少，出格俊英。是知慈幼，利益深宏。
子舆之言，实具深思。惟愿仁人，同怀慈悲。

院屋虽成，常需不资。各为输将，以助成之。
幼人之幼，己幼必奇。贤善相继，为世型仪。
利人自利，因果如斯。勿或不信，佛语不欺。

净土法门殊胜颂

（唯其法门殊胜故，智宜女士得往生）

净土法门，有教无类。凡圣智愚，等蒙摄受。
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唯此一法，全仗佛力。
佛力自力，天渊悬隔。信愿忆念，定生佛国。
尽人信念，尽人往生。佛有誓愿，现有仪型。
智宜女士，念佛心切。念未数年，竟蒙佛接。
愿见闻者，各事修持。预莲池会，何乐如之。

徐蔚如居士西归颂

猗欤徐君，宿具慧根。孝友仁慈，尽分敦伦。
恪遵祖训，笃信佛法。修念佛行，冀生净刹。
中年力任，刊刻藏典。续佛慧命，资密及显。
时局不靖，弥切欣厌。乘愿西归，大事克办。
蒙佛授记，即回娑婆。普引含识，同觐弥陀。

沙公雪舫懿德颂

（民二十二年）

懿哉沙叟，宿根甚深。孝友仁慈，一乡同钦。
年登八十，始修净土。圆发三心，期生上品。
心具心造，心作心是。行解双融，理事一致。
故得临终，安然而逝。顶暖容光，用示实诣。

屈子建居士西归颂

（民二十年）

佛心众生心，本体原无二。由迷悟因缘，非
异而成异。倘肯背尘劳，兼持佛圣号。一得生西
方，觉岸当亲到。懿哉子建翁，宿根深复深。世
善家托质，忠恕以居心。好义而轻财，亲疏等周
瞻。更有出格处，专以佛为念。净业已成熟，预
知某时去。眷属咸一心，念佛以相助。故得承佛
力，往生极乐国。遗相愈光华，人各称奇特。末
世诸行人，欲出生死阱。唯念佛一法，现生可入
圣。撮举其大略，永贻诸后昆。冀悉追先德，覲
弥陀世尊。

张冕堂居士懿行颂

（民二十年）

猗欤冕堂公，乘愿而示生。当此弥天劫，海陆遍虎鲸。人民遭吞噬，发心为肃清。因兹入军界，以德训众兵。仁义为战具，因果作干城。凡所驻扎处，来苏腾颂声。除暴安良善，宏法度有情。魔外既摧伏，佛日得照明。厌武从文职，宓琴得常鸣。政简多闲暇，念佛有定程。指爪画三圣，精妙莫与京。凡有见闻者，心向极乐倾。作佛心是佛，观经义深宏。世出世间事，一本于至诚。普愿各界人，闻风俱兴行。庶几从此后，天下常太平。

周母徐老太太懿行颂

（民二十年）

猗欤周母，宿有慧根。事亲抚弟，誉著乡村。来归于周，相夫以仁。改革先业，慈德莫伦。持家教子，经商善举。凡所筹画，悉合情理。心存利济，财法并施。振恤开导，无微不至。一生所积，收据盈筐。儒符大同，释契四摄。二妃三太，高风未泯。爰书大略，貽范后人。

张珊贞烈女颂

天地之正气，人当大展施。男女虽有异，此理固无差。以同具佛性，即所谓秉彝。但得善扩充，作圣由此基。堪嗟近世人，欲以夏为夷。男女之范围，尽力弃靡遗。恋爱称高尚，贞节谓瑕疵。直欲举世人，与禽兽齐驰。伟哉张珊贞，矢志莫移。既不蒙母谅，以翦而自戕。虽是农家女，足为闺阃仪。以身辅名教，可云大丈夫。其人虽已逝，贞德无泯期。惜未知佛法，终难出凡篱。果能生信愿，志心念阿弥。必蒙佛接引，往生七宝池。见佛闻妙法，渐进证菩提。尽未来际劫，常为天人师。

婺源程志鹏居士懿行颂

（民二十年）

生今之世，行古之道。为乡邑之仪型，守濂洛之志操。深信佛法，不袭阴奉阳违之愆。愿生莲邦，卒获感应道交之妙。噫，若斯人者，诚中流之砥柱，迷途之善导。爰书大略，为后来告。

齐庾南公暨金夫人百岁冥寿颂

齐公孝友德超群，夫人更能助芳芬。
勿谓平生作商贾，须知通身荷斯文。
斯文诚可风一世，惜未闻法悟心源。
幸有儿孙贤且孝，荐亲期归极乐天。
极乐之乐乐无央，常时亲侍古觉皇。
忍证无生乘悲愿，特来此界作慈航。
慈航泛入苦海中，普令归西而舍东。
自利利他圆满日，当于法界称大雄。

普为现在印送及永远流布文钞者回向颂

（民十六年）

净土法门，是法界藏。机理双契，最为无上。
等觉大圣，逆恶小凡。律教禅密，普遍包涵。
十方诸佛，尽劫宣扬。妙义奇勋，尚难周详。
况我凡庸，偶有发挥。地尘海滴，微乎其微。
自谅陋劣，非佛莫度。亦有同志，唯此是务。
由是故有，种种芜语。聊摭愚诚，岂宏净土。
因诸居士，为利初机。数次刊布，冀有所依。
有叶德广，出资三千。拟作印费，期广流传。
八月长围，陕垣堪悲。围解求救，尽数济饥。

凡有善士，随意捐助。三五千部，尚可凑数。
愿出资人，及读诵者。消除业障，增崇福祉。
家门清吉，身心安康。生入圣域，没往西方。
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
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
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众生，同证菩提。

附录：白矾救命神效方

（白矾又名明矾或名矾石）

凡误食河豚，及其他一切毒物。或因事故逼迫，意欲轻生自尽，吞吃鸦片，砒霜，藤黄，一切能坏人脏腑，令人毙命各毒物，及服错了毒药等。均可用白矾一块，打碎，用开水冲化，再对凉水几碗，只要矾水保存浓厚酸涩性味乃可。即令患者，服此矾水几碗，不到一刻钟，便可将所食毒物，呕吐净尽，即得保全生命。纵使服毒时间过久，多灌矾水入肚，或亦仍可救治。即脏腑已坏，挽救不及，亦无所害。

[按]白矾，性凉，味酸涩，解诸毒，故极对症。霍乱症，亦可以此救治。此由天津冯文符医士，历十余年之经验，百发百中，屡见神效。印单广传，以期普救，实仁人君子之用心。且白矾

随地可买，价又便宜。愿阅者留心，方便救人，功德不可思议。即以此救人功德，回向西方，亦可作增上胜缘。

杂 著

临终三大要

（民十九年）

世间最可惨者，莫甚于死，而且举世之人，无一能幸免者，以故有心欲自利利人者，不可不早为之计虑也。实则死之一字，原是假名，以宿生所感一期之报尽，故舍此身躯，复受别种身躯耳。不知佛法者，直是无法可设，只可任彼随业流转。今既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固当信愿念佛，预备往生资粮，以期免生死轮回之幻苦，证涅槃常住之真乐。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若得重病，势难痊愈者，宜发孝顺慈悲之心，劝彼念佛求生西方，并为助念，俾病者由此死已，即生净土，其为利益，何能名焉。今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据。语虽鄙俚，意本佛经，遇此因缘，悉举行焉。言三要者，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果能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

生脱死，渐渐进修，必至圆成佛果而后已。如此利益，全仗眷属助念之力。能如是行，于父母，则为真孝。于兄弟，姊妹，则为真弟。于儿女，则为真慈。于朋友，于平人，则为真义真惠。以此培自己之净因，启同人之信向，久而久之，何难相习成风乎哉。今为——条陈，庶不至临时无所适从耳。○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者。切劝病人，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如有应交代事，速令交代。交代后，便置之度外，即作我今将随佛往生佛国，世间所有富乐眷属种种尘境，皆为障碍，致受祸害，以故不应生一念系恋之心。须知自己一念真性，本无有死。所言死者，乃舍此身而又受别种之身耳。若不念佛，则随善恶业力，复受生于善恶道中（善道，即人，天。恶道，即畜生，饿鬼，地狱。修罗，则亦名善道，亦名恶道，以彼修因感果，均皆善恶夹杂故也）。若当临命终时，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以此志诚念佛之心，必定感佛大发慈悲，亲垂接引，令得往生。且莫疑我系业力凡夫，何能以少时念佛，便可出离生死，往生西方。当知佛大慈悲，即十恶五逆之极重罪人，临终地狱之相已现，若有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止一声，亦得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此种人念此几句，尚得往生，又何得以业力重，念佛数少，而生疑乎。须知吾人本具真性，与佛无二，但以惑业深重，不得受用。今既归命于佛，如子就父，乃是还我本有家乡，岂是分外之事。又佛昔发愿，若有众生，闻我名号，志心信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以故一切众生，临终发志诚心，念佛求生西方者，无一不垂慈接引也。千万不可怀疑，怀疑即是自误，其祸非小。况离此苦世界，生彼乐世界，是至极快意之事，当生欢喜心。千万不可怕死，怕死则仍不能不死，反致了无生西之分矣。以自心与佛相违反故，佛虽具大慈悲，亦无奈不依佛教之众生何。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如大冶洪炉。吾人多生罪业，如空中片雪。业力凡夫，由念佛故，业便消灭。如片雪近于洪炉，即便了不可得。又况业力既消，所有善根，自然增长殊胜，又何可疑其不得生，与佛不来接引乎。如此委曲宛转开导安慰，病人自可生正信心，此系为病人所开导者。至于自己所应尽孝致诚者，亦唯在此，切不可随顺俗情，求神问医。大命将尽，鬼神医药，岂能令其不死乎。既役情于此种无益之事，则于念佛一事，便纷其诚恳，而莫由感通矣。许多人

于父母临终，不惜资财，请许多医生来看，此名卖孝，欲世人称我于父母为能尽孝。不知其天地鬼神，实鉴其心。故凡于父母丧葬等事，过于张罗者，不有天灾，必有人祸。为人子者，宜注重于亲之神识得所，彼世俗所称颂，固不值明眼人一晒，况极意邀求，以实罹不孝之大咎乎。○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者。前已开导病人，令生正信。然彼病人，心力孱弱，勿道平素绝不念佛之人，不易相继长念，即向来以念佛为事者，至此亦全仗他人相助，方能得力。以故家中眷属，同应发孝顺慈悲之心，为其助念佛号。若病尚未至将终，当分班念。应分三班，每班限定几人。头班出声念，二三班默持。念一点钟，二班接念，头班，三班默持。若有小事，当于默持时办。值班时，断断不可走去。二班念毕，三班接念，终而复始，念一点钟，歇两点钟，纵经昼夜，亦不甚辛苦。须知肯助人净念往生，亦得人助念之报。且莫说是为父母尽孝应如是，即为平人，亦培自己福田，长自己善根，实为自利之道，不徒为人而已。成就一人往生净土，即是成就一众生作佛，此等功德，何可思议。三班相续，佛声不断。病人力能念，则随之小声念，不能念，则摄耳谛听，

心无二念，自可与佛相应矣。念佛声不可太高，高则伤气，难以持久。亦不可太低，以致病人听不明白。不可太快，亦不可太慢。太快则病人不能随，即听亦难明了。太慢则气接不上，亦难得益。须不高不低，不缓不急，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令病者字字句句，入耳经心，斯易得力。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他一切，概不宜用。引磬声清，听之令人心地清净。木鱼声浊，故不宜用于临终助念。又宜念四字佛号。初起时，念几句六字，以后专念阿弥陀佛四字，不念南无，以字少易念。病人或随之念，或摄心听，皆省心力。家中眷属如此念，外请善友亦如此念，人多人少均如此念。不可一起念，歇歇又念，致令病人，佛念间断。若值饭时，当换班吃，勿断佛声。若病人将欲断气，宜三班同念。直至气断以后，又复分班念三点钟，然后歇气，以便料理安置等事。当念佛时，不得令亲友来病人前，问讯谕慰。既感情来看，当随念佛若干时，是为真实情爱，有益于病人。若用世间俗情，直是推人下海，其情虽可感，其事甚可痛。全在主事者明道理，预令人说之，免致有碍面情，及贻害病人，由分心而不得往生耳。○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

者。病人将终之时，正是凡，圣，人，鬼分判之际，一发千钧，要紧之极。只可以佛号，开导彼之神识，断断不可洗澡，换衣，或移寝处。任彼如何坐卧，只可顺彼之势，不可稍有移动。亦不可对之生悲感相，或至哭泣。以此时身不自主，一动则手足身体，均受拗折扭捩之痛，痛则瞋心生，而佛念息。随瞋心去，多堕毒类，可怖之至。若见悲痛哭泣，则情爱心生，佛念便息矣。随情爱心去，以致生生世世，不得解脱。此时，所最得益者，莫过于一心念佛。所最贻害者，莫过于妄动哭泣。若或妄动哭泣，致生瞋恨，及情爱心，则欲生西方，万无有一矣。又人之将死，热气自下至上者，为超升相。自上至下者，为堕落相。故有顶圣，眼天生，人心，饿鬼腹，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之说。然果大家至诚助念，自可直下往生西方。切不可屡屡探之，以致神识未离，因此或有刺激，心生烦痛，致不得往生。此之罪过，实为无量无边，愿诸亲友，各各恳切念佛，不须探彼热气，后冷于何处也。为人子者，于此留心，乃为真孝。若依世间种种俗情，即是不惜推亲以下苦海，为邀一般无知无识者，群相称赞其能尽孝也。此孝与罗刹女之爱，正同。经云，罗刹女

食人，曰，我爱汝，故食汝。彼无知之人之行孝也，令亲失乐而得苦，岂不与罗刹女之爱人相同乎。吾作此语，非不近人情，欲人各于实际上讲求，必期亡者往生，存者得福，以遂孝子贤孙亲爱之一片血诚，不觉其言之有似激烈也。真爱亲者，必能谅之。

顶圣眼天生等者，谓人气已断，通身冷透，唯头顶独热者，则必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也。眼天生者，若眼及额颅处独热，则生天道。心处独热，则生人道。肚腹独热，则生饿鬼道。膝盖独热，则生畜生道。脚板独热，则生地狱道。此由人在生时，所造善恶二业，至此感现如是，非可以势力假为也。是时若病人能志诚念佛，再加眷属善友助念之力，决定可以带业往生，超凡入圣耳。不须专事探试征验，以致误事也。至嘱，至祷。

净土指要

（民二十年）

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不断惑业，得出轮回。

即此一生，定登佛国。末世众生，根机陋劣，舍此法门，其何能淑。凡修净业者，第一必须严持净戒，第二必须发菩提心，第三必须具真信愿。戒为诸法之基址，菩提心为修道之主帅，信愿为往生之前导。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非信何由发愿，非愿何由起行，非持名妙行，何由证所信而满所愿。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信愿行，如鼎三足，缺一则蹶。若不注重信愿，唯期持至一心，纵令深得一心，亦难了生脱死。何以故。以烦惑未尽，不能仗自力了生死。信愿既无，不能仗佛力了生死。世有好高务胜者，每每侈谈自力，藐视佛力。不知从生至死，无一事不仗人力，而不以为耻。何独于了生死一大事，并佛力亦不愿受，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净宗行者，所当切戒。至于修持法则，常当如子忆母，行住坐卧，语默周旋，一句佛号，绵绵密密，任何事缘，不令间断。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能如是者，决定往生。又须心念仁恕，气象浑穆。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劳，成人之美。常思己过，莫论人非。等觉菩萨，二六时中，礼十方佛，忏除宿业。况在凡地，常当惭愧，何敢自恃。若自恃者，纵有

修持，皆属魔业。如是之人，切勿亲近，免致日久，与之俱化。直须守定宗旨，不随经教及善知识语言所转，舍此别修也。此之法门，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吾辈末学，何可立异，以取自误误人之罪愆乎。愿深思之，愿深思之。

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

（民二十三年）

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世儒不知道本，只见已然之迹，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心。致其本隐而不显，潜而不彰。以拘儒忌佛，故多主于潜修密证，不自暴露。若详审其行迹，必有不可掩者。其子孙若非具正知见，必惟恐为俗儒所讥，亦不肯为之阐发耳。以此因缘，致潜德幽光，湮没无闻者多多矣。旧唐书，凡佛法事迹，及士大夫与高僧往还之言论，俱择要以载。欧阳修作新唐书，删去二千余条。五代史亦然。盖惟恐天下后世，知佛法

有益于身心性命，国家政治，而学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种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潜修而密证者，皆不得而知焉。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智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虽出入往还，犹不肯废。为备行舆持诵，故其经本只四寸多长，三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其经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璧予以先人手泽，恐久而湮没，作书册本而石印之。以期散布于各界人士，俾同知文忠公一生之修持，庶可当仁不让，见贤思齐，因兹同冀超五浊而登九品焉。命光略叙原委。光幼即闻公之名而向往之，今知其修持如此之严密，诚所谓乘愿再来，现宰官身而说法者。愿见闻者，一致进行，同步后尘，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

（民二十七年）

世乱极矣，人各望治，不知其本，望亦徒劳。其本所在，急宜知之。家庭母教，乃是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于此讲求，治何可得乎。母教第一是胎教，胎教乃教于禀质之初。凡女人受孕之后，务必居心动念行事，唯诚唯谨，一举一动，不失于正。尤宜永断腥荤，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则其生时，必安乐无苦。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姿聪明。及至初开知识，即为彼说做人之道理。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及三世因果之罪福，六道轮回之转变。俾彼心中常常有所恐怖，有所冀慕。再令念佛，念观世音，以期增福增寿，免灾免难。不许说谎话，说是非，打人骂人。不许遭践字纸，遭践五谷，遭践一切东西。不许乱吃食物。不许与同里群儿聚戏。稍长，即令熟读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关帝觉世经，俾知有所师法，有所禁戒。一一为其略说大意，以为后来读书受益之前导。幼时如是，愈读书愈贤善，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光宗耀祖也。否则任性憍惯，养成败类，

纵有天姿，亦不知读书为学圣贤，则读的书愈多愈坏。古今大奸大恶之人，皆是有好天姿大作用之人。只因伊父母先生，均不知教学圣贤，躬行实践。止令学文字，为应世谋利禄之据，其智识之下劣，已到极底。以驯至于演出废经废伦，争城争地，互相残杀之恶剧。此种祸乱，皆彼父母先生，不知教子弟之道所致。自己纵无大恶，而坏乱世道人心之罪，当与彼子弟同受恶报于永劫矣。吾故曰，教子为天下太平之根本，而教女为尤要。以人之幼时，专赖母教。父不能常在家内，母则常不离子。母若贤慧，则所行所言，皆足为法。见闻已熟，心中已有成规。再加以常常训诲，则习已成性。如镕金铸器，模型若好，器决不会不好，以故教女比教子尤为紧要也。以贤母由贤女而来，若无贤女，何由而有贤母。无贤母，又何由而得贤子女哉。此种极平常之道理，人人皆能为之，所痛惜者，绝少提倡之人，俾为母者，唯知溺爱，为父者亦无善教。及至入塾读书，为师者亦由幼时未闻此义，故亦绝不知读书为学圣贤，不教生徒躬行实践圣贤所说之道。但只学其文字，以为谋利禄计。而不知学圣贤有莫大之利益，自己与子孙，生生世世，受用不尽。谋利禄，

谋之善，不过现生得小富贵而已。谋之不善，现生身败名裂，子夭孙绝者，比比皆是。人与天地共称三才者，以有以先觉觉后觉，继往圣，开来学之功能，故得此尊称。若不以学圣贤为事，则是行肉走尸。唯知饮食男女之乐，则与禽兽何异。人之一字，尚是冒名，况与天地共称三才乎。然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而不能为尧舜，不能作佛者，只有性德，无有克己复礼，闲邪存诚，及修戒定慧，断贪瞋痴之修德耳。此之修德，最初由贤父母师长而启发之，继则自己孜孜矻矻，努力修持。虽未能即到尧舜与佛之地位，其去下愚之人，日在人欲中埋没者，已天渊悬殊矣。书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经云，迷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幸其为尧舜作佛之机在我，有血性汉子，岂肯以此性德，任人欲所锢蔽，永为沉沦苦海之下愚众生乎。愿世之为父母，为师长，为儿女生徒者，各各勉之，则吾国幸甚，全球幸甚。

婺源翀田佛光分社发隐

（民二十年）

佛光者，心光也。此之心光，生佛同具，平

等一如，佛不加增，生不加减。以故世尊初成正觉，深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也。但以从未悟故，不免以智慧德相，作无明业识，迷心逐境，背觉合尘。犹如长夜趋走，不见正道，不是撞墙磕壁，便是堕坑落堑，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如来愍之，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顺机宜，演说诸法。示一心之体相，说三世之因果，世出世法，无不周备。又欲普利三根，特开净土一门，俾一切若圣若凡，同于现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之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得以亲证生佛同具之心光，与无量光寿之性体。而又复垂慈接引于尽未来际，以期法界众生，同沐佛光，同证心光，光光相映，成一常寂光世界而后已。此易园居士所立佛光社之本原也。至于社中所提倡者，并不另起炉灶，即在吾人伦常日用中，各各敦笃而实践之。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一一恪尽己分。如是，则便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善人。又于周旋云为，行住坐卧中，执持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以佛之万德洪名，熏己之无明业识，熏之久久，则即无明业识，成智慧德相。清凉国师云，凡夫颦蒙念佛，念至其极，即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者，此之谓也。况

以深信切愿感佛，佛以慈悲誓愿摄受，故得感应道交，万修万去矣。如来之慈，法门之妙，无以复加，非有宿根，莫能得遇。易园居士，既深得其益，复以劝导邑人，同修此法。由是而业消智朗以往生者，并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者，何可胜数。以故翀田诸善士，闻风兴起而踵行之，特立分社，以期就近居民，同沐佛光，同生极乐。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多生多劫，深植善根也。须知佛法，本是心法，为一切世间诸法之本。若知佛法，则世间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悉得究竟圆满。否则终在枝叶上排布，而于根本，终未能得其实益。以之为身谋，不能出躯壳之外。以之为国谋，不能畅大同之风。上焉者尚且如是，下焉者又何待言。愚夫愚妇，果能依佛所说之净土法门修持，生则尽谊尽分而为贤善，没则高登九莲而了生死。下焉者尚如是，况上焉者乎。愿预社诸善信，及现未见闻者，同秉心光而扬佛光，则社会幸甚，天下幸甚。

婺源县内成立佛光分社发隐

（民二十二年）

佛光者，心光也。此之心光，在凡不减，在

圣不增。只因众生从未悟故，不能得其受用，反承此心光之力，起惑造业，轮回六道，了无止息。故佛随众生之机，为其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因果法门，及湛寂圆融，常乐我净等深妙理性。俾众生依之而修，自有圆满菩提之一日，而究竟亲证此心光，得以普照法界也。因果一法，儒教亦极注重。故孔子赞周易，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末后则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夫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果矣。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发挥因果之究竟者。有谓因果为小乘，而不肯提倡者，是皆专事空谈，不修实德者。如来成正觉，众生堕恶道，皆不出因果之外，何得独目之为小乘乎。其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所谓道，果何道也，非诚明合一之道乎。诚即明德，乃吾人即心本具不生不灭之妙性，乃性德也。由无克复之功夫，则不能显现，故谓之阴。明，即明明德之上一明字，乃朝乾夕惕，兢业修持之功夫，即修德也。修德之事显著，故谓之阳。修德功极，性德圆彰，诚明合一，即所谓明明德而止至善也。前此之工夫，为格，致，诚，正，修。后此之事业，为齐，治，平。然此诚明合一，明明德而止

至善，以迄于齐，治，平，非徒能如是也，固自有使之不能不如是者在也。何为使之不能不如是者，即所谓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也。人虽至愚，决无好凶恶吉，幸灾乐祸者。闻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贤者必益加勤修，不肖者亦必勉力为善。勉为既久，则业消而智朗，过无而德明，昔为不肖，今为大贤。是知诚明之道，于自修则已具足，于教人，非以因果相辅而行，亦不易尽人悉各依从也。合因果诚明二法，方为圣人继天立极，垂型万世之道，亦即自心本具之光，与普照法界之佛光也。不慧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欲挽劫运而救人心，不于此注意，犹缘木而求鱼也。宋儒气量褊小，窃取佛经要义，发挥儒先圣人心法。欲后之学者，不闻佛法，故阴奉阳违，而特加辟驳，谓佛所说之因果轮回，实无其事，乃藉此以骗诱愚夫妇奉彼之教耳。由辟佛故，虽圣人所说之因果，及史汉所说之生死轮回，各事迹，均不提及。唯以尽谊尽分，正心诚意，为治己治人治国之本。且谓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且神既飘散，谁复托生。如此说者，不但悖佛，亦大悖四书五经，

及史汉所载托生变化诸事迹。特欲以此关闭后学，冀其永世不闻佛法，则己之所得，人莫能知，儒教亦可由此兴盛。不知根本既伤，枝叶何茂。自兹以后，维持世道人心之法，止尽谊尽分，正心诚意而已。其督责人不能不尽谊尽分，正心诚意之善恶因果事理，完全废之。世之大贤少而中下多，果以因果为虚无，以人死为永灭，遂塞中下人勉力为善之路，大开狂妄者肆无忌惮之端。及至欧风一至，勃然景从，又复变本加厉。竟至废经废伦，废孝免耻，尚自矜夸，不知惭愧。使因果之理，不加破斥，谁肯倡此恶剧，以招永堕恶道之报乎。诸先生只知以此卫儒，而未意及因此灭儒也。学说误人，甚于洪水猛兽，可不惧哉。近來世风日下，有心人各各提倡学佛。婺源由江易园居士提倡以来，一方人士，群起而和，所有分社，已有数处。良以蒙佛慈光，因兹改恶修善者，消灾愈病者，贼寇多不至，疫疠多不行，雨旸不时，念佛祷而即应者。其一方之人，服易园之说，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今则县城亦立分社，于开始前，齐用修居士，祈不慧略述佛光或隐或显之大致。故为陈其八九百年来之事迹，俾后哲有所鉴焉。至于所必致力而实行者，则为敦伦尽

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措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又复发菩提心，信愿念佛，自行化他，同生西方，同证无量寿，无量光。俾各各心光，与常寂光之佛光，及杏坛泗水之心光，交辉互映，则国家幸甚，法道幸甚。

人字发隐

（民二十七年为一弟子说）

人为倮虫之长，身不过数尺，寿不过数旬，竟与高厚悠久莫测之天地，并称三才，其义何属。须知才者，德能之称。天以普覆万物，生成化育为德能。地以普载万物，含养滋培为德能。人以赞天地之化育，继往圣，开来学为德能。设无人之德能，则天地之德能犹有所憾。由得人参赞继开之德能，俾天地之德能，圆满充足，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人与天地并称三才者，此也。人之德能，大端有四。人者，仁也。仁慈惻隐，自利利他，故名为人。人者，忍也。忍劳忍苦，担当柱地撑天之事，故名为人。人者，任也。力任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俾无所歉缺，故名为人（此八事，匹夫匹妇皆能为之。此乃参

赞化育，继往开来，撑柱天地之大事。若一疏忽，或亡一二，或八字俱亡，则成冒名之伪人，非与天地并名三才之真人矣。若能类推，则希圣希贤，学佛学祖，有余裕矣）。人者，尽也。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故名为人。人之义，大矣哉。愿一切同伦，各各担荷人之四义，岂独吾国之幸，实天下万国之深幸也。或曰，汝作此说，汝能一一无憾否。答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悲我之一一有憾，冀一切同伦一一无憾，以免一一同伦，临寿终时，犹有如我无穷之深悲也。君不见未曾有因缘经，野干说法，天帝释拜听乎。使尽大地人皆为天帝释，亦不至不许野干开口，君何得固执人我相而责我乎。我知过矣，后不再说。

学医发隐

（民二十七年为弟子朱清泰说）

佛为大医王，普治众生身心生死等病。然生死大病，由心而起，故先以治心病为前导。果能依法修持，则身病即可随之而愈。身病有三，一宿业，二内伤，三外感。此三种病，唯宿业难治。倘能竭诚尽敬，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念南无

阿弥陀佛，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超度宿世所害之怨家对头，彼若离苦得乐，病者即可业消病愈。不但不复为祟，反感超度之恩，而阴为护佑。凡婴此病，及医此病者，均不可不知此义。二内伤，或用心过度，或于酒，色，财，气，各有嗜好。若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兼用药治，必易痊愈。倘不注意于根本，唯仗医药，亦难见效。纵效，亦不能永不复发。三外感，但能依前内伤所说之法而行，纵有外受风寒暑湿之患，亦极易治。若不注意于惩忿窒欲，闲邪存诚，即外感亦不易治。以根本受伤，徒治枝末，殊难得益。所以圣人致治于未乱，保身于未病，虽无治保之奇绩，其为治保也大矣。余素不知医，颇欲世人咸皆无病，日持大悲咒，加持净水。有久婴痼疾，中西医士均不能治者，令其戒杀护生，吃素念佛，及念观音。果真至诚，即可立刻回机，不久自愈。纵不即愈，决无加重之理。且能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又无所费。汝欲学医，虽以针灸药品为事，须以大菩提心，常以佛菩萨圣号，及大悲咒，普为自他持诵。以期彼此同获现生身心安乐，临终决生西方。则不负为佛弟子，随分随力，普利自他之道。若如世之

庸医，唯期得利，不以救人病苦为事。纵令财发巨万，亦只得其自身永堕恶道，子孙或成败类，或竟灭绝。徒得自利利他之机，反成害人害自之果，可不哀哉，可不畏哉。感应篇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独世之大聪明人，多多皆是欲得福乐，反召祸殃。汝能不随彼流，当可得大国手之名实，否则便是民贼而已。何取何舍，祈自择焉。

示华权师病中法语

（民二十一年）

人生在世，皆不能免疾病死亡之苦。当此等苦事发现之时，唯有放下万缘，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若气促，则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一心求佛慈悲，接引你往生西方。除此一念外，心中不可再起一丝毫别种的想念。亦不可望病速好，亦不可另起求神求天保佑的想念。有此种想念，便与阿弥陀佛之心隔开了，因此便不能得佛慈加被之力。你要晓得，天地父母，均不能令你出生死轮回，唯有阿弥陀佛，能令你出生死轮回。你若肯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若世寿未尽，就会速好。若世寿已尽，即往生西方。然不可求病速愈，只可求速往生。求病愈，若寿尽，便不得往生。求

往生，若寿未尽，则速得痊愈。往生西方，好处说不尽，较彼生到天上，做天帝天王，尚要高超过无数无量万万万万倍。你切不可痴心妄想怕死，有怕死的心，就不得往生了。我们在世间，犹如蛆在粪坑里，囚在监牢里，苦得了不得。往生西方，如出粪坑监牢，到清净安乐逍遥自在之家乡，何可怕死。若一有怕死的心，便永远在生死轮回中受苦，永无出苦的时期了。你若能出声念，则小声念。不能出声念，则心里默念。耳朵听别人念，心中亦如此念。又眼睛望著阿弥陀佛（即室中所供的佛），心中想著阿弥陀佛。有别种念起，当自责曰，我要仗佛力生西方，何可起此种念头，坏我大事。你若肯依我所说的念，决定会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劫常受快乐，了无一丝一毫之苦事见闻，又何有此种之疾病苦恼乎。倘心中起烦恼时，要晓得这是宿世恶业所使，要坏我往生西方之道，要使我永远受生死轮回之苦。我而今晓得他是要害我的，我偏不随他转。除过念佛外，一事也不念他。那就能与佛心心相应，蒙佛接引，直下往生矣。好记我语，自可速得莫大之利益。

示殷德增母子法语二则

（民二十五年）

因果二字，遍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罄无不尽。盖不特佛教之所尚，亦世法之所不废也。其在儒书，早垂明训。易云，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书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岂非因果之谓耶。而春秋左氏传所载，一切奇奇怪怪，善善恶恶，皆因果之实录。使后之人诵其书，按其事，懍然于祸福之无常，报应之不爽。由有鬼神，战兢惕厉，上智者固能奋志时敏，聿修厥德。下愚者，亦知所畏惧，不敢为恶。故因果者，实为维系人心之大防，足以辅助王化所不及。乃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亦古今国家治乱兴衰之关键也。今日世道陵夷，人心陷溺，所以至于此极者，皆由不明因果报应之理所致。因果之理不明，其近因虽受新学说之影响，而其远因实由宋儒辟佛有以酿成之也。盖自宋儒之说兴，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曰，人死神亦飘散，虽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曰，君子有所为而为善，则其为善也必不真，何事谈及因果。夫无所为而为善，只可以语上智之人。中人以下，

必资有所劝而后善。今曰无所为而为，是阻人向善之路也。圣人以神道设教，幽赞于神明。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今以鬼神为虚诞，是废先王之教也。既死归断灭，无因果，无报应，则一切逆恶之行，凡可以得逞其志者，有何所惮而不为乎。乱天下而祸人类者，必自此始矣。彼程朱只知勉君子无所为而为善，独不虑小人无所畏而为恶耶。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则程朱之言，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可不恫哉。然程朱理学之说，多取诸佛经，乃欲以此自雄，以得于人者，反谓人不我若。遂掩耳盗铃，阴奉而阳违，甚至不惜操戈以逐之，夫果何为而然也。曰，为门庭之见，及欲配飨文庙耳。彼徒以门庭之见，而贻天下后世以无穷之祸患，此亦程朱所不及料，而有心人所为深痛之也。夫程朱为有宋一代大儒，其维护人伦纲纪之功，何可湮没。而其立言，乃不免违悖先圣，贻误后世。吾人读书尚古，可不深察乎哉。

（其二）今欲昌明因果之事理，及其实行之方法，必先从事于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又须以妇女为主体。盖世有贤母，方有贤子。伊古贤

母，从事胎教，钧陶于稟质之初，化育于未生以前，而必期其习与性成也。如周之三太（太姜，太任，太姒），阴相其夫，胎教其子，皆女中之圣人，实开周家王业之基。予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者，即指克尽妇道，相夫教子而言也。乃今之女流，多不明此义，而妄欲参政揽权，思做大事，遂将家庭培植根本之道，置之度外。此真聚万国九州之铁，也铸不成此一个大错，深可慨也。培植家庭根本之道维何。即凡教子女，必在于孩提之时，先须使知因果报应之说，则一切悖恶行为，自有所畏而不敢为。讲因果之书，莫善于感应篇及阴骘文。此二书，能为之常常讲说，自有莫大之利益。盖童蒙天性未漓，善言易入，幼而习焉，久则成性，及既长而不可改也。正本清源，端在于此。故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今天下所以大乱者，皆由一班不明教育原理之父母，有以养成之也。盖既不能以胎教善其始，又不能以因果策其后，根本一坏，遂泛滥而不可收拾。于是非孝无亲之说，家庭革命之谈，乃昌言而不讳。驯至朋友则利交而货卖，夫妇则兽合而禽离。廉耻道丧，天理绝灭，洪流滔天，未知所届。即起孔

子释迦于今日，亦无法以救之，岌岌乎殆哉。然则将奈何。曰，挽救之道，唯有注重家庭教育，冀各为子女讲明因果之事理，以培植其根本而已。既植善因，必获善果，庶将来人心丕变，风俗渐淳，天下国家，其有太平之望乎。

答曲天翔居士问二十七则

（民二十一年）

问：弟子信佛之原因，以研究催眠术始。昔闻俗语云，九修天子十修佛。以为十世方成，每恐半途而辍，则前功尽弃。早知当生成道，则早即念佛矣。年已二十有七，甚悔发心之晚也。

（一）答，九修天子十修佛，乃不知佛法者之妄说。知佛之人，绝不说此。净土法门，乃仗佛力了生死，皆须有真信切愿，决定求于临命终时，往生西方。若不仗佛力，欲了生死，千生万劫不能了者多多矣。

问：相信净心成佛，如催眠术之必须沉静，然后方有不可思议之现象。

（二）答，净心念佛观佛，则易与佛相应。果有真信切愿，定可往生，则渐次进修，必至成佛。且勿谓现在净心，即得成佛也。

问：相信借仗佛力，如催眠之自己催眠，则较被人催眠为难，故知自力不如他力。

（三）答，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如跛夫自行，日难百里。净土法门，仗佛慈力，便可带业往生。如跛夫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遍达四洲。何可以催眠之事以证。

问：口念佛，心想佛，其所想之佛，是否与观经之第八观同。

（四）答，观想，须从十三观起手作。否则境细心粗，难以成就。或致用心不当，起于魔事。

问：如遇危急时，势不能一时兼诵各咒，应以何者应用之。

（五）答，遇极危急之灾难，但念观世音圣号，为最省心力，最有感应。

问：如专诵佛号，其效力比咒如何。

（六）答，佛号与咒，功德同等，唯在至诚，方有感格。若心中先有一轻视佛号之心，则便无利益。以不诚而又疑，致不得真利益也。

问：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然则与西方之净土及佛，是否一而二，二而一。

（七）答，有唯心净土，方生西方净土。若自心不净，何能即得往生。纵逆恶罪人，以十声

念佛即得往生者，由念佛之净心，感生西方之净土。世多以唯心则无土，便是魔外知见。此种似是而非之邪见，居其大半，致念佛之人，不得实益。尚自以为高明，而不知其为执理废事，自误误人之邪见也。由自性弥陀故，必须念西方弥陀，以求往生，渐进而可以亲证自性弥陀。倘单执自性弥陀，而不念西方弥陀，纵令真悟，尚未能即了生死。况说此话者，皆是一班担板汉脱空汉乎。一而二，系未成佛前之事。二而一，乃已成佛后之事。

问：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生，去皆何指。

（八）答，生则决定生，约事说。去则实不去，约理说。不知事理之所以然，只好老实照事相做。否则必成执理废事之邪魔外道。

问：某命终时，忽曰，净土即在庭隅。然则此地即为净土乎。

（九）答，此正是唯心净土发现之义。彼唯心净土，乃彼一人之境。其余皆是唯心秽土，何得以彼所见为断。

问：诵经，是否在令自己生欢喜厌离心，抑另有其他作用。

（十）答，汝诵经，只知求自己欢喜，可惜无边妙义，被汝看得一文不值。

问：解第一义，指何。

（十一）答，解第一义，即彻悟实相妙理，唯心自性也。

问：死后所存之性，与往生，及佛性，同异之点如何。

（十二）答，一切众生，生前死后之性，与往生之性，及佛之性，同而不同，不同而同。言同者，以心性本体无二故。言不同者，以迷悟天渊悬殊故。由有此义，故令人断惑证真，以期亲证此本同之心性也。唯其体同，而在迷未证，故设种种法，令其反妄归真，背尘合觉，以亲证也。修法甚多，唯念佛求生西方，为最易下手，最易成就。

问：佛示修观，正为后世浊恶不善，五苦所逼之众生设教。若以催眠之发现天眼通之说证之，则现极乐国土，亦非难事，况尤为念佛求证之需要。何以劝人修观者，言其难耶。

（十三）答，催眠是术力，岂真有天眼通乎。真有天眼通者，岂肯为人催眠乎。汝今既学佛，当专志学佛。现极乐国，唯心净而念一者能之。

譬如磨镜，磨之及极，自然发光。用术现，则心先不净，念亦不一，譬如以白粉涂镜，望其发光，不知封蔽更甚也。

问：修观是否仗佛力。十三观内云，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来宿愿力故，有忆想者，必得成就。其别与参禅之点为何，较参禅易否。

（十四）答，参禅唯究自心，念佛兼仗佛力。二法至究竟圆成，则全同。当修持用功，则迥异。譬如登程，舟车各异，归家是同。

问：修观者，想乎，观乎，抑观想全用乎，取远取近。

（十五）答，观想二字，何可分之有二，摄心而想，即是观。汝认作二，则便成知一十，而不知其即二五也。又观想则何分远近。

问：每观至少，须若干日。

（十六）答，汝将谓此一观作几天，又作彼一观乎。不知佛虽说有十六，而最初即当观第十三，方为契理契机之修。

问：初即想像者，非躐等乎。

（十七）答，既知前说，此可类推。

问：初观是一心想日，抑须默持名号。

（十八）答，观与持名，原是一事。将谓作观之时，便不能持名，不可持名乎。

问：坐则修观，余时持名，较专持一种，为优为劣。

（十九）答，有沉潜纯粹之心，则修观亦好，持名亦好。否则持名较稳妥，以心志浮薄躁妄，作观则多致魔事。

问：观见极乐国土，乃真净土乎，抑假现象乎。

（二十）答，观见之极乐，乃唯心所现。谓之为假，便是门外汉。

问：观见极乐国土，及能闻法，是否为天眼通，天耳通。

（廿一）答，此是观力所致。若天眼，天耳，不作观，亦可见闻。

问：有云见佛者，乃心佛，非西方佛。若然，则往生时，心佛现前乎，抑弥陀佛来接耶。

（廿二）答，临终见佛，乃自心所感之佛，不得只归于自心，而谓无佛来迎之事。

问：至十三观时，此时可得随意往生乎，抑必俟命终，方可往生耶。

（廿三）答，业报未尽，何能即生。古亦有

其人，然非可责之于一切人也。

问：观至见佛闻法时期后，每天再观，仍须自初观始乎。

（廿四）答，作观只取得力者作，何必从头至尾，日日重习。佛之说此十六种者，前则令人知极乐之庄严。后之九品往生，令人知所修之因果。各观既知，即观佛一法中，即可圆观诸观耳。

问：十四观以下，乃各品生者，既无境可现，令观之意为何。

（廿五）答，此义已见前说。

问：上之往生者，似乎不是修观者之往生。不知修观者之往生，也应如何著想。

（廿六）答，往生者，品位万别千差，经中只以九品摄之，汝何由而知其上者，非作观之往生乎。须知人根不同，即一法而高下悬殊，岂拘拘然于所修之法乎，盖由彼各各心地中分也。文殊，普贤等，汝将谓用不著作观乎。

问：记数念佛，吸念六句，呼念四句，如何。心既记数，又念佛，又须想佛乎。

（廿七）答，念佛记数，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何定呼吸。汝系学炼丹运气之人，故稍见一二字相似于彼，即谓是彼之功夫。念佛

记数，为妄心难制者设。能如是念，如是记，如是听，决定心渐调伏，此处谁令汝加一想佛二字乎。此系随便念，何论呼之与吸。呼吸若使之长久，则伤气受病，不可不知。

示周余志莲女居士法语

（民二十年）

汝已七十多岁，不久就要死了。现在就要把一切事，通安顿好。心里头除过念佛外，别无一件事挂牵，则临终时，方可无挂无碍。若现在还是样样放不下，看不开，则临命终时，所有贪恋衣服，首饰，房屋，子孙之心，通通现前，如何能够往生西方。既不能生西方，则汝一生守节念佛，及所作种种有益之事，完全成了福报了。汝现在尚无智慧，虽常精勤念佛，心中尚不决定求生西方。到了来生享福的时候，决定被福所迷，便要造诸恶业。既造恶业，必定就要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中受苦了。此种大苦，皆是现世念佛，不知决定求生西方之所感召的。光怜悯汝，恐汝后来或成此种景况，故预为汝设法。汝若肯依我所说，就不会因福得祸。现在虽很强健，就要做就要死了想。凡现在要穿的衣服，留到穿。凡绸

缎皮袄等贵重衣服，均分与孙媳等。首饰，臂钏，耳坠及金，银，翡翠等，通通救济灾民，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若心中见识小，舍不得赈灾，亦须分与女儿，孙媳，孙女等。自己身边，决不可留此种令人起贪恋的东西。所有存款，为防养老者，亦须交与孙子。即田地契志等，亦须交代的干干净净。汝心里除念佛外，不使有一点别的念头。连汝这个身子，也不预计死后作怎么样安顿。连孙子重孙等，都要当做素不相识之人，不管他们长长短短。只管念我的佛，一心盼著佛来接引我往生西方。汝能照我所说的做，一切事通通放下，到了临命终时，自然感佛亲垂接引，往生西方。若是仍旧贪恋一切好东西，及银钱，地亩，房屋，首饰，衣服，及女儿，孙，曾等，则万万也不会生西方了。西方既不生，则下世决有痴福可享。因享福而造业，定规一气不来，堕落三途。由恶业障蔽故，心识不明，纵有活佛来救汝，也救不得了，岂不可怜可悯乎哉。愿汝信我所说，则实为莫大之幸。

示冯右书居士临终法语

汝病既重，但当一心念佛，求佛接引往生西

方。此心若诚，必能满愿。至于所有罪业，不必以此为虑。以果能极力至心求生西方，即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譬如大石，装于船中，即可由海此岸，以至彼岸。须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自性功德力不可思议。此三不可思议，若无信愿念佛之志诚心，则无由发现。有志诚求生西方之心，此三种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即得显现。如乘大火轮，又遇顺风，不离当念，即生西方。汝但深信我语，自然可满汝愿。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脱，谓以智慧，信愿念佛，即得往生西方，脱离生死也。

江苏吴县佛教会通告各寺院僧众巽言

（民二十三年）

大觉世尊，乘悲愿以示生，本人心而立教。俾迷头认影者，亲见本来面目。怀宝受窘者，顿获原有家珍。故得三乘速证菩提，六凡同登觉岸。此道传天上天下，教布三千大千之所由来也。良由佛法者，心法也。此之心法，生佛同具，凡圣一如。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佛由究竟悟证，故得福慧两足，烦惑永亡，享真常之法乐，施随机之大教。众生由彻底迷背，以致烦惑永炽，轮回

不休，如暗室之触宝，反更受其损伤。世间诸教，咸属权说。契理契机，唯独佛教。以故自汉以来，教传东土，历朝钦敬，举世尊崇。使无明因示果，俾世人敦伦尽分，以辅治道，识心达本，令学者断惑证真，以入圣流者，何能延至而今，仍复不坠厥绪耶。况经三武之暴君，韩欧之拘儒，以及程朱阴奉阳违之辟驳，仍复振兴于世者，以其有大力王臣为之卫护，大德高僧为之宏扬故也。清末，世风日下，国家无暇提倡，僧众类多懈于修持，以致无正知见者，各怀驱僧夺产之念。然以世乱日亟，有心人各群起而学佛，尚不致于受大困厄。我同袍当念为佛弟子，当宏佛化，教化众生，为世津梁，报佛恩德。若自己尚不自励，反资驱僧夺产者之根据，为在家精修者所藐视，岂非自貽伊戚乎。人未有不愿人恭维者，若不勉力修持，即是自讨下作。佛法非天魔外道所能败坏，唯不遵佛教戒之僧能败坏。譬如狮子身上虫，自食狮子肉。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所贵者自勉耳。明末，蕅益大师，木渎钟氏子，天姿聪敏，少即随母吃素礼诵。七岁读书，以圣学自任，誓灭释老，开荤酒，作论数十篇辟佛。十七岁，阅莲池大师

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乃不谤佛。后遂极力研究，二十四岁出家，彻悟自心，深入经藏。一生著述数十种，均为古今不多见者。现有四川邓奠坤，乃法政学堂毕业生，狂悖特甚。民国初，专门毁坏佛教，无论神庙佛寺，悉率其徒党拆毁。后忽知非，力行改悔，来普陀求皈依。住上海居士林八年，精进修持。前年沪战，彼住林中，不惊不动。林前后左右，均成一片焦土，林中所落大小炸弹，无一开炸。足见人能改过迁善，佛菩萨即为嘉奖而保护之。吾人纵不如蕙益，亦岂不如奠坤乎。奠坤以罪大恶极之人，尚有如是感应，吾人何可因循度日，不加勉力，如登宝山，空手而归乎。近来政府，每有明令，于中国佛教总会，令其诫饬僧伽，各守清规。须知僧为人天师范，政府教饬，已失僧体。若犹梦梦，则后来之驱僧夺产，恐难苟免。现本县佛教会既已成立，大家都要一致进行，维持佛教大局，不可只期自了。若佛教会无法维持，则欲自了者，不能了矣。是以各须认真修持，以自尊重。现今在家居士，各务精修，及与研究。忍以堂堂比丘，反出居士之下乎。有血性者，当为奋发。又当各出资斧，以助会务。会务与己，休戚相关，譬如两手两足，

互相为用。一不相辅，便难生活。光以待死之粥饭庸僧，一生空过，尚惭愧忏悔之不暇，何敢于诸山各善知识前献丑。因主席道恒和尚，以光年老，所说人当见听，祈为宣示由致。虽自知无道德以服人，而一番为法门计虑之诚，谅必有所见许也。因将佛教历来景况，及近时情形，略为叙述。凡我同袍，祈各奋发大心，以期上续佛祖慧命，下作众生福田，俾佛法重兴于危亡之秋，人民尽被夫法化之益，则幸何如之。

题王宗懿女士书弥陀经弁言

（民二十四年）

世出世间诸法，无不以诚为本，诸修行人，更当致诚。诚则业障消除，善根增长。凡诵经时，必须息虑忘缘，一心净念，如对圣容，亲聆圆音，不敢稍萌懈怠疏忽之意。久而久之，自可潜通佛智，暗合道妙。喻如阳春一到，坚冰自消。诚到极处，豁然贯通。此是看经念佛最妙之法。汝能终身依此而行，其利益有不可名言焉者。宗懿志之。

法云寺佛教慈幼院规约书后诚勸诸生

（民二十一年）

天下事，均以诚为根本。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其成绩实效，均资于诚。慈幼院，自发起开办以来，诸董事均秉济贫恤孤之诚心，费尽精力，为之筹画。俾贫苦孤儿，同得成就正器，成家立业，用广大同博爱之风，以挽交欺相争之世道人心而后已。诸董事具此诚心，故感刘院长不以衰老为虑，亲理院事，事无钜细，一一调理适宜。由是诸教员，同皆励精教授。在院诸生，饱食暖衣，安住其中，务必发感激心，努力读书学艺，必期于不负院长，教员，董事，及施资善士之一番至意。果具此心，则本立道生，其后之成家立业，品高行优，为社会所钦仰，可预断矣。然欲后来有成就，须从现在立志行事起。必须要忠厚勤慎，谦恭和顺，心口如一，隐显不二，常怀惭愧，毋自矜骄。朝暮至诚念佛，以期消除宿业，增长善根。事事以诚为本，念念常省自心，则汝诸生之成就，均不可量。何以故，以有本故。倘现在不发感激惭愧奋勇勤学之诚心，只期了事混光阴，便成孤负院长诸君之婆心。以无诚故，纵

不折福折寿，短命而死，亦是行肉走尸，世咸厌弃之人。汝等须知好歹，各各勉旃，则幸甚幸甚。

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

（民二十四年）

人生世间，所资以成德达才，建功立业，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窃见今人任意褻污，是直以至宝等粪土耳，能不现生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识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褻污遗弃，而无形之字，更不可褻污遗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措之躬行，则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则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可不哀哉。

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宋朝王文正公

之父，极其敬惜字纸。后梦孔夫子以手按其背曰，汝何惜吾字之勤也，当令曾参来汝家受生，显大门户。后生子因名王曾，连中三元，为名宰相。没后谥文正公，封沂国公。后世凡科甲联绵，子孙贤善者，悉由先世敬惜书籍，及与字纸中来。近世欧风东渐，不但普通人不知敬惜书籍字纸，即读书儒士，亦不恭敬书籍，及与字纸。或置书于坐榻，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每每以字纸揩拭器物，犹以敬惜为名而焚化之。故致普通人无所取法，而垃圾里，毛厕中，街头巷尾，无处不是字纸遍地。舟车行人，每以报纸铺坐处。出外妇女，率用报纸包鞋袜。种种褻渎，不堪枚举。以故天灾人祸，相继降作，皆由褻渎天地间之至宝所致。不知此字纸中，皆有天地日月之字，圣贤经书之文。以此种至极尊贵之物，视同粪土，能不折福寿而现受其殃，貽子孙以愚劣之报乎。吾师前文，已包括其大致。犹恐举一而不悉反三，故又择其所易忽者重言之。以期有心世道之人，展转劝化，同皆敬惜书字。则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聪明睿智，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陈

先善述)。

三余德堂名说

(民二十年)

宁子德晋，以己之三余堂求开示，冀即世间法，贯通佛法，俾后世子孙，各守敦伦修心之道，以行自利利人之事云。余曰，三余二字，不过诫其勤勉力学，勿旷时日，一刻千金，失则莫由再得耳。宜加一德字，则意义深长。余者，如易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乃悠久不息，永传不朽之谓。世间无一法能久常，唯立德立功立言者，方永传后世而垂久常。然树此德业，谈何容易。今教汝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虽无彼建树之本领，其利益当可大过彼上。所谓笃修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爱惜物命，广行方便，利益一切。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决定求生极乐世界。以此自行，复以化他。凡内而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外而乡党，邻里，亲戚，朋友，皆以敦伦尽分，及念佛求生等相劝。俾彼等同于现生，优入圣贤之域，及至临终，高登极乐之邦。论事绩，则彼胜于此者甚大。论利益，则

此胜于彼者实深。良以一则专主世间法，一则兼主出世法。一则只益色身，一则并益慧命。此世法兼出世法之三余德也。及至往生西方，见佛闻法，悟无生忍，则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藏，由分证以至究竟圆证，方为究竟三余德也。此之三德，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亘古亘今，不迁不变，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但以迷而未悟，不能得其受用耳。法身德，即吾人不生不灭之本性。般若德，即吾人离念常知之正智。解脱德，即吾人净无瑕纇之净行。此之三德，悉不相离，约义分三。实则一尚不立，何况有三。是名究竟三余德。若非宿种善根，穷劫莫闻斯义。即世间伦常孝弟等法，以修佛法，即出世了生死法，以导引伦常孝弟等法。犹如山巔起塔，低地掘井，其得则同，其用功大有难易相殊之相焉。果能依之而修，则其利溥矣。

宗道名说

（民十九年）

未生儿，法名宗道，此名即作毕生之称呼，不必更起乳名，冠名并字与号也。何以故，欲其顾名思义以自淑，复以表率一切也。宗者，本也，

主也。道者，即吾人所同具之性，与所应尽应行之法也。性，即佛性，由迷而未悟，遂成众生。今以此性为宗，则主得其权，举凡贪瞋痴之妄念，自不至于相挟纵暴，以欺主而作祸也。所应尽应行之法者，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此八者，虽属八人，实一人无不咸具。既有其职，当尽其分，则自无家庭不睦，与儿女失教之虞。又须惩忿窒欲，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于乡里作一表率，咸可相观而善矣。又须志诚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同生净土，亲证本具佛性，宗道之名，方得其实也。愿常以此教之。

普陀山普济寺浚莲华池募缘疏

（民二十年代作）

普陀名山，乃大士示迹之胜地。普济禅寺，实国民祈福之道场。由是历朝钦敬，举世尊崇。佛殿经楼，杰出于云霄之外。皇文御碑，辉煌乎瀛渤之中。善信之沐恩报德者，不惮梯山航海之劳。中外之冀觉希真者，各申竭诚尽敬之悃。但以殿宇广大，寺产淡薄。岁修之需用实繁，僧众之道粮甚钜。向以专维持乎此，故置莲池于不暇

顾。中池尚满池生莲，然泥深水浅，亦非久长之计。西池已作菜园，已经复掘作池。东池最大，约有十亩，淤泥充满，直成草滩。不慧承乏住持，愧无才德。窃思前人开此，岂直为美观乎，盖欲表示西方之景象，令暂来常住诸人，经行于莲华池畔，神游于极乐国中。果能净念相继，决定临终往生。实为助道之胜缘，洵属宏法之急务。拟将中东二池，通皆浚掘。东池之岸，用石砌勘，上立水泥栏杆，用示防护嘉致。则十亩方塘，一鉴洪开，得源头之活水，现云影与天光。使南参上士，东请高人，经行于四边阶道，契悟乎一念净心，其所关系，岂浅鲜哉。然钵如悬磬，斧柯在人。恳祈诸大护法，同发成美之深心，各捐无尽之嘉宝，则即财施以成法施，事一举而益两得矣。其为功德，何能名焉。

赣州寿量寺重兴缘起疏

（民二十二年）

实际理地，历尘劫而不变不迁。佛事门中，随因缘而有兴有败。虽否极泰来，属于天运。而革故鼎新，实赖人为。昔世尊将入涅槃，以法道付嘱国王大臣，令其护持流通，盖预鉴后世法弱

魔强，非仗有权力之伟人，保绥御侮，则人天眼目，如来慧命，或几乎息矣。寿量寺者，赣州千五百年之古道场也。当萧梁时，防御使卢光稠，为僧道成所建。初名卢兴延寿，寻改圣寿。至宋祥符间，真宗特敕赐今名。元，明，清来，代有兴复。至清光绪间，忽罹回禄。民国四年，又遭洪水。致庄严佛刹，竟成丘墟。唯丈六铁观音像，巍然无恙。地方正绅，请光孝寺大春和尚，兼任住持。遂与住僧德森大师，竭力经营，建观音殿。后大春去世，德森离赣。继住僧无状，致市政公署，视为废地，拟改菜市场，开马路。当地缙素，通知德森，因函请各界伟人，展转恳求保护。幸蒙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及广东陈总司令，与余军长，均电驻赣李师长旋空先生，设法保存。中国佛教会，亦一再函电祈李师长维护，兼遴选妥人，前往负责，规画整理。李公遂令取消前议，且愿护持，令速恢复。而当地士绅刘君汲甫等，力任斡旋，并愿作后盾，助成兴复。盖法道之兴，各有因缘，不因经此风潮，则此寺殆将湮没矣。唯现今时值末法，人根陋劣，匪仗弥陀大誓愿力，往生西方，孰能现生断尽烦惑，了脱生死。是故此次恢复，专修净土法门，并附设居士林，流通

处，俾当地人士，咸知出五浊，登九品之要道。与敦伦常，尽己分，知因果，慎修持之良谟。如是则莲社启而宗风丕振，礼教兴而国运昌明。庶可副古人建刹命名之意，亦可慰诸公一番保护维持之热心也。但以寺无恒产，僧无积储。祈不慧代为疏引，用恳诸大护法，及各善信，发菩提心，行方便事，输金输粟，转劝转募。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净宗兴行，人知出苦之道。因果彰显，群趋希圣之途。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家门清泰，人眷平安。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兰桂芬芳，后裔纳伊训之百祥。唯冀同发随喜，共登芳銜。

郃阳东乡赵家村观音寺募修葺殿宇圣像疏

（民二十四年）

观音大士，誓愿弘深，法界众生，等蒙摄受。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良由大士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大士无境，以众生之境为境。故遇迷昧自心者，为说法语巽言令开悟。遇遭诸险难者，为现桥梁人士令脱离。以大士久成佛道，悲愿无尽，故致如皓月之印千江，犹阳春之育万

卉，有不期然而然者。由兹咸感佑护之洪恩，故处处各为立庙而供奉焉。邑东赵家村观音寺，原名观音院，见明天启二年，邑生员卢祥兴碑记。后人于前增建佛殿，改为儒东寺，然此二字，于法道既未表深意，于见闻又难令种善根。况当此灾祸频遭之时，若不揭出观音圣号，令人民称名脱苦，不但孤负大士洪慈，亦深孤负当日立观音院者之深心，以故改为观音寺焉。寺之建筑，三门一座，内供二金刚。佛殿一座，供释迦，药师，弥陀三佛，傍侍迦叶，阿难。佛殿后韦驮殿一座，两边配殿二座，东关帝，西伽蓝。正中观音殿一座，中供观音，傍侍善财，龙女，两边十八罗汉。按此形势，足知佛殿在后添修也。吾邑自乾嘉后，佛学绝响，外道亦无。近来饥谨荐臻，兵匪屡扰，人民苦极，思乐不得。各种外道，乘机而来，门庭虽各不同，总以炼精气神，求成仙，为天帝之臣佐而已。初李仙涛商上海，闻法归依。及归，请若干经书，以馈邵，澄，朝有学识之知交。于是方知净土法门，为佛法中之特别法门。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仗佛慈力，即生便可了生脱死，较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也。今夏由甘回里，于四月八日，诣

观音寺礼佛。见其殿宇凋敝，圣像残剥，欲稍事修葺，以力不能胜为憾。至苏祈光作疏，以呼将伯之助。光谓当此灾祸频兴，人民困苦之时，恐无几肯施舍者。且持予疏，令一切人看，即一文不出，亦可令彼种即生了脱之善根。况念大士恩，当必有随分随力以助者。所募之款，多则大修，少则小修。即一圆亦无，予疏亦不徒作，汝募仍有大功。何也，以由阅此疏，知观音度众生之洪恩，念佛了生死之大法。将见后之相继而起者，多难胜数也。又何必执一时一处以为报恩宏法云哉。

扬州江都扬善坝莲修精舍募建大殿疏

（民二十三年）

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不断惑业，得预一生补处。即于现世，定出六道轮回。以其为禅教律密一切诸法之归宿，三世诸佛圆满菩提之要道故也。江都扬善坝，当明末时，觉根和尚，开一净土道场，专修念佛三昧。嗣后屡有高人住持，以故法道久而不替。清咸同间，兵燹之后，寂山和尚，派人料理，近交其徒智定住持。恪守旧规，

不涉外缘。去年洪水为灾，殿堂寮舍，同付东流，大殿墙壁，一无所遗。当殿塌时，有三巨木，翼蔽佛龕，随即漂去。佛龕被水冲坏，亦随流去。水淹佛膝，八尺金身之西方三圣像，系香樟所雕，及与莲座，经此撞击，一毫无损。足见大水乃众生恶业所感，而佛像值此极大之冲激，仍旧巍然。殆以普示一切众生，令其归命投诚，冀得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也。水退之后，智定先盖一茅篷，俾佛像不被日晒雨淋，而修殿一事，徒叹奈何。幸江都县长杨君，财政局长叶君，公安局长陈君，建设局长李君，及江都绅耆，各见如此奇异，同为出资赞助，令其恢复古道场，为地方人祈福之所。由是智定求予疏其源委，以便恳祈十方檀越。（下略）

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并各殿堂寮舍疏

（民十八年）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早成佛道，号正法明。但以慈悲心切，度生情殷，故复不离寂光，垂形九界，随类逐形，寻声救苦，种种方便，度脱众生。所谓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由是在处皆立道场，而天竺最为显著。以杭州素称佛国，人民善根深厚，致菩萨异常灵感也。南天竺演福寺者，隋开皇十五年，陈仲宝所建，请真观法师开山。法师钱塘世家范氏子，幼出樊笼，智由天纵，深入经藏，彻悟自心。初谒天台智者大师，大师待以同门之礼，可以想见其道德悟证之高深也。及住此寺，常讲法华，法道之盛，少与相等。故时人语云，天竺有真观，当天下一半。自后沧桑迭变，兴废不一。至宋理宗淳祐八年，复得重兴，赐额为崇恩演福禅寺。以至元朝，代有高人。而蒙润法师，住持六年，大宏台教，及与莲宗。法师礼诵勤苦，世少等伦。初出家时，礼伽蓝神，像即崩倒，非有远本，其能然乎。迨至明末，一经兵燹，遂成荒墟。附近之民，据为己业，已二百余年矣。民国五年，虎跑法轮和尚，因观志书，始知原由。欲保存古迹，志图恢复，访诸耆老，得其原基，以三千圆，赎回一十余亩，随即搭一茅篷，派人经理，以待机缘。至十二年，佛缘大师，始为接管。晨夕礼诵，冀有乘大愿轮者，为之布金，重兴净土横超道场。（下略）

募建永年祈祷普利会疏

（民十八年，代王一亭居士等作。后因明觉师旋逝，未行）

窃以世界本清宁，由情见互异，而遂成棼乱。天心原慈善，因众生恶感，而屡降灾殃。是以近多年来，刀兵，水旱，饥谨，疾疫，频频降作，民不聊生。然既同生天地之间，可不以民胞物与为怀。是以敝同人，多年以来，凡各处种种灾患，悉各尽其绵力，为之赈济。此盖愍其现在之苦荼，而为之设法者。又死者魂无所归，久则成厉。若不设法超荐，则何慰此等孤魂于泉下。故必于每年，特建道场，以济孤魂，而祝太平。此盖预息将来灾殃之急务也。向者祈祷，未定何处，随意举行，以施济度。窃念观音大士，誓愿宏深，普陀名山，为应化地。明觉和尚，又为真实举行公益之僧。兹拟委彼，在彼本庵，于三月清明之期，念观音圣号七日，圆满之日，特放施食。七月，则念地藏圣号七日，施食七堂。冬至，则念弥陀圣号七日，至圆满日，施食一堂。每次均请四十八僧。以此功德，超度一切刀兵，水旱，饥谨，疾疫而死之孤魂。俾彼各得往生善道，庶不至为厉而作凶。从兹人民安乐，天心顺适。雨旸因之

时若，虫蝗由是不生。则物阜民康，天下太平矣。又愿军民长官，各各福寿增崇，吉祥莅止。备膺箕畴之五福，同纳伊训之百祥。以此福德，抚育吾民，大同之风，重见今日。凡我同伦，愿各赞襄。

礼念观世音菩萨求子疏

（民二十九年庚辰季春作）

伏以观音大士，誓愿洪深，法界有情，等蒙摄受。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良由大士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大士无念，以众生之念为念。故得慈起无缘，悲运同体。如皓月之普印千江，若阳春之遍育万卉。遍尘刹感，遍尘刹应，无求不遂，有愿皆从也。弟子○○○同室人○○○痛世道之危岌，愍人心之陷溺，愈趋愈下，了无底止。仰冀大士赐我福德智慧之子，以期将来穷则独善，以倡导于一乡。达则兼善，挽狂澜于既倒。特立三约，以为先容。一保身节欲，二敦伦积德，三胎幼善教。勉行此三，以期无负大士之洪慈也。又祈四海内外，一切同人，咸息恶心，咸发善念。咸生福德智慧之子，咸体普覆并载之

仁。视邻邦如手足，以天下为一家。互相维持，不相侵暴。以期上慰乾父坤母之洪恩，下符与天地并称三才之人名。转大乱为大治，普天同庆。畅佛化于两间，万国咸宁。唯愿菩萨，普施无畏，愍我愚诚，满我所愿。○○年○○月○○日弟子○○百拜上呈。

求子三要◎◎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第三胎幼善教，以免随流。此三要事，务期实行。再以至诚，礼念观世音，求赐福德智慧光宗华国之子，必能所求如愿，不负圣恩矣。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者。若不节欲，则精气薄弱，必难受孕。即或受孕，必难成人。即或成人，以先天不足，决定孱弱。既无强健勇壮之身力，亦无聪敏记忆之心力，未老先衰，无所树立。如是求子，纵菩萨满人之愿，人实深负菩萨之恩矣。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者。欲生福德智慧光宗华国之子，必须敦伦尽分，孝亲敬长，善待眷属，愍恤仆使，此行之家庭者。至于乡党亲朋，俱宜和睦劝导。俾老者善教儿女，幼者善事亲长。常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吃素念佛，愿生西方，永出苦轮。普为同人，恳切演说，令培出世

之胜因，咸作守道之良民。能如是者，一举一动，悉益自他，一言一行，堪为模范。所生之子，必能超群拔萃，大有树立。菩萨固能满人之愿，人亦可慰菩萨之心矣。第三胎幼善教，以免随流者。古昔圣人，皆由贤父母之善教而成，况凡人乎。若求子者，肯用胎教之法，其子必定贤善。从受孕后，其形容必须端庄诚静，其语言必须忠厚和平，其行事必须孝友恭顺。行住坐卧，常念观音圣号。无论出声念，默念，皆须摄耳而听，听则心归于一，功德更大。若衣冠整齐，手口洗漱，出声念默念，均可。若未洗漱，及至不洁净处，并睡眠时，均须默念。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于仪式不合。若至临产，不可默念。以临产用力送子出，若闭口念，必受气窒之病。产妇自念，家属皆为助念，决定不会难产，亦无产后各种危险。果能如此谨身口意，虔念观音，俾胎儿禀此淳善正气，则其生也，定非凡品。及儿初开知识，即与彼说因果报应，利人利物者必昌，害人害物者必亡。须知利人利物，乃真利己。害人害物，甚于害己。作善必得善报，作恶必得恶报。及说做人，必须遵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方可不愧为人。否则形虽为人，心同禽兽矣。不

许说谎，不许撒颠，不许拿人什物，不许打人骂人，不许遭践虫蚁，字纸，五谷，东西。举动行为，必期于亲于己有益，于人于物无损。又须令其常念观音圣号，以期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幼时习惯，大必淳笃，不至矜己慢人，成狂妄之流类。如此善教，于祖宗则为大孝，于儿女则为大慈，于国家社会则为大忠。余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者，其在斯乎。其懿德堪追周之三太，庶不负称为太太云。愿求子者，咸取法焉，则家国幸甚。◎◎附记禁忌，免致祸害。凡求子者，必须夫妇订约，断欲半年，以培子之先天。待妇天癸尽后一交，必定受孕。天癸未尽，切不可交，交必停经，致成带病，颇有危险。又须吉日良夜，天气清明。大风大雨，雷电震闪，亟宜切戒。礼记月令，季春，先雷三日，适人以木铎巡于道路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古圣王痛念民生，特派官宣布此令，又复著之于经，其天地父母之心乎。适人，宣令之官。木铎，即铃，振铃俾众咸听也。巡，行也。道路，城市街巷，及乡村也。容止，谓房事。不备，谓五官四肢不全，或生怪物。凶灾，谓其夫妇，或得恶疾，或致死亡。既受孕后，

永断房事，所生儿女，必定身心强健，福寿深长。孕后交一次，胎毒重一次，胞衣厚一次，生产难一次。孕久若交，或致堕胎，及与伤胎。兹因浙江永嘉张德田居士，愍念世道人心，愈趋愈下。于去秋，函祈光作礼念观音求子疏，并说其保身，积德，善教等法，以期所生之子，皆为贤善，庶可渐臻太平。光屡以老辞，彼屡次恳求，情难再却，为作简疏，及与三要，以塞其责。

莲宗正传跋

（民十八年）

法雨涓滴录一书，于临终助念，及洗沐，换衣，哭泣等，破坏正念之利害，颇有发明。周师导之母，幸得助念之力，故得正念昭彰，现诸瑞相而终。由是彼昆季石印数百册，以送远近有缘者。今又以母所遗资，印莲宗正传一万册，以结净缘。冀其母未往生则即得往生，已往生则高增品位。因将此录，附于其后，冀一切人，咸知助念，及破坏之利害。庶不至以爱亲，及爱兄弟，妻子，眷属者，背道而驰。以爱恋之心，行损害之事，尚自以为吾于亡者，能尽其职。但以凡夫知识陋劣，未闻佛法，所有损益，人孰得知。此

书传布遐迩，庶一切正信念佛者之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生则深种善根，没则神超净土。此法乃唐善导和尚所发明，谓平日不念佛者，依此助念，亦可往生。善导和尚，弥陀化身，是知此法，利益宏深。普愿见闻，咸生正信，展转劝导，功德无量。待已临终，决定有助念之人。何以故，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因果两各相符故。

印送净土五经跋

（民二十六年）

梵网经云，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华严经云，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是知众生心性，与佛原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只为迷悟之分耳。奈众生迷而不觉时，虽具有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广大圆满之佛性，全被尘劳埋没，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起惑造业，毁谤三宝，自害害他。正如流泉潜隐地中，全不觉知，必须时节因缘为之启发，方能逐渐开明。所以古今来许多有力伟人，幼时迷昧，专以毁谤佛法为能事。及阅历渐深，遇境逢缘，翻然觉悟，从而

皈依三宝，实力奉行者，亦不可胜数。足征佛法广大，实即一切众生本具之心法也。江西吉安吴南浦居士，本宿根深厚，自少经商沪滨，心存慈善。奈全不知佛法，反目信佛为迷信。其室人张氏，虽具信心，而又不识邪正，从而相劝，亦难启发。民国二十年，被匪绑至匪窟，愁苦交迫，寻思无计，遂忆及张氏劝信佛法之语，因而望佛慈救，冀出匪窟。讵知佛法不可思议，佛慈如母忆子，感应道交，捷如桴鼓。忽来巡捕，为救旁人之票，误走地方，即将伊救出，不费分文，安然脱险。乃知佛法有灵，略启信心，遂往普陀等处进香礼佛。二十二年，与室人张氏，偕一子，乘汽车，行至途中曲处，忽一西人少女，从旁横来，适与车撞，被车横压，仆跌车下。伊父子三人，吓得魂不附体，汗流浹背，意谓此女已成三段。急念观世音菩萨，以期佛慈加被解救。及停车下看，但见该西女，仰卧车下，恰在四轮当中，随车拖走数十步。一时巡捕市民云集，该女父亦寻至。将女援起，只见其满脸通红，了无伤痕。旋经检验，毫无损伤，女即随父而去。居士经此二险，大启信心，二十三年，特来向光求授皈依，遂为取法名曰慧云，张氏法名曰慧贤，继而进受

五戒。从此信心真切，精进修持，复在灵岩各处广作功德。又数男名下，连得数女孙，艰于男孙。至二十四年，适居士六十寿期，长儿媳遂生一麟儿。各亲友群相道贺，居士因已长斋奉佛，则自己寿诞，及孙儿弥月，皆用素筵，毫不动荤，以为戒杀吃素倡。今复以千圆印净土五经，赠送结缘，请光述其信佛因缘而为之跋。普愿未发信心者，见闻起信，已发信心者，因而增长。必期人人信佛，同生西方，同圆种智，以慰诸佛普度众生之本怀焉。

成复初忏悔文跋

（民二十五年）

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人若知因果，自可格除人欲，遵循天理，以复其本具之良知。则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皆由此而扩充发现矣。佛法者，世出世间诸法之根本也。自后汉入中国，千八百余年，由圣君贤相，通人达士之护持提倡，得以遍布中外。其间虽二三暴君拘士，辟驳毁除，然皆仰面唾天，适足自污。宋之程朱，阅佛大乘经典，亲近禅宗知识，以期窃取其义以自雄。由未遍阅

诸经，遍参各宗知识，遂窃取佛经全事即理，及宗门法法头头会归自心之义，以释儒经，竟成执理废事之邪见。如曰，天，即理也，岂真有冕旒而王者哉。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谁托生。初由执理废事，继成断灭顽空。于是大张己见，深辟佛法。谓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乃为骗愚夫妇奉教之根据，实无其事。此后凡属理学，皆偷看佛经，皆力辟佛法。不究道之根本，徒以门庭固执。从此治心，治身，治国，治世之法，但存皮毛，了无根本。欧化一至，靡然风从，竟成废经废伦，争地争城，惨不忍闻之现象，为自有生民以来之大乱。究其根原，皆由辟因果轮回之学说以酿成之。自程朱以后，学者凡天姿聪明，无不受此遗毒。举皆自命卫道，而不知其畔道也大矣。致大多数人，毕世无由闻道。亦有始陷覆辙，后痛改悔，自愍愍他，自伤伤他，欲以己之迷执，作一切人之殷鉴，如甘肃秦安成复初者，又复何限。按其子净念书云，家严自十六七岁，即受程朱遗毒，以辟佛老为己任。惜所居偏僻，佛经殊难一见，又无宏法高僧，超格达士可亲近，遂以程朱

所说，为千古不易之定论。辄依其说以辟佛老，实绝不知佛老之所以。由其妄辟佛老，并将素所崇奉儒教真正宗旨，亦复迷昧。幸宿植善根，天鉴愚诚，俾其病困多年，以期自反。初则犹谓天道无知，继则大悟己见悖谬。从兹痛改前非，力修净行。效了凡之立命，法净意之革心。虽得心地光明，仍旧目睛昏翳（民十六年，右目起翳，不能睹物。至二十年，左目亦然。乃与其子，极力忏悔。其子刺血画佛，以朱写经。彼自作文发露，遂得目能见物）。方知不暴己过，终难消业，倘陈宿愆，尚堪利人。因兹作忏悔文，印送同人，以自己之迷悟，作来哲之法戒。祈光作跋，冀广流通。因略表受病之原委，期有心世道人心者，同挽颓风，同敦儒行，同修净业，同沐佛恩。同格人欲之幻物，同致本具之良知。庶可明明德以止至善，持佛号以生西方。罔念作狂，克念作圣，以身作则，普度群迷者，其在斯乎。

涵江三江口仙庆寺净业社缘起

（民二十年）

念佛一法，乃佛法中之总持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

之则逆恶凡夫，亦可预入其中。语其浅，则妇孺均能修持。语其深，则圣哲莫能了解。而且于在家善信，最为合机。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如来称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故凡念佛之人，必须于家庭伦常中，各尽其分。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者是也。又须惩忿窒欲，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修善去恶，尤须在起心动念处，认真省察，笃实扩充而克除之。战兢惕厉，毋或怠忽，是为善人。善人念佛，方能得念佛之真实利益。如基址巩固，万丈高楼，自可随意建造矣。现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极，总因不讲尽谊尽分之道，福善祸淫之理。至于六道轮回之事，念佛往生之法，更无从得闻。以心不注重于道德仁义，因果报应，纵闻亦不生信。以是之故，酿成大劫，天灾人祸，频频降作，杀机弥漫，民不聊生。其有具忧世之心，欲为挽救者，咸皆提倡佛学，而修念佛法门。以此法，实为佛法中最易修持，最易成就之法，如人习射，以地为的，发无不中。此法仗佛慈力，但肯依教修持，无一不成就者。是故各当皈依三宝，受持五戒，遵行十善，以净身口意三业。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极

乐世界，以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如是之人，生为圣贤之徒，没登极乐之国。展转劝导，相观而善，何难弭灾息祸，修德膺福。敦本重伦，移风易俗，以迄天下太平，人民安乐也。由是言之，念佛一法，岂非振兴民力，辅弼政教，不据位而化民，不资刑而息恶之根本法轮乎。愿具挽劫运之心者，同皆入社。有道远者，及职务萦身，或青年妇女，不便来社者，均可在家摄心净念。特设净业社者，不过为提倡演说之机关而已。日常念佛，固属在家中修持之事，不可不知。社址设仙庆寺，每月某日，同来念佛。念毕，请通文理者，讲演念佛之章程利益，并居家教育儿女之规矩利益。又备有浅近念佛修善各书，有欲看者，按本请看，并不多取分文。复以此资，请书备阅。大家果能群起兴行，则世道人心，自然淳善，天灾人祸，无由降作矣。此实为国，为民，为社会，为家庭之最上善策也。愿见闻者，同兴起焉。

海门汲浜镇助念往生社缘起

（民二十年）

世间一材一艺，皆须大家互相资助，方能有成。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

其道。世间法尚如此，出世间法，何独不然。须知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凡夫，亦可预入其中。一切法门，不到业尽情空，不能了生脱死，以唯仗自力故难。念佛法门，若具真信切愿，即可超凡入圣，以专仗佛力故易。一得往生，其所得之益，比业尽情空者，高超多多。此之法门，无论老幼男女，贵贱贤愚，士农工商，在家出家，皆应修持。不唯不碍一切职业，而且能助一切职业得易成就。凡念佛之人，务必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坚决，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化他。俾内而家庭眷属，外而乡党亲友，同修此法，同求往生。其为功德，何能名焉。以故成惠民，与诸居士，组织一助念往生社，于本镇武圣庙。每月逢期，来此念佛。念毕，讲说净土法门之利益，与其修法，并临终助念之办法。凡入社者，均当依之而行。其有社友，或非社友，请往其家助念者，当本大菩提心，开导病人，及与眷属。俾各依佛法，勿任凡情。开示之后，大家同秉一心以念，必期其亡者直下往生西方而后已。能成就他人往生，待至自己临终，必

大有成就自己往生者，切勿以不关己而忽之。至于同社念佛道友，平常当与家中眷属，说其临终助念之利益。与预先洗澡，换衣，并对之哭泣之祸害。当请一本饬终津梁，令其详知。迨至父母，或余眷属，临欲命终，家中眷属，同为念佛，令彼心存正念，随佛往生。并请社友，为其助念。此时一发千钧，关系甚大。当将丧祭种种虚华之费，移于此时用之。当将哀毁尽孝之诚，移于为亲念佛。须令眷属，悉听社友指导，切不可徇于习俗，以误大事。孟子谓，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况临终能以念佛相助，则正念昭彰，随佛往生。成就亲往生，即是成就亲作佛。凡作佛者，必度无量无边众生。世间尽孝之事，尚有大于此乎。是宜竭尽吾诚，而极力助之也。倘或徇于习俗，不以成就正念为事。或预为洗澡，换衣，一经触动，心已纷动，若或疼痛，必生瞋恚。若或哭泣，必生恋爱。纷动，则正念已失，莫由往生。瞋恚，则或致堕落毒虫之类。恋爱，亦属生死根本。人非病狂，谁忍以行孝之愚诚，坏亲正念，令其失了生脱死，以至成佛之巨益，致堕三途恶道，及常劫轮回之极苦乎。此之行孝，与罗刹女爱人何异。罗刹女谓所吃之人

曰，我爱汝，故吃汝。愿一切孝子贤孙，及诸仁慈眷属，同随顺佛度众生之心，切勿与罗刹女之爱相同。则亡者存者，通皆得大利益矣。

企庐莲社缘起

（民二十四年）

大觉世尊，愍诸众生，迷本妙心，轮回生死。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众生机，说种种法。虽大小偏圆不同，权实顿渐各异，要皆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究竟成佛而已。然众生根有大小，迷有浅深，不能直下畅佛本怀。又为末世众生，业障深厚，智慧浅薄，寿命短促，知识稀少，匪仗佛力，决难现生了脱。于是特开一总摄初中后法，普被上中下根之净土法门。俾彼已证法身者，速成佛道。未断烦惑者，亦出轮回。其为利益，超出一代时教之上。以一则专仗自力，一则兼仗佛力。譬如跛夫，尽日只行数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即可遍达四洲。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溯自大教东来，远公首开莲社，当时高僧钜儒之预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自

兹厥后，代有高人，续焰传灯，遍布中外。如来大法，有律教宗密净五种，唯净土一法，最易修持，最易成就，为律教宗密之归宿。故古今律教宗密诸知识，皆务密修，尤多极力显化者。此法真俗圆融，机理双契。不但为学道者，立出轮回之妙门，实为治国者，坐致太平之要道。故往圣前贤，通人智士，咸皆修持，若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焉。迩来人心不古，弃本逐末，欧风东渐，竞尚唯新。争地争城，互相残杀，天灾人祸，频频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其有心世道人心者，见此现象，恐人道或几乎息，群起而设法挽救之。于是各处咸立净业社，居士林，提倡佛学。明三世之因果，示六道之轮回。表佛性之真常，赞净土之超胜。令一切人，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则必能惩忿窒欲，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为世间贤人善人。发菩提心，自行化他，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迨至临终，佛及圣众，亲垂接引，令其往生，而为出世间上善人。此各处立社建林之大意也。苏州，为古来佛教盛兴之地，固多宿根深厚之人。纵外道援引，误入歧途，不旋踵而复归正道。曹崧乔居士，创办隐

贫会，以周济贫民，乃色身上之慈惠。今又援陈依仁，周良济二居士，开企庐莲社，提倡念佛求生西方。俾迷背故乡，了无资粮以归者，皆得资粮具足，乃慧命上之计虑。而庐山之道，谁能继迹，但能景仰而企望之，亦不愧为庐山之徒，故名为企庐莲社焉。彼祈光作缘起，以发明其隐义，故为络索一上。庶见者闻者，及诸社员，悉知即心本具之道，即俗修真之法，即念佛而护国，即潜修而辅世之意义矣。

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

（民二十七年）

佛者，觉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方名为佛。乃烦恼净尽，福慧具足，五蕴皆空，三德彻证，圣中之圣，天中之天之嘉号，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通名。其释迦牟尼，乃娑婆教主之别号也。梵语释迦牟尼，此翻能仁寂默。能仁，谓广度众生。寂默，谓彻证自性。学者，效也。即随分随力依教修行也。依教修行，何言其随分随力也。以佛随众生根性说法，以根性不一，佛随彼之智识身分所宜而说。随机施教，对症发药，必期于机教相契，令各得益。令在生死苦海沉溺

之众生，归依佛法僧三宝，以为恃怙。令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五戒。令修十善，于身三，口四，意三，皆止其恶而行其善。所谓身不行杀生，偷盗，邪淫之事，口不说妄言，绮语，恶口，两舌之话，意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之念。愚痴，指不信因果，谓作善作恶，无有报应，人死神灭，无有后世等邪见。又复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朋友，则劝善规过。主仆，则法仁效忠。一一各令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为人乘法。依此而修，生生为人。人乘，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之根本。如地基筑坚，高楼随意可建也。天乘，于五戒十善外，加修各种禅定，以生六欲，四禅，四空等天。人乘，天乘，皆非了生死法。声闻乘，依戒定慧，修四谛法，以了生死。缘觉乘，依戒定慧，观察十二因缘流转，还灭二门，以了生死。菩萨乘，依戒定慧，修六度万行，下化众生，以期上成佛道。然此三乘法，皆属仗自力之普通法。若最上上根人，当可现生了生死，即佛在世时，亦是百中之一。若现在，恐全世界亦无一二矣。然佛以大慈悲，预知后世众生，无仗自力现生能了生死者，

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特别法门。无论老幼男女，贵贱智愚，士农工商，政军学界，在家出家，上圣下凡，皆令现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博地凡夫，带业往生。既生西方，惑，业，苦三，悉皆消灭。喻如片雪，当于洪炉，未至而化。已了生死之二乘，及权位菩萨往生，则速证无生法忍。已证无生之法身大士往生，则速证佛果。如来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皆仗自力，故难。唯此一法，全仗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及与行人信愿诚恳忆念之力，故得感应道交，即生了办也。然既欲往生西方，当念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念报其恩，常加护惜，不敢杀食。见一切同伦，及诸鬼神，与鸟兽昆虫，皆心念口言，令其念佛求生西方。果能三业清净，敦伦尽分，以修持净土法门为劝，则相观而善，当有潜移密化，俗美风淳之望。世人未读佛经，不知佛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见韩欧程朱等辟佛，便以崇正辟邪为己任，而人云亦云，肆口诬蔑。不知韩欧绝未看过佛经。韩之原道，只寂灭二字，是佛法中话，其余皆老子庄子中话。后由大颠禅师启迪，遂不谤佛。欧则唯韩是宗，其辟佛之根据，以王政衰，而仁义之道无人提倡，故佛得乘

间而入。若使知前所述佛随顺机宜，济世度生之道，当不至以佛为中国患，而欲逐之也。欧以是倡，学者以欧为宗师，悉以辟佛是则效。明教大师，欲救此弊，作辅教编，上仁宗皇帝。仁宗示韩魏公，韩持以示欧，欧惊曰，不意僧中有此人也，黎明当一见之。次日，韩陪明教往见，畅谈终日，自兹不复辟佛。门下士受明教之教，多皆极力学佛矣。程朱读佛大乘经，亲近禅宗善知识，会得经中全事即理，及宗门法法头头会归自心之义，便以为大得。实未遍阅大小乘经，及亲近各宗善知识。遂执理废事，拨无因果，谓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且谓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神已散矣，令谁托生。由是恶者放心造业，善者亦难自勉。夫因果者，圣人治天下，如来度众生之大权也。谓其实无，致后之学者，皆不敢说因果，唯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之本。而使善者不能不正心诚意，恶者不敢不正心诚意者，因果也。既不讲因果，则治国治家治身治心之法，徒具虚文，不得实益。数百年来，尚能支持者，犹有古大人之流风善政，未全泯灭也。近来废弃旧法，竞尚唯新，争城争

地，互相残杀，弱肉强食，酿成大劫者，皆由全国儒者，皆不敢说因果，恐人以违背先贤攻击。又或稍有树立，当入文庙，人以佞佛而阻之，故视说因果为畏途。以致从古未有之大乱，大为发生。使家庭，学校，社会皆讲因果，断不至乱至此极。在程朱当日，恐佛教盛则儒教衰，故作此违理昧心之辟驳，以卫护儒教。其相争相杀，多年不息之惨像，实未看到。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彼恐不辟佛，儒者皆悉学佛。不知儒者果皆学佛，儒教当更兴盛。此义详于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中，当另抄之。俾贵地儒者，大开眼界，有所依从。世乱已极，思治之士，咸皆提倡佛学，以冀人各明因果，识罪福，回心向善，挽回劫运，以安民生。罗铿端等诸居士，拟立佛学图书馆，祈余作缘起，以发明佛教济世度生之旨趣，遂书此以塞其责。

募修苏州报恩寺报恩塔缘起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是名正因，此属性德，亦本觉也。虽有正因，若不闻佛法，则如宝在藏中，珠系衣里，由不知故，枉受贫穷。既闻佛法，知佛是已成之佛，我及一切众生，皆

是未成之佛。从兹修戒定慧，断贪瞋痴，返妄归真，背尘合觉，是名缘因，此属修德，亦始觉也。修德功深，性德体显，方知从昔已来，承正因佛性之力，行种种背性之事，受种种幻妄之苦，犹如暗室触宝，反受损伤。今已亲见本有佛性，则昔本不失，今亦无得，全妄即真，全修即性，是名了因，乃性修双融，始本合一也。凡佛所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无非令众生亲证乎此而已。然众生根有利钝，职有亲疏，难以普益。故以建立塔庙，庄严法相，鸣钟击磬，扬拳竖拂，为助发入道之缘。而古人每于大聚落处，建大塔庙者，以期见者闻者，纳佛种于八识田中，后来必至亲证觉道，非徒为壮观瞻也。苏州报恩寺者，乃三国吴主孙权，为报母恩所建，原名通玄寺。至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重修，僧正慧建十一级宝塔，备极庄严。隋文代陈，为吴令孙宽所废。唐初，僧慧顓重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诏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开元为额，遂改名开元寺。中有金铜玄宗像，昭宗大顺间，为淮西贼孙儒焚毁。后唐同光三年，吴越王钱镠，另建开元寺于盘门内瑞光寺旁，以晋愍帝建兴元年，由海浮来之二石佛，修无梁砖殿以供之。吴越王钱镠，自唐僖宗时，

征黄巢，平董昌，尽忠唐室。昭宗时封王，所辖吴越，法道大兴。五代之世，唯吴越最为安靖，以数世信佛，绝无苛政所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尽献所辖之地于宋。此八九十年，于佛于儒，均有莫大之关系焉。当五代周显德间，钱王于故开元寺基，重建寺，移支硎山报恩寺额于此，为报恩寺之所由名也。至宋神宗元丰间，重修寺塔，苏东坡舍铜龟以藏舍利。自后兴衰，不一而足。明万历初，塔寺复毁，由僧性月任兴复，适如金至，性月悉委任之。金广谈因果，显大神力，致檀施云集，阅九年而竣功。清康熙五年，一源法师，欲为重修。适太傅金文通告老居家，因劝倡修，遂得大逾前规。道光十六年，邑绅潘梅溪，独舍巨资，俾得一新。光绪二十四年，敏曦老法师莅苏，邑绅以报恩寺塔颓败，欲仗德望恢复，请为住持。法师许之，未及开工而寂。法徒咏荷公，极力担当，令徒孙昭三公辅弼之。祖孙二人，竭力监督，功甫及半，而咏荷公歿，时在光绪三十一年。昭三公接住持，惨澹经营，至次年，俾九级浮图，及各殿堂，悉皆完整。迄今又三十余年，风雨摧残，木朽瓦裂。今年五月中旬，塔巔第八层陵角，忽然崩堕。由上至下，层层受

损，若不急修，则后难收拾矣。昭三公持志书来，并说现状，拟即募修，祈不慧撰一缘起。恳祈十方宰官长者，善信人等，发菩提心，行方便事，舍不坚之资财，培无尽之福德。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桂兰蔚茂，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

阜阳资福寺重建念佛堂开莲社缘起

（民二十六年）

如来圣教，法门无量，随依一法，以菩提心修持，皆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然于修而未证之前，大有难易疾迟之别。求其至圆至顿，最简最易，契理契机，即修即性，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为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作人天凡圣证真之捷径者，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也。良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念佛法门，兼仗佛力。仗自力，非烦恼断尽，不能超出三界。仗佛力，若信愿真切，即可高登九莲。当今之人，欲于现生了生死大事者，舍此一法，则绝无希望矣。须知净土法门，法法圆通。如皓月丽天，川川俱现。水银堕地，颗颗皆圆。不独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觉世牖民，治国安邦者，有大裨益。即士农工商，

欲发展其事业，老幼男女，欲消灭其疾苦者，无不随感而应，遂心满愿。今则人心陷溺，世乱已极。变乱是非，颠倒黑白，争夺欺凌，极力演变。若不挽救，则人道或几乎熄。于是各处有心之士，群起而提倡佛法，明三世之因果，显六道之轮回，示娑婆之浊恶，表极乐之严净。以期斯世之人，克己复礼，生入圣贤之域。了生脱死，没归极乐之邦。阜阳资福寺，乃几朝古刹，载之志乘。近以住持无弘法之资格，一班不知佛法者，竞倡维新，破除迷信，急欲毁灭其寺。虽明哲之士，谕以正理，绝不肯听。阜阳佛教会代表邢纯斋，愤不顾身，奔走省垣，面见主席雪亚刘公，祈其出示保护。幸蒙刘公护法心切，爱民情殷，立即出示禁止，方得保存。地方人士，因思佛法理智高深，利益广大。更念资福为颍地名胜，自古迄今，人民沐恩戴德者，多难胜数。不忍任其荒凉，于是重谋兴复。现已建立念佛堂五楹，请秉初法师暂主其事。拟安戒德师僧若干位，常年修持净业。每月朔望，聚集在家信士，念佛一日，以资提倡。午后念佛毕，不拘缁素，为之讲演念佛大旨，与居尘学道，在野报国之法。以及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事。并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理。俾一切人，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所以然。则于一切时，一切处，皆为希圣学佛之事。此实不居位而护国救民，不现形而移风易俗之大方便法门。愿若缙若素共勉之，则其利益大矣。

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

（民十四年 办法从略）

观世音菩萨，于过去无量劫前，久成佛道，号正法明。但以慈悲心切，救苦情殷，不离寂光，垂形九界，于十方无量世界，随类现身，度脱众生。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虽则十方世界，无刹不现，而于娑婆世界，因缘甚深。虽则十法界身，无身不现，而世人皆以菩萨称之。虽则应化之处，遍满寰宇，而浙江普陀，最为显著。印光受恩实钜，负恩甚深。初则出家于陕西南五台山，为观音现身降伏毒龙之道场。继则寄居南海普陀，为善财南参观音之圣地。每念世人不知菩萨之深慈大悲，欲搜辑大藏，及与群书，凡菩萨本地之行愿，及此方感应之事迹，述为颂文，加以详注。俾世之同伦，同知观音之大慈悲心，与夫随类逐形，寻声救苦之

实理实事。庶可同持圣号，同消业障，同增福慧，生为身心清净之人，殁入莲池海众之会。用此以正人心而挽劫运，以期天下太平，人民安乐也。然此心虽发，但以学识浅陋，笔墨拙朴，未能即时举行。适江西大文学许止净居士来山见访，一见即成莫逆，因以其事见托，彼即欣然允许。遂潜心撰述，时经二年，述成颂文二万余言。每句事迹，悉注于每段之后，俾阅者一目了然，共成三卷。又录经中要义，名为经证一卷，附于颂文之后。又金刚经功德颂一卷，亦附于后。俾诵经念佛人，同知向方。以期即凡心以见佛心，克遂如来度生之愿。现今天灾人祸，相继降作，世道人心，陷溺已极，特借此以作挽狂澜，扶世道，同登圣域，共证菩提之向导。今即付排发刊，愿有力善信，共出净资，俾举世同人，各沐观音菩萨之慈恩，以迄同得亲证本具佛性，圆满无上觉道。区区之心，如是而已。（下略）

楹联

（肇于宋初，蜀后主孟昶庆新春。自后僧俗，各以之赞颂功德，发挥道妙，摭心所蕴，藉谕同仁。云栖法汇，曾载各联，今踵芳规，以博一笑。印光识。）

释迦

下兜率而降神，住世八十其年，令九界众生，彻见本来真面目。

睹明星而悟道，谈经三百余会，俾大千佛子，复归原有旧家乡。

佛应西乾，度众生以悟证菩提，故感天龙常拥护。

法流东土，开文化而震发聋聩，致令贤智尽归宗。

三惑尽而二死亡，一尘不立。

五蕴空而六根净，万德圆彰。

圆悟藏性，彻证自心，道通天地有形外。

慈起无缘，悲运同体，恩遍圣凡含识中。

冀有情共证真常，本寂灭心，说圆通法。

期含识同登觉岸，依一实道，开方便门。

华严顿演圆宗，独被上根，尚未悉符出世度生之弘誓。

行愿导归极乐，全收九界，方堪大畅成道利物之本怀。

华表圆因，显如来成始成终之道。

严彰实果，示众生心作心是之门。

弥陀

莫讶一称超十地。

须知六字括三乘。

如来拯济无方，广度众生须度我。

吾辈矜嫜没寄，不念弥陀更念谁。

依宏誓愿，建折摄之法门，但肯一心持名，自尔潜符实相，俾四圣六凡同证真常，故得九界咸归，十方共赞。

以大慈悲，立厌欣之胜行，若能初土托质，何难顿入寂光，导三乘五性齐登净域，因兹千经俱阐，万论均宣。

应当发愿愿往生，客路溪山，切莫从头再眷恋。

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直须全体总亲承。

成就六八大愿，居西方以作佛，举华藏世界诸庄严，圆彰净土。

愍念九品含灵，向东域而垂慈，引娑婆国中众男女，同往莲邦。

舍西归捷径，九界有情，上何以圆成觉道。

离净土法门，十方诸佛，下不能普利群萌。

五住二执，蒙光顿圆夫四德。

三乘六道，克念定证于一真。

佛愿宏深，十方共赞。

生心恳到，九界同归。

寿量无边，竖穷三际。

光明有象，横遍十方。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乐邦有路，起信即生。

唯期五浊顿空，任他香无人焚，地无人扫。

倘得一真共证，自尔愿令我满，心令我安。

济度无方，怜伊体一。

津梁罔测，悯彼迷深。

誓愿宏深，十方共赞。

慈悲广大，九界同归。

弥勒

宝阁覆十虚，宛若空含万象。
分身遍尘刹，直同月印千江。
坦腹笑容摄海众，
分身散影示时人。
宴坐等人来，预摄龙华会有缘之辈。
逢机以笑应，圆彰大肚皮中无所不容。
楼阁门开，圆彰法界修因事。
慈悲愿普，预摄龙华证果人。

佛

彻证一真法界，三惑尽而二死亡，德超十地。
普令九类圣凡，五蕴空而六度具，道继大雄。

观音

有感即通，千江有水千江月。
无机不被，万里无云万里天。
一尘不立，得真圆通，现随类逐形之身，寻
声救苦。

五蕴皆空，证大寂灭，依即心自性之道，说法度生。

云起慈门，悯彼迷情不易悟。
波腾愿海，怜伊佛性了无殊。
慈悲心切，虽救苦以寻声，常住楞严大定。
与拔情殷，纵逗机而说法，圆彰寂灭真宗。
照见五蕴皆空，说法度生，竖穷三际。
证极一乘实相，寻声救苦，横遍十方。
誓愿宏深，处处现身说法。
慈悲广大，时时救苦寻声。
法法圆通，故名自在。
头头合道，因号普门。
慈起无缘，恩周庶类。
悲兴同体，道启多门。

势至

本愿不违，摄念佛人归净土。
分身无量，居极乐国遍十方。
都摄六根，获大寂灭。
单提一念，证真圆通。
以智慧光，普照一切。
乘圆通道，广度众生。

菩萨

证诸佛本妙觉心，从兹安住寂光，享真常之法乐。

愍众生迷如来藏，故复现身尘刹，作得度之因缘。

韦驮

菩萨化身，辅正摧邪宏圣教。
童真入道，安邦护国度群迷。

普陀韦驮

护法安僧，俾有情共入普门，满观音愿。
降魔制外，令含识齐登觉岸，遂善逝心。

普陀天王

企慈云普覆尘寰，以天王身，作如来使。
期法雨均沾沙界，现大人相，镇圆通场。

关帝

浩气冲天，仰效义天之覆庇。
精忠贯日，常随佛日以昭彰。

佛殿

冥显咸加，恩逾父母。
圣凡普利，德迈穹苍。
行满果圆，导三乘以齐成觉道。
悲深愿重，拯四生而共届莲邦。
教演徧圆，统九界而齐度。
德全福慧，超十地以独尊。

普陀仙人井观音

悲愿宏深，故从个里涌甘露。
慈恩浩荡，致使寰区尽竭诚。

灵岩山智积殿

证法华而来灵山，追随多宝塔中佛。
现色身以医陆弟，愍念阎浮世上人。

灵岩智积

灵岩灵迹有永夫，足显轮回旷远。
智积智谋启陆相，用彰佛道渊深。
圣德难思，特现像身说法要。
悲心无既，永留本寺作帡幪。

藏经阁

如来广运慈悲，畅谭三藏甚深之妙典，普使众生，开发菩提，销镕惑业，荡昏迷而复常寂照，摄果觉而总作因心，直同露滴沧溟，便是汪洋大海，甄陶化育，利益难名。我辈欣逢明诲，敢不卒年砣砣，依教修行，彻底穷源，饮兹一味，自此罄空后际，导怨亲以共出畏途，用冀仰酬夫佛力。

皇帝不忘付嘱，颁布五时秘密之真诠，悉令含识，闻熏般若，清净根身，了挂碍兮获本圆通，即凡情兮全彰圣智，无异尘投华岳，顿成岌嶭高山，护念保绥，功勋罔测。吾侪幸遇指南，固当终日乾乾，竭诚持诵，登峰造极，观彼太虚，由斯周遍十方，扶胞与以齐臻道岸，永期上报于君恩。

法海汪洋，深探彻底之源，方可谓无孤佛化。

义山峭峻，直上绝高之顶，始堪云不负己灵。

五时言教，非异非同，为实施权，开权显实，有如海孕百川川赴海。

三乘谛理，即多即一，由性现相，摄相归性，直似空含万象象依空。

法堂

慧焰重重，烁破千年之暗室。

法源混混，滋生五性之灵苗。

藏经阁佛殿

佛光普照十方界，

法雨均滋五性根。

讲堂

法会宏开，教行并进，欲得千机普育，利钝齐修，是故略资通途，偏崇特别，以华严圆满菩提之妙因，唯在导归净土。

讲筵大启，理事双诠，拟求万派朝宗，圣凡等益，由兹拣去自力，注重佛加，冀娑婆具足惑业之含识，现生同赴莲池。

（仗自力者，名通途法门。仗佛力者，名特别法门。佛教净业社讲堂落成，命撰楹联，因标示宗旨。）

念佛堂

何必问是谁，此道于今昭日月。

但能常系念，佛心无处不慈悲。
决志求生，效昔贤将错就错。
一心忆念，至今日人云亦云。
因戒生定，定慧圆明菩提本。
由教入净，净禅贯彻觉道成。
力修戒定慧空，则无我见。
常念慈悲喜舍，方契佛心。
了君大事唯修净，
畅佛本怀在往生。
三业相应，往生有分。
六根都摄，见佛无难。
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
都摄六根净念，上合本妙觉心。
五蕴皆空，六根俱寂。
一尘不染，万德圆彰。

三教堂

儒释本同源，道并行而不悖。
内外原一体，理交显而弥彰。

永明塔院

宗镜圆照，万善同归，本教义而续慧命。

法华一部，佛事百八，振大机以警愚顽。

智者坊

教判五时，化仪化法双诠，灵鹫亲承诸善逝。
佛明六即，心作心是并阐，支那弘道无二人。

孔圣殿

继往开来，道通天地有形外。
祖尧述舜，恩遍飞潜异类中。

如意寮

万德洪名常忆念，
百般幻病自消除。

地藏坛

洪愿发时，生蒙度脱。
尊经演处，罪自消亡。

法华坛

大事因缘，端归实相。
一乘源本，在报亲恩。

三门

经承北阙，律阐南山，续慧命于将来，直使
普天含识，顿明寂灭真心，竖穷三际。

道继西乾，宗传东震，开佛知于当念，咸令
法界有情，彻悟圆通妙性，横遍十方。

诣菩提场，趣寂灭殿。

登圆通路，入解脱门。

菜园

地壮菜根粗，因真果正。

粪多茄子大，德厚福隆。

戏台

权制排场扶教化。

巧垂明训振纲常。

寓褒贬，别善恶，庆殃福极，报不爽于淑慝
贤奸，发瞋震聳，允作千秋藻鉴。

扶教化，振纲常，慈孝仁忠，义各尽于君臣
父子，移风易俗，洵为万世典型。

典型示彼将来，俾狂夫克念作圣。

奸谀诛于已往，庶潜德大发幽光。

法如庵三门

法道幽深，直入圆通妙境。
如门广大，全彰寂照真宗。

贺传戒

张戒网以振宗风，二谛圆明，诚足追踪往哲。
布慈云而降法雨，三根普被，允堪贻范后昆。

讲禅林宝训

览镜知惭宏宝训，
规今师古振禅林。

贺五十寿

效伯玉之知非，五十年愆尤，从兹尽忏。
师仲尼之立命，百千世懿范，永用遵行。

贺寿

己立立人，是名上寿。
知非非断，可谓长年。

挽法师

以求生得故乡之风月，生本无生，无生而生，
生于无生之净土。

以示灭作险道之导师，灭实不灭，不灭而灭，
灭于不灭之秽邦。

圆满菩提，常光现处幻缘灭。

庄严净土，本有彻时真智生。

挽讲楞严

汇阴入界而头头合道，数十年教义宗风，徒
成景仰。

泯根尘识而法法归真，一刹那因圆果满，永
作津梁。

挽老修行

禅心虚寂，净业精纯，蒙佛接引以往生，不
枉数十年来居海岛。

道貌威棱，清神卓犖，令人敬畏而景仰，允
堪千百世后作典型。

挽天童寄禅和尚

追忆拈提，意旨昭著，悉令认影狂徒，即时
还得本头，可叹天不假年，致使法门亡砥柱。

每吟偈颂，声韵铿锵，普俾抛家浪子，直下
顿开宝藏，堪悲事未遂志，遽教后进失规绳。

平交法嗣晚辈皆可用

十载住天童，恒以诗歌传密印。

一朝生佛国，永随观势证圆通。

寄禅和尚

解同霁月光风，上继密云之法道，方欲宏开
学会，接引后昆，岂料竟生极乐克因去。

诗等金声玉振，永为苦海之慈航，尚期亲证
圆通，追踪先觉，急宜复入娑婆了愿来。

痛法道之式微，腹蕴经纶，志图恢复，援官
长以作金汤，何意半途而逝。

冀宗风之丕振，心悬藻鉴，口吐珠玑，刊枣
梨以普流布，可云永劫常存。

挽留云观月和尚

仰承师志，创建禅林，普令参请缁流，得以安身立命，幸值年高德邵，式范后昆，何缘月落青天水到海。

上叩帝阍，乞颁龙藏，悉使宗教开士，因兹达本穷源，既经质谢神迁，亲侍大觉，当必心冥理地道符空。

平交挽住市廛小庙僧

本来面目，即俗恒真，俯向碧潭观夜月。
毕世操持，似退实进，倒骑驴子上庐山。

僧挽大商家护法

白手起家，居廛为政，数十年广行慈济，大展经纶，无边际清操高风，讵料徒成夫景仰。

赤诚护法，即俗修真，当斯时顿弃幻躯，直升安养，绝对待本光常寿，必将彻证于唯心。

定海县送瘟

经宣秘藏，送瘟神即归天府，岂徒一邑安康，纵属邻邦不为壑。

咒诵真詮，祈吉耀常照下方，既锡闔境福庆，
兼令通国沐容光。

送瘟

下民背觉合尘，致使天灾以见告。
大士寻声救苦，因怜葵悃之诚求。
慧日丽中天，灭尽瘟疫之霜露。
慈云覆大地，滋荣福寿之根苗。

代吊孙传芳

心契真常，普为怨亲修圣道。
身偿业债，浑忘人我归莲邦。

自励

悉将格致诚正措己躬，是真豪杰。
不以身心性命置度外，乃大丈夫。
汝将死，快念佛，心不专一，决堕地狱，饿
鬼畜生尚难求，勿妄想人天福果。
汝将死，快念佛，志若真诚，便预莲池，声
闻缘觉犹弗住，定克证等妙圆乘。
照见五蕴皆空，心境俱捐，直同皓月孤圆，
光吞万象。

证到一尘不立，智悲双运，不异昊天浩荡，
体覆群伦。

念佛方能消宿业。

竭诚自可转凡心。

闭户拒来人，痛念死期将至。

专心修净业，深惭道业未成。

卓立不移，当师孔圣。

有非必改，宜效蘧贤。

证道方能超六道。

明心自可了三心。

道业未成，敢使此心散乱。

死期将至，力辞一切应酬。

阅遍尘寰原是幻。

研穷妙性急归真。

寡过未能为我憾。

居心无伪任人非。

知佛性常，奋克证志。

思地狱苦，发菩提心。

闲联

解行全无，敢充天鸟。

根身未净，勉效云牛。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师贤心实，师圣心空。
虽有珠海金山，不如坐进此道。
纵令封禅拜国，何若立往西方。
事事利人，出尔反尔。
心心省己，念兹在兹。
一制夫心成铁汉。
三缄其口学金人。

药师

如来誓愿宏深，普利有情，果能心无所住持
洪名，自可灾遍消尽六道苦。

经咒威神广大，齐资含识，若肯念不分驰禀
圣教，定然寿得延及两足尊。

法堂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相
相离相，而万德圆彰，究竟亲证夫实相。

生慈心，生悲心，生欢喜心，生大舍心，心
心印心，而一尘不立，彻底显现乎佛心。

观音地藏

观世音现众身以说妙法，随尘刹感，遍尘刹应。

地藏王空地狱而尽生界，行如来事，慰如来心。

遍法界寻声救苦，随类现身，首推普门大士。
举冥阳兴慈运悲，常时垂手，莫过地藏愿王。

地藏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缅与乐拔苦之心，共三际十虚而莫既。

地狱已空，始示成佛，溯兴慈运悲之念，举五乘九界而无遗。

诸法渊海

佛愿洪深，普被三根，因兹九界同归，十方共赞。

法门广大，不遗一物，故得千经并阐，万论均宣。

格物致知确解

格除幻妄私欲物，
致显中庸秉彝知。

贺功德林

肉食忍心招劫运，
素餐善念致太平。
体乾父坤母之心，永除肉食。
存民胞物与之念，特备素餐。

吃素念佛

缅如来愍念殊殷，常持洪名，冀历劫罪愆，
由兹即灭。

观世人睚眦必报，永断肉食，以杀身怨恨，
决定难消。

口腹误人，出尔反尔结怨对。
佛名济世，念兹在兹预圣流。

素食处

推吾人恶死之心，巧行救济。
体天地好生之德，永戒残伤。

附录

古人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德森）苦恼无状，学行全缺，若非得印老人摄受提携，实不知何所托足，遑论其他。兹承缙素诸公，亦有垂青而怜愍者，何一非老人加被之所致也。即偶有记述，鄙俚不文，语无伦次，又何堪问世，刺人雅目。但由查宾臣居士，函述许止净生西状况，老人即函令（德森），记述其事，附于文钞续编之末。因奉此命，遂将有关法要，清晰情形之各事实，缕记数则，以作附录。仍呈老人鉴核许可，乃敢附骥尾，得以随行广布。若曰欲步后尘，弘宣法道，则吾岂敢。但仗老人慈光，俾所记事实，传布遐迩，令人直信不疑而已。苦恼比丘德森谨识。

念佛摄心偈

（见云水堂书壁，照录）

藕益大师阿弥陀经要解有云，若信愿坚固，临终十念一念，亦决得生。若无信愿，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相似，亦

无得生之理。祖师如此极力道破，乃为一辈以持名压捺妄想，不知求生者，吐肝吐胆，剖心沥血之诚实语，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但吾人既知生信发愿，决定求生。奈妄想纷飞，口虽念佛，心全昏散，亦属往生之障。若如（森）之业障深重之最极钝根，遵照前人几许良法，均觉费力，仍难制心一处。兹录云水僧书壁念佛摄心偈，似发前人所未发。以之调摄身心，实较其他各法为有效。况念念存想莲华，即西方胜境而安心，自然有助净行，毫无流弊。与势至之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谋而合。呈似印公老人，亦赞妙善。故敢钞附于此，俾如（森）弩钝之净业行人，依之修习。偈云。

若问念佛法	摄心自有方
每念一声佛	口作莲华香
因我清净心	所以有此香
华从口中出	朵朵向西方
一佛华一朵	有色复有光
念到一声佛	青色放青光
念到二声佛	黄色放黄光
念到三声佛	赤色放赤光
念到四声佛	白色放白光

如是轮转想 念念不可忘
不必记其数 但想色香光
果能心不乱 决见大愿王

许止净居士往生记并颂

居士，名业笏，江西彭泽人，清光绪甲辰翰林。住馆八年，光复后，即隐居。民国二年，归心学佛，专志净土。继读印光法师文，即知老人法门龙象，尤为净宗山斗。进知观音大士，为弥陀左辅，莲邦智导。遂动朝普陀，礼大士，谒印老之念。于民十一年前往，礼覲之下，以撰就礼观音疏进呈（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前，载疏全文）。内有食廷璋之芋，克日西行句，老人便意其尚未断荤。乃问，汝吃素否。答曰，吃花素。老人作色呵斥曰，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则吃长素，何能感化他人。厉声大吼，居士欣然乐受。不但毫不介意，实在心悦诚服。次日上书请老人继续编辑净土圣贤录，自愿助成。于见面受呵之慈训，表示万分感激，叹为名不虚传。老人见其知见纯正，文笔超妙，尤且虚怀若谷，殊为末世罕有，遂请编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自是函件往来，益臻款密。乃执弟子礼，求老人

授皈依，赐法名。老人仍令名止净。民十六七年，避难沪滨，聂云台居士请编历史感应统纪。二书次第流通，凡具正知见之缙素，皆叹其佛理高深，文学精粹。潘对垌老居士，再请撰佛学救劫编。三书编成，皆印老人料理排印。即四大名山志之印行，居士亦各有辅助，老人序中亦述大概。民二十五年，在报国，再求老人亲授菩萨戒（因昔年奉老人命，自在佛前受过）。居士虽具人难企及之学问道德，而虚怀谦下，逢僧必拜，见佛必礼，通身放下，恪守在家白衣，为皈依三宝弟子之身分，不存丝毫骄矜傲慢，尤为今人所难能。又虽法法融通，而修持唯谨，全同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一心求生西方，毫不游移。幸三宝加被，宿业净行两相感召。将往昔杀生食肉，恼害众生之恶业，必使将来生生世世，堕落三途之后报重报，转作即今之现报轻报。以便即生了脱，径往西方，故致近多年来，常多病苦（请查戒贤玄奘二古德事实，自信斯言非妄）。因（森）常侍印老，与居士复有乡谊，平常小事，多与通讯，故知之颇详。今但叙其大要，至每日定课，精进修持，与兼行世善，竭诚维护三宝之一切细则，均无暇备述。迨民二十七年五月，避难庐山牯岭黄

龙寺，又大病。至闰七月，病稍间，仍奄卧不能握管，便口授，令外孙代书，函告病时经过，与今后急求解脱，早得生西。但念九华志未出，乃有如不即往生，望先读为快等意。（森）念衰残至此，知非人世久客。十月得福海师函，知已西逝，时年六十三岁。至二十八年，查宾臣居士，将同居寺中之姚半僧居士，致乃兄函（乃兄姚节卿，为居士门生）抄寄，藉悉居士生西详情。函云，九月初一日（指二十七年阴历），招弟至前，以后事相属托。继则莞尔曰，今早梦见佛来，遍身璎珞，相好光明，向余曰，我来看汝。余即礼拜，少顷便醒。毋乃世尊慈悲，特来安慰我耶。若更得示现接引，令我带业往生，则大幸矣。语已，即合掌曰，西方再见。自是不复开声，唯专心默念佛号，至初三早七时，安详西归。通身冷透，头顶犹温。入龕时，遍身柔软如棉，俨若老僧入定状，面色光泽逾平时。正所谓诸根悦豫，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缁素见闻，肃然起敬，叹为稀有。留寺念佛七日，依律火化，骨灰尚存黄龙寺中。（森）谓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得如所愿，满菩提愿。愿见闻者，发菩提心，同念佛号，同生西方。将来七宝池中，得与居士

把臂共行，同为弥陀之弟子，闻法证忍，同度娑婆之众生，以满居士之愿，而为之记。复说颂曰。

吁嗟净公，法门金汤。具正知见，安分循常。遍研经藏，深入佛祖堂奥。示现白衣，坚守祇园边疆。每嗟末季，缁素多忝乎厥职。力倡莲社，必依僧伽作纪纲。宗说兼通，堪称外护之翹楚。安僧卫法，益叹龙象之无双。法法圆融，单提契理契机之净土教。门门畅达，直往易行易到之极乐邦。今既瓜熟蒂落，果蒙西方教主亲接引。尤冀速证无生，不违本愿，即回娑婆，护持三宝，普度众生作慈航。

得助念失助念之损益比较

刘晓愚居士，名景烈，江西赣县人。少年留学东瀛，与蔡公松坡等同学。光复后，曾任第一届国会议员。民六七年间，任职方司司长。从堂兄好愚居士，名景熙者，乃赣州大绅，素尚佛学。故居士少时，对法门亦肯护持。城中寿量古刹，颓废已久。民国初，土人藉办国民小学之名，并谋得全占字据，盘踞其间。后由居士发起，请大春和尚兼任住持，藉资保护。及民八九年，寺与该校涉讼，均由居士德望所及，一倡百和，靡然

风从，凡地方绅，商，学界各正士，一致主张公道，遂将学堂迁出，保全寺基，及赎回田租若干。至二十二年开马路，该寺适当路线，已定中为大马路，两旁作小菜场，全寺尽毁，万无保存之余地。缙素已至山穷水尽，知（森）昔日佐助大春和尚，与该寺向有因缘。其时在苏随侍印老，必识有力护法，函请设法挽救。适居士亦由避难来苏，已皈依印老法师，吃花素，修净业，法名德诚。（森）为二十尺之铁质大士法相起见，奔走呼号。得以达到保全，进而重兴者，亦得居士赞襄之力不少。迨其二十五年回里，寺事尤多赖维持。但因公私众务纷繁，信心虽发，实行难专。每日不过少时功课，随缘修习而已。至二十七年秋末，因宿世今生杀业所感，又发生大病（当身未皈依佛时，喜打鸟网鱼，杀害许多生命。民十几年时，曾生对口疮，病势危殆，痛苦之极，遂发愿断此恶习。因念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忽凭空闻香，病遂渐愈）。缠延日久，痛苦难堪，令其子发庄，汇洋数百圆，嘱（森）供养印老，及代作其他功德。（森）办理后，回函劝其长素，闻至年底始实行断荤。延及二十八年三月，病势日重。幸妻妾子媳，皆印老之皈依弟子，均知临终助念

之紧要。乃于十七日，向寿量寺，请二僧为之助念。至十九早晨，居士自知当辞尘世，遂令抬出庭前，一换空气。唤兄弟嘱咐后事，并令长子发庄，跪听遗嘱。说毕，众见面色特异，即仍抬回卧室。二僧与家人，同声助念佛号。发庄敬捧阿弥陀佛接引像，请其观看。因大病初起，仍为颈项外症，致左手下垂，数月不能提举。正近属纊之际，及见佛像，左手忽活动如常，举起合掌。便现欢喜踊跃之象，急念阿弥陀佛。其时毫无痛苦，随众念佛声中，安详而逝。时年六十一，即己卯古历三月十九日也。居士大病数月，痛苦难堪，实由恼害众生之后报重报，转作现报轻报。及至临终，得此瑞相，可谓诸根悦豫，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决定生西而无疑。身后丧葬宴客，一一皆遵印老函示，概用素筵，开南赣佛化之先河。如斯善利，虽由本人善根成熟，而家眷饬终如法，善以助念，亦实极大助缘。故末后一著，望四众佛子，及早注意。

李丁氏，法名德宏者，曾适扬州李某。因夫婿纳宠妾，自未生育，难安于家，遂依继母丁德元居士而处。继母亦即视同己出，互相扶持，举止相随，近二十年如一日。民国十七年在申，由

亲友引见印老法师，遂同叩求摄受皈依，请赐法名。老人亦念诚恳，即慈许，并题法名为德元，德宏。自此长素奉佛，修持唯谨。母女相依，转为法侣。痛念俗缘福薄，眷属凋零，今遇净宗良导之出世父母，得依为师，亦属万幸。由是孝敬老人之心，十分真切。论平日之信向修持，一切皆在刘居士之上。唯恨宿业所障，因缘欠缺。民二十七年夏，见武汉将近沦陷，乃由香港来沪暂避。因房价过昂，租赁不易，住客栈，费大而多不便。太平真老，向知他母女信佛真切，当此大劫，流离失所，眷属凋敝，殊堪怜愍。在寺辟一净室，俾其老幼五人同居。至二十八年三月初，忽患伤寒。延至四月中，医药罔效，病势日重。寺中佛事繁多，屋宇又少，若死在寺，无法安顿，不得已而送医院。医院章程，悉依西法，饬终助念，万难照办。入院二三日，知佛法人，不能前往。遂于四月十八日早，糊糊涂涂，死在院中，时年五十。如此向有信心修持之人，若临终得如法助念，往生瑞相，当不在刘居士之下。但因机缘所碍，全失助念之益，致平日之信心，现生不得受用，只作未来得度因缘，殊为可惜。以此比较，确知临终助念之关系，实为重要。虽然，功

不虚弃，果无浪得。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刘居士之如斯善利，当由宿种今熟，故得善缘眷属而为成就。李居士之如此差失，谅由宿世破人胜事，致感得种种不如法之时节因缘，而作障难。且今生信奉三宝之一切善行，决定可作未来得度之因，毫无疑义。但究不如当生了脱为直捷。故老人常云，利人即是利己，害人甚于害己。愿有志生西之缁素同人，一举一动，注意因果。必使步步头头，悉令成就往生胜缘，为切要耳。

吃素念佛修净业人，须平时事事多与净行相合，乃可往生

曹亚伯居士，湖北阳新人。天姿颇好，髫龄入泮，即与武昌起义诸公，极力提倡革命。清廷严禁，遂亡命出国，遍游欧美，与孙总理诸公互相提携。至民国十一年，居士遂不与闻国事，隐居沪滨。继在昆山置产为家。后受张纯一居士劝，信向佛法，遍读大乘各经论。至民十八九年，亲近印老以后，与（森）亦颇相契。逢人必以佛法相劝，提倡宣传，颇有大力。法门之事，尽力护持，不避忌讳，亦为人所难能。（森）为江西寺产各事，均得其助力不小。而轻财重义，清高坦白，不与人争权利，亦为今人所罕有。惜事事草

率，不依成规，致所行多成游戏。所以只种远因，现生难得实益。平日以身心两强，英雄自命，期能活一百二十岁。奈因少年冶游（此他自己常高声对众发露者），斫丧过度，已成外强中干，故晚年亦常生病。民国二十六年秋，稍患泄泻，医治将愈，仍一再与（森）函约时期，来苏礼觐印老，藉叙衷曲。詎知如期之前夕，患霍乱。届时约好同伴往邀登程，见其即将垂毙。不一小时，便奄然长逝。时年六十二，仅得所期之半，为八月二十五日正午也。平昔所说一切世出世间诸事，皆成画饼。此则游戏法门，现生难得实益之铁证。修净业人，对其不依成规之一切，当切戒之。

彭守拙居士，江西南昌人。民十八年，特来沪选素厨司，到南昌办蔬食处。因至太平礼印老，始与（森）认识。后又在佑民寺，办佛经流通处。由作事认真，得诸居士信任，故两处事务，皆归经理。对法门中事，随缁素诸公之后，护持提倡，亦竭尽心力。（森）为南赣寺产诸事，多资设法，为益亦深。但因儿女多，家无恒产，维持家计，颇费辛劳。自修功课，虽不能无间，亦不肯放过。年五十余，因积劳身弱，致常生病。至民二十七年七月间，预知时至，先对家人说定时期。届时

家人围绕助念佛号，居士亦正念分明，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西逝。因其恭敬三宝，事事皆依许止净为师，闻往生瑞相，亦相近云（但闻时未经笔记，尚有诸多情形，不能详尽）。

查宾臣居士，江西九江人。向业商，家道小康。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地方慈善，慷慨助成，曾为九江莲社副社长。民二十四年，（森）过九江，初次见面，即承特别优待。二十五年，朝普陀，来苏州，相识益深。二十八年春，避难居赣州。转徙流离，仍一心奉佛，数与（森）通函，略商法门中事。至二十九年正月，不幸飞机轰炸赣垣，落弹于所居附近，被惊吓中风。继患脑膜炎急症，于二月二十一日申时逝世。因平日深信净土，素有修持，加以眷属亦稍知饬终要义。故虽急疾而终，仍得心存正念，毫无昏迷挂碍之象，连声称念阿弥陀佛，瞑目安然而逝。如此，按之经教，颇具生西之瑞征。亦由素行皆依成规，多与净业相合所感致。

按此三居士，皆已皈依印老人座下，执弟子礼。对许止净居士，莫不同声赞扬。但彭查二位，一切行为，多以二老是则是效。纵有力量不及，亦自知惭愧，不敢放逸，故结果亦相将庶几。曹

居士，口头称颂，有过之而无不及。唯自己行动，多近草率，殊少著实。加之素无如法礼拜持诵之定课，且随自己心行，名曰念佛，故结果亦全无影响。足征佛法贵实行，非口头所能了事。功不虚弃，果无浪得。（森）书此自儆，并为一切同病者戒。

复恩施法院院长黄晓浦居士书

（附来书 法名德宏）

端午后二日来示，延至大暑日拜读，计时三十一天。交通不便如此。非常时期，一切以非常视之，天宽地阔矣。自惟孽重障深，幸留残命与公通问者，皆佛菩萨默佑之力也。古历四月二十日，日机轰炸恩施县城，时在酉初，德宏方自法院回寓。警报至，两女与女仆，抱福周儿避往山洞。小妾抱福备儿，随宏不走。紧急警报旋至，宏在佛前念观音菩萨。机声回环作响，佛座前，有一方桌，上加棉絮，小妾伏其下。忽牵宏衣，宏俯首视之，头部方入桌下，炸弹陆续发声，却不甚烈。备儿大哭。宏背部有物微触，起立一视，房门震倒，佛座亦倾，满室灰土。足下有小瓷观音像，急拾入怀中（上年法院寝室被回禄，瓷像

陷瓦砾中，毫无损伤)。墙已外斜。与小妾出门视之，始知前后两进皆中炸弹，栋折榱崩。后进邻居，又中硫磺弹起火，仓卒从前进木料支柱下窜出。小妾与邻女，避往安全地点。宏拟抢救衣物，回至原寓门首，孤力无援，不敢一人窜入。正徘徊间，不意四面火遮去路，急避伏夹墙内烂泥沟中，闭目念佛。上下左右，火落如雨，手拍即息。火焰离头不足一丈，热气非常难受。沟泥已成温汤，衣已著火一二处。心中仍无所恐，惟自咎不应恋恋衣物，陷入绝地，静待佛菩萨援救而已。久之，南面火势落下，恃鞋底为烂泥浸透，奋起蹋火而过。行十丈远，竟获安全，无一毫损伤。不过肌肉久经火炙，胖子已成瘦汉。所有衣物书籍，及十余年来日记，诗文稿，荡然无存。法院文卷器具，亦成焦土。又幸行政财政各部，皆由高院第三分院院长负责。昨奉部令，分院院长，首席皆撤职。宏将来虽受处分，想于饭碗无碍。法院移东乡大歇场，即在附近赁茅屋一间。借友人衣一二件，同乡赠小儿衣数件。两女两儿，有衣无裤。城内商店，大部炸毁。乡中须赶场，衣料难买。聊度难民生活，历时将两月。念先考八旬冥诞，无力营斋，只有汇上五圆，叩乞转请

百八佛七道场，设位超荐。又乞代购吃饭家伙（即六法全书）一部。次儿本名福备，不料印老法师，赐名即此二字，佛法感应，不可思议。宏自劫火出后，誓持大悲咒终身，行住坐卧，心中默诵，为世界祈祷和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师谓然否。生儿教养并重，小妾督责甚严，急时亦知念观世音菩萨。福周儿，亦能拜佛。知念，附陈。切盼来谕，开示此次火劫因果之理。老法师座前，烦为叩安。

前日接航函，惊悉经过危险，何啻虎口余生，真令人不寒而栗。佛菩萨有求必应，寻声救苦，不可思议之感通，益信而有征。（森）拟撰一灵感记，登佛学半月刊等，为之宣扬，启人信仰。居士之善根，亦可日益增长矣。第居士于衣物上遭此大劫，（森）远在数千里外，实抱爱莫能助之慨。幸全家大小，均得脱险无恙。只贵体为劫火久炙，大胖子成瘦汉，亦无其他伤害，则行动当较庆快，亦无所碍。至在未脱火窟，最危险之时，能心无恐怖，此为修持有素之表现。但只静待佛菩萨救援，不知念及已陷绝境，自分万无生理，尤应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南无观世音菩萨（随念一名即可），一心希望佛菩萨垂慈。如不

能脱险逃生，即专望接引往生。不知如此著想，犹非彻底究竟。幸得脱险，不然，恐葬身火窟，而不得往生之善利，为大误矣。注想佛菩萨接引往生，如未至其时，亦能感佛菩萨救护脱险。尤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利益大，方为彻底。至云此次因果之理，吾人自无始来，无孽不造，但须因缘会遇，方受果报。即如目下令吾人罹此大劫之人，一切险恶心行，吾人往昔昏迷不知觉照时，纵有轻重强弱之不同，亦无非只顾我活，不怕人死，以五十步笑百步耳。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将来究应如何酬偿，或冥或显，自有相当之价值在。吾人深信因果毫发不爽即已。若云毕竟如何，自非凡庸粥饭僧所能分析。令先严老人八十冥寿，已函百八佛七道场，安位超荐。吃饭家伙六法全书，已托友人代购代寄。友人回信，一并附上，便知所以。尊愿终身持大悲咒，祈祷世界和平，固属甚善。但此万无生理，劫后余生之有限光阴，尤须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并以一切功德，普为众生回向，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俾自他悉得了生脱死之究竟实益，庶不负佛菩萨此番慈救矣。

跋傅邹仁显念佛感虎舍猪记后（附来记）

傅邹仁显，江西清江县东郭村，傅春浦居士之妻（其夫春浦生西事，再见本附录之末）。为人慈祥笃实，刻苦自励。信奉三宝，念佛不懈。居士逝后，伶仃孤苦，孑然一身，失其所依。屡经春浦居士友人，为其筹画食住事宜，迭遭逆境。二十八年五月间，经人送入距樟树镇十数里石坡里清净庵居住。仁显念诵精勤，暇时上山打柴售卖，以谋升斗之米。该乡人大多不闻佛名，见仁显如此修持，咸与亲近。有患病者，仁显为之诵经施药（药由余敬西居士制送），辄有奇效，十愈八九。一日，早课后，照常上山检柴。柴已捆好，肩荷而行，瞥见寻丈前芦苇内，一物如牛。适村中二猪游于是地，该物即攫其一，势将啖食。仁显见之，即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初不料此物，即将猪放下，任其逃去。该物炯然两目注视仁显，仁显熟视，始知虎也。此时念佛虽然不辍，几不成声，惊惶失措，不能举步。山下数十武，即有农民耕田。当虎来去之时，农民均已看见，仁显念佛，亦皆闻悉。猪逃回家，适走田塍上过，鲜血淋漓，农民均惊异。余以此猪能从虎口逃出，

诚大奇事，然念佛人，或遭不测。正当猜想之时，闻断续念佛声，仍然在耳。群乃循声而往，见仁显虽呆若木鸡，而念佛如故。众趋而问讯，仁显始复常态，历述颠末，弃柴而归。经此遇虎念佛解脱猪厄之奇事后，石坡里人，方知佛力不可思议，信仰者由此日众，檀施者亦不乏人。初次布施者，即脱虎口猪之主人翁。该猪现仍长畜如常云。（此记，从余敬西居士多次来函中，缀集而成。）

傅邹仁显，民国某年，已在南昌定恒和尚座下，求授三皈。二十四年秋，（森）回赣经过樟树镇时，随其夫春浦，同求（森）为授五戒。自此持斋念佛，精进不懈。迨去岁春浦西逝，目睹瑞相昭彰，众叹稀有，信心因之益坚。加以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复无卓锥之地，孤苦无依，厌离娑婆，求生极乐之心亦愈切。奈宿业所障，虽有其夫老友谢双湖居士等，一再维持，终以因缘阻隔，难得安居。观其历经困苦，实有饥寒交迫，求乞无门之厄难。幸其信佛心专，善念真切，迭受障碍，俱宁可自己受苦，不愿有碍他人。现生苦乐安危，皆置度外，一心以念佛求生西方为志。由此真善，故得如斯感应，足征其宿业之重。从

前所历逆境，实由其真善感格，将不堪设想之后报重报，转作现报轻报。本为衣食住三，无法筹措之饿殍苦嫠，今则毫未贪求，自然得有衣食居住。虽由诸善士怜愍成就，若非佛慈加被，又何克至此（按虎为极恶之物，本以禽畜为食料。然一闻佛名，凶恶顿息，慈善心生，即将入口之猪舍去。但因从未闻过，出林一看念佛之人，致仁显受惊，虎即遁去。六字洪名，威神真不可思议。虎尚如此，人为万物之灵，闻之究当如何。今该乡人因而感格生信，则此虎实仁显之护法，乡人之导师。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以虎证之，益明。普愿秉性最灵之同仁，猛省觉悟，庶免人不如虎之讥也）。但仁显今已得此，若忽生自满自足，以为自有功行之自恃心，或夹著贪求不足之妄念，则难免触怒护法龙天，将来依然受厄。唯愿其自知本属苦嫠，定成饿殍。今得衣食住三，可以度日，尤须深生惭愧，知足知止，恳切忏悔，专精念佛。贪瞋痴等恶念，必期拔尽根株。发起菩提大心，自度度人。得到檀施财物，除自己节俭正用外，有余，仍当转施孤贫。如此终身行去，则生西当可预卜。庶不虚此生此遇，蒙佛菩萨之灵感加被，即诸檀护之功德，亦可圆满成就矣。

藉崔居士复游居士书顺答江易园居士启

江易园居士，本有宿根，有学问之大文人。虽于佛法之精奥谛理，尚未深入（观其演讲录，论三观处，具眼之士，自知其佛法程度），因其世谛聪明过人，故于通俗佛法，颇能发挥光大。且为人不立崖岸，和蔼谦虚，殊非妄自尊大，目空一切高狂者比。故（森）闻其名，见其文（指三字颂，与阳复斋诗偈初集），即渴慕不已。迨及晤谈，愈觉爱人。深望其与许止净，徐蔚如，聂云台，范古农等诸居士，同作驱邪辅正之法门金汤（此指外护，复兼弘利者言。若单作外护，则大有人在）。奈众生业感，徐，许相继西归，云公善病，古公亦净躬微弱。唯易公健在，一切皆好。但以好奇心重，致被木笔沙盘所迷惑。又因善恭维人，致狡黠者流，即藉灵鬼之力，以恭维作钓饵，深入心腑，遂致一迷莫返。即生平最崇拜信奉之印光法师，迭扇慧风，极力扫荡，皆不能动其迷雾。（森）自忖学识谫陋，更不待言。故其妄认乩语迷云，与佛法慈云，了无二致，曾函恳真老与（森），向印老疏通，冀除隔膜，仍通声气。（森）亦急欲裁答，希其出幽谷而登乔

木。一再深思，人微言轻，殊难著手。兹幸有崔澍萍居士，本久侍易公之人（易公演讲录，多其所记），尚能区别邪正真伪，不为迷雾沉霾。观其复有维居士函，苦心孤诣，直言挽劝，可谓先得我心。故即藉此因缘，减笔墨以之露布，便作裁答易公之最诚恳忠告。抑尤有进者，易公诗云，卅年儒佛颇沉思，佛鬼天渊岂未知。念佛持斋云鬼教，斯言何异谤阿弥。即此益知易公之尚欠择法眼在。何也。楞严经第九卷，想阴区宇，十种阴魔，段段皆言，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不自觉是其魔著，自言谓得无上涅槃。此可剖出易公错认定盘针之铁证。于此不知，无怪其一迷莫返也。况当今人心不古，专以投机为能事。请易公熟读楞严，精研其义，必期深知魔事微细险恶而后已。若仍以木笔沙盘，为能代佛宣化，有过于具正知见，行解相应，苦口婆心，内外一如，若印长辈之法言者，除调达一流外，决知别无其人也。何以念佛持斋之话，当今善知识不足依，定须由木沙所出而后取信也。即今如此缕琐露布，正为易公高尚不凡，冀其撇下木沙，再专以念佛持斋之道，而自行化他，则不特法门之幸，实大地众生之幸也。区区愚诚，敬祈谅之。

答周群铮居士书

来示云，时当末法，彼邪见魔党，往往身泰体健。而正信之士，反致多病多恼。岂非定业使然，有令人太息不置等语。（森）殊反是。何也。一由宿生定业所使，加之因果复杂，吾人肉眼凡夫，究竟不能明了。戒贤论师，玄奘法师，宿种现行，善根福德，究为如何。尚须受重病苦，偿清往昔杀业，方得上生兜率内院，次第进修，圆满菩提。吾人业障深重，论正信功行，福德智慧，皆不能望戒，奘诸古德之肩背。况身恶虽少，意恶实多（此森自述心行，则口过亦仍常犯。每阅俞净意公遇灶神记，不禁毛骨悚然）。纵有发心，亦难真切。今则欲依净土横超法门，全仗佛力，带业往生。便感得佛慈加被，俾沉沦三途剧苦之后报重报，转作今生疾病缠绵之现报轻报。庶即此一生，了却百千万劫不易了得之生死大事。正是佛慈摄受，有求必应，感而遂通（许止净，聂云台二居士之菩提心，与一切实行，森常觉惭愧不及。而二位之病苦缠绵，实远在吾人之上。森经久深思，再以社会人心事实证明，始知作业容易，酬偿实难。方信其二位之病苦，确为重业轻

报，而得超凡入圣之殊胜利益也。至邪魔康健，一或现生恶果未熟，宿福所持。二或因其恶心猛厉，天道巧妙，厚其凶德，俾其速入三途。不拘如何，即其将来苦果，吾人亦决不愿承受。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且报应之冥显迟速，实为因果复杂所致。吾人肉眼凡夫，不易辨明，切勿误会)。深知如此，故虽病魔缠扰，痛苦经年，身虽难受，心实庆快，毫无怨尤嗟叹之意。唯依随缘消业，不造新殃，必期重债轻还，怨家债主，一一宽恕，同遂往生而后已。愚见如是，不知高明以为如何。

普陀山天华禅院承顶上海崇宁庵募捐启

观世音菩萨，誓愿弘深，寻声救苦。法华经普门品偈云。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此我释迦世尊，金口诚言，于三千年前，偈答无尽意菩萨之明文也。如是灵感，史册所载，班班可稽。直至目下，益有事实为之证明，尤为信而有征者。普陀山天华禅院住持，修田大师，（森）于民十五六年，在法雨寺助印老法师校对文钞，校订山志时，即同住一处。劝以念佛念观音，便生信向。迨今年，因时局关

系，道粮无著，特由普陀乘轮来申叩募。适所乘华民轮，因年久破烂，水入舱中，在舟山洋触礁沉没。时值黑夜，不知方向，乘客数百，惶惶失措，群呼救命。大师因知观音灵感，遂劝大众同念圣号，以求救援。因祸切燃眉，信向同念者众。有近二百人，于黑夜中，自分千死万死时，得索一根，次第沿下礁石，匍匐登山。余近百人，葬身鱼腹。此事早见报端，第不知大师亦为劫后余生之一人也。迨大师转轮抵沪，适城内大东门崇宁庵，有退让出顶之议。因思如此年年叩募，实感困难。如设法顶得此庵，为天华下院，则天华僧众，双方往来，以崇宁收入所余，补助天华斋米，为一劳永逸之计，亦属妥善。商诸护法善信，亦多表赞同。奈顶费与修补，需费数千圆，因嘱（森）略述缘起，以便叩募。乃将大师信念观音得庆更生之灵感经过，约略叙述。唯冀护法宰官，善男信女，闻兹大士寻声救苦之灵感事迹，同发信心。值此崇奉三宝之特别因缘，乐予成就。发同体之悲心，捐无尽之宝藏。其为功德，唯佛证知。是为启。

答曾怡芝居士四问

○（一）灵岩佛七，多一次回向（他处亦多如此行者）。即每日正午前，上供后，接连至牌位前荐食（即延生佛七，亦无妨附供追荐祖先等位），亦为一次回向。每日除早晚课外，六枝香，此在第二枝香后。上供荐食毕，稍停片刻，即午斋。

○（二）早晚功课，为亡人称名回向。（森）则按照普通丛林功课，每朔望早课完，礼祖时，将礼毕，有各代为生身父母，礼佛三拜，求生净土之语。故每朔望，即一人独行之早课完，亦照常礼祖（比随众时多而详备）。礼毕，即逐一称名礼佛，为之回向。如为父母回向，则拜时心中默念观想云，代为生身父母，礼佛三拜（若一拜者，则云一拜），忏悔业障，解除无边罪业，销释愆尤，出离苦趣，求佛慈悲哀愍摄受，早垂接引往生净土（随拜随默念，心中随想父母形仪，同在佛前随行礼拜。一拜如是，拜拜皆然）。父母既尔，余人亦然。甚至怨亲平等，以及法界一切众生，次第普为称名礼佛回向。即非朔望，如每日早晚功课，至三皈依完，不礼祖，亦当代生

身父母，及大有关系之恩人（或有特别因缘，如新逝亲友等），均如此回向。此（森）之未有师承，全依己见而行者（灵岩山每晚大回向，亦有三拜），准理当无所碍。回向已毕，或即礼佛三拜而退，亦可。（森）乃再行礼观世音菩萨，持大悲，往生咒等，为求世界和平，自他同免厄难等功课（灵岩功课，名曰灵岩念佛仪规，今年夏早已出版。惜此时不能寄，待可寄时，随寄数本，便知）。

○（三）荼毗之事，僧俗皆无碍。西域人死之后，葬法有四。一，水漂，投诸江河，以喂鱼鳖也（此须近大江河乃可，山僻小溪，则非所宜）。二，火焚，火焚其尸，冀破我执也（此则随处皆可）。三，土埋，穴土掩藏，俾无暴露也（此亦普通）。四，林施，置之林间，俾鸟兽食也（此须深山大泽乃可。究不及前三种妥善）。吾国向主土埋（读孟子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一篇，即知所由），其实仍不如火化之美满。且佛法东来，僧皆火化，即取破除我执之意义。人之烦恼生死，完全我执身见为根本。即淫欲等大患，亦仍从我执身见而生。身见我执若破，淫欲又从何而生。故唐宋时代，深知佛法之高人达士，虽未出家，

亦每主火化。后世多不乐从者，即为固守身见我执。身见太重，实属修行之一大障碍。而来示所谓，居士多未断欲，为色身不清洁，不宜火化，亦非通论。博地凡夫，四大假合之身，未至业尽情空地位，不拘僧俗，皆是腥臊臭秽之脓血而成。身虽断欲，依凡愚浅近情见论，则较之贪欲之人，略似清洁。然心欲未尽，即污秽仍存。若据高深谛理论，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诸法因缘，皆无自性。诸佛正遍知海，在一切众生心想中。一念回光，便同本得。遮那妙体，遍界全彰。本无生灭增减之殊，又何有僧俗垢净之异。故心经云，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即指此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真如实相之本体也。吾人迷真逐妄，背觉合尘，以致流浪生死，了无出期。今欲返妄归真，背尘合觉，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必须破除身见我执，为最初下手工夫。因此故凡学佛之士，如知求神识得所，不拘僧俗，均当火化。不特无碍，确有实益（对今后之环境，尤为适宜。为铁路之经过，多致暴尸露骨。即大都会，棺材价昂，觅土尤难，恐非佛弟子亦当就范，但须求得焚化之良法为要）。至眷属不忍，亦仍不知注重神识得所，及身见我执为患等义之所致也。若

稍有知，在本人则弃之唯恐不速，在眷属亦当善体亲心，又何至稍生留恋。

○（四）在家二众入殓之衣冠，既知必须破除身见我执，而衣冠之随便皆可，更不待言。一生赖以作为一切之色身，尚可弃之如遗。而包裹幻身之身外衣冠，又何足重视（孔子对人之在世，尚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况人之已死，随腐烂之死尸而入殓者乎）。依愚见，必以节省为上策。宁可将新制衣冠等费，省来做弘法利生，及救济饥寒困苦等慈善事业之用，为之资益亡者神识得所，较之糜费厚殓，得失自属天渊。即须稍顺人子俗情，不能因重神识，而废弃形仪，即可从亡者之心愿，僧服俗服，俱无不可。但总要不涉糜费。即亡者主张，有近糜费从厚，亦须善为解释，令其不著身见而后可。若顺其贪著厚殓，助其身见我执，亦属往生之障，仍非所宜。如亡者自主薄殓，则无身见之累，而僧装俗装，俱无所碍也。愚见如是，不知高明以为如何。

傅春浦居士生西记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述 余藕生，陈展西同记）

居士，讳川，号春浦，江西清江县东郭村人。

幼失怙，母聂太夫人，苦节教养。习法政巡警学，屡充清江县署科员，万载株潭镇警察分所所长，樟树义务学校校长等职。居县城有年，参与各项公务，官绅倚畀，有大疑难，每预商决。聂太夫人，夙奉观音大士，持素念佛。民国十七年，太夫人寝疾，居士发愿朝普陀，弗药而愈。二十年九月，遂至普陀还愿，礼梵音洞，感菩萨示现白衣执净瓶杨枝相。复求明宿命，见一头陀，衣服褴褛。乃悟轮回之非虚，求出离娑婆之念益切。得月净法师函介，谒印光法师，及德森师，于苏州报国寺，始闻净宗法要。嗣后弘化社出版典籍，各有所赠。因而信解益增，遂函恳皈依。德师为取法名禅川，字航西。复承德师路过樟树时，为授优婆塞戒。信愿念佛，精进不懈，盖得力于德师之启迪为多。二十二年，充鹿江念佛林宣讲主任，诱掖劝导，从者甚众。居士家道素寒，体弱善病。每欲出家，苦无相当寺宇。常就诊蕩生家，蕩生语以时节因缘，非可强致。然厌浊欣净之心既深，减寿求生之愿益切。礼拜观想，必期早蒙接引，径赴莲池。今年春，梦观音菩萨示语，期在七月。迨盂兰盆会后，遂抱病，则一心念佛，忘其所苦。二十三日，戚友助念，已暝，而逾时

复苏。请永泰大宝殿大仁师来，托以茶毗事。二十六日复绵惛，家人泣。居士笑止之曰，吾当于地藏菩萨圣诞日西归。至时，端坐椅中，结弥陀印，凝视佛相，安然西逝。遍体冷透，顶门独温，面容妍泽，有逾生平。闰七月初二日，樟树通慧寺住持大松和尚及大仁师皆至，料理入龕。为之趺坐合掌，宛如生人。先日大风雨，迄子时举火，天忽光明。异香馥郁，非檀非兰。白光一道自龕出，向西而去。当秋初炎热之时，死经三四日，尸不腐臭，反放异香，非佛法灵异，曷克臻此。见者闻者，咸赞叹起敬，称佛法真不可思议也。春秋四十有八。

藕生曰，末世念佛者多，成就者少，无真信切愿故也。孟子论大丈夫，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世间法尚如此，况求生净土，超凡入圣之佛法乎。居士于贫病家累，概置弗顾，孜孜汲汲，唯佛是念，讥侮摧挫，百折不回。卒之预知时至，瑞相昭然，足为生西之据。如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之净土法门，真为末世众生出苦之捷径。但办肯心，决不相赚，古人诚不我欺。藕生获与居士交，实受其熏陶而起信。欣睹捷足之先，勉抑人琴之痛。传之励俗，亦以

自警焉。

聂云生居士生西记（陈展西记）

居士，讳传曾，号云生，江西清江人。幼失怙，受母氏教养。端重好学，光绪甲辰成进士。官湖北，伯兄丧，返籍，后被选为江西咨议局议员。入民国，为省议会议员。均克尽言责，不为嬖媚游移。筹安会时，贿选劝进代表，投票则千金立至，违则以兵劫持。居士竟拂袖归，所守类如此。喜为古文辞，然非有关世道大防不苟作。晚近二十年来，究心佛典，取法华，楞严，金刚，圆觉诸大乘经，循环持诵，而归宿于净土五经，长斋念佛有定课。读印光法师文钞，恨未得亲炙。丁丑祷雨如愿，遂成立膏雨念佛林。常至樟树镇鹿江念佛林演讲，感化甚众。己卯夏，屡患泄泻，自以笃志西归，不复乞灵药饵。十月，衰病益剧，屡梦佛菩萨示现，自知时至，口授遗嘱，延僧侣戚友，率儿孙念佛。绵惓之际，气息渐微，犹能金刚念，毫无痛苦。正念分明，一心不乱，舍报安详，如入禅定。通身柔软，顶门后冷。颜色悦豫，威仪如生。凡诸瑞相，与往生证例吻合，考之观经，莲品必高。良由净土法门，以自力感佛

力，故能即生取办也。居士生于清同治八年己巳，于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十一月初一日西归，世寿七十有一。所著思补堂诗文日志，多阐明净宗教义，藏于家。



此咒置经书中可灭误跨之罪



仁·慧·草·堂
www.renhuicaotang.com

